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飘花令 (一)

 **BOOK**
网络资料 非图书

内容提要

武林各派认为武功第一的慕容长青，突然遭到强敌围攻，慕容府男女数十口无一幸免。凶手为谁？没留下任何痕迹，成为一段公案。二十年间，不断有武林豪客到慕容长青墓前吊祭，但吊祭之人无不神秘的死去。一位名叫慕容云笙的英俊青年，公开打出为父报仇的旗号，奔走江湖，遇到三门的追击搏杀。新近崛起江湖的飘花门，女儿帮，处处与三圣门抗衡。飘花令主杨风吟等陪同慕容云笙直闯三圣堂，历经武功和智慧的较量，终于到达圣堂，得到的消息却大出意外：慕容长青不但仍在人世，而是三圣门即为其手创！同时他否认慕容云笙是其儿子……

该书帮故事紧凑，情节曲折，起伏跌宕，出人意表，是一部很有一读的武侠名著。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少说宁宗一

研究会会长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中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 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略熟悉出

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舅、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代表作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所以，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海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1995年3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年10月于西安

飘花令
卧龙生

第一回 冷月青冢

一轮明月高挂中天，清冷的月华照着一座孤寂的青冢。

一个二十二四岁的青衣少年，孤独的缓缓行来，直到那青冢前面，凝目注视了一阵，突然撩起长衫，对着那青冢恭恭敬敬的大拜三拜，喃喃低语道：“老前辈仁德广被，竟然是这般凄凉，连一块墓碑也没有……”

他自言自语，说到了伤心之处，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他掏出绢帕，揩拭了一下泪水，正待站起身子，夜风中突然飘传来一阵凄凉的哭声。

青衣人疾快的站起身来，隐入青冢旁侧的荒草之中。

只听那哭声愈来愈近，片刻间已到了青冢前面。

月光下，只见来人穿着一身白衣，梳着一条长辫子，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她缓缓取下竹篮，取出素花鲜果，供在青冢前面，对着那青冢跪了下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那隐身在草丛之中的青衣少年，心中暗暗忖道：“这位墓中的前辈已过世了近二十年，这小姑娘看上去只不过十六七岁，墓中人死去之时，她还未生人世，怎么和这位墓中人攀上了关系呢？”

忖思之间，突然闻一声冷笑传来，道：“又是你这小丫头，老夫已经三番四次劝告于你，不许再来此地奠拜这座荒坟，怎的竟是不肯听从，今宵又被老夫抓到，不能再轻轻放过你了。”

说话间，一位全身黑衣背插单刀的老人已如飞而到，直逼到那白衣少女的身后。

那隐在草丛中的青衣少年，抬眼打量半天，心中暗道：“这小丫头既来奠拜墓中人，自非全无夫连，今夜教我遇上，岂能袖手不管。”

心念一转，暗中运气戒备，如若那老人出手擒那白衣姑娘，立刻出手拦阻。

那白衣少女停住哭声，举手理了一下鬓边散发，回眸望了那黑衣老人一眼，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就要走了，你就再饶我这一次吧！”

她说的幽婉动人，但神情间却是十分镇静，毫无慌乱之情。

那黑衣老人冷冷说道：“你可记得老夫已经饶你几次了？”

那白衣姑娘凝眸沉思了一阵，道，“这是第七次了。”

黑衣老人怒道：“再一再二、再三再四，你已连犯了七次之多，这次是万万不能饶你的了。”

那白衣姑娘摇摇头道：“你已经放过我六次，这一次不放也不行了。”

黑衣老人怒道：“为什么不行？”

白衣姑娘笑了笑，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已经放了我六次，这次你如把我擒去见那马总管，我如说了实话，那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黑衣老人问道：“你怎么知道马总管？”

白衣姑娘道：“我不但知道马总管，而且还知道你们一共有七个人守这坟墓。”

那黑衣老人听得呆了一呆，道：“瞧不出你人小鬼大，竟是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这一个多月来，每当老夫值夜，就

遇上你这丫头，看来你是常来此地了。定然也遇上过其他值夜的人了！”

白衣姑娘摇摇头道：“你们七个人，那马总管不担值夜之责，我第一次来此拜墓就遇上了你，以后每隔五天来一次，自然次次都是你值夜了。”

那黑衣老人怒道：“这么说来，你是存心和老夫过不去了。”

白衣姑娘道：“那倒不是，只因你年纪大些，为人和蔼，每次都不肯捉我，所以我才等到你值夜之时，来此拜墓。”

那黑衣老人久在江湖之上走动，只因这白衣姑娘年纪幼小，嘴巴又甜，常常说得他不忍出手捉她，是以每次都放她而去，事情一过，也未放在心上。此刻听她言词犀利，不禁心中起了怀疑。当下说道：“老夫放了你六次，你可知老夫的名号吗？”

白衣姑娘应道：“自然是知道了。”

黑衣老人道：“你说说看老夫何姓何名？”

白衣姑娘道：“你姓言双名大鹤，善施飞刀，人称飞刀言大鹤，你说对是不对？”

那黑衣老人只听得呆了半晌，道：“可是老夫告诉你了？”

白衣姑娘摇摇头道：“你几时告诉过我了？”

言大鹤道：“那你如何知道？”

白衣姑娘盈盈一笑道：“这又何难，你守这坟墓，已守了数年之久，左近方圆，谁不知道你言大鹤。”

言大鹤心中暗道：这丫头刁钻古怪，只怕也是武林中人，今夜是不能再放过她了。

心念一转，高声说道：“小丫头，任你今夜舌粲莲花，说得天花乱坠，也非得捉住你不可。”

白衣姑娘道：“我已经再三说明，捉了我与你有害无益，你如一定要和我为难，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言大鹤似是陡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说值：“你好像对这里的人人事事，都很熟悉，是吗？”

那白衣姑娘站起身子答非所问地道：“老前辈，多谢你了，过了今宵，你想见我也见不着了。”提起竹篮子，转身就要离去。

言大鹤冷哼一声，道：“站住！你是束手就缚呢，还是要老夫动手？”

白衣姑娘摇摇头，道：“我不能束手就缚，你也不必动手，如果我说出了以前六次的经过，那马总管决不会放过你。”

言大鹤道：“每次相见，都只是你和老夫两人，到时老夫来一个不认帐，你口说无凭，也是枉然。”

白衣姑娘道：“哼，你可是不信吗？此刻这附近就有人在暗中偷听咱们谈话。”

言大鹤目光一转，道：“那人现在何处？”

白衣姑娘伸手指着那青衣少年隐身的草丛说道：“你瞧瞧去吧。”

隐身在草丛中的青衣少年吃了一凉，暗道：好厉害的丫头，原来她早已知道我在此地了。

言大鹤心中半信半疑，瞧了那草丛一眼，喝道：“什么人，快请出来。”

哪知语声甫落，竟然由草丛中缓步走出来一个青衣少年。

言大鹤心中一震，暗道：这小丫头竟然还预先在这里埋下伏兵。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两把柳叶飞刀，暗扣手中，冷冷说道：“阁下什么人？和这小丫

头怎么称呼？”

青衣少年冷冷的打量了那言大鹤一眼，缓缓应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在下刘五成……”目光一掠那白衣姑娘，接道：“在下和这位姑娘却是素不相识。”

言大鹤冷冷说道：“阁下可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

刘五成道：“一代仁侠慕容长青埋骨之处，可惜可悲呀。”

言大鹤听得莫名其妙，问道：“可惜什么？可悲什么？”

刘五成道：“可惜这一片龙脉虎穴的墓地，竟然是一片荒凉，可悲这慕容长青的仁侠风范，死后竟落得如此凄凉，连凭吊之人，也是不多。想他在世之日，仁义广被，济人苦难，急人之急，如今那些人好像都死光了一般……”

言大鹤冷冷接道：“近二十年来，在这片荒凉的墓地之中，慕容长青的青冢之前，已有三十六位武林人物授首，我瞧阁下该是第三十七位了。”

刘五成仰天打个哈哈笑道：“刘某如是害怕，那也不会来了。”

但闻那白衣姑娘接道：“两位慢慢谈吧，我要去了。”

银铃一般的娇脆声音，响荡在寂静的夜空之中。言大鹤转头看时，那白衣姑娘已到了三丈开外，月光下，只见一线白影，去如流矢，眨眼之间，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言大鹤望着那白衣姑娘去如流矢的身法，心头暗生骇然，忖道：这丫头好俊的轻功。

只听刘五成冷冷说道：“姓言的，在下也要失陪了。”

突然飞身一跃，向北跑去。

言大鹤回 过头来，刘五成已跑出两丈开外，此人轻身功夫，竟似不在那白衣姑娘之下。

言大鹤一抖手，两把柳叶飞刀闪电射出，分取刘五成背后两处大穴。

刘五成横里一闪，避开两把飞刀，跃入草丛之中不见。

这青冢四周，杂林环绕，野草及腰，言大鹤看那人躲避飞刀的身法很快，追之不及，只好停了下来。

且说刘五成，借林木草丛掩护，又绕回 来路，向正南行去。

这时，月光清明，蓝天若洗，一阵阵夜风吹来，使人油生寒意，刘五成放腿疾行，片刻间已走出了四五里路，到了一处三岔路口。

只见那岔路正中，站着一个人手提竹篮，全身白衣的人，月光下衣袂飘飘，正是适才在慕容长青墓前所见的白衣姑娘。

刘五成停下脚步，还未来及开口，那白衣姑娘已抢先说道：“刘五成你胆子很大，难道不怕死吗？”

刘五成听她口气托大，小小年纪却是一派老气横秋之概，心中又奇又怒，强自忍下，缓缓说道：“姑娘小小年纪，说话怎的如此难听。”

那白衣姑娘冷笑一声，道：“言大鹤没有骗你，那青冢之前，已有三十六位武林人物授首，你今夜幸脱危难，是因为近几年来，无人再敢凭吊那座青冢，他们戒备疏忽，那言大鹤又为了颜面，不肯招呼同伴相助，才让你侥幸脱得此厄。”

刘五成暗道：好啊！你这丫头，小人鬼大，竟然教训起我来了。冷哼一声，道：“你既知那墓前凶险无比，为何自己要去呢？”

白衣姑娘道：“我自然不同的。”

刘五成心中大奇，怒气全消，微微一笑，道：“姑娘有何不同之处？”

白衣姑娘道：“别说他们捉我不住，纵然是真的捉住我，他们也不敢伤害于我。”

刘五成心中暗道：和这样一个小姑娘纠缠不清，传扬于江湖之上，必将成为笑柄，不要和她扯了。身子一转，折向西方行去。

那白衣姑娘突然叹息一声，道：“你和那慕容长青有何关系？为什么要在坟上拜奠？”

刘五成道：“在下仰慕那慕容长青，钦敬他那侠义风范，故而去他墓前拜奠。”

白衣姑娘道：“你站住！”飞步追了上去。

她身法奇快，两个纵跃，已到了刘五成的身后，刘五成回身说道：“姑娘还有什么见教？”

白衣姑娘道：“看在你奠拜那青冢的份上，我是不能不救你了。”

刘五成呆了一呆，奇道：“救我？”

白衣姑娘道：“不错，你活不过明天日落时分，那青冢之前，又将多一个屈死的冤魂了！”

刘五成暗道：这丫头信口胡说，不用听她的了。

那白衣姑娘突然一晃双肩，拦在刘五成的前面，道：“我说的句句实言，你为什么不信？”

刘五成看她转身拦阻自己的身法，不但快速绝伦，而且奇奥异常，心中大是吃惊，暗中运气戒备，口里缓缓说道：“姑娘为什么一定要在下相信？”

他心中的轻敌之念，早已完全消去，说话时神态十分凝重。白衣姑娘神情肃然地说道：“因为你奠拜了那慕容大侠的坟墓。”

刘五成暗叫了一声惭愧，不再言语。

只听那白衣姑娘说道：“你知道这城中有一座城隍庙了，如若你受到伤害，还能行动，立刻赶到那城隍庙去见一人；如是伤势很重，行动不易，那就设法派人找他去见你。”

刘五成道：“找什么人？”

白衣姑娘道：“一个讨厌的老叫化子。”

刘五成道：“这个，怎知他一定会去？”

白衣姑娘道：“如若没有我的信物，自然是不行了。”伸手从

头上取下了一只玉簪，接道：“把这个交给他，他就会答应你一切所求。”伸手递了过来。

刘五成伸手接过玉簪，暗道，这丫头不知是何许人物？何许身份？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好姑妄听之，姑妄信之了。随即将玉簪放入怀中，道：“姑娘，如若在下用不到这玉簪，那该如何奉还？”

白衣姑娘道：“用得到。”转身缓步而去。

月光下，夜风中，只见她衣袂飘飘的逐渐远去，白色的背影，在清明的月光之下消失。

刘五成呆呆的望着那白衣姑娘的背影，出神良久，才转身而去，直回客栈。

到达客栈，已经是四更过后的时分。

想到夜来的际遇，那美丽娇小的姑娘，充满着一种莫可预测的神秘，竟是心潮起伏，难以安枕，直到天色破晓，才闭目睡去，醒来已经是将近中午时分了。

刘五成刚打开房门，店小二已急急行了进来，双手奉上一张大红书筒，欠身道：“客爷好睡，贵友已经两度来催了，小的看客爷房门紧闭，睡的正甜，不敢惊扰，但客爷如是再不起来，小的不得不惊动你的了。”

刘五成吃了一惊，伸手接过大红书筒，问道：“来人有多大年纪，形貌如何？”

店小二道：“三十五六，瘦长身材。”

刘五成挥手说道：“知道了。”

店小二欠身一礼，退了出去。

刘五成启开大红书筒一看，里面原来是一张请帖，只见几行草字，书写在请帖之上，道：昨宵蒙枉驾青冢，未能接风为憾，今日午时，浔阳楼为君洗尘，还望不吝一晤。

下面画了一个太极圈，却未署名。

刘五成望着那代函请帖，出了一阵神，暗道：他们既然已知我宿住之地，不肯下手，反而奉帖相邀，不去不但示弱于他，而且行动恐已在他们监视之下了，不赴约亦是不行。

探首望望天色，已然快近午时，匆匆漱洗一下，算过店钱，直奔浔阳楼。

这浔阳楼乃江州最大的一家酒楼，面江耸立，极目帆波，风物极是幽美，名酒佳肴，名动一时。

刘五成行到那浔阳酒楼之外，立时有一个身着天蓝长衫的大汉，迎了上来，道：“刘兄才来吗？咱们候驾多时了。”

刘五成打量那蓝衫大汉一眼，却是素昧生平，从不相识，当下说道：“恕兄弟眼拙，兄台上姓？”

那蓝衫大汉道：“兄弟梁子安，无名小卒，刘兄自是知道了。”

刘五成道：“原来是梁兄，兄弟久闻大名了。”

梁子安道：“咱们马总管候驾已久，刘兄请上楼坐吧。”

刘五成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道：“有劳梁兄带路了。”梁子安也不谦让，当先向前行去。

登上二楼，只见十位九空，除了靠窗处坐着两个人外，整个的大酒楼，竟是不见别的酒客。

梁子安回顾了刘五成一眼，道：“咱们马总管为了欢迎刘兄，包下了个浔阳楼，哼哼，刘兄得咱们马总管如此器重，那也是很荣耀的事了。”

刘五成淡淡一笑，道：“贵总管如此对待兄弟，在下真是受宠若惊。”

一面留神望去，只见左首一个黑衣老者，正是昨宵所见的飞刀言大鹤；右面一人，四十八九的年纪，长髯飘垂，浓眉环目，

气度十分威猛，披着鹅黄披风，眼看梁子安带着刘五成行了过来，却是装作不见。

只见梁子安急行两步，对那身着鹅黄披风大汉行了一礼，低声说道：“刘五成如约而到。”

那大汉缓缓转过脸来，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逼注在刘五成的身上，瞧了一阵，才道：“言大鹤，昨宵所见可是此人吗？”

言大鹤欠身应道：“正是此人。”

那着鹅黄披风的大汉举手对刘五成一招，冷冷道：“刘兄请坐。”

刘五成缓缓坐了下去，道：“阁下定是马总管了？”

那身披鹅黄披风的大汉，淡然一笑，道：“兄弟马雄飞。”

刘五成呆了一呆，道：“五毒掌……”

马雄飞接道：“那是江湖朋友送给兄弟的绰号，倒叫刘兄你见笑了。”

刘五成镇静了一下心神，说道：“江湖盛传五毒掌的英名，兄弟今日有幸得晤。”

马雄飞哈哈一笑，道：“好说，好说，江湖朋友们，那是难免口角春风，不可尽信。”话虽说的谦和，但词意隐隐间，却有一股倨傲之气。

刘五成道：“在下承马兄垂青，遣人相邀，宴于浔阳楼上，实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但彼此素昧平生，马兄邀约兄弟到此，必有见教之言。”

马雄飞道：“兄弟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年，一向是直来直往，不喜转弯抹角，今日请刘兄来此，想请教一事。”

刘五成沉吟了一阵，道：“马兄请说吧！”

马雄飞回 顾言大鹤一眼，道：“刘兄可识得慕容长青？”

刘五成道：“不识……”

马雄飞接道：“想那慕容长青尸骨早朽，死去已二十年，恕兄弟说一句托大的话，刘兄你这点年纪，纵然是见过那慕容长青，也不过是牙牙学语之时，那也是记不得了。”

刘五成道：“既然如此，马兄又何必多此一问？”

马雄飞道：“兄弟之意，是指刘兄和那慕容长青的渊源，想那慕容长青生前，结交过不少武林同道，令尊一代，也许和慕容长青交情根深……”

刘五成接道：“马兄错了，家父根本不是武林中人。”

马雄飞道：“那慕容长青生前做过甚多沽名钓誉的事，也许令尊一代，受到他小恩小惠，念念难忘，刘兄学艺有成，代令尊凭吊一下昔年施恩之人，那也是人情之常了。”

刘五成道：“家父务农，生平少离桑梓，江湖上人人事事，是一无所知。”

马雄飞突然脸色一沉，道：“你们之间既无瓜葛，刘兄竟冒大不韪，赶来江州祭奠慕容长青之墓，不知是何用心？”

刘五成道：“在下在江湖上行走，听得甚多慕容长青生前事迹，路过此地，凭吊一下，不知有何不妥之处？”

马雄飞冷冷说道：“你听过他生前事迹，也应该听到他死后情形了。”

刘五成淡淡一笑道：“听过了。”

马雄飞道：“这么说来，刘兄是有意找麻烦来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近三年来，刘兄是唯一到了青冢之前拜奠的人，这份豪壮之气，兄弟是不能不佩服了。”

刘五成望了言大鹤一眼，心中暗道：他怕那姑娘说出连得释放六次之事，果然是没有把那姑娘拜奠慕容长青的事说出。口中却应道：“在下凭吊一下慕容长青之墓，也算不得什么大事，马兄苦苦追究，不知是何用心？”

他已瞧出今日之局，难以善罢干休，一面运气戒备，一面回 口反问。

马雄飞哈哈一笑，道：“二十年来，共有三十六位武林高人，凭吊那慕容长青之墓，但却无一人活着离开江州。刘兄是第三十七位，如以兄弟受命监管此墓五年来，刘兄该是第三位，前两位都在三年之前……”

刘五成霍然起身接道：“马兄之意，在下已经了然，就此别过了。”转身行去。

但见人影一闪，那梁子安已然拦住了去路，道：“想走吗？”

刘五成道：“不惜，闪开去路。”

梁子安怒道：“好大的口气。”右手一伸，抓向刘五成的左腕。

刘五成道：“要动手吗？”左手不闪不避，食、中二指一并，反向梁子安右手迎去。

梁子安看他点来的一指，极是巧妙，不但把自己一招擒拿手法封住，而且二指疾快如风的点向了脉门要穴，骇然向后退开。

刘五成道：“失陪了。”纵身跃起，直向楼梯口处飞去。

但闻嗤嗤两声金刃破空之声，言大鹤一抬腕，两把柳叶飞刀急袭而至。

言大鹤飞刀手法，誉满江湖，发出飞刀时刻，拿捏的十分准确，刘五成脚还未着实地，两柄飞刀已然并排而至。

刘五成急急一偏脑袋，一把飞刀擦面而过，啪的一声钉入壁中，右手一抄，接住了另一柄飞刀。

只听马雄飞赞道：“好手法。”左手一按桌面，呼的一声，直飞过来，人还未到，那右手掌力已经发出。

刘五成心知今日之局，不宜恋战，对方不但人手众多，那马雄飞更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以避开了言大鹤的两把飞刀，急急向楼下冲去。

哪知马雄飞洞悉机先，遥发了一记劈空掌力，封住了楼梯口处。

刘五成左手拍出一招“回头望月”，一挡马雄飞的掌力，只觉这股暗劲，甚是强大，竟被震退一步，不禁心头凛然，暗道：此人果然是名不虚传。

就这一缓之间，马雄飞已然脚落实地，挡在刘五成的身前。

刘五成右手一探“直捣黄龙”，把接得言大鹤的飞刀当作兵刃，直向马雄飞的前胸刺去。

马雄飞左手一抬，横里一封，右手却疾向刘五成肩上按去。

刘五成心知那马雄飞掌指上，蕴有奇毒，如若被他按中，势必要身受毒伤不可，当下一挫腰，陡然间向后退了五步。

马雄飞微微一笑，道：“刘兄如能把师承门派见告，也许在下会手下留情，放你一条生路。”

口中虽在说着客气之言，但双掌攻势，却是凌厉无匹，一招强过一招。

刘五成不敢和他掌指相触，幸得接了那言大鹤一把飞刀，一面用小巧功夫闪避马雄飞的掌势，一面仗凭手中短小的利刃，点、挑、封、拦，阻挡那马雄飞的迫攻，身躯却逐渐向窗口移动。

马雄飞一面迫攻，一面哈哈大笑道：“刘兄可是想从那窗口处跃入街心吗？这虽是你唯一的求生之路，但机会亦是渺小的很。”

刘五成一语不发，挥动手中短刀，点脉截腕，全神拒敌。

他身法灵巧，手中又有短刀为助，马雄飞虽然迫攻甚紧，但一时之间，要想伤他，亦非易事。

刘五成且战且退，到了近窗所在，突然大喝一声，手腕一落。

梁子安应了一声，纵身而起，左手抱住横梁，右手暗运功力，起出了两枚子午钉，一松左手，轻飘飘的落着实地，恭恭敬敬把两枚子午钉，交在马雄飞的手中。

马雄飞接过于午钉瞧了一眼，放入袋中，道：“咱们走啦。”当先下楼而去。

且说刘五成被马雄飞一拿拍中右腿，全身顿失平衡，直向地上摔去。

距地还有七八尺，突感一股暗劲，一拨自己的身躯，变成了头上脚下，站落实地。

刘五成流目四顾，但见看热闹的人，不下数百之多，也瞧不出是何人所救，生恐马雄飞等追来，一头钻入人群之中，转向一条小巷。

行约一里左右，突觉右腿麻木，被那马雄飞掌力拍中之处，有如火灼，这才想起那马雄飞的五毒掌驰名江湖，被他击中一掌，定已中了剧毒。

抬头看去，只见一座黑漆大门前面，耸立着两个石狮子。

刘五成闪入石狮后面，卷起右腿裤管瞧去，只见右小腿上指痕宛然，五条清晰的指印和一个掌痕，色呈深紫，印入了肉中，中掌处上下半尺都红肿起来，不禁心头骇然，暗道：好厉害的五毒掌！

但见红肿之势，快速的蔓延，片刻工夫，整个小腿都已经肿红起来。

突然间，脑际中灵光连闪，想起白衣少女之言。

想不到，竟然被她言中了。

又一个新的念头，闪转脑际，道：我在这江州城中，从无相识之人，适才有人打出暗器拒挡那马雄飞的追袭，暗发内力，助我站正身躯，这人又是谁呢？我唯一认识的人，就是那白衣姑娘啊！

心中一转，对那白衣姑娘油然而生出敬重之心，暗道：大概她是不会骗我了，这腿伤如此之重，说不得只好到那城隍庙去瞧瞧了。

他知道自己如若放腿奔行，行血加速，这腿上之毒，亦将随血快速散布。当下从怀中摸出绢帕，扯成两条，紧捆住右腿两端，缓步向城隍庙中行去。

那城隍庙乃江州城中游乐、杂耍云集之地，人人皆知，极易寻找，刘五成很快找到了城隍庙。

只见庙前空场上，五色杂陈，说书的、卖唱的，卖膏药的、卜卦的，应有尽有。

这时，刘五成腿上奇毒已然发作，整个腿已经僵硬难屈，而且毒性已开始向上身蔓延，内腑之中，也已感觉到有些不适。

他强自振作精神，凭藉着一口真气支撑，流目四顾，但见人群往来，接踵摩肩，却不见一个老叫化子。

那马雄飞的五毒掌在江湖之上，盛名甚著，武林中人对他是又恨又怕，凡是被他五毒掌击中之人，很少能够活过十二个时辰，刘五成勉强支撑着毒性发作的身体，走进了城隍庙内，已然无法支持，只好依壁坐下。

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使他在将近绝望之中，仍然四下瞧瞧，希望能找到那老叫化子。

但他失望了，强烈奇毒，已然全面发作，刘五成感觉到双目中的视线，已逐渐的模糊不清。眼前的行人，都变成一团黑影！

刘五成缓缓摸出那白衣姑娘相赠的玉簪，心中暗道：那年轻的女孩子仅一面之缘，我为什么竟然要如此听她的话，如若我不急急赶来此地，自行设法疗毒，也许还有几分生机，至低限度，毒性也不会发作的如此之快……

心念至此，神志已有些不清，依壁睡去。

一片阳光，照着刘五成手中的翠绿玉簪，闪动着绿色的光芒。

昏迷中，不知过了多少时光。

醒来时，已是深夜时分。

一灯如豆，照着一丈方圆的斗室，身上的毒伤似已减轻不少，自己正仰卧在一块稻草编织的厚垫子上，一条露着棉絮的被子，轻掩身上。心中暗道：这是什么所在？我怎躺在此地，正想挣扎而起，突闻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

来，道：“不要动，你身上余毒未清，如若起身行动，行血加速，使聚毒复散，那又要穷叫化子多费一番手脚了。”

刘五成转眼望去，只见斗室一角，盘膝坐着一个蓬首垢面，鹑衣百结的叫化子。

他身旁一座矮几上，端端正正的放着那枚玉簪，灯光照射下，绿芒闪闪。

刘五成轻轻叹息一声，道：“多谢老前辈相救了。”

那叫化子望了矮几上的玉簪一眼，缓缓说道：“你从何处取得这枚玉簪？”

刘五成道：“是一位白衣姑娘相赠。”

那老叫化子道：“你认识她？”

刘五成道：“萍水相逢，承她赐赠玉簪。”

那叫化子略一沉吟，道：“她给你这玉簪，可曾说过什么？”

刘五成道：“那姑娘告诉在下，如有什么危难，持那玉簪到城隍庙，找一位老叫……”他本想说老叫化子，忽然觉着不对，改口说道：“找老前辈……”

那老叫化子摇摇头，道：“你怎能断定是找我呢？”

刘五成怔了一怔，凝目望去，只见那叫化子不过三十五六的年纪，灯火微弱，那叫化子又蓬首垢面，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暗道：记得那白衣姑娘明明告诉我找一位老叫化子，这人虽也是叫化子，但却正值壮年，自然不算老了。难道这位叫化子竟也认得那枚玉簪，把自己救来此地？

只觉其中疑云重重，愈想愈是糊涂，不觉问道：“这么说阁下并非是在下要找的人了？”

那化子微微一笑，道：“那位姑娘可是要你到此来找一位老叫化子吗？”

刘五成道：“不错。”

那叫化子笑道：“我虽也是叫化子，但却不够老啊！自然不是你要我的人了。”

刘五成道：“阁下是谁？又何以认得这枚玉簪，把在下救来此地？”

那叫化子沉吟了一阵，道：“马雄飞五毒掌下从不幸逃性命之人，如非事情凑巧，我也救不了你，就算你找到那老叫化子，他也未必能救你，此中之机很是微妙，只能说你命不该绝罢了。”

刘五成正要接口，那叫化子却摇手阻止，又道：“此刻你还不宜多耗心神讲话，好好闭目养息吧！明日午时祛除余毒，咱们再谈不迟。”

言罢，闭上双目。

刘五成只觉这番际遇，如梦如幻，自己这次死里逃生，似是有很多人从中相助，但这些人和自己素昧生平，肯予相助，自是那玉簪之力，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怎会有如此大的声望……

愈想愈觉个中复杂万端，千头万绪，莫可捉摸，直待天明，才睡熟过去。

第二天醒来时候，天色早已大亮，窗外雨声沥沥，阴云昏暗，竟无法分辨出是何时刻。

转眼望去，那化子早已不知去了何处，但那翠绿的玉簪，仍然端端正正的放在那矮几之上。

刘五成已甚久未进茶水食物，口渴难耐，眼看那矮几旁边放有一个瓦壶，想必是蓄水之用，正想起身取水饮用，突闻木门呀然，那中年化子手提着一

个竹篓，大步而入。

在他身后紧随着一个身着青衫，长髯垂胸，四十左右的文士。

那中年化子望了刘五成一眼，放下手中竹篓，道：“你醒了很久吗？”

刘五成道：“醒来不久。”

那中年叫化子道：“那很好，这位石兄已为你在江州留居一日，午时之后定要动身他往，你就是不醒来，我也得叫醒你了。”

刘五成望了那青衣文士一眼，问道：“此刻什么时辰了？”

中年叫化子道：“午时光景。”

刘五成还想问话，那青衣人已缓步行了过来，说道：“不要多言。”伸手揭开棉被，低首查看伤势。

那中年叫化子站在那青衣人的身后，问道：“石兄看他伤势，今午可能尽祛余毒吗？”

那青衣文士应道：“如论他伤势情形，最好明晨再除余毒，只可惜在下实难再拖时刻，午时之后，非得动身不可，不能等他了。”

那中年叫化子道：“马雄飞的五毒掌，恶毒无比，中人必死，除了石兄之外，天下只怕难再有人能够疗抬五毒掌伤，石兄既是救了他，那就该救人救活，岂能半途撒手而去。”

青衣文士笑道：“说不得只好用那毒蛛吸去他伤处余毒了。”

刘五成虽然听得心中一震，但却不好多问。

只见那姓石的青衣文士，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红漆木盒，又从怀中摸出了一双薄皮手套戴上，缓缓打开盒盖，轻轻一弹盒底，跳出来一只全身深紫的蜘蛛，站在那青衣文士戴着手套的掌心之上。

刘五成目光一掠，暗道：好大的蜘蛛。

只听那青衣文士说道：“你中毒时间过久，疗治又晚，虽已得我行药解去了大部奇毒，但余毒却很难清除，如若行药清毒，需时甚久，我有要事，不能在此多留，只好用药把你身上的残毒，逼聚伤处，用毒蛛之口，吸出余毒了。”

刘五成道：“多谢相救，在下当永铭肺腑。”

青衣文士道：“但毒蛛秉性暴烈，吸毒之时，阁下千万不能乱动，如若激怒于它，在你身上咬上一口，那就难以救治了。”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等疗毒之法，倒是罕闻少见，口中却应道：“在下记下了。”

青衣文士仍是不太放心，右手伸缩，连点了刘五成四处穴道。

刘五成看他出手快速，竟然是一位点穴高手。

青衣文士点了刘五成四处穴道之后，才把手中毒蛛缓缓放在刘五成的伤口上。

刘五成四处穴道被点，全身不能转动，但知觉仍在，觉出那毒蛛在腿上蠕蠕而动。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之后，那青衣文士才取下毒蛛，放入木盒，揣入怀中，又取下薄皮手套，解了刘五成穴道，回顾那中年叫化子一眼，道：“幸未辱命，余毒尽除。”

那中年叫化子一抱拳，道：“穷叫化感激不尽。”

青衣文士又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玉瓶，道：“这瓶内有四粒丹丸，每日服用一粒，四粒丹丸用尽，他也可以完全复元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

“时光已然不早，在下就此别过。”

那中年叫化子道：“石兄一路顺风，恕我不送了。”

青衣文士霍然转过身去，纵身一跃，行踪顿杳。

中年叫化子突然高声说道：“如有需用我叫化子的地方，派人带个信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遥闻那青衣文士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谢王兄。”余音摇曳在风雨中，消失不闻。

那中年叫化子缓缓转过身来，行到刘五成的身侧，说道：“阁下贵姓？”

刘五成道：“区区刘五成，请教兄台……”

那中年叫化子接道：“王平。”

刘五成喃喃自语，道：“王平，王平……是啦，阁下就是拳、腿二丐中的追风腿王平王大侠。”

追风腿王平微微一笑，道：“不错，刘兄知道不少江湖中事。”

刘五成道：“闪电拳、追风腿两大丐快，大名鼎鼎，江湖上有谁不知。”

王平微微一笑，道：“刘兄过奖了。”轻轻咳了一声，道：“刘兄可是为了奠祭那慕容长青之墓，和那五毒掌马雄飞动上手吗？”

刘五成道：“正因于此，但我中他毒掌，却是在浔阳楼上。”

王平道：“浔阳楼上，你们是无意相遇了？”

刘五成叹息一声，道：“在下是应约而去。”当下把赴约浔阳楼及中掌经过，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王平点点头道：“这几日中，马雄飞派出甚多人，到处搜寻于你，在你伤势未完全复元之前，不宜在外面走动，好好在此养息。”

刘五成道：“不知要养息几日？”

王平道：“那石神医说，要你服完这四粒丹药，定然是不会错了，他医道精湛，当今武林之世无人不知，刘兄可以放心。”

刘五成望了放在矮几上的翠玉簪一眼，缓缓说道：“在下有一事请教王兄。”

王平道：“什么事？”

刘五成道：“王兄和在下素昧生平，又非在下要找之人，不知何以肯伸援手。”

王平淡淡一笑，道：“江湖之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济人危难，偶伸援手，本是极为普通之事，算不得什么……不过，这次叫化子相救刘兄，确为那翠玉簪引起了好奇之心，刘兄持簪倚壁而卧，如非那玉簪引起叫化子的注意，实也不知刘兄身受重伤。”

刘五成心中暗道：只为那玉簪引起了他的注意，把我送来此地，请来石神医替我祛毒疗伤，彼此却萍水相逢，素无瓜葛，江湖上盛传拳、腿两丐侠之名，果非虚传的了。

正自暗暗称赞，却听追风腿王平轻轻咳了一声，道：“刘兄，叫化子有几句不当之言，很难启齿……”

刘五成接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王兄有什么话尽管吩咐就是。”

王平望了那翠玉簪一眼，道：“叫化子决无挟恩求报之意……”

刘五成看那王平吞吞吐吐，心中大奇，道：“王兄如有需得刘某效劳之处，兄弟是万死不辞。”

王平道：“叫化子想借刘兄那玉簪……”

刘五成讶然说道：“借那玉簪。”

王平道：“不错，叫化子借用三月，三月之后，仍由叫化子原物奉还。”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就奇怪了，那翠玉簪不过是一个女人用来椎发之物，不知何以他竟瞧得如此珍贵，这王平对我有救命之恩，但那翠玉簪却又是白衣少女相赠，我曾经说过要原物奉还于她的诺言，借不借，实是叫人为难。”

追风腿王平久久不闻那刘五成回答之言，长叹一声，接道：“刘兄也不用太过为难，叫化子虽然想借翠玉簪，但决不会巧取豪夺，如是叫化子坐待刘兄死去，再取这翠玉簪是何等轻松的事，刘兄如是确有碍难，化子不强。”

刘五成忖道：“那白衣姑娘要我持簪求救，但那人却已不在此地，如非王平相救，此刻早已死去，哪里还能顾到一枚玉簪。”

心念一轻，缓缓说道：“此翠玉簪已承那白衣姑娘相赠在下，不过，在下却许过奉还之言；好在时限未定，如若王兄能在三月之内归还，兄弟自无不借之理。”

追风腿王平那满是油污的脸上，突然间展现出一片笑意，道：“如此，叫化子就多谢了。”伸手取过那翠玉簪，藏入怀中。

刘五成只瞧的心中暗暗奇怪，但却忍下来未再多问。

王平藏好了翠玉簪，把石神医留下的玉瓶，放在刘五成的身侧，说道：“刘兄请安心养息，叫化子自信这地方十分隐秘，那马雄飞耳目虽多，也不易寻到此地。”

刘五成重伤醒来，一直卧在这斗室之中，此是何地，全然不知，自是不便接口，只好微微一笑。

王平行到窗前，提起瓦壶倒了一碗水，放在刘五成的身前，接道：“刘兄请先服一粒丹丸，叫化子出去一趟，一则探听一下情势，二则也好为刘兄准备一点食用之物。”

刘五成道：“这般劳动王兄，刘某如何能够心安。”

王平道：“彼此一见如故，刘兄也不用客气了。”纵身出门而去。

刘五成坐起身子，打开玉瓶，倒出一粒丹丸，用水服下，靠在壁上，想着王平适才求借玉簪情形，心中大感怪异，暗道：“追风腿王平，乃江湖上大有名望的人物，何以对一只翠玉簪如此重视，其间只怕是别有内情。难道那清秀刁蛮的白衣姑娘，是一位大有来历的人物？”

越想越觉得其中内情复杂，心中大感惑然。

刘五成想了一阵，忽觉困倦，倚在壁间睡去。

那石神医留下的丹丸，除了清毒之外，兼有镇静、安神之妙，对养息疗伤之人，大有补益。

忽然间，砰砰两声大震，惊醒了刘五成。

启目望去，只见追风腿王平双腋下各自夹着一个大汉行了进来。

刘五成识得其中一人，正是那五毒掌马椎飞手下的梁子安，不禁心中一惊，问道：“王兄，你在何处擒得两人？”

王平脸色严肃，轻轻叹息一声，道：“叫化子太过大意了，想不到那马雄飞的耳目，竟然如此灵敏，如是叫化子晚回来一步，刘兄已被他生擒去了！”

刘五成道：“他们已经找到此地了？”

王平道：“叫化子回来时间，他已扭开门锁而入，情势危急，他们又多了一人，说不得叫化子只好施用暗袭了，两个人都被叫化子飞脚踢中穴道，栽倒地上……”

王平突然伸手一掌，拍活了梁子安的穴道，缓缓说道：“咱们先逼问一点口供再说。”

只见梁子安长长喘一口气，睁开双目，打量了刘五成一眼，道：“我还道你生了双翅，飞出江州，原来还在此地……”

王平冷冷接道：“你忘了，此刻你已是被擒之人，我只要举手之劳，立可把你置于死地。”

梁子安哈哈一笑，道：“只怕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王平神色镇静，冷然问道：“为什么？”

梁子安道：“咱们一共三人追踪到此，而且沿途早已留下了记号，此刻那追踪之人，只怕已经赶到了。”

王平心中暗道：此人神态如此狂傲，想是所言不虚，如若只我一人，就算那五毒掌马雄飞亲自赶到，那也不用害怕。但此刻刘五成毒伤未愈，一旦动上手时，如何能兼顾到他，必得早些离开此地。

心念一转，伸手又点了梁子安的穴道，目注刘五成道：“刘兄，不论此人是虚言恫吓，还是确有其事，此刻咱们实已不便在此多留，在下之意，由我背着刘兄，迁往别处……”

刘五成挺身而出，道：“不敢有劳，在下伤势已然大见好转，自信可以赶路了。”

王平摇头说道：“石神医临去之际，曾经告诉在下，在那四粒丹丸未曾服完之前，不可太过劳动。”突然伸手，点了刘五成的穴道，接道：“事情很急，不能和你商量了，暂时委屈你一下了。”

突闻人声传来，高呼着梁子安的名字。

王平吃了一惊，暗道：来的好快。只好紧急应变，双手举起刘五成的身体放在屋顶横梁之上，低声说道：“千万不可挣动。”随手提起了梁子安放在榻上，用棉被盖好，轻轻推开后窗，把另一个大汉移放窗外，又把后窗关好，悄然退到门后，贴壁而立。

刚刚站好身子，室外已响起了步履之声。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可是这房子吗？”

另一个阴森的声音答道：“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大约就在这附近。”

那冰冷声音接道：“不管有没有，咱们先进去瞧瞧。”

紧接着砰然一声，木门被人打开。

王平暗中运气，力聚右掌，忖道：如若他们进入室中，发觉了那梁子安，今日势必难免一战，那就不如先行下手，伤他们一一个是一个了。

只见一个黑布包着的脑袋，伸进来瞧了一眼道：“这地方住的叫化子，不用进去瞧了。”

转身而去，砰然一声，带上了木门。

只见追风腿王平微微一长腰，纵身而起，左手抱着横梁，右手抱起刘五成，飘落实地，推开后窗，纵身而去。

后窗外面，是一条狭长的小巷，王平迅速的行过小巷，推开一扇黑漆大门，解开刘五成的穴道，低声说道：“刘兄，你想法子在这里躲上一日，在下去看看风头如何。”

刘五成道：“这是什么人家？”

王平道：“妓女院，叫化子想来想去，你躲在妓女院中是最安全。”

刘五成道：“不成，这等地方我从未来过，如何能够应付。”

王平微微一笑，道：“不妨事，你找一位姑娘，多给她一些银子，躲在她房中就是，事情急迫，一切从权，叫化子告辞了。”纵身一跃，人已闪出门外而去。

刘五成呆了一呆，暗道：此刻势难再追他出去，只有硬着头皮走进来了。

他虽然在江湖之上行走甚久，但这等所在却是从未涉足，一面缓步向里行走，一面流目四顾。

此刻刚到午时，大部妓女都未起身，但见绣帘低垂，门户紧闭，一个二十左右身着黑布褂裤的龟奴，正在打扫着院中的纸屑、落花，抬头瞧了刘五成一眼，放下手中扫帚，迎了上来，笑道：“客爷好早啊！”

刘五成微微一笑，道：“太早了一些。”

那龟奴说道：“客爷刚到江州吗？”

刘五成道：“不错啊！刚到不久。”

那龟奴道：“客爷定然有熟姑娘了。”他四顾了紧闭的门窗一眼，道：“请客爷说出名字，小的去叫她起来。”

刘五成摇摇头，道：“在下初到江州，并无相识之人。”

那龟奴几乎失声而笑，暗道：这人好心急啊！午时未过就等不及了，口里却应道：“可要小的给客爷推荐一位。”

刘五成忖道：那追风腿王平送我到此，用心是在逃避那五毒掌马雄飞派出的搜踪之人，避难来此，那也不用管对方的是美，是丑了。口中应道：“那就有劳了。”探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递了过去。

那龟奴接过银子，在手中掂了一掂，竟然在二两以上，心中暗道：此人出手如此豪阔，定是化大钱的财神爷了。口中急应道：“谢谢您老赏赐。小的给您带路。”转身向前行去。

刘五成紧随那龟奴身后，穿过了两重庭院，直行入一座跨院之中，龟奴道：“您老在此等候片刻，小的叫她起来见客。”

刘五成点点头，流目四顾，只见这座小院落中，摆了几盆秋菊，嫩蕊含苞，还未开放，三面都有房屋，两处紧紧关闭着，只有正北处窗户半开。

那龟奴行到半启窗的房门外面，轻轻叩了两下门环，叫道：“白菊花姑娘见客了。”

只听一个娇慵的声音传了出来，道：“什么人来的这样早？”

那龟奴低声说道：“一位远来的客爷，久慕咱们蕊香院白菊花姑娘之名，特来造访。”

室中又传出那娇慵的声音：“请他稍等片刻。”

刘五成等约一刻工夫之久，木门呀然而开，一个长发披垂，未施脂粉的美丽姑娘，缓步行了出来。

只见她举手理一下披垂的长发，一对圆大的眼睛一掠刘五成，道：“有劳久候了。”欠身行了一礼。

刘五成似是未想到风尘之中，烟花院里，竟然会有这等美貌的姑娘，心中大感奇怪，一面抱拳还礼，一面应道：“惊扰清梦，在下心中十分不安。”

白菊花抬头看看天色，道：“已到午时，也该起身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客爷请入房中坐吧！”

刘五成忖道：“烟花院里养息毒伤，武林之中从未听闻，看来我刘五成是第一人了。”心中念转，人却缓步向房里行去。

那龟奴一欠身，道：“客爷好好歇息一下，小的告退了。”

刘五成心中一动，低声说道：“在下有几位朋友，也许会来此地找我……”

那龟奴接道：“小的立刻带他们来见你老。”

刘五成摇摇头道：“除了一位叫化子模样人物之外，一律回绝，就说未见过我。”

那龟奴愣一愣，应了一声，满面困惑而去。

刘五成缓步进入房中。流目四顾，只见这座小小香闺之中，布设倒还雅洁，小厅一角处软帘低垂，通往卧房。

白菊花捧一杯香茗，笑道：“客爷贵姓……”

刘五成略一沉吟，道：“在下姓刘……”

白菊花接道：“刘大官人……”

刘五成微微一笑，也不答话，心下却暗忖道：此室只有一卧室，我如此养伤，必得住上数日之久，孤男寡女独处一室……

只听白菊花接道：“妾婢记忆之中，似是从未见过刘大官人。”

刘五成道：“在下是慕名而来。”

白菊花盈盈一笑，道：“如论这蕊香院中的名气，贱妾不如蕊香甚多……”

刘五成接道：“但在下只闻姑娘之名。”

白菊花那白玉般的粉脸上，突然间泛升起两圈红晕，垂首说道：“妾婢只怕侍候难周，要你刘大官人失望。”刘五成讶然说道：“什么事啊？”

白菊花道：“妾婢心中之苦，实难出口。”

刘五成道：“姑娘但说不妨。”

白菊花道：“妾婢仍属女儿之身，难荐枕席，侍奉君子……”

刘五成道：“不妨事，在下慕名来此，小住两日即去，君子相交，贵在知心，姑娘既属女儿之身，刘某岂敢妄生邪念……”

白菊花沉吟了一阵，道：“刘大官人，妾婢有句不当之言，说出口来，还望大官人不要见怪才好。”

刘五成道：“姑娘有什么话，尽管请说，不用吞吞吐吐了。”

白菊花道：“大官人正值少年，妾婢亦十九年华，大官人虽是君子之心，但妾婢难信有自主之能，漫漫长夜，独灯小室，少年男女同榻共枕，大官人难道真能够心若止水。”

刘五成知她难信自己的话，但一时之间，倒也想不出适当之言解说明白，沉吟良久，答不出话。

白菊花微微一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官人英俊少年，一表人才，妾婢非草木，岂能全不动心，只可惜妾婢心目中早有情郎，相逢恨晚，不能以心相许，刘郎呀，妾婢不愿相欺，只好实言奉告。”

刘五成凝目望去，只见那白菊花美艳中，别有一股端庄气度，心中暗道：听她言来，颇似读书识礼之人，看她神情，亦不失出污泥的白莲，风尘中的奇花，奇怪的是心中既有情郎，何以仍在风尘之中混迹，这其中或将有一个悱恻凄凉的往事。不觉间动了好奇之心，问道：“姑娘心目中既有情郎，何以仍混迹风尘，这其间定有内情，姑娘如肯据实而言，刘某自当尽我之能，相助一臂之力。”

白菊花微微一笑，道：“大官人的盛情，妾婢是感激不尽，但妾婢并无

困难，不敢有劳。”

突然间刘五成发觉出，这位风尘女子似是笼罩在神秘之中，不禁暗自提高戒心。

双方相对沉默了一阵，仍是那白菊花先开口道：“大官人不似在风尘中走动的人。”

刘五成缓缓应道：“不敢相欺姑娘，在下是初次到此等所在。”

白菊花点点头道：“妾婢洁身自持一事，院中人甚少知晓，还望刘郎替妾婢掩遮一二。”

刘五成只觉此女落落大方，别有一股凛然之气，确非风尘中的人物，当下说道：“在下记下了。”

白菊花两道清澈的双目凝注在刘五成身上，打量了一阵，道：“大官人眉宇间隐现倦意，想必是夜来未能好眠，妾婢卧室，倒还雅洁，刘郎休息一刻如何？”

刘五成体能未复，确有着倦怠之感，当下说道：“鹊巢鸠占，姑娘何以自处？”

白菊花道：“不妨事，妾婢相熟姊妹甚多，随便到哪位姊妹房中谈谈，就不难遣去半日时光，刘郎请吧！恕妾婢不奉陪了。”缓缓出室而去，顺手带上房门。

刘五成望着白菊花的背影，心中泛起重重疑窦，只觉这位风尘女子，有如盛开在烟罩雾笼中的奇花，使人难测高深。

忖思一阵，缓缓打开玉瓶，倒出一粒丹丸服下，顿觉一阵睡意袭来。

原来，那石神医的疗毒丹丸服用之后，必得酣睡一觉，直待药力散开消失之后，人才会逐渐清醒过来。

刘五成不知药性，还道体能未复，故而常有困倦之感，就在木椅之上睡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光，醒来时发觉自己睡在一张绣榻之上。

罗帐低垂，幽香淡淡。

转脸望去，妆台上一灯如豆，原来天色又已入夜。

刘五成镇静了一下心神，轻轻咳了一声，挺身而起。

只听一阵低沉的娇笑传来，白菊花莲步姗姗走了进来，道：“刘郎好睡啊！”

刘五成心中暗道：“自被马雄飞毒掌所伤，常有倦怠之感，不知是为了何故？”口中缓缓问道：“什么时刻了？”

白菊花道：“深夜三更。”

刘五成吃了一惊，暗道：“怎的一睡数个时辰之久，她把我抱上锦榻，我竟是毫无感觉。”

忽然心中一动，忖道：“她一个大姑娘家，手无缚鸡之力。怎会把我抱上锦榻？”愈想愈觉可疑，不禁多望了白菊花一眼。

白菊花轻启罗帐，笑道：“大官人可要进点食用之物吗？”

刘五成轻轻咳了一声，道：“深夜之中，如何敢再惊动姑娘下厨。”

白菊花道：“食物现成，热热就好。”转身出室而去。

刘五成缓缓下了木榻，穿上靴子，目光一转，只见那盛药玉瓶，端放在妆台之上，心中更是骇然。暗道：“她扶我进房，抱我上榻，脱我靴子，取出我身上之物，我竟是全无所觉，看来这丫头果非平常人物了！”

望见那玉瓶之后，刘五成不自觉的缓缓伸出手去，取过玉瓶，藏入怀中。慢慢站起身子，正待出室而去，突闻木窗上梆的一声轻响。

这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清晰异常，分明是一件很小的物件击在窗槛上。

刘五成呼的一声，吹熄了妆台上的火烛，低声问道：“什么人？”

只听一个女子声音应道：“我！”火光一闪，蜡烛复明。

刘五成转脸望去，只见白菊花右手端着一个白瓷碗，左手执着火折子，紧靠妆台而立。

白菊花缓缓熄去了手中火折子，说道：“妾婢为刘大官人取了一碗面来。”

刘五成腹中本来有些饥饿，但此刻却被横生奇变闹得忘去了饥饿，定定神，缓缓问道：“姑娘好快的身手啊！”

白菊花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瓷碗，说道：“妾婢幼时身体虚弱，家父曾逼着妾婢学了一点把式，以作强身之用。”

刘五成道：“失敬，失敬，姑娘原来出生武林世家。”

白菊花道：“刘大官人过奖了，几手粗把式，见不得人。”

刘五成心中暗道：“她在一瞬之间，从室外闪入室内燃起火烛，手中一碗面，点滴未见溢出，这身法是何等迅速，何等的灵活……”

但闻白菊花娇声说道：“大官人腹中想已甚感饥饿了，先请吃过此面，妾婢当再为大官……”

刘五成生了戒心，摇摇头，道：“在下并无饥饿之感，姑娘的盛情美意，在下心领了。”

白菊花缓缓把手中瓷碗放在妆台之上，笑道：“大官人可是怕妾婢在这面中下毒吗？”

第二回 冷手夺魂

刘五成被白菊花直截了当的指出了心中之秘，不禁脸上一热，缓缓说道：“在下并无此意。”

白菊花微微一笑，道：“妾婢如若想谋害你大官人，只怕你已早死去多时了。”

刘五成暗道：“这话倒是不错，我适才一阵好睡，她如想下手谋害于我，早就取我之命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姑娘既非风尘中人，不知何以混迹于风尘之中？”

白菊花道：“大官人并非出入风月中人，何以要进入这风月场来？”

刘五成道：“在下为了逃避敌人追踪，避难来此。”白菊花道：“嗯！你很诚实……”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你受了伤吗？”

刘五成只觉心中一震，缓缓说道：“不错，姑娘何以得知？”白菊花道：“你身上带着那石神医赠送的药物，自然是作疗伤之用了。”

刘五成越听越是心惊，暗道：“这丫头对江湖人物如此熟悉，倒似是一位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物了。”

只听白菊花接道：“妾婢大胆姑作妄言，大官人可是伤在那五毒掌马雄飞的手下吗？”

这两句话，字字如铁锤一般，击打在刘五成的心上，只听得刘五成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姑娘对在下的际遇，似是早已很清楚了。”

白菊花微微一笑，道：“你可是觉得很奇怪吗？”

刘五成道：“不错，姑娘的一言一行，都使在下感觉到惊讶不止。”

白菊花道：“最低限度，刘大官人可以放心，贱妾并无加害之心。”

刘五成道：“这个在下早已明白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确实伤在马雄飞的五毒掌下，这一瓶丹丸，也是那石神医所赠。”

白菊花道：“这么说来，妾婢是没有猜错了。”

刘五成道：“不知姑娘是否肯见告真正来历。”

白菊花不答刘五成的问话，缓缓说道：“我先给你引见一个人吧！”伸手在窗槛上轻轻敲了几下，接道：“这位刘大官人曾伤在那马雄飞的五毒掌下，算起来，亦不算是外人，你请进来吧！”

说话之间，随手打开木窗。

只见人影一闪，一个全身黑色劲眼，背插长剑的黑脸少年已站在白菊花妆台之前。

刘五成目光一转，只见那少年只不过十八九岁，面如锅底，黑中透亮，浓眉虎目，神态十分威猛。

那黑脸少年似是对白菊花十分恭敬，对那白菊花行了一礼说道：“见过师姐。”

白菊花微微一笑，道：“不用多礼了。”目光转到刘五成的脸上，接道：“这位是刘大侠，上前见过。”

刘五成抢先一抱拳，道：“不敢当大侠之称，兄弟刘五成。”

那黑衣少年也抱拳通了一礼，道：“在下谭剑英。”

刘五成道：“原来是谭兄……”

下面不知该如何接言，只好轻轻咳了一声，住口不语。

谭剑英目光转注到白菊花的脸上道：“小弟已经准备妥当。”

白菊花脸上的笑容，突然敛失不见，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素花祭品呢？”

谭剑英道：“亦都准备好了。”

白菊花道：“好！咱们动身去吧。”

她轻轻叹息一声，又道：“师弟，今宵难免要遇上强敌，如非情势需要，不要施用暗器。”

谭剑英道：“小弟记下了。”

刘五成听得大感奇怪，暗道：看样子他们似是要去奠祭什么人，奠坟拜墓，还要遇上强敌，那墓中人物又是谁呢？

但觉脑际中灵光一闪，暗道：是啦！莫非他们也去奠祭那慕容长青吗！

心中念转，口中不自觉地说道：“两位可是去奠拜那慕容长青之墓？”

白菊花点点头道：“不错，正是要去拜奠那慕容长青之墓。”

刘五成道：“在下就是因为到慕容长青墓前拜奠，才和那五毒掌马雄飞结下仇恨，被他约上浔阳楼去，伤在他五毒掌下。”

白菊花道：“我知道，你如不是奠拜那慕容长青之墓，你也不会伤在那马雄飞的掌下了。”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位姑娘不知是何来路，不但精通武林中事，而且也和那慕容长青攀上了关系。

只听白菊花轻轻叹息一声，道：“此刻咱们已说明，刘兄也不必客气了，就在妾婢房中休养一下，我等天亮之后仍不归来，那就不会回来了，刘兄也不用留在此地了。”

刘五成略一沉吟道：“在下也想和姑娘等同去见识一下，不知可否赐允？”

白菊花一皱眉头，道：“刘兄伤势未愈，如何能再去冒险呢，何况那慕容长青之墓经过刘兄一闹之后，已然戒备森严，此番前去，难免要引起一场恶斗，刘兄伤势未愈，如何能够去得。”

刘五成道：“此刻那马雄飞已然派出了人手，四下追寻于我，在下留在此地，也是一样危险。”

谭剑英望了刘五成一眼，正待开口，白菊花已抢先说道：“既是如此，刘兄和我们同行也好。”刘五成取出玉瓶，倒出一粒丹丸，吞了下去，道：“在下已经觉得伤势大好。”

白菊花道：“那石开泰乃当今第一名医，自然是药到病除了。”

谭剑英望了刘五成一眼，似欲出言阻止，但见白菊花已经答应了下来，只好闷声不语。

白菊花目光转注谭剑英的脸上，缓缓说道：“都准备好了吗？”

谭剑英道：“万事齐备，只待师姊起驾了。”

白菊花道：“你先带他们去，在城外等我。”

谭剑英应了一声，双肩一晃，穿窗而去。

但闻白菊花说道：“咱们可以走了。”缓步行至室门。

这时天上满布阴云，四周一片黑暗，丈余外的景物，就无法瞧得清楚。

白菊花道：“小妹助刘兄一臂之力，试试看能否登上屋顶。”伸手向刘五成臂上抓去。

刘五成一缩手臂，道：“在下自己试试看吧！”

一提气，纵身向上跃去。

他体能尚未全复，将要登上屋面之时，忽然觉得体力不继，身子一沉，向街面直向下落。只觉一股力道由身后涌来，硬把自己推上屋面。

但见人影一闪，白菊花后发先至，抢落在刘五成的前面。微微一笑，道：“小妹带路。”举步行去。

刘五成振起精神，跟在白菊花的身后，越过两重屋面，直向城外行去。

这时，刘五成已发觉白菊花的武功强过自己甚多，纵然未受毒掌之伤，也难及她，心中大感奇怪，忖道：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此武功，自是大有来历的人物，纵然想隐秘行踪，也不用混在烟花院中啊！

愈想愈觉奇怪，也愈觉此女神秘难测。

忖思之间，白菊花已忽然停下身来。

刘五成抬头看去，只见一座大白杨树，挺立着五个黑色劲装大汉。

左首一人，正是那谭剑英，另外四个大汉年纪稍大，都在三十左右。

五人对白菊花似极恭敬，齐齐欠身作礼。

白菊花右手一样，道：“不用多礼了。”目光转动，四顾一眼，接道：“素花祭品呢？”

谭剑英道：“都已齐备。”

白菊花道：“这几日来，我探听所得，守护那慕容长青之墓的人物都非平庸之辈，五毒掌马雄飞武功更是高强，咱们今宵只怕是难免要和他遭遇动手，届时诸位尽管下毒手求胜，但却不许留下痕迹。”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我要你们准备的面具和应用之物，可都准备好了吗？”

谭剑英道：“一切都已遵照师姊之命办理。”

白菊花道：“那很好，咱们走吧！”

谭剑英道：“小弟带路。”放腿向前奔去。

白菊花低声说道：“刘兄和小妹走在一起。”两人居中而行，另外四个黑衣大汉走在最后。

奔行约半个时辰，谭剑英停下脚步，伸手指着正西一处耸立的黑影，说道：“那就是慕容长青埋骨之处。”

刘五成凝聚目力望去，也只不过瞧出一片黝墨。

只听白菊花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要小心一些。”

谭剑英应了一声，举手一招，两个黑衣大汉应手奔了过来，三人聊袂跃起，当先奔去。

尚余下两个黑衣大汉，手中提着祭品素花，站在原地未动。

白菊花直待谭剑英三人的身影消失，才举步向前行去。

刘五成心中虽然有甚多不解之处，但也不便出言相询，只好闷在心中，紧随白菊花身后而行。

片刻工夫，已到慕容长青的坟墓之前。

刘五成前宵来此，冷月荒冢，看上去已然十分凄凉，今宵阴云密布，看上去凄凉中又增了不少恐怖之意。

夜风吹拂着四周的荒草，响起了一片沙沙之声。

但见人影一闪，谭剑英从暗中纵身而出，手中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

白菊花道：“你杀了人？”

谭剑英道：“两个守墓的兔崽子，各对我发出了两枚暗器，那已是死有余辜了，他们意犹未尽，准备招呼同伴，小弟不得不杀他们了。”

白菊花不再多言，缓步向前走去。

跟在身后的两个黑衣大汉，突然抢在白菊花的前面，直行到慕容长青的墓前。

两个黑衣大汉手脚十分迅捷，片刻之间，已然把带来的祭品素花摆好。

白菊花缓缓行到墓前，屈膝跪了下去，口中喃喃自语。

刘五成暗道：我还道世间无人来祭慕容长青的墓，想不到竟然有这样多人冒着生命之险，来此祭奠于他。

回 目望去，白菊花的身侧只剩下自己一人，谭剑英和另外四个黑衣大汉早已走得不知去向，想是分守在四面把风。

凝神听去，隐隐可闻得白菊花喃喃说道：“晚辈必将为老前辈……昭雪……使你老……瞑目泉下……”

刘五成暗道：听她口气，她和那慕容长青，倒还沾带一些亲故……

突然嘭的一声轻响，一颗小砂石投落在两人身侧。

白菊花忽然挺身而立，道：“有人来了。”一闪身躲入了荒草丛中。

刘五成紧随着也闪入了草丛之中。

两人刚刚藏好身子，耳际间已响起衣袂飘风之声。

转脸望去，只见一个蓝衫少年和一个青衣童子，一前一后的面对青冢而立。

那蓝衫少年望望摆在墓前的素花祭品，长长叹息一声，屈膝对青冢跪了下去。

那童子紧随少年身后跪倒，说道：“少爷，这墓上的素花犹香，那祭奠人似是刚走不久。”

那蓝衫少年未理那童子之言，恭恭敬敬对那青冢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站起身子，望着草丛抱拳一揖，道：“阁下冒生命之险来此拜墓，死者感激于九泉，生者心领身受，兄弟这里谢过了。”

刘五成暗道：“惭愧啊，惭愧，原来他早已知道我们藏在这草丛中了。”

思索之间，白菊花已然缓步而出。

那蓝衫少年神态镇静，望了白菊花一眼，欠身说道：“墓前的素花祭品，可是姑娘带来的吗？”

白菊花点点头，反问道：“听阁下口气，和这墓中人关系至为密切，不知和墓中人如何一个称呼？”

那蓝衫少年双目中神芒闪了两闪，缓缓说道：“姑娘和墓中人有何关连，何以甘冒大险到此奠祭？”

白菊花沉吟了一阵，道：“我敬佩那墓中人生前的英雄，故而来他墓上奠祭。”

蓝衫少年缓缓说道：“兄弟这里领谢了。”又是一个长揖。白菊花闪身避开，道：“你是慕容公子。”

蓝衫少年凄然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却转过话题，说道：“此地险恶，姑娘不宜在此多留，趁夜色早些走吧！”

白菊花道：“贱妾听得传言，慕容大侠有一位公子，被一名忠仆救走，

想来必是阁下了。”

这两人言来格格不入，一问一答间，牛头不对马嘴。

蓝衫少年叹息一声，道：“江湖上的传言，常有失误，姑娘不用信它。”

白菊花道：“因为走脱了慕容公子，才有人在这墓地中，布下了天罗地网，二十年来，已有三十六位高手为拜奠此墓，遭人杀害了！”

蓝衫少年神情肃穆，缓缓说道：“在下可以奉告姑娘，我不是慕容公子。”

白菊花长长吁一口气，道：“阁下既非慕容公子，为何要代墓中人领谢我们奠拜之情？”

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个中内情复杂，在下一时间也无法说得清楚，但我告诉姑娘的话，却是句句真实……”

白菊花微微一笑，道：“就算你不是慕容公子，但你能到此地来拜奠慕容长青之墓，定然和慕容家有着渊源了。”

蓝衫人一皱眉头，道：“姑娘不觉着问的活太多吗？”

白菊花淡然一笑，毫无怒意地说道：“有一点你该放心，我们同是来此奠拜墓中之人。”

蓝衫人道：“江湖险诈，人心难测，姑娘和在下一素不相识，叫在下如何能相信姑娘。”

刘五成心中暗道：“原来他是不信任白菊花，那是勿怪不肯说实话了，此人年纪不大，但却持重得很。”

只听白菊花格格一笑道：“原来相公怀疑贱妾亦是守墓之人。”

突闻啪的一声，一颗小石击在墓前一株小树上。

白菊花陡然住口，低声说道：“有人来了，相公可要躲起来瞧瞧？”

蓝衫人道：“两位请便。”

白菊花回 顾了刘五成一眼，一齐躲入草丛之中。

刘五成只觉那蓝衫少年气度沉稳，神态肃穆，说话一直是不快不慢，似是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无法引起他震动、忙乱；是以藏入草丛之后，仍留心着那蓝衫少年的举动。

只见蓝衫人举起手来轻轻一挥，那青衣童子突然奔向三丈外的一丛深草中，蓝衫人却一振双臂，离地而起，斜斜的飞向两丈外一株大树之上，伸手抓住一节垂下的树枝，借力一个翻身，人已隐入茂密的枝叶丛中不见。

刘五成只瞧的呆了一呆，暗道：“此人好俊的轻功。”

心念转动之间，耳际间响起了衣袂飘风之声，夜色中只见两条人影，疾如流矢而来。

此际，夜风强劲，满天乌云已被吹散了甚多，几点寒星，破云而出。

黯淡的星光之下，只见那疾奔而来的两条人影，挺立在慕容长青的墓前，望着那素花祭品，一语不发。

刘五成凝目瞧去，认出那前面一人，正是五毒掌马雄飞，只是此刻换了一身黑色的夜行劲装。

马雄飞的身后，站着一个又矮又瘦的长衫人，星光之下，只见他白色的长髯在夜风中飘动。

两个人四道目光一齐盯在那素花上，好像要从那素花、祭品上，瞧出一点内情来。

足足过了一袋烟的时光，马雄飞才冷笑一声，道：“又是他。”

那矮瘦白髯人道：“什么人？”

马雄飞道：“不知道，我认出那两朵白色的菊花……”

那矮瘦的白髯人冷然一晒，道：“老朽活了这一把年纪，见闻不能算不广，但却无法分出天下盛开的白菊花有何不同？马总管高才，竟然能一眼瞧出这白菊花的特征。”

倨傲不可一世的马雄飞，对这又矮又瘦的白髯人似是极为敬畏，轻轻咳了一声，道：“钟老只要留心瞧瞧那两朵白菊花心，那就不难了。”

刘五成暗道：这马雄飞倒是细心的很。

那矮瘦白髯人凝目瞧了一阵，道：“花心有一处颜色不同。”

深夜之中，黯淡星光之下，他竟能分辨出花蕊处有一些颜色不同，此人的目力，实是惊人的很。

但闻马雄飞道：“不错，花心处有一些颜色不同，钟老见识广博，行遍了大江南北，可曾见过全白的菊花中，只有花蕊处有一点鲜红的颜色吗？”

那矮瘦的白髯人摇摇头道：“未曾见过。”

马雄飞道：“这就是了，兄弟不敢说天下没有这红蕊的白菊花，但至低限度，极是少见，也许当今之世只有一处所在生长此花……不过……”

那矮瘦白髯老人突然伸出右手，取过一朵白菊花，右手已经晃燃了火折子。

火光耀照之下，果见那花蕊处有一点黄豆大小的鲜红之色，微一颌首，熄去火折子，接道：“不过什么？”

马雄飞道：“不过，在下不相信，那一点鲜红，是出于天然生成。”

矮瘦老人道：“以马总管之见呢？”

马雄飞道：“区区想来，可能是人工所为。”

矮瘦老人道：“一朵素菊花用人工点上一点红蕊，供在慕容长青的坟墓上，用心何在呢？”

马雄飞道：“那红蕊白菊该是一种标帜，代表着一个人，那人想在江湖之上扬名立万，这该是一条捷径了。”

矮瘦老人道：“红蕊白菊，连番在慕容长青的坟墓之前出现，这消息如若传诵在江湖之上，立时就会哄动武林。”

马雄飞道：“不错，因此之故，在下偏不要他如愿以偿，那第一次红蕊白菊出现于此墓之前，兄弟就把两朵素花收起，而且严禁属下张扬出去。”

矮瘦老人举起手中的素花，嗅了一嗅，道：“花气芬芳，显然采下不久……”缓缓伸出手去，又把那白菊插在原地，纵声大笑，道：“马总管，你猜那墓人现在何处？”

马雄飞道：“就在你我左近。”

矮瘦老人冷冷说道：“那人既是很自负的人物，自不

马雄飞突然高声喝道：“朋友，既是想扬名立万，何惧马某，请出一见如何？”

隐身在草丛中的刘五成听得心中一动，暗道：“这两人不知是真的已发觉了我等藏身之处呢？还是在故意使用诈语？”

忖思之间，突闻那马雄飞冷冷说道：“诸位隐身在荒草之中，难道就想逃避区区的眼睛吗？”

突闻正南方暗影处传过来一声冷笑，道：“阁下猜错了。”

马雄飞和那矮瘦老人似是都未料到，身后会有敌人行来，一齐转过身去。

只见一个全身劲装，背插宝剑的少年，缓步行了过来。

此时，天上的乌云大部散去，月光隐隐由残余的云层中透射出来。

刘五成看清来人之后，不禁大吃一惊，暗道：“这小子当真是大胆的很。”原来，来人竟是那白菊花的师弟谭剑英。

刘五成曾经领教过那马雄飞五毒拿的厉害，而且掌上之毒，奇猛无比，自己如非机缘凑巧，遇上了石神医，只怕早已死在五毒掌下了。不禁为那谭剑英担起心来，生恐他伤在马雄飞的五毒掌下。

谭剑英年纪不大，但却豪气干云，直行到马雄飞和矮瘦老人身前四五尺处，才停了下来。

马雄飞打量了谭剑英一阵，缓缓说道：“就是你吗？”

谭剑英道：“什么事？”

马雄飞道：“在一朵白菊花中，加上一点鲜红之色，代表了什么事？”

谭剑英冷冷说道：“那代表着一片赤心为武林……”

马雄飞道：“住口！”

那矮瘦老人干笑了两声，道：“你的胆子很大，哼！年轻人，当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谭剑英望了那矮瘦老人一眼，道：“你是谁？”

矮瘦老人哈哈一笑，道：“这话问的稀奇了，你没有见过老夫，只怪尔出生较晚，那也罢了，难道你未听过老夫之名吗？”

谭剑英道：“一个糟老头子，那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那矮瘦老人颔下长髯无风自动，显是心中已愤怒至极。

马雄飞自那矮瘦老人答上口后，一直就未再接口，退向一侧，好像两人的事和他无关一般。

那老人站了良久，胸前白髯才自动停了下来，冷冷说道：“昔年老夫年轻气盛，杀人甚多，花甲之后，杀心渐消，凡是与老夫动手之人，我只要斩了他一条右臂就算，如辱骂者夫一句，那就挖他一只眼睛。几年来老夫一直奉此为金科玉律，从无更改，今夜我一破数年例子，要挖了你的双目，敲落你满口牙齿……”

谭剑英冷冷接道：“你动手试试？”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老人口气如此之大，自是大有来历的人物，那谭剑英若似有恃无恐，这一战不知是怎生一个结局……。

忖思之间，忽见白菊花缓步走了出来，冷冷说道：“你是冷手夺魂李天彪。”

那矮瘦老人陡然回 过头来，打量了白菊花一眼，道：“你这个女娃娃儿，何以识得老夫之名？”

白菊花淡淡一笑，道：“你恶名在外，江湖上有谁不知。”

冷手夺魂李天彪哈哈一笑，道：“不管是善名恶名，只要能震动江湖，那人就当得英雄豪杰之称了。”

白菊花冷笑一声，道：“你这人杀人无算，积恶难数，恶名遍播，倒还洋洋自得，当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

李天彪冷笑一声，道：“你既知老夫之名，还敢对老夫如此无礼，那是不想活了。”

白菊花举手理一理夜风吹乱的长发，笑道：“我如是怕那几手冷拳冷脚，也不会现身和你相见了……”目光转到五毒掌马雄飞的脸上，冷冷说道：“你是五毒掌马雄飞了？”

马雄飞道：“正是区区在下，如若我想的不错，你就是那白菊花的主人了。”

白菊花道：“看来你倒有一些心机。”

马雄飞道：“姑娘过奖……”

白菊花冷笑一声，道：“但你却心甘情愿为人之奴役，荼毒武林，哼，没有一点丈夫气概。”

这几句话骂的十分刻薄，马雄飞顿觉脸上一热，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姑娘利口伤人，当心皮肉受苦……”

谭剑英突然接道：“师姐，咱们也不用和他们作口舌之争，干脆把他们杀了，把人头高挂在浔阳楼上，让天下人都瞧瞧为恶之人的下场……”

冷手夺魂李天彪冷笑道：“小娃儿出此狂言，也不怕夜风闪了你的舌头。”

陡然出手，直向谭剑英抓了过去。

他有冷手夺魂之称，出手一击，迅快无比。

谭剑英只觉他掌势未到，暗劲先至，五缕指风，分袭向全身五处大穴，不禁心头骇然。

只听白菊花喝道：“师弟小心。”扬手一掌拍了过去。

李天彪右手一挥横拍一掌，一挡白菊花的掌势，人却欺近谭剑英的身侧，左手五指箕张，兜头抓下。

谭剑英右腕一翻，背上长剑已自出鞘，横里斩出一剑。

那谭剑英拔剑之势已然够快，但那李天彪似是比他更快，谭剑英剑势刚刚横里推出，突然一松握剑五指，长剑脱手落地。

这一招变出意外，只瞧得白菊花心头骇然，娇躯疾迈，向前冲去。

谭剑英只觉几缕暗劲中挟着透肤冰肌的寒气，击在右手背心之上，不自觉的松手丢了宝剑，才知道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劲敌，急急一吸真气，疾向后面跃退。

但闻那李天彪冷笑一声道：“小娃儿还想走吗？”左手原式不变易抓为掌，向前推去。

谭剑英吃了一惊，暗道：“好快的掌势。”左手一抬，迎了上去。

原来他右手被李天彪阴毒的指力击中，已经不听使唤。

冷手夺魂李天彪已动了杀机，哪里还容谭剑英由掌下逃开，暗提真气，左掌前推，人随着向前一步。同时右手一收一推，又拍出一股掌力，挡住向前欺攻的白菊花。

谭剑英只觉他那向前一推的掌力中，强大暗劲，挟着一股奇寒之力，直逼过来。

这时，他心中虽然明知非敌，但已无法让避开去，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一掌。

眼看两人的掌势就要触接一起，突然李天彪大喝一声，收掌而退。

谭剑英接住他那掌势余力，仍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这一掌如若接实，势必将当场重伤不可。

星光之下，凝目望去，只见那冷手夺魂李天彪的左手之上，钉着一枚二寸长短，带着一根翠羽的小箭。

这当儿白菊花已接下了李天彪的掌力，欺进到谭剑英的身前。

这几番变化，也就不过一转眼的工夫，谭剑英死里逃生，避过了一次大劫。

一直冷眼旁观的五毒掌马雄飞，此刻再也沉不住气，纵身一跃，挡在李天彪的身前，高声说道：“暗箭伤人，算不得英雄好汉，既敢出手，何以不敢现身？”

冷手夺魂李天彪望了手背上的翠羽小箭一眼，镇静异常的拔了出来，就星光之下望了一眼，收入了怀里。

白菊花低声问道：“师弟受了伤吗？”

谭剑英道：“小弟无能，右手被他指风点中。”

白菊花道：“你遇上了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自然非他之敌，伤势如何，快告诉我。”

谭剑英道：“右手麻木，难再施力。”

白菊花略一沉吟，突然扬手点了谭剑英右臂上两处穴道，说道：“别让臂上行血流入内腑。”

马雄飞心知那施放翠羽小箭的人就在左近，随时可以现身，这荒草丛中，古柏树后，还不知藏有着多少强敌。如是那冷手夺魂李天彪未曾受伤，马雄飞心有所恃，自是不会放任那白菊花为谭剑英疗治伤势。但此刻不同，夜色中，荒草内，不知隐伏有多少强敌。

还有那派来守墓的属下，这么久时光不见现身，不用问定然是已经遭了毒手。

马雄飞等了良久，不闻有人回答，低声对李天彪道：“钟老伤势很重吗？”

李天彪道：“幸好箭上无毒，老夫还有再战之能，招呼那暗放冷箭的人现身出来，老夫纵不能生擒于他，亦要把他伤在我的手下。”

五毒掌精神一振，高声说道：“那一位暗放冷箭的朋友，再不肯现身出手，可别怪我马某人要出口骂人了。”

语声甫落，衣袖飘风之声已划空而至。

马雄飞只觉人影一闪，身前四五尺外处已多了一个身着蓝衫，脸上戴着面具的人。

冷手夺魂李天彪已经忍耐不住，身子一侧，越过了马雄飞，低声说道：“马总管请闪开。”

马雄飞对那李天彪似是十分敬畏，闻声横跨两步，退到一侧。

李天彪望了左手背上的伤势一眼，鲜血仍旧在继续冒出，冷笑一声道：“可是你施放那暗箭，伤了老夫手背？”

蓝衫人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李天彪冷冷说道：“老夫在江湖上行走了几十年，第一次被人用暗器所伤，足见阁下的手法高明了。”

蓝衫人语气平静地说道：“就在下而言，觉不出有何新奇之处。”

李天彪干笑了两声，道：“嘿嘿！朋友的口气很大，不知何以戴了面具，不肯以真正面目和人相见？”

蓝衫人道：“在下不用取下面具，也瞧得出来你不是真的冷手夺魂李天彪。”

此言一出，全场一怔。良久之后，那李天彪才仰天打个哈哈，道：“好眼力，好眼力！”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瞧出老夫不是那冷手夺魂李天彪，可知老夫是谁吗？”

蓝衫人冷冷说道：“在下并无猜谜之兴，你不是冷手夺魂李天彪就是了。”

冷手夺魂怒声接道：“老夫纵非李天彪，一样能夺你之魂。”

右手一扬，五缕指风直向那蓝衫人脸上抓去。

白菊花心中暗道：这蓝衫人气度高傲，但不知他真实武功如何？当下全神贯注，看两人的搏斗。

只见那蓝衫人右手一抬，食中二指疾向那老人手腕上点去。身子随着递出的一招，偏向一侧。

冷手夺魂疾攻的一招硬被那蓝衫人点出的二指，生生给逼的缩腕而退。

表面看去，两人交手的一招，普普通通，并无什么惊人之处，其实这一招之中，两人都贯注内力击出，虽然手指未触，但彼此间内力已然接实。

那蓝衫人一招之间把守势转为攻势，右手指力逼那老人收掌而退，左手却展开了迅快的猛攻，迎面一掌劈了过去。

白菊花暗道：这蓝衣人潇洒文雅，但武功却似全走的刚猛路子，硬接猛劈。

冷手夺魂眼看那蓝衫少年一掌劈来，心知自己已处守势，如若再闪身避此一掌，必将全失主动，当下用力扬掌，硬接一击。

这一次双掌接实，响起了砰然一声轻震。

那蓝衫人双肩晃动，但仍然站在原地，冷手夺魂却被震得向后退了三步，才拿桩站好。

白菊花暗暗赞道：此人年纪不大，功力却如此深厚。

但闻那冷手夺魂骇然说道：“大力金刚掌！”

蓝衫人冷笑一声，也不答话，右脚大进一步，右手握掌成拳，当胸击出。

冷手夺魂似是吃了苦头，不敢再硬接他的拳势，一吸小腹，陡然间向后退了五尺。

蓝衫人左脚一抬，又向前欺进五步，左拳横打，右拳下击。

白菊花只看的心中一动，暗道：这年轻人打的好生剽悍，和他那潇洒儒雅的外性大相径庭。

但见冷手夺魂侧身让开，拳掌双手一合，斜肩劈下。

这一击势道凌厉，局外人亦可瞧出那是他毕生功力所聚。

不料那蓝衫少年竟然是毫不退缩，右拳横转，迎了上去。

只听如击败革一般的一声轻震，冷手夺魂突然倒退三步，垂下双手，道：“开碑拳，金刚掌，当今武林之世两大至刚绝技，你竟集于一身。”言罢，闭上双目，垂手而立。

那蓝衫人神色肃然，长长吸一口气，缓缓回过脸来，炯炯双目逼注在五毒掌马雄飞脸上，冷漠地说道：“冒牌的冷手夺魂李天彪，已经无再战之能，你自信比他如何？”

马雄飞干咳一声，道：“各有所长，难作评论。”

蓝衫人道：“久闻你五毒掌蕴蓄奇毒，江湖震骇，不知传言是否可信？”

马雄飞道：“阁下可是想试试马某是否浪得虚名吗？”

蓝衫人缓缓说道：“根据传言，你那毒掌一经中人，掌蕴奇毒立刻就侵入人身，不知是真是假？”

马雄飞眼看同伴伤在这蓝衫少年手中，心中实在是有些害怕，但眼下情势已若骑上虎背，既不能走，又不便退缩，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

但他老谋深算，心中早已有了计较，想用心激那蓝衫人和自己硬拼掌力，

仗掌内蓄蕴的剧毒求胜，当下说道：“阁下如若不信，那就和马某硬拼一掌如何？”

刘五成吃过那五毒掌的苦头，那确实恶毒无比，听得心中大急，急急跃出，接道：“拼不得，他这五毒掌乃是仗凭奇毒求胜，不算武功，如何能和他硬拼掌力？”

马雄飞回顾了刘五成一眼，冷冷说道：“你还没有死吗？”

刘五成正待答话，那蓝衫人却转过头来，抢先说道：“多谢关照。”缓缓扬起右掌，接道：“马雄飞。”

马雄飞心中正在恼恨那刘五成破坏了自己的计谋，心中暗道：不论今宵生死，必要先杀刘五成以解心头之恨。忽闻那蓝衫少年呼叫自己，同时又高高举起右掌，心中大喜，口中却改作冷漠，道：“他说的不错，阁下还是多想想的好。”

那蓝衫少年淡淡一笑道：“我如不试你的五毒掌，想你死在九泉之下，也是难以瞑目了。”

马雄飞心中暗道：莫要他见风转舵，改了心意，急急说道：“阁下一定要试，马某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蓝衫少年嘴角泛现出一缕冷峻的笑意，道：“你要小心了。”

马雄飞暗中运气，力贯右掌，说道：“在下敬候教益。”

白菊花轻轻叹息一声，道：“杀他的方法很多，相公又何苦冒险？”

蓝衫少年微微一笑，道：“不妨事。”掌势缓缓向下落去。

马雄飞心知这一击关系着自己的生死，早已全神贯注，直待那蓝衫少年掌势近顶尺许左右时，才陡然一翻右掌，迎了上去。

就在马雄飞举掌迎击之时，那蓝衫少年的掌势也同时加快了速度。

双掌接实，砰然一声大震。

马雄飞冷哼一声，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一条右臂软软垂了下去。

原来，两人一掌硬拼，马雄飞的右腕已被生生震断。

蓝衫少年淡然说道：“马雄飞，在下一掌如何？”

马雄飞抬起头来，望了蓝衫少年一眼，道：“阁下的掌力果然是雄浑的很，不过，你已经中了在下掌中奇毒，不足一个时辰，毒性将立时发作，一十二个时辰之内将毒发而死，除了在下独门解药之外，别无可救之药。”

他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也许在下今日会死在阁下手中，不过你也将因此而失去性命。”

蓝衫少年淡淡一笑，道：“阁下掌中之毒虽然厉害，但却未必能伤得了我。”

马雄飞冷冷说道：“数十年来，从无人能够在我五毒掌下逃得性命……”

他本想说逃得性命，但目光一掠刘五成，突然住口不言。

蓝衫少年轻轻咳了一声，道：“就算我中你毒掌，非死不可，那也是一个时辰以后的事了。但此刻你已经没有反击之能。”

马雄飞道：“阁下要杀，尽管动手就是。”

蓝衫少年冷冷一笑，道：“现在，我给你们两个人一个选择的机会。”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你们不用高兴，两个机会同是死亡，只是死法不同而已。”

马雄飞转眼望了那冷手夺魂一眼，缓缓说道：“哪两种死法？”

蓝衫人道：“第一种死法，最是简单，不过要你们自己动手，这些年来

你们杀了很多的武林同道，今宵一死，那也不算吃亏。”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们自行走到那慕容长青的墓前，面对青冢，各用匕首一把，挖出自己的心肝。”

马雄飞怒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马某是何许人物，岂肯如此……”

蓝衫人接道：“稍安勿躁，在下话还未完，第二种死法自然两位死的十分英雄了。”

马雄飞道：“好！你说说看。”

蓝衫人道：“你们不用动手，由在下点了两位膝下穴道，你们心中虽然不愿，但也得对着那青冢而跪，然后在下点你五阴绝穴，并断你们右手腕筋，流尽全身之血而死，这大概需要一十二个时辰。”

突见那蓝衫人扬手一指，点了马雄飞的穴道，淡淡一笑道：“想自绝吗？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马雄飞双目转注到冷手夺魂的脸上，缓道：“钟老有何高见？”

那老者一直是闭目而立，听得马雄飞之言，突然睁开眼睛，缓缓说道：“你认为我们是否有逃走的机会？”

马雄飞道：“钟老之见呢？”

那老者缓缓说道：“我看毫无机会。”

马雄飞道：“这么说来，咱们要照他的话做吗？”

冒牌的冷手夺魂说道：“老夫不愿死亡之前，再忍受一次难以忍受的痛苦。”

马雄飞轻轻咳了一声，道：“不过在下相信，在我们死亡之后，十二个时辰之内他亦将毒发而死。”

冷手夺魂冷漠地说道：“据老夫所知，那大力金刚掌如若练到了一定的火候，百毒难侵。”

那蓝衫人凝目思索了一阵，目光转注到马雄飞的脸上，淡然一笑，道：“你想好了没有？”

马雄飞道：“想什么？”

那蓝衫人道：“自己死呢，还是要我动手？”

马雄飞望了那老者一眼，道：“钟老，咱们去吧！”

那冒牌冷手夺魂一语不发，转身大步而去，直行到慕容长青的墓前，突然屈下双膝，对着那慕容长青的坟墓跪了下去。

马雄飞还在犹豫，但见那冒牌冷手夺魂当先跪了下去，也只好紧随着屈下双膝，跪在慕容长青的墓前。

蓝衫人右手扬处，两把匕首疾快飞出，插在两人身前，缓缓说道：“两位可以死了！”

马雄飞仰脸望望天色，突然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手指微一用力，捏碎玉瓶，瓶中是七颗白色的丸药，一口吞了下去，回顾了那蓝衫人一眼，道：“现在当今之世，只有在下一人，知道配制那解毒之药的药方了。”

蓝衫人微微一笑，道：“在下一向不愿受威胁。”举手按在马雄飞的背上，接道：“你还有一只可用的手，捡起那只匕首，你既然决心死了，又何苦在死前多受活罪。”

马雄飞捡起匕首，指在前胸之上，回顾了那老者一眼，道：“钟老，兄弟……”那老者接道：“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那蓝衫人轻声说道：“马雄飞，你好像很怕死。”

马雄飞匕首一扬，插入了前胸之中。

那蓝衫人缓缓收回 按在马雄飞背上的手掌，说道：“自你守卫慕容长青之墓以来，想已杀伤了不少武林同道，你今日在慕容长青的墓上自挖心肝而死，那也是应得的报应。”

马雄飞匕首刺入了前胸之后，心中突然动疑，回 顾了那冒牌的冷手夺魂一眼，道：“钟子英，你为什么不死？”

钟子英冷然一笑，道：“你先死吧！”

马雄飞挣扎而起，道：“钟子英；你……”

钟子英缓缓站起身子，接道：“你明白的太晚了。”

马雄飞伸手握着匕首木柄，陡然拔了出来，一股鲜血疾喷而出，直射向四五尺外，疾向钟子英前胸刺去。

钟子英身子一闪，让避开去。

马雄飞一招落空，身子陡然向前一栽，直向慕容长青的坟墓之上撞去。

那蓝衫人疾快的向前行了两步，右手一伸，抓住了马雄飞的衣服，道：“跪下去。”右脚在马雄飞腿上一踢，马雄飞身不由主的跪了下去。

钟子英疾行两步，走到那马雄飞的身前，缓缓说道：“马雄飞，你可是怀疑老夫的身份吗？”

马雄飞连受重伤，早已不支，全凭着一口真元之气，支撑着未躺下去。

圆睁双目，凝注在钟子英的脸上，一字一句说道：“你如不说明内情，在下死难瞑目。”

钟子英点点头，道：“好！我告诉你……”

那蓝衫人右手一挥，砰然一声，拍在马雄飞背心之上。

这一击力道奇猛，马雄飞闷哼一声，扑在慕容长青墓前死去。

这一幕离奇诡异的变化，只看得白菊花和刘五成茫然不解。

只见那蓝衫人举步而行，直行到钟子英的身前，欠身说道：“我替老前辈接上腕骨。”

钟子英摇摇头，向后退了两步，道：“不用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有一件事，老夫想不明白？”

蓝衫少年道：“什么事？”

钟子英道：“你怎能一眼之间，瞧出老夫不是冷手夺魂？”

蓝衫人微微一笑，道：“这要怪那马雄飞太过粗心了。”

钟子英冷冷说道：“只是如此吗？”

蓝衫人目光缓缓地转注到钟子英左胸之上，道：“阁下左胸之上……”

钟子英右手突然举起，一拂左胸，缓缓说道：“客从天外来。”

蓝衫人道：“情自心中生。”

钟子英微微一笑，道：“请教阁下高名上姓。”

蓝衫人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默然不语。

钟子英目光一掠蓝衫人，不再多问，扭转话题，说道：“老朽就此别过。”转身而去。

蓝衫人沉声说道：“老前辈止步。”

钟子英回 过身子，道：“有何见教？”

蓝衫人道：“可要我为你接一接折断的腕骨。”

钟子英道：“不用了，老夫忍受了十八年，就是等待今日，这一点折腕之苦，难道还忍受不了吗？”目光一掠马雄飞的尸体，接道：“知我之秘的，

当今之世只有这马雄飞一人而已，今宵借你之手把他除去，老朽亦可安心了。”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此时此刻，老朽还不能在此多留。”转身两个疾跃，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

蓝衫人望着那钟子英背影完全消失之后，才轻轻叹息一声，道：“小山何在？”

只听衣袖飘风之声，那藏在草丛中的青衣童子应声而至。

刘五成看他疾奔而来的身法，快速绝伦，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一主一仆不知是何来路，武功竟然都如此高强。”

只见那青衣童子奔行到那蓝衫人的身侧，道：“公子有何吩咐？”

蓝衫人望了那马雄飞的尸体一眼，道：“把他首级割下，吊在慕容长青的坟墓之上。”

那青衣童子应了一声，唰的一声拔出长剑一挥，斩下了马雄飞的人头。

蓝衫人回 顾了白菊花和刘五成等一眼，道：“不论诸位来自何处，是何身份，但诸位能到慕容长青的墓前奠祭，在下一样是感激不尽。”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江州城中，立刻将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浪，诸位似是不需卷入这场风暴，如若在明日午时之前离开江州，还来得及。”

白菊花缓缓说道：“阁下虽不愿多言，但贱妾已瞧出阁下定然和慕容长青有着很深厚的渊源。”

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诸位似是不必一定要问明在下身份……”停了一停，又道：“这一番杀劫，必将凶险绝伦，留在江州的武林人物势必都将波及，听在下相劝，诸位还是早些走吧！”

白菊花微微一笑，道：“阁下对我们好像十分关心。”

蓝衫人一皱眉头，道：“在下是一片好意，至于诸位是否要离开此地，和在下并无关系。”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人说话虽然慢条斯理，但却是词锋犀利的很。”

但闻白菊花轻轻叹息一声，道：“二十年来，慕容长青的坟墓之前，已经有数十位武林人物在此丧命，天下武林人物有谁不知此地险恶的很。”

蓝衫人道：“话虽不错，但此刻形势，又和过去不同，马雄飞那五毒掌虽然名动武林，但他还算不得第一流的身手，正因为诸位，肯冒生命之险，来这青冢之前祭奠这慕容长青之墓，在下才不愿诸位卷入这场是非之中。”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在下言尽于此，已算尽了心力，诸位肯不肯听，那都和在下无关了。”回 目一顾那青衣童子，又道：“咱们走吧。”

言罢，转身而去。

那青衣童子紧随在蓝衫人身后缓步而去，片刻间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

白菊花回 头望着谭剑英，道：“你伤势如何了？”

谭剑英道：“不妨事。”

白菊花沉吟了一阵，道：“咱们要改变计划了。”

谭剑英奇道：“为什么？”

白菊花道：“目下情势有变，咱们亦得随机应变才成，你去通知他们一声，改在城北紫云宫中见面。”

谭剑英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这时，荒凉的青冢之前，只余下刘五成和白菊花两个人。

刘五成望着谭剑英去远之后，抱拳一礼，道：“在下多承姑娘相救，心

中感激不尽，就此别过了。”

白菊花道：“你要到哪里去？”

刘五成道：“行踪不定。”

白菊花道：“刘兄既然无甚要事，何不随同贱妾到那紫云宫中瞧瞧。”

刘五成暗道：这女人带着几分神秘，跟她去见识见识也好。当下说道：“既是如此，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白菊花道：“此地不宜久停，咱们走吧！”举步向前行去。

刘五成紧随白菊花身后而行。

那白菊花似是十分熟悉地势，夜色中奔行甚速。

刘五成全力追奔，算是未拉长距离。

疾行之中，白菊花突然停了下来，道：“刘兄去过那紫云宫吗？”

刘五成道：“不但未曾去过，听也未曾听过。”

白菊花道：“紫云宫中人，很少在江湖之上行走，别说阁下了，就是当今江湖之上知道这紫云宫的人，也是少之又少了。”

刘五成道：“姑娘怎会知悉内情呢？”

白菊花道：“那紫云宫主乃是贱妾一位故旧，因而进去宫中瞧瞧。”

刘五成不再多问，白菊花也不再多言。

又走了一盅热茶工夫，到了一处林木旁侧。

白菊花道：“到了，就在这片林木掩遮之中。”

凝目望去，只见一座小小庙宇，屹立在林木之中。

刘五成原以为紫云宫是一处很大的道观，却不料竟然是如此一个小庙。

只见白菊花举步而行，到了那宫门之外，停下身子，在门上弹了三指。

片刻之后，观门呀然而开，却不见启门之人。

白菊花道：“刘兄请进。”

刘五成心中暗道：“她对我如此亲切，必然有什么事情，要该留心一些才是。”

口中却连连应道：“姑娘先请。”

白菊花道：“好，咱们不用多推辞了。”举步入宫。

刘五成一面全神戒备，紧随在白菊花的身后入宫。

抬头看去，只见东西两厢除外，只有一座大殿。心中暗道：这座庙宇如此之小，不知住有多少道士。

忖思之间，突见火光一闪，亮起了两盏纱灯。

刘五成顺着火光望去，只见一个中年道人肃立在大殿之前，两个道童分立左右，各举着一盏纱灯。

白菊花微一欠身，道：“见过道长。”

那中年道人两道冷森的眼光，逼注在刘五成的脸上，道：“这人是谁？”

白菊花正待答话，刘五成已抢先说道：“区区刘五成。”

那中年道长冷哼一声，不再多问，却对白菊花道：“可是有了变化？”

白菊花点点头，道：“五毒掌马雄飞已然死去，人头现挂在慕容长青的坟墓之前。”

那中年道长略一沉吟，道：“什么人杀了他？”

白菊花道：“一个不知姓名的蓝衫少年，武功奇高，三五招内就震断了那马雄飞双手腕骨。”

那中年道人点点头道：“家师已等候姑娘数日，请入后殿中坐吧！”

白菊花道：“令师的病势如何了？”

中年道人轻轻叹息了一声，道：“药石罔效，日渐沉重。”

白菊花道：“有劳道长带路了。”

只见那中年道人举手一挥，左首一个道童手执纱灯缓步向大殿之中行去。

白菊花紧随那道童之后，步入大殿。

刘五成举步随行，却见那中年道人一横身，拦住了去路，回头对右首道童说道：“带这位刘大侠到东厢之中休息。”

白菊花停下身子，回过头来，说道：“让他进来。”

那中年道人皱眉不语，但却缓缓移开身躯。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道人既是不喜我入内，那就不如告辞的好。”当下一抱拳，道：“姑娘一番盛情，刘某心领身受了，在下还和人有约，就此别过。”转身向外行去。

白菊花急急说道：“刘兄止步。”

刘五成只好停下说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白菊花道：“这位道兄职司有关，还望刘兄不要见怪才好。”

刘五成道：“这个，刘某还不致于……”

白菊花道：“那很好，刘兄既无见怪之心，那就请入大殿中来，贱妾还有借重之处。”

刘五成行意本甚坚定，但听那白菊花说出还有借重之处，例是不好坚持下去，只好举步入殿，道：“姑娘有何见教，但得刘某力所能及，无不从命。”

白菊花道：“咱们先去见过宫主，再谈不迟。”

这一来，刘五成自是不好再行追问，随在白菊花身后行去。

只见那手执纱灯的道童直行到大殿一角处，伸手一推，一个小门应手而开。

殿后是一个小小的院落，竹林环绕，种植了不少花树。

第三回 愁云惨雾

一座茅舍，矗立在花树丛中，灯光幽隐，由窗中透了出来。

但闻一个沉重苍老的声音，喝道：“什么人？”

白菊花应道：“晚辈白菊花，特来探望宫主。”

那室中人重重咳了一声，道：“白姑娘，请恕贫道身染重病，不能出室迎迓，请进入房里来坐吧！”

白菊花道：“晚辈带一位客人同来。”

那苍老的声音说道，“白姑娘带来的客人，自然不妨事了，请他一起进来吧！”刘五成紧随在白菊花的身后，缓步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陈设简单的小室，但却打扫的十分雅洁。

靠后壁间，放着一张木榻，一个白髯垂胸，木善椎发的老道人，背倚墙壁而坐，下半身掩盖着一张白色的毛毡。

一个十四五岁，眉清目秀的道童，披着一件青色的道袍，背上斜斜背着一支宝剑。

一支白色的火烛，放在榻旁一张木几之上。熊熊火烛，照的满室通明。

那倚壁而坐的老道人，似是已经病入膏肓，瘦得只剩下一把皮包骨头，但他的发髯却仍然梳洗的十分整齐。

白菊花缓步行到榻前，欠身一礼，说道：“老前辈病好些吗？”

那白髯道人转动一下圆大的眼睛，望了白菊花一眼，道：“姑娘请坐……”目光转注到刘五成的脸上，接道：“这位是刘大侠了。”

刘五成欠身一礼，道：“晚辈刘五成，见过宫主。”

说罢，抱拳一礼。

那白髯道人轻轻叹息一声，道：“贫道老了，而且又身染重病，恐怕已经难久在人世了。”

白菊花接道：“宫主吉人天相，武林借重正隆，还望多多保重身子……”

白髯道长摇摇头，道：“贫道不行了……”

他的病情确是已极为深重，说了几句话，已经累得轻轻喘息。

那身着青袍的道童，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一粒药物，托在掌心，缓步走到木榻之前，道：“宫主请服下这粒药物。”

缓缓把手中丹丸，送入了那白髯道人的口中。

吞下了那丹丸之后，白髯道人精神突然一振，手拂长髯，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可是感觉到贫道服用的药物，十分神奇吗？”

白菊花道：“不错，丹药入口，立见神效，定然是十分神奇的药物了。”

白髯人道：“唉！白姑娘，饮鸩止渴而已，这是一种含有奇毒的药物……”

白菊花吃了一惊接道：“老前辈既知有毒，为什么还要服用？”

白髯人道：“这就叫以毒攻毒，欲罢不能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贫道等待姑娘已经数日了。”

白菊花道：“晚辈因部属未齐，一直不敢贸然行动，又劳老前辈等候，当真是罪该……”

白髯道人摇摇右手，说道：“姑娘不用自责，此事非同小可，原该是小心布置才是。唉！贫道所以心急，只怕是遽然气绝，难再见姑娘之面。”

白菊花黯然说道：“老前辈壮志未酬，怎的句句都说些不祥之言……”

紫云宫主右手摇动，阻止白菊花再说下去，接道：“听我说。现在，我随时随地可能死去。藏在心中二十年的隐秘，今宵再不说出，只怕是没有机会说了。”

白菊花看他说的神态郑重，果然是不敢再行多言，凝神倾听。

紫云宫主长长叹息一声，道：“姑娘可知道贫道的真正身份吗？”

白菊花呆了一呆，道：“道长乃大名鼎鼎的紫云宫主……”

紫云宫主摇摇头，道：“我顶了紫云宫主之名，足足二十年，但天下却无人知晓，此事足可当得隐秘之称了，唉！那紫云宫主掌剑双绝，乃武林一代奇人，老夫岂能比得。”

白菊花道：“那真的紫云宫主呢？”

白髯道人不答白菊花的话，反口问道：“姑娘，你可知晓自己的来历吗？”

白菊花道：“晚辈隐隐知道一点，似是和慕容长青老前辈有些渊源。”

白髯道人点点头，道：“令师告诉你了？”

白菊花道：“没有，晚辈无意瞧到了家师的手记，一时间情难自禁，看了两页，陡然回悟到偷阅师长手记，乃是大逆不道的事，不敢再瞧下去。”

白髯道人道：“你可知令师的身份吗？”

白菊花道：“不知道，晚辈只知是家师从小收养了晚辈，一身兼恩师慈母之责。”

白髯道人叹息一声道：“令师的左耳之下，可有一块瓜子大小的黑痣吗？”

白菊花道：“不错啊！老前辈怎生得知呢？”

白髯老人道：“她和我相处了数十年，我岂有不知之理。”

白菊花道：“老前辈……”

白髯老人道：“令师乃老夫之妻，当年同在慕容家中为仆，主人家遭修变之日，我等正因事他去，回来时，那高大的宅院和那‘天下第一侠’的金匾，都已化作灰烬，当下老夫等本想追随主人于九泉，但回念一想此仇岂可不报，此冤岂可不伸，遂把一腔悲愤，化作了复仇悲……”突然一阵急咳，打断了未完之言。

白菊花急急伸出手去，在那白髯道人背上轻轻拍了几下，说道：“老前辈原来还是晚辈的师公。”

白髯道人摇摇头道：“不要打岔，我恐怕快不行了。”

白菊花果然不再打岔，凝神倾听。

白髯道人长长吁一口气，道：“孩子，这件事千头万绪，详细说来，恐怕要耗上一天一夜，也无法说的清楚，可惜老夫已若临风残烛，随时会断气而死，只有摘其简要，说给你们听了。”

白菊花道：“老前辈慢慢的说吧，晚辈们洗耳恭听。”

白髯道人望了白菊花一眼道：“孩子，记着一件事，告诉你师父，那真正蓝衫人，就是现在江湖上的冷手夺魂李天彪……”

白菊花本想说出，在那慕容长青的墓前，遇上那蓝衫人和冷手夺魂的经过，但见那白髯道人一直不停的说了下去，只好忍下不语。

但闻那白髯人接道：“慕容大侠武功绝世，乃武林中难见的奇才，昔年中原武林大会之上，技惊全场，艺盖九州，被全场豪杰推誉为天下第一侠。由当时主盟大会的少林高僧，亲送‘天下第一侠’金匾一面，唉！那时提起

江州慕容家，江湖之上，谁不尊仰。”

只见他深陷的眼眶之中，涌出来两行泪水、似是对昔年的光辉、显赫，仍有着深深的依恋、怀念。

白菊花心中暗道：他急于要说出心中之事，怎么突然间沉吟不语，只怕他此刻的神志已迷，当下说道：“老前辈，以后呢？”

白髯道人如梦初醒一般，道：“以后，以后慕容世家，遭了惨变，最初几年，倒也有不少热血英雄，到那慕容长青墓前去祭奠一番，但以后就越来越少了。”说完，又闭目不语。

白菊花一皱眉头，忖道：“看他情形，确然已陷入了昏迷之境，要想他述说经过，只怕是难有希望，看来只有摘要问他，或可多得一些内情。”

心念一转，当下问道：“老前辈，那慕容世家遭逢惨变之后，还有什么人逃出了毒手？”

她心中一直怀疑那蓝衫人就是慕容世家小主人，故而有此一问。

白髯道人霍然睁开双目，道：“你是问有几人逃出那场屠杀吗？”他虽已神志不清，但心念之间，仍然牢记其事，是以那白菊花一问，他竟然听懂了。

白菊花道：“不错，那慕容公子可曾逃出来吗？”

白髯人道：“慕容公子么？”

白菊花道：“是啊！晚辈看家师那手记之上记述，提到慕容公子。”

白髯老人垂下头，似是根本没有听到白菊花的问话。

一直冷眼旁观的刘五成，突然接口说道：“白姑娘，他手中还握着一粒毒丹，何不喂他服下。”

白菊花心知这一粒毒丹服过，就是他生命残余之火，完全熄燃之时，但形势迫人，已无选择余地，叹息一声，道：“也只好如此了。”取过他手中毒丹，投入白髯老人的口中。

果然，那白髯老人将要熄去的生命之火，陡然间回光返照，精神为之一振。

白菊花心知机不可失，急急问道：“那慕容公子可曾逃出来吗？”

白髯老人道：“最悲惨的也就是这件事，老爷在世与人排难解纷，不知做了多少好事，救了多少人命，皇天无眼，竟然不肯为慕容家留下一脉香火。”

白菊花道：“这么说来，那慕容公子也未逃出来了？”

白髯老人点点头，道：“没有，老夫和那紫云宫主事后查证。始终没有找出那慕容公子逃出的蛛丝马迹，为了追查那慕容公子的下落，紫云宫主才和我定下李代桃僵之计，由老夫假扮紫云宫主，紫云宫主易容化作冷手夺魂李天彪，混入江湖，二十年来，仍然未能找出那慕容公子的下落，看来是死定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据闻那青冢之内，慕容老爷埋骨之地，有一具童尸，就是慕容公子，但那青冢防守森严，老夫数度想进入墓中瞧瞧，始终未能如愿。”

白菊花道：“晚辈今宵在慕容大侠的坟墓之前，遇上一位武功奇高，来历不明的蓝衫少年，看情形颇似慕容公子。”

白髯老人双目一瞪，道：“那人长的什么样子？”

白菊花略一沉吟，道：“那人十分英俊，但神情冷漠，眉宇间忧苦重重。”

白髯老人道：“你可仔细记得他的容貌吗？”

白菊花凝目思索了一阵，就记忆所及，把蓝衫人的容貌描述了一遍。

白髯老人很用心的听了一遍，摇摇头，道：“那不是慕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慕容公子生具华贵之貌，那时他虽然在褪襟之中，也是一见难忘。”

白菊花道：“师公见那慕容公子之时，那慕容公子还是一个婴儿，如今事隔二十年，那慕容公子早已长大成人，形貌自然也要改变很多，师公二十年前那一点模糊的记忆，如何能够量度此刻那慕容公子的形貌。”

白髯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但愿姑娘幸而言中，那慕容公子还活在人世之上。”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这些年来，武林中人都已日渐淡忘了慕容长青，千千万万受过他恩泽之人，亦不再提他，使老夫看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他情绪突转激动，双目圆睁，沉声接着道：“最使老夫气忿难忍的，就是老翁在世时，那三位趋炎附势的酒肉朋友，慕容家未遭惨变之前，他们每年一度必要赶往那儿欢聚十日，饮酒论武，尽欢而散，十数年如一日，从无一人爽约。但自慕容家遭了惨变之后，这三人却如投入大海的泥牛砂石，从此没有了消息……”

白菊花接着道：“那惨害慕容家的凶手主脑，究竟是何许人物？竟然有着那等庞大的势力，号令了很多武林高手，为他看守那慕容长青的墓地。”

白髯老人缓缓说道：“如若慕容家发生惨变之时，能知那凶手姓名、身份，借当时群情激昂，江湖悲恸的气势，定然有不少人找那人算帐了……”

但闻那白菊花道：“怎么？师公也不知晓那人的姓名吗？”

白髯老人道：“那凶手主脑是谁，紫云宫主已然得到一些头绪，但他并未对老夫说过。”

刘五成心中暗道，看来这老人所知，也是有限的很。

白菊花一皱眉头，道：“那紫云宫主和慕容老辈的交情很深吗？”

白髯老人道：“如说紫云宫主和老主人的交情，生前是万万比不上他一年一度相聚的三位朋友。但主人死后，却看出了真的交情，唉！眼下，真正在筹谋为慕容长青报仇的，只怕也只有这一个紫云宫主了……”

语声甫落，突闻一声深长叹息，传了进来，紧接着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天福兄，你太大意了，怎的不在这室外布置一些人手。”

白菊花娇声叱道：“什么人？”

只听那低沉的声音应道：“我。”一位身着青衫，头戴方巾的中年人，缓步行了进来。那卧在床上的白髯老人一见来人之后，情绪突然间紧张起来，举起枯瘦的双手，揉揉眼睛，仔细瞧去。

那青衫中年人似是经过了长途跋涉而来，满脸风尘之色，缓步行到了木榻之前。白菊花不知来人身份，看他直向木榻行去，怕他陡然出手伤了那白髯老人，立时一横挡在木榻前面，冷冷说道：“站住！”

青衫中年果然停下了脚步，长长叹息一声，道：“姑娘不用害怕，在下并非敌人。”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天福兄，不记得区区了吗？”

白髯老人声音颤抖，激动的说道：“你是金笔书生……”

那中年文士道：“不错，在下正是雷化方。”

那白髯老人早已失去神采的双目中，突然闪起一片神光，冷冷说道：“你还没有死？那真是天道崩溃了。”

雷化方淡淡一笑，道：“天福兄误会了……”

白髯老人情绪激动，不待雷化方说完，厉声接道：“我家主人未死之前，你们三人每年一度赶往慕容家欢聚十日，饮酒论武，赏花赋诗，情意是何等真切？但慕容世家遭逢惨变之后，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二十年没有消。”

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道：“天福兄请仔细瞧瞧在下，和你那记忆之中，有什么不同吗？”

那白髯老人仔细的瞧了那青衫中年一阵，怒道：“哪里不同了，除了年纪大些，脸上多了一些皱纹之外，老夫瞧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

雷化方苦笑一下，道：“这就是了，在下修习的太乙神功。驻颜有术，别说区区二十年了，就是再加二十年，也不会显得如此苍老。”

白髯老人道：“你者与不老，和慕容世家有何关联？”

雷化方道：“一言难尽，唉！这二十年来，在下日日夜夜，为慕容兄复仇事奔走、熬煎，费尽心机，区区二十年，对在下而言，有如一甲子的岁月。”

白髯老人道：“此语当真吗？”

雷化方道，“如非天福兄病情如此沉重，在下也不会告诉你这些事了。”

白髯老人道：“那九如大师和中州一剑呢？”

雷化方道：“他们所受之苦，只怕不在我雷某之下，都是在为慕容兄复仇之事奔走。”

白髯老人那枯瘦的脸上，突然展现出一片笑容，缓缓说道：“老朽误会了你们二十年，如若不是今宵相见，了然内情，只怕九泉之下，也要骂你们无情无义了。”

雷化方道：“武林骂我们无情无义之人，又何止你天福兄一人，但我等只要心中无愧，何惧别人的误会。”

白髯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小老儿言语之间，多有开罪雷爷，还望雷爷不要见怪才好。”

雷化方似是亦瞧出那白髯老人面临着死亡边缘，随时随地可能会突然气绝而逝，当下说道：“天福兄不要抱疚，在下没有早告诉你，那是在下之过，有劳天福兄疑虑二十年……”

白髯老人接道：“小老儿如何敢当雷爷这等称呼，雷爷乃是老主人的旧友，直呼小老儿的名字就是了。”

雷化方道：“咱们武林中人，讲究的是忠义当先，像天福兄这等忠义之士，当今之世，能有几人，在下心中对天福兄，实是敬服无比。”

白髯老人角间，泛现出一缕凄凉的微笑道：“今宵得雷爷面告此讯，小老儿死也瞑目九泉了。”

雷化方道：“在下有一件事，想问问天福兄。”

白髯老人道，“雷爷请说。”

雷化方道：“近日中，江湖上突然传出慕容公子出现江湖，为父亲报仇的消息，引起了武林中无数高手的注意，在下对此传言，一直是半信半疑，求证天福兄，我那慕容大哥的公子，是否已逃出了那场大劫？”

白髯老人怔了一怔，道：“据老朽所知，那慕容公子并未逃出劫难。”

雷化方沉吟了一阵，道：“我和九如大师、中州一剑已经约好，定于本月二十日，围擒守墓之人，逼问那主使谋害慕容家的主凶、首脑，但因闻得慕容公子出现江湖的消息，不得不先行查明内情。”

那白髯老人突然挺身而出，道：“怎么？你们就要准备动手？”

雷化方道：“不错，我们已然秘密的准备了二十年，邀集了四十位武林高手，准备一出手，就要直捣黄龙，擒得那元凶主脑。”

那白髯老人道：“可惜呀，小老儿无法看到这一场盛壮之举了。”

语声甫落，突然一跟斗向下栽来。

白菊花吃了一惊，道：“师公。”两手伸出，接住了那老人。

伸手摸去，那白髯老人气息已绝，竟然死去。

“雷化方侧耳在他前胸之上听了一阵，道，“没有救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诸位都是他的什么人？”

白菊花道：“他是晚辈的师公。”

雷化方微微一怔，道：“师公，姑娘是何人的门下？”

白菊花道：“晚辈的恩师上姓容，单名一个菊字。”

雷化方道：“容菊、容菊，从未听说过啊……”望了那白髯老人尸体一眼，道：“是了，是了。”

白菊花道：“家师乃福老前辈之妻。”

雷化方沉吟了一阵，道：“令师现在何处？”

白菊花已知他身份，也隐隐了然了自己来历，当下说道：“家师隐居之处，距此三百余里，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山谷。”

雷化方凝目思索了一阵，道：“在下很想随姑娘一起去见见令师，但因和人约期有限，无法更改，只怕是无法拜见令师了。”

微微一顿之后，两道炯炯的目光，缓缓由白菊花等的脸上扫过，道：“姑娘等到此地来，可是奉了令师之命？”

白菊花道：“正是家师遣派晚辈到此。”

雷化方道：“令师遣姑娘等到此之时，还不知道在下亦赶来江州，此刻形势有变，姑娘等也不用留在此地了，火速赶回去吧！”

白菊花道，“有一件事，老前辈只怕还不知晓。”

雷化方道，“什么事？”

白菊花道：“那守护慕容长青之墓的五毒掌马雄飞，今晚已经被杀死。”

雷化方怔了一怔，道：“什么人杀了他？”

白菊花道：“一个青衫少年。”

雷化方道：“青衫少年？那人有多大年纪？”

白菊花道：“二十上下的年纪，带着一个书童，出手武功奇高，而且全走的刚猛路子。”

雷化方一皱眉头，道：“那人现在何处？”

白菊花道：“我等在墓前一晤，那人杀了五毒掌马雄飞之后，又飘然而去。”

雷化方道：“姑娘可否去请令师到此，三日后，在下再来此地和令师一晤。”

白菊花缓缓说道：“如若立刻动身，兼程赶路，三日时光，大约可以赶回。”

雷化方道：“有一事还望姑娘注意。”

白菊花道：“什么事？”

雷化方道：“江州城大变已生，立时将蒙上一片愁云惨雾，姑娘带来的人手最好能连夜撤走，三日后，此地之约亦望姑娘能小心行踪。”

白菊花欠身一礼，道：“晚辈还有一桩为难之事，还望老前辈指示一二。”

雷化方道：“什么事？”

白菊花道：“晚辈奉师命来此之时，带了六个帮手，约他们在此集会……”

雷化方道：“这就有些麻烦了。”

语声微顿，道：“他们几时可在此地会齐？”

白菊花道：“早在天明之前，迟在明日午时……”

雷化方道：“只怕没有机会，使你们安然等候这么长时间。”

白菊花道：“老前辈有何良策？”

雷化方道：“你们可有特约的联络暗记吗？”

白菊花道：“这个晚辈事先已和他们约好。”

雷化方道：“眼下之策，你要设法在这紫云宫的四周，留下暗记，指示他们赶快离开江州就是。”

白菊花道：“那五毒掌马雄飞既已被杀，他们全军都陷入混乱之中，纵然能调集高手，赶来相援，只怕也不会在三五日内赶到，咱们应该有根充分的时间。”

雷化方道：“你太低估敌人了，照我观察所得，明日午时，他们即将有高手赶到，至迟也不会到天色入夜，咱们的时间，只有半日左右。”

白菊花道：“快马兼程，传讯求救，也该要几天时光才对，怎会来的如此神速，实叫晚辈猜想不透。”

雷化方道：“孩子，照我的话做，我还有要事待理，不能再给你们解说了。”言罢，纵身而起，身影一闪，只见身法之快。有如雷奔电闪一般。

白菊花回顾了那白髯老人的尸体一眼，自言自语地说道：“该去买口棺木，把他老人家的尸体盛殓起来才是。”

那佩剑道童接道：“这个不用姑娘发愁了，小道早有准备。”

白菊花道：“怎么？已经有了棺木？”

那道童道：“不错，早已有了棺木。”

白菊花道：“棺木现在何处？”

那道童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是自己人，小道不敢相欺。那留药之人，早已为宫主准备好后事，不但备有棺木，而且还建好了墓地。”

白菊花道：“那墓地现在何处？”

青衣童道：“就在这茅舍后面竹林之中，现在咱们只要把宫主的尸体，抬入那墓内棺木里，那就行了。”

他似是很怕白菊花再多问话，抱起那白髯老人的尸体，接道：“小道奉有严令，宫主一死，小道要立刻离此，赶回复命。”大步向前走去。

白菊花急急说道：“道兄止步，贱妾和这老人的关系，你已经知道了，他埋在何处，我等理该赶去瞧瞧才是。”

那道童沉吟了一阵，道：“好，不过，只限定姑娘一人。”

白菊花望了刘五成一眼，道：“刘兄在此稍候，贱妾去去就来。”

不容刘五成答话，人已随着那道童身后，大步而去。

那道童似是极为熟悉四周的形势，夜色中奔行甚速，只见他在竹林之中绕来行去，行了一盏热茶工夫，突然停了下来，道：“就在此地。”

白菊花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微微突起，满生着青草的土丘，除此之外，再无可疑的事物了，心中暗道：这座生有丛草的土丘，至少已有数年之久，难道就是此丘不成。

只见那道童放下老人的尸体，转身东行十余步，伸手在地上摸了半天，突然向上一提，地上顿时出现了一座三尺左右的圆洞。

那道童重又行了回来，抱着白髯老人的尸体，道：“姑娘记住那地道入口所在，也就行了，地道狭窄，不用进去看了。”

白菊花心中暗道：我如强行入内，只怕要闹成僵局，当下点点头应道：“贱妾恭敬不如从命。”

那道童抱着那老人尸体，遁入地道中去。

白菊花却藉机会打量了四周形势，默记于心。

那道童重去约半个时辰左右，复从入口处走了出来，随手翻过一块石板，掩住了洞口。

白菊花留心查看，那石板上有土掩盖，上面长了很多青草，心中暗道：这石板倒费过一番工夫。

那道童拍拍身上尘土，道：“姑娘记下了吗？”

白菊花道：“记下了。”

那道童道：“从此进入。有一条地道直通那突起的土丘腹地，那里面放有一口棺木，长生灯所存油量可供三年之需……”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小道事情已完，就此别过了。”合掌一礼，转身而去。

白菊花道：“道兄止步。”

那道童道：“姑娘还有什么指教？”

白菊花道：“那赠药延续我师公之命的人，可是遣你来此之人？”

那道童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道：“姑娘，你问的使我很为难。”

白菊花道：“有什么为难的？你不说也不要紧。”

青衣道童道：“我不忍拒绝你，又不愿骗你，但我又不能说，这不是很为难的事吗？”

白菊花心中暗道：此事极关重要，师父如若问起此事，我也有个交代，怎生想个法儿，逼他说出来历才是。

心中念转，口里却微笑说道：“道兄已知我的身份来历，那人造派道兄来此，照顾我的师公，足见和我师公的渊源很深了，告诉我又何妨呢？”

那道童凝目思索了一阵，道：“说得也有道理，告诉你似是没有关系。”

白菊花道：“是啊，你照顾了我师公这么多年，我师父心中定然很感激你，你如连个地址姓名也不留下，日后我们如何找你。”

那道童摇摇头，道：“不行，我们住的地方从来不许女人涉足，戒规森严，万万不能去找我。”

白菊花看他紧张之情，心中甚觉好笑，当下说道：“我不去找你就是。”

那道童仍然犹豫不定，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你知道栖霞山吧？”

白菊花道：“听人说过。”

那道童道：“我就住在那栖霞山‘观心’观中。”

白菊花道：“令师是‘观心’观主。”

那道童道：“你猜得不错。”纵身而起，几个闪跃，踪影顿杳。

白菊花望着那道童消失的去向，出一会神，长长叹息一声，又仔细查看了四下的景物，才缓缓回到紫云宫中。

只见刘五成背着双手，呆呆的站在室门前出神，瞥见白菊花行了回来，急急说道：“姑娘啊，他们都走了。”

白菊花道：“什么人都走了。”

刘五成道：“那十几个道人，由那适才拦住我的道人率领，各自带着简单的行囊，来找姑娘，我说姑娘不在，他们就问在下，宫主是否已经死了，在下据实说出。”

白菊花道：“以后呢？”

刘五成道：“那道人要在下转告姑娘，来不及和你辞行了。”

白菊花道：“他们都走了吗？”

刘五成道：“大概是吧，我要他们等姑娘回来再说，他们却迫不及待的匆匆而去。”

白菊花道：“看来这些人留在这里，似是专为了我那师公，师公一死，全都星散而去……”

刘五成道：“姑娘此刻作何打算？”

白菊花道：“现在只有遵照雷者前辈的吩咐，在这紫云宫的四面留下暗记，然后兼程去请家师。”

刘五成道：“还有需要在下帮忙之处吗？”

白菊花沉吟了一阵，道：“贱妾原想请刘兄假扮一人，但因情势大变，自然是不用了。”

刘五成暗道：原来是要我冒充一个人，这女人果然是厉害的很。口中却说道：“既然情势有变，咱们就此告辞了。”

白菊花道：“好！刘兄请便。此地多凶险，还是早些离开的好。”

刘五成道：“多谢姑娘关心。”抱拳一礼，大步离开了紫云宫。

这时阴云密布，夜风如啸，看样子似是就要下雨，想到这几日的际遇，当真是如梦如幻，凶险百出，江州地面，已然被一层愁云惨雾笼罩，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即将爆发，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要卷入这一场大战之中。

突然脸上一凉，几滴雨珠儿，打在脸上，紧接着闪光耀目，雷声震耳，骤雨倾盆而下。

刘五成举目四顾，闪光下只见正西方不远处，似有一座茅舍。当下放腿向那茅舍奔去。

狂风骤雨来势甚急，刘五成跑到那茅舍门外，人已淋成落汤鸡般，全身衣服，尽皆湿透。

这是一座孤立的茅舍，四无邻屋，屹立在荒野中。

刘五成心中忖道：看情形，这座茅舍不似有人居住，那也下用叫门了，举手推去。

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刘五成的意料之外，两扇木门竟然是紧紧的拴着，心中想道：如果室中无人，岂有拴门之理，当下高声说道：“在下路过此地，遇上风雨，敬请主人赐予一席之地，使在下暂避风雨，风雨一住，立时动身赶路。”

风雨交加中，刘五成深恐那室中主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以叫的声音很高。

哪知仍然不闻室中有相应之声。

刘五成心中大感奇怪，举手向门上拍去，哪知手一触到木门，那房门突然大开。

刘五成心中大奇，暗道：适才我用力推门，不见木门启动，怎么此刻轻轻一推，木门竟然大开。

外面风雨大作，刘五成心中虽然动疑，但仍举步入室。

流目四顾，室中一片幽暗，景物难见，凝神听了一阵，也不闻呼吸之声。只听砰然一声大震，那木门被风吹开，撞在墙壁上。

刘五成心中一动，想道：这室中定然是有人，如若无人，那木门岂不早就被风吹开了，怎生会关闭起来呢？此刻这江州地面，风云际会，也许有哪位高手早已到了此地躲避风雨，我不能失了礼数。

心中念转，双手抱拳说道：“哪位老前辈在此躲避风雨，在下冒昧闯了进来，还望多多原谅。”

只听茅舍一角处，传过来一声冷笑，道：“阁下不觉话说的太多了吗？”

刘五成怔了一怔，道：“阁下何人？”

那冷漠的声音道：“你这人怎的如此多话，要你不要说了，你怎么偏偏这般多嘴。”

刘五成心中大怒，正想发作，突然想到这几日的际遇，连番遇上高人，立时又忍了下去，缓步走到门后坐了下去，不再多言。

室中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呼吸可闻。

突然间闪光耀目，急风吹进来一片骤雨！

原来，刘五成心中生气，竟然忘记把木门拴起，见一阵风雨吹入，正待起身去拴那木门，突然间一阵哈哈大笑之声，传了过来。

那笑声来的如脱弦之箭，笑声入耳，人已到木门之前。

只听一个粗嗓门声音说道：“兄弟，我还道咱们今晚要淋上半夜大雨了，哪知竟遇上了一个避雨所在。”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人定然是借那道闪光，看到了这座茅屋，才奔来此地避雨。

忖思之间，瞥见两条人影，并肩行入了茅舍。

但闻一个细声细气声音应道：“这座茅屋木门大开，想是无人居住了。”

刘五成仔细听去，先入室中之人，竟是呼吸均匀的听不出一点声音，自己呼吸重浊，声息甚大，幸得室外风雨交作；雷声隆隆，把自己呼吸之声给掩了下去，赶忙屏息凝神，调匀真气。

但闻那粗嗓门的声音说道，“不错，看来很像一座空屋，如是住的有人，这大风雨，岂有不拴上室门的道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兄弟，小兄身上的火折子为雨水打湿，你身上可有火种。”

但闻细声细气的声音接道：“小弟身上的火折子，也被雨水淋湿了。”

这两人一个嗓门奇粗，说话声有如撞钟，锵锵有声。一个却细柔如丝，一付娘娘腔，叫人听不出是男是女。

这时，刘五成久在暗中坐息，那两人又是室外行来，借门外微弱天光，可清晰瞧见两人的举动。

只见左面一个身躯高大的汉子，一身劲衣，外罩黑色大披风，背上斜插一把奇宽的大刀。

右面一人，身着银色披风，背上斜背一把形如宝剑的钢刀，身子十分矮小。

刘五成一瞧两人形貌，似是听人说过，但一时之间，却又想它不起。

那左面大汉回手拴上了两扇木门，道：“看来，今晚只有将就着在这里坐一夜了。”

那矮小人道：“大哥，最近江湖上流传出慕容公子出现江湖，要为父母报仇，此事不知是真是假？”

但闻那粗嗓门的高大汉子说道：“小兄的看法，有些不大可能，据闻昔年那慕容世家遭逢大变之时，一家老小全都被杀，除了一仆一婢因事未归之外，无一生还，从哪里飞出来一个慕容公子呢？”

身躯矮小之人叹息一声，道：“大哥见多识广，可知那围戮慕容世家的首脑，是何人物吗？”

那大汉哈哈一笑，道：“兄弟，这件事，不但为兄的不知，只怕当今武林之世，也很少有人知晓，二十年来，这件事一直是江湖上无法解释的一个秘密。”

那矮小之人道：“当今武林之世，都不知那围戮慕容世家的凶手，如若咱们能知晓此事，岂不可以震动天下了吗？”

那大汉道：“兄弟有何高见？”

那矮小之人应道：“咱们只要抓住那马雄飞一个手下，严刑拷问，岂不是可以逼问出那首脑人物是谁……”

突然砰的一声大震，那拴上的木门，被人一脚踢开。

紧接着闪入室中两条人影。

刘五成凝目望去，只见那行入室中两人，竟然是一男一女。

这时，刘五成在室中坐息已久，已可清晰见物，只见那当先之人发髯皆白，手中拿着一根竹杖，身上长衫尽已被雨水淋湿。

紧随那老人之后，是一个少妇装束的人物。

突然间亮起一道闪光，照入室中，刘五成目光正好投注那少妇脸上，只见她柳眉凤目，年纪甚轻，身上穿着一件银红短衫，银红的罗裙，打扮得十分娇俏。心中暗道：这一对不知是何身份，白发红颜，大约是公媳之称。

只听那红衣少妇叫道：“谭郎啊！这茅屋中早已有的人了。”

刘五成听得心中一动，暗道：好啊，原来是一对夫妇，那男的已然发髯如雪，怕不有七十以上的年岁，这女的顶多二十二三岁，这一对夫妇如何配的。

只见那老翁一顿手中竹杖，喝道：“什么人？”

刘五成正待答话，那粗嗓门的大汉已然冷冷说道：“阴阳二侠，阁下是白髯翁谭公远了？”

白髯谭公远冷笑一声，道：“什么阴阳二侠，江湖上有谁不知你们是阴阳二怪了。”

那粗嗓门的大汉怒道：“谭胡子，在下好意称你一声白髯翁，你怎么竟然这等称呼在下，难道阴阳二侠还怕你谭胡子不成。”

谭公远冷冷说道：“阴阳二怪就是阴阳二怪，哪一个尊称你们为二侠了。”

那细声细气的矮小之人，缓缓说道：“大哥啊，这老胡子，今年几岁了。”

那大汉应道：“至少也在花甲以上了。”

细声矮小之人笑道：“七十老翁，讨了个二十左右的小媳妇，难道不怕她偷情私奔吗？”

谭公远气得怒声吼道：“老夫讨了个小媳妇，那还是男女分明，总要比你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好得多了。”

那阴阳二怪被谭公远一阵讥讽之后，霍然站起，欺身而上，一掌劈去。

谭公远冷冷说道：“老夫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们阴阳二怪。”

说话之中，两人已然拼了两招。

刘五成一侧观看，只瞧得心中一动，暗道：“这两人好快的手法。”

心念转动之间，突见寒光一闪，紧接着砰砰两声。

刘五成凝目望去，原来那矮小之人已然拔出了背上的长刀，连攻三刀。

谭公远竹杖挥动，挡开三刀之后，挥手反击，竹杖如风，眨眼间还击了五杖，杖杖挟带着啸风之声。

那谭公远年纪虽大，但手中竹杖却是强凌、辛辣兼而有之，五杖反击之势，不但力道强猛，而且攻的部位亦使人极难防守。

那细声细气的阴怪，被那谭公远五杖反击之势，迫得连连向后退了五步。

刘五成一瞧，他退的方向正是自己初入茅舍时那发话之人的存身之地，心中暗道：那人的脾气似亦很坏，如若这两人惹到了他，只怕那人也要卷入纷争。

但闻那少妇娇脆的声音，传入耳际，道：“谭郎啊！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吗？”

谭公远哈哈大笑，道：“不用了，对付阴阳二怪，用不到贤妻相助。”

这两人虽然是老少相配，但情意却是甜蜜亲切，相敬如宾。

只听那女子笑道：“久闻阴阳二怪双刀合搏之术，凶狠恶毒，谭郎要小心一些了。”

谭公远精神大振，口中应道：“贤妻但请放心。”手中一紧，攻势更见凌厉。

他手中竹杖足足有六尺以上，施展开来，杖势所及，笼罩了这茅舍一半空间，逼得刘五成站起身子，背倚墙壁而立。

夜暗中，只见刀光闪动，杖风呼啸，片刻间两人已然恶斗了二十余招。

蓦地火光一闪，亮起了一个火折子，原来是那红衣少妇悄然摸出火折子，挥手晃燃。

这茅屋不过三间大小，而且空无存物，火光一亮，室中景物，尽收眼底。

刘五成转目去，只见那茅舍一角盘膝坐着两人。

左面一人年约二十，身着天蓝长衫，方巾包头，目定神闲，对眼前激烈的打斗，视若无睹，微闭双目，望也不望一眼。

右面一人一身黑色劲装，虎目方面，年约十六七，背上虽然未背兵刃，但身前却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包袱。

这两人虽是同坐一起，但对茅舍中打斗之事，反应却是大不相同，那蓝衫人视而不见，冷淡处之，那黑衣人却是怒目相向，显然是气恼异常，只是忍下没有发作而已。

刘五成心中暗道：我闯入这茅舍之后，和我答话之人定然是那黑衣人了。

这时，谭公远和阴阳二怪亦发觉了那蓝衫人和刘五成等，突然停手不战。

那阴怪已被谭公远逼退了六七尺，只须再退上三步，就要撞在那黑衣人的身上。

一时间，茅舍中突然静寂下来，但彼此却目光交投，互相打量对方。

只有那身着蓝衫的少年漠然自处，仍然微闭着双目而坐。

那娇丽的少妇突然一挥手，火光熄去，霎时间室中又恢复了一片黑暗。

这茅舍有这许多人物，谭公远夫妇和阴阳二怪都不愿再打下去，火光一熄，立时各自向后退去选择了一处空地，坐了下去。

这时，室外风雨仍大，不便赶路，只好在室中等候。

这茅舍木门已被谭公远一脚踢坏，不时有风吹入。

这当儿，室中虽然有七人之多，反而听不到一点声息。

原来，室中之人都已知道此刻在茅屋中避雨之人，都是武林中的人物，谁也不愿触犯群怒，招来群攻。

这阵大雨，足足下了一个时辰之久，雨势才缓了下来。

那红衣少妇当先站起身子，说道：“谭郎，雨势已小，咱们该上路了。”

谭公远道：“贤妻说的不错。”手扶竹杖出门而去，那少妇也紧随着谭公远出了茅舍。

刘五成心中暗道：阴阳二怪在江湖之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那黑衣劲装少年生性十分暴急，那蓝衣少年冷漠沉着，如非身怀绝技，岂能有此胆气，想一想，室中都不是好对付的人物，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用在此多留了。

心念一动，起身向外行去。

目光到处，只见两人正向茅舍中奔来。

刘五成处身暗处，看那奔来两人颇似在慕容长青墓前，劈死那五毒掌马雄飞的少年，不禁心中一惊，暗道：好啊，这人怎的也会到此茅舍中来，急急一缩脚步，重又退了回去。

只听步履声响，两个人先后奔进了茅舍中来。

刘五成仔细望去，只见来人果然是那劈死五毒掌马雄飞的少年和他的随身小童。心中暗道：想不到这座空无人居的茅舍，今宵竟成了武林高手的会聚之地。那雷化方说的不错，这江州城中，确然是有着极大的波动，单是这一条路就有着这么多武林人物出现……

只见进入室中的一主一仆，抖了抖身上的雨水，突然举步向茅舍一角行去。

刘五成一瞧那人行的方向，正是那蓝衣少年和黑衣人停身之处，心中暗道：“要糟，这两人看来都是狂傲自负人物，碰在一起，只怕是又要引起一场纷争……”

心念转动之间，耳际响起怒喝之声，道，“瞎了眼吗？看不到这里有人。”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声音很熟悉，颇似初入茅舍中叱骂于我的人，那蓝衫少年冷漠沉着，决不会轻易开口呼喝，这呼喝之人，定然是那穿黑衣的劲装少年了。

但闻一个愤懑田声音应道：“你怎么出口伤人。”紧接看砰然一声轻震，显是双方已然动了手。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的身着蓝衫，每人都带着一个仆从，这先在茅舍中的蓝衫人，神态似是更为沉着、冷漠一些，但武功如何，还未见过。这后来的蓝衫人，武攻却是高强的很，这两人如若打了起来，只怕又是一场龙争虎斗。

但闻拳风呼呼，满室激荡，显是打的十分激烈，大约双方都已用出了全力，再也不闻呼叱叫骂之声。

刘五成凝聚目力望去，只见两个动手之人竟是两个蓝衫人随带的从人，双方拳来足往，打的激烈绝伦，但两个蓝衫少年竟然都十分沉得住气，那坐的一个仍然原姿坐着未动，那后来蓝衣人背着双手而立，看着两人搏斗，亦无出手之意。

双方又斗了十余个回合，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只听那依壁而坐的蓝衫人，低声说道：“不要打了。”

他讲的虽然温和，但那暴急的黑衣少年却应声而退，避到一侧。

那背手而立的蓝衣少年，也冷冷地说道：“小山，快退回来。”

那青衣童子道：“并非是小的为公子惹事，他出口伤人，谁也无法忍耐。”

那蓝衫人缓缓说道：“你不是人家敌手，再打下去，你支持不到十合。”

那名叫小山的青衣童子，大不服气的说道：“小的决不会败在他手中。”

那黑衣少年怒道：“你家公子说的不错，不信咱们就再来试过。”

青衣童子怒道：“好！”欺身而上，迎胸击出一拳。

黑衣少年挥手架开，还了一掌。

那坐的蓝衣人微带怒意他地道：“不许再打了。”

那黑衣少年心中虽是不愿，但又不敢抗拒主人之令，闪身退开，道：“我家公子吩咐，不许再打，今宵饶你一次就是。”

那青衣童子又待反唇相讥，亦为他主人喝止。

茅舍中又暂时恢复了平静。

刘五成凝神听去，外面风雨已小，心中暗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但闻一个沉重的声音喝道：“站住。”一条人影疾如闪电，迎面而来，挡在门口。

刘五成怔了一怔，暗道：怎么这茅舍已被人包围了起来。

但见人影闪动，眨眼间又是四五条人影蜂拥而至，团团把茅舍围了起来。

刘五成骇然退后一步，闪入门内，这陡然的变化，使他有些张惶无措，不知该如何才好！

第四回 斗室风波

刘五成犹豫之间，突见火光一闪，亮起了一只火把。

火光下，只见寒芒闪动，除了那当先的长髯大汉之外，身后四个劲装黑衣人，都已经亮出了兵刃。

只见那当先大汉举手一挥，一个左手执着火把、右手握着长剑的大汉，急步冲了进来。

明亮的火把，照得室中如昼。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一股人不知是何来路，也不知要找何人？”

只见那冲入室中的执剑大汉目光转动，望望两个蓝衫人，回首对那当门而立的长髯大汉道：“这两个人……”

那长髯大汉冷冷接道：“怎么样？”

那执剑大汉道：“这两人都是穿着蓝衣。”

那长髯大汉道：“两个人都穿蓝衣，难道就认不出来了吗？”

那执剑大汉道：“小的当时，只见他穿着一件蓝衫……”

那长髯大汉接道：“这两人既然都穿着蓝衫，那就一起带走就是。”

那盘膝而坐的蓝衣少年仍然端坐未动，但那站着的蓝衣少年却已忍受不住，冷笑一声，说道：“各位是哪里来的？”

那长髯大汉缓步行了进来，说道：“朋友刚才伤了咱们三个人，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阁下如若是有胆气的，那就随同在下，去见敝庄主。”

那站着的蓝衫人冷笑一声，道：“贵庄主是死的还是活的？”

那长髯大汉一时之间未想通内情，怔了一怔，道：“敝庄主吗？自然是活的了。”

那蓝衫人冷冷说道：“贵庄主既然是活的，为什么不肯自己走来。”

那长髯大汉怒道：“好小子，竟敢伤及我家庄主。”右手一探，抓了过来。

蓝衫人疾向后退了一步，避开一击，右手一招，拍出一掌。

这一掌快速绝伦，那大汉眼看一掌劈来，就是闪避不开，前胸之上中了一击，倒退两步，一交坐在地上。

那随来之人眼看带头的人被人出手一掌，就打了一个屁股坐地，心中既惊又怒，怔了一怔，齐齐扑了过来，寒光闪动，三件兵刃一齐向那蓝衫人劈了过来。

那蓝衫人冷笑一声，纵身避开，右手一扬，击出一拳。

只听一声大喝，一个执剑大汉突然弃了手中兵刃，一交跌出门外。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人不论拳掌，只一出手，无不是威猛绝伦，那五毒掌马雄飞武功何等高强，都挡不了他开碑裂石的拳掌，这几人如何能够是他敌手。

心念转动之间，但闻连声惨叫，几个攻袭那蓝衫人的大汉，纷纷弃去兵刃，跌摔在地上。

原来他拳掌快速，那几个攻袭于他的执剑大汉，都已中他的拳掌，跌摔在地上。

这不过一眨眼的工夫，来势汹汹的五个敌人，全都受伤跌倒。

那高烧的火把，仍然在熊熊燃烧，四柄弃置在地上的长剑，横竖交错。

那蓝衫人望着那长髯大汉，冷冷说道：“念尔等无知，饶你们一次，下

次再这般狂妄自负，目中无人，再犯我手，决不轻饶。”

只见那长髯大汉站起身子一跛一跛的行出茅舍，高声说道：“朋友贵姓啊？”

那站立的蓝衫人冷笑一声说道：“不用问我姓名，贵庄主如不服，请他来此见我就是。”

那长髯人退出茅舍，隐入夜色中之后，突然狠了起来，高声说道：“阁下如有胆气，那就不要离开这座茅舍。”

那站立的蓝衫人道：“好！我等到五更时分，五更一过，恕不多候。”

刘五成心中暗道：此刻天色大约四更左右，如若那庄主在十里之内，五更之前定然可以赶到了，天亮之前只怕这茅舍中，还得有一场搏斗。

这时，两个摔在茅舍中的大汉，挣扎着向外行去，但又怕那站立的蓝衫人不肯放过，双目望着那蓝衫人，人却一步一步的向后退去。

哪知站立的蓝衫人望也不望两人一眼，却把一双神光炯炯的双目，投注到阴阳二怪的身上，上下打量。

一向骄狂的阴阳二怪，大约是瞧出了那蓝衫人的厉害，竟然隐忍未发，闭上双目，装作不知。

刘五成本想起身而去，但他又想瞧瞧热闹，不愿走开。

犹豫之间，突听那站立的蓝衫人冷冷说道：“两位可是阴阳二怪吗？”

阴阳二怪虽然对那蓝衫人有着很深的畏惧，但亦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对方指名呼姓的叫出了阴阳二怪，只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阳怪轻轻咳了一声，道：“咱们兄弟嘛，江湖人称阴阳二侠。”

那蓝衫少年冷冷说道：“在下只听过阴阳二怪之名，不知阴阳二侠是何许人物？”

阴怪细声细气地接道：“侠与怪，也没有多大区别，兄台爱怎么样叫，就怎么叫吧！”

那蓝衫人淡然一笑，道：“两位跑到江州来，不知有何贵干？”

阴怪娇声细气地说道：“咱们兄弟久闻江州风光，特地到此来瞧瞧，有什么不对吗？”

那蓝衫人道：“久闻你们阴阳二怪和那五毒掌马雄飞情谊甚好，此来江州，定然是探望那马雄飞了。”

阳怪哈哈一笑，道：“这位兄台对我们兄弟的事，似是知道的很多，不过，这已是数年前的事了，自那马雄飞受任了慕容长青墓地总管之后，已不和咱们兄弟来往了。”

蓝衫人道：“那很好……”抬头望望室外，接道：“雨势已小，两位也该赶路了。”

阴怪奇道：“兄台为何不容我们兄弟在此避雨？”

蓝衫人道：“两位在武林中的声名大坏，反复无常，私德败坏，人所不耻，不配和在下同在一室避雨。”

这几句话，说的刻薄至极，阴阳二怪脸皮虽厚，也有些面红耳赤，阳怪突然站起，怒声说道：“咱们和兄台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兄台这等羞辱我们兄弟，不知是何用心？”

那蓝衫人冷冷地说道：“两位如若再不走，在下只好动手赶两位出去了。”

阴怪站起，右手已握住了刀把，但却被阳怪伸手抓住了手腕，急步奔出茅舍。

刘五成眼看那阴阳二怪，被蓝衫人撵了出去，心中暗道，这一次定要撵我了，何不藉机先走。

心念一转，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但闻那蓝衫人叫道：“兄台慢走。”

刘五成吃了一惊，道：“什么事？”

蓝衫人道：“室外风雨来往，兄台何不多留一下，以避风雨。”

刘五成暗道：要糟，这人不知是何用心，撵走阴阳二怪，却要强自把我留下。心中念头转动，人却停下脚步，回头说道：“外面风雨已停，兄台盛情，在下心领了。”

那蓝衫人微微一笑，道：“阴阳二怪在江湖上声名太坏，对付此等人物，自是不用替他留什么面子。”

刘五成道：“在下，在下……”一时间，想不出适当措词，半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蓝衫人微微一笑，道：“兄台和阴阳二怪自不可同日而语。”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在下的记忆不错，今宵咱们已经见过面了。”

刘五成道：“在下有幸，能得一睹阁下的不凡身手。”

蓝衫人望了室外一眼，风雨虽然已小，但仍未停歇，缓缓说道：“兄台请坐吧，在下还有事请教。”

刘五成只好坐了下去，说道：“兄台有何指教，在下洗耳恭听。”

那站着的蓝衫人回顾了倚壁而坐的蓝衫人一眼，缓缓说道：“咱们在慕容长青墓前相见之时，似乎是有一位姑娘和兄台同行，是吗？”

刘五成道：“不错，不过，那位姑娘已然听从兄台劝告，离开江州。”

那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恕在下问一句不当之言，那位姑娘和兄台如何称呼？”

刘五成心中暗道：他这般盘根究底，不知是何用意，口里却应道：“说来兄台也许不信，在下和那位姑娘是萍水相逢……”

蓝衫人剑目耸动，星目眨动了几下，道：“萍水相逢，实是叫人难信……”

刘五成正待分辩，那蓝衫人又抢先接道：“兄台既不愿说，兄弟也只好不问了……”微微一停，又道：“兄台及那位姑娘，和那慕容长青墓有何关系？为何要到慕容长青墓前致奠。”

刘五成呆了一呆道：“那慕容长青乃天下知名英雄，人人敬仰，在下晚生几年，无缘见那慕容长青之面，到他墓前莫拜一番，岂是不该。”

那蓝衫人怔了一怔，道：“你只是为了敬慕那慕容长青的为人吗？”

刘五成道：“不错……”

那蓝衫人接道：“那墓前凶险无比，你不怕死吗？”

刘五成道：“数十位武林前辈，都死在那慕容长青的墓前，区区纵然死在墓前，那也是死而无憾了。”

那蓝衫人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阁下很有豪气。”

刘五成道：“在下如无一点视死如归的豪气，也不会重伤之后，再去那慕容长青的墓前奠祭了。”

那蓝衫人年纪虽然不大，但却有超越他年龄甚多的稳健和深沉，虽然刘五成的话使他十分惊讶，但他仍然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变化，借一阵沉默，使激动的心情逐渐的平复下来，缓缓说道：“兄台伤在何人手中？”

刘五成道：“马雄飞的五毒掌下。”

蓝衫人平静地说道：“马雄飞五毒掌毒素强烈，中人之后，很少有救，兄台竟然能够不死，那足见功力的深厚了。”

刘五成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说道：“在下虽然得人疗救，但至今奇毒尚未全除……”

那坐着的蓝衫人突然站了起来，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一粒丹丸，托在掌心，行了过来，说道：“兄台，请相信在下，服下这一粒丹丸，此丹不但可除余毒，就是对兄台的功力，亦有助益。”

说完，恭恭敬敬，把丹丸送到刘五成的面前。

这突然的关怀举动，使刘五成有些受宠若惊，呆呆的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蓝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萍水相逢，素昧生平，自是难怪兄台心有所疑，何况江湖险诈，防不胜防……”探手入怀，又摸出玉瓶，倒出了一粒丹丸，接道：“兄台请任取一粒。”

刘五成心中似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却又觉着无从说起，缓缓伸出手去，取了一粒丹丸。

那蓝衫人把余下的一粒丹丸，当先吞入口中，道：“兄台此刻可以信任兄弟了吧！”

刘五成张口吞下手中丹丸，说道：“兄台误会了，在下并非怀疑兄台，实是有些受宠若惊，听兄台口气，这丹丸极为珍贵，在下和兄台偶然相逢，骤以灵丹相赠……”

那蓝衫人淡淡一笑，接道：“兄台和那慕容长青从不相识，却肯甘冒生死之险，两度到那墓前奠拜，这份英雄气度，是何等的豪壮，区区一粒丹丸，算得什么。”

刘五成心中一动，暗道：原来他是为了此事赠我灵丹，这么说来，他和那慕容长青定然有着很深渊源了，正面问他，必不肯说，不如设词相诱，或可听出一些眉目……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那不同，那慕容长青乃天下知名英雄，武林中对他崇敬之人何止千万，但区区不过一个无名小卒。”

那蓝衫人长长叹息一声道：“兄台虽然不是名满江湖的大侠高人，但那自诩大侠、高人，却未必有兄台这等气度、豪气，令人肃然生敬。”

刘五成心中忖道：“他言谈小心，似有避讳。看来不用单刀直入的方法，也许无法问出点头绪了……”

心念一转，轻轻叹了一声，道：“阁下赠丹于我，只为了我冒生命之险，在那慕容长青的墓前奠拜吗？”

那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对慕容大侠的为人，敬佩无比，和兄台观感相同，芸芸众生，难求知己一人，但凭此点，已使在下生出敬赠灵丹之心了。”

刘五成心中暗道：只怕这一点相同之感，还不足构成你赠丹之心，口中却说道：“承阁下相赐灵丹，除我余毒，在下是感激不尽，在下还未请教兄台姓名。”

那蓝衫人突然一皱眉头，道：“兄弟姓名……”

那黑衣少年突然插口打断了蓝衫人之言，说道：“公子，风雨已小，咱们该赶路了。”

蓝衫人正为难间，听得此言，立时接口说道：“不错，咱们该走了。”

那黑衣少年已经拿起地上的包袱，大步出门而去。

那蓝衫人举手一拱，道：“兄弟高名上姓，不知可否见告。”

刘五成心中暗道：“好啊！你不肯告诉我姓名，倒要先行问起我的姓名来了。”当下说道：“在下刘五成。”

那黑衣少年已然跨出了茅屋大门，蓝衫人紧随身后而出，道：“来日方长，日后或有和刘兄重聚之日，届时再当剪烛夜话，奉告区区姓名。”

话说完，人已走的踪影不见。

刘五成望着那蓝衫人的背影，喃喃自语道：“只为了我曾到那慕容长青的墓前奠拜过，他就肯以灵丹相赠，这份情面，决不是为了我刘某人了，定然是为了那慕容长青……”

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接道：“不错，他是为了慕容长青。”

刘五成霍然警觉，才想到这茅舍中还有一位蓝衫人。

回目望去，只见那蓝衫人一脸肃穆之色，双目凝注着自己，心中暗道：“这人喜怒难测，武功又高得出奇，留在这里有害无益，不如早些告辞为上。”当下一抱拳，道：“风雨已小，在下也要赶路了。”

那蓝衫人冷冷说道：“此刻走吗？危险的很！”

刘五成奇道：“什么危险？”

蓝衫人道：“适才在下逐走了阴阳二怪，伤了那几个庄丁，这些人有的可能守在左近，有些已经去搬请救兵，阁下如若此刻离此，和他们撞上的机会很大了。”

刘五成忖道，这话倒是不错……

但闻那蓝衫人接道：“阁下毒伤未愈，万一遇上阴阳二怪，动起手来，只怕阁下的胜算不大。”

刘五成回顾了那蓝衫人一眼，道：“兄台关心，使在下十分感激。”

蓝衫人道：“那倒不用了，刘兄如肯回答在下几个问题，在下亦将有以回报。”

刘五成一皱眉，道：“回报倒不敢当，但在下实是所知有限。”

蓝衫人缓缓说道：“刘兄说的太客气，在下一宵之中，两度相遇刘兄，实难叫人相信有这等巧事。”

刘五成心中一动，暗道：这人不但生性冷漠，而且还这般多疑，如是他对我当真动了疑心，那可是百口莫辩，今宵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兄台可是怀疑在下是那……”

蓝衫人接道：“非是在下多疑，实因刘兄的举动，令人无法不动疑了，如若在下记忆不错，刘兄和那姑娘似是一齐离开了慕容长青之墓。”

刘五成心中吃了一惊，暗道：“原来，他一直在监视着我们的举动。”

但闻那蓝衫人接道：“在下说错了吗？”句句词锋逼人，迫使刘五成非要回答不可。

刘五成无可奈何，只好应道：“不错。”

那蓝衫人道：“那位姑娘，此刻到何处去了？”

刘五成道：“在下已经说过，那位姑娘听从阁下劝告，已经离开了江州。”

那蓝衫人道：“行踪何处？”

刘五成道：“这个么，在下不能奉告。”

那蓝衫人冷冷说道：“如若在下一定要问呢？”

刘五成道：“如是在下随口说出一个地方，阁下会相信吗？”

蓝衫人道：“那要看阁下说谎的技术了，也许那位姑娘早已入了在下的掌握之中，阁下如是谎言相欺，岂不是自找麻烦吗？”

刘五成道：“正因在下不愿谎言相欺，又不便泄露他人之秘，只好据实而言了。”

蓝衫人道：“就在下的看法，刘兄实不似和我为敌之人，因此在下才处处相让，一力主张，不对刘兄下手……”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刘兄知道的隐秘太多了，在下职司有关，虽然明知刘兄非敌，但也不得不小心从事了。”

刘五成心中一震，暗道：要糟，看来很难解说明白了。当下说道：“阁下之意呢，如何对付在下。”

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只有委屈刘兄数日了。”

刘五成道：“阁下之意，可是说要把在下囚禁起来吗？”

那蓝衫人道：“囚禁倒不敢当，不过，要委屈刘兄到一处隐秘所在，养息几日。”

刘五成道：“兄台的措词，倒是客气的很，养息和囚禁，看来是没有什么不同了。”

蓝衫人道：“在下出口之言，向无更改，只要委屈刘兄几日，届时，自会恭送刘兄上路。”

刘五成心中暗道：听他口气，这件事已是毫无商榷的余地了，但就这样随他而去，实又心有未甘……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如若在下不去，看起来阁下是非要用强不可了。”

蓝衫人道：“情非得已，还望刘兄海涵一二了。”

刘五成道：“在下心中亦有几点疑问，不得不先行说个明白了。”

蓝衫人道：“刘兄请说。”

刘五成道：“阁下姓名，可否先行见告？”

那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初入江湖，名不见经传，说出来刘兄亦是不知，不说也罢！”

刘五成心中暗道：倒是推得干净，口中说道：“阁下囚禁在下的用心何在？”

蓝衫人道：“近日之内，江州城中有无数的高手云集，双方都是有备而来，难免一场厮杀……”

刘五成道：“这和我刘某何干？”

蓝衫人道：“刘兄如若为对方擒去，泄露机密，对我等影响甚大。”

刘五成心中暗道：那紫云宫主假冒李天彪，确然是一件很大的机密之事……

但闻那蓝衫人接道：“如论一劳永逸之法，在下此刻可搏杀刘兄灭口，但在下观察刘兄，实是一位很好的人，不忍施下毒手。”

刘五成心中一凛，暗道：这话倒非是虚言恫吓，看他搏杀那马雄飞的气势，十几回合内，定可以把我搏杀掌下。当下说道：“兄台之意，给兄弟两条可走之路，一条是束手就缚，甘为囚禁，一条是杀我灭口。”

蓝衫人缓缓说道：“刘兄身受委屈，在下自有报答。”

刘五成一沉吟，道：“好吧！兄台要把在下带往何处？”

蓝衫人道：“就在江州附近。”

刘五成道：“咱们几时动身？”

蓝衫人道：“最好是立时动身……”

话未说完，遥闻一阵杂乱的步履之声，奔了过来。

刘五成道：“大概是那庄主亲自赶来此地了。”

蓝衫人道：“刘兄请在室中稍候，在下去打发了之后，咱们立刻上路。”
举步向室外行去。

刘五成眼看那人出室而去，心中暗自盘算道：如若我等他和来人动上手后，冲出茅舍，这青衣小童未必能够阻拦于我，我离开此地的机会很大了。

心中忖思间，室外已经动上了手。

只听一阵砰砰啪啪，夹杂着呼叫之声，不绝于耳。

显然，双方已接上手，已然有人受伤。

刘五成霍然站起身子，伸动一下双臂，还未决定是否要走，那蓝衫人已缓缓步进来了，不禁吃了一惊，暗道，这一仗打得好快。

这时室中那高燃的火把已然熄灭，茅室中又恢复了黑暗。

那蓝衫少年回顾了刘五成一眼，道：“刘兄，咱们上路吧。”

刘五成道：“来人呢？”

蓝衫少年道：“兄弟怕刘兄等的不耐，很快的打发了他们。”

刘五成暗道：好险啊！幸好我还没有开始逃走的行动，如若行动，定然会被他碰上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好，有劳带路。”

蓝衫人不再多言，举步向前行去。

刘五成走在中间，那青衣童子走在最后。

这时，风雨已住，天色将亮，隐隐可见四面景物。

刘五成一面暗自留神着行经之路，一面暗暗忖思道：听他口气，似是他们有很多人齐集江州，要有一番作为，不知是否和雷化方等同属一路……

心念一转，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想起了一个人，不知兄台是否认识？”

那蓝衫人仍然举步而行，口中却说道：“什么人？”

刘五成道：“那人在武林中甚有名望，人称金笔书生雷化方。”

蓝衫人陡然停下了脚步，回过脸来，双目中神光如电，不停在刘五成脸上打量。

刘五成被他看的十分不安，说道：“怎么？在下说的不对？”

蓝衫人缓缓说道：“你怎么认识他？”

刘五成暗暗叹道：是非只为多开口，他们是友是敌，很难预料，如若被他追问出全部内情，岂不是有害大局了吗？今日宁教血染黄沙一死，也不能说出内情。

心有所决，淡淡一笑，道：“在下机缘凑巧，见过那雷老前辈，谈不上认识了。”

蓝衫人剑眉耸扬，冷冷说道：“想不到刘兄所知，比在下想的更多一些了。”

刘五成一皱眉头，欲待反唇相讥，但却突然又忍了下去，默不作声。

蓝衫人也不再多问，转身向前行去。

刘五成紧随在蓝衫人身后，走入了一片古柏耸立的大墓园中，那蓝衫人停下脚步。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但天上阴云还未散去，高耸的古柏树梢上，有如隐在一层蒙蒙的云气之中，看上去更增了不少荒凉阴森之感。

蓝衫人缓步行到一座红砖砌成的屋前，轻轻叩动了木门。

只见木门呀然而开，一个佝偻老人披着一头花白长发，缓步行了出来。

蓝衫人和那老人低言数语，那老人点点头，直对刘五成行了过来。

刘五成缓缓说道：“阁下有何见教？”

那老人两道炯炯的眼神，盯注在刘五成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要老夫动手呢，还是自己进去。”

声音冰冷，有如寒冰地狱中吹来的寒风一般，再加那副奇怪的神态面貌，使人不寒而栗。

刘五成望了那蓝衫人一眼，道：“兄台把在下带来此地，不知是何用心？”

蓝衫人缓缓说道：“请阁下暂入此室，住上几日，五日之后，兄弟再来此地……”

那佝偻老人似已不耐，不待那蓝衫人说完，右手陡然伸出，疾向刘五成手腕之上扣去。

刘五成眼看那佝偻老人右手抓了过来，就是无法避开，吃那人一把抓住了手腕。

只觉那一扣之势，有如一道铁箍扣在手腕之上，半身麻木，动弹不得。吃那佝偻老人硬向屋中拖去。

那蓝衫人目注刘五成缓缓说道：“这位者前辈的脾气不好，刘兄最好是听话一些，免得自找苦吃。”

刘五成冷哼一声，还未来得及答话，已被那老人拖入了屋中。

那老人左手用劲，砰然关上木门，缓缓说道：“室中有椅，有榻，坐卧由你。”右手一松，放开了刘五成的脉穴。

刘五成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可否和那穿蓝衫的兄台，说几句话？”

佝偻老人冷冷地说道：“不用了。”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老人神情的冷漠，和他的像貌一般，当真是叫人难以忍受。心念一转，高声说道：“兄台止步。”

那佝偻老人冷冷说道：“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什么话对老夫说吧。”

刘五成不闻那蓝衫人相应之声，心中暗暗忖道：那蓝衣少年武功奇高，大约亦是这场纷争中的要人之一，此时此刻，正在忙碌之时，自然是不会留在此地了，大约是真的走了。

心念一转，望着那佝偻老人：“老前辈和那蓝衫人很熟识吗？”

那佝偻老人冷冷说道：“自然是认识了。”

刘五成道：“老前辈武功高强，自非守墓之人，不知何以流落至此。”

那佝偻老人冷漠地说道：“守墓人难道有何不对吗？”

刘五成呆了一呆，道：“老前辈误会了，在下之意是说，老前辈不似守墓的人。”

那佝偻老人冷哼一声，道：“老夫已在此地守墓二十年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老夫不似守墓人，像什么人？”

刘五成道：“如以老前辈的身手而论，那该当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佝偻老人脸上浮现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接道：“老迈了，不行啦。”

刘五成道：“老前辈隐居于斯定然是别有所图了。”

佝偻老人脸色突然一整，又恢复了那冷漠神色，说道：“阁下问的太多了。”突然站起身子，行到屋角处，盘膝坐了下去。

刘五成望了那佝背老人一眼，心中暗道：这人喜怒难测，不用理他算了，当下闭上双目暗自运气调息。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突闻轰轰三声轻震，传了过来。

刘五成睁眼瞧去，只见那佝背老人右手一扬，击在木门之上，冷冷说道：“什么人？自己进来。”

只听木门呀然，突然大开。

原来那佝背老人，右手一扬之下，竟然暗发指力推开了小栓。

刘五成心中暗道：此地甚多是非，还是装作不闻不见的好。

心念一转，重又闭上双目。

只听一个轻微的声音，传入耳际，似是有人在和佝背老人低声谈话。

刘五成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微启双目望去。

只见一个身着黑衣劲装大汉，恭恭敬敬地站在那佝背老人身前，似是在向那老人请示什么。

那似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佝背老沉吟了良久，才摇头说道：“不行。”

那黑衣劲装大汉一抱拳，道：“也许老前辈心中怀疑在下的身份，晚辈就此别过了。”

那佝背老人也不还礼，望着那黑衣劲装大汉走出茅舍，起身关上木门，转身望了刘五成一眼，欲言又止。

刘五成心中暗道：看来这座毫不起眼的茅舍，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地方，这佝背老人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了……。

他无法了然这老人和那蓝衫人的关系，但他却隐隐感觉到，这些人人事事，都和那慕容长青有关。

只听那佝背老人冷冷说道：“年轻人，老夫心中想到一件事，不得不先给你说明了。”

刘五成道：“老前辈有何教言，但请吩咐。”

那佝背老人双目中神光湛湛的逼注在刘五成的脸上，缓缓说道：“老夫看你的为人，十分老实，因此老夫例外施情，既不给你加戴刑具，也不点你穴道，但如你妄动逃走之念，那就别怪老夫出手无情了。”

刘五成道：“老前辈但请放心，在下既然到了此地，自然不会妄动逃走之心，不过……”

佝背老人双目神光一闪，冷漠地说道：“不过什么？”

刘五成道：“不过，在下只想在此等候五日，五日之约限满，在下是非离开此地不可，那时老前辈如是仍不放在下离此，在下纵然明知非敌，那也顾它不得了。”

佝背老人点头说道：“如若娃儿不守约言，咎不在你，老夫自当做主放你离此了。”

突闻一声尖厉的哨声，打断了那佝背老人未完之言。

那佝背老人突然站起身子，沉声说道：“那木榻之下有一座暗门，快躲进去。”

刘五成看他说话的神情庄重，也不再多问，只好伏身钻入了木榻之下。

果然，在榻下一角处，有一个埋在土中的铁环，刘五成用力一提，一座铁门应手而开，一道石级，直向地下通去。

一股强烈的好奇之心，使他停下来，微启铁门，向外望去。

只见那佝背老人迅速的毁去室中留下的痕迹，打开木门，搬了一把木椅，

倚门而坐。

那佝背老人刚刚坐好，一个身材细高的劲装汉子，已然到了室门外面。

那佝背老人全身靠在门上，闭目养神，望也未望那大汉一眼。

只见那大汉两道炯炯的目光搜望了全室一眼，高声说道：“老头子，快些醒醒。”

这声音十分宏亮，但那佝背老人却是听而不闻，沉睡如故。

那细高大汉砰然一掌，拍在木门之上，那佝背老人如梦初醒一般，揉揉眼睛，说道：“什么事啊？”

刘五成心中暗道：他这一付形貌，这般装作，当真是维妙维肖，叫人难以瞧出破绽。

只见那细高大汉，冷冷说道：“你坐在这里很久了吗？”

佝背老人道：“雨住之后，老朽就坐在此地。”

那细高大汉道：“你可曾瞧到了什么？”

佝背老人道：“瞧到了。”

那细高大汉道：“瞧到了什么？”

佝背老人道：“人，两个人，从这里走过去。”

那细高大汉道：“什么形貌，穿着什么衣服？”

佝背老人道：“好像是一个穿长衫的相公，带着一个书童。”

那细高汉子道：“不错，就是那两人，他们往哪里去了？”

佝背老人随手一指，道：“向东南而去。”

那细高大汉不再多问，跨步向东南奔去。

刘五成藏在榻下瞧的十分清楚，眼看那大汉行去，正待由榻下出来，突闻那佝背老人沉声说道：“下去！”

刘五成心中一动，暗道：此刻四下无人，这句话定然是对我说的了。

心念转动之间，瞥见人影一闪，门口处，陡然间出现一个人来。

刘五成凝目望去，不禁心头一震。

来人竟是那冒充冷手夺魂李天彪的钟子英。

钟子英目光流动四顾了一眼，冷冷说道：“客从天外来。”

佝背老人霍然挺身而起，道：“情自心中去。”目光一掠钟子英，道：“阁下怎么称呼？”

钟子英道：“在下受教而来。”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封密函道：“这里密函一封，留呈雷大侠，我要去了。”

去字出口，人已走得无踪无影。

地上，端放着一个白色的信封。

那信距离刘五成很近，刘五成虽然不想瞧那函封上写的什么，但目光一转，却是瞧个明明白白，只见上面写道：“函上雷大侠化方亲启。”

那佝背老人瞧了函封一眼，收入怀中，伸手一拍木榻，道：“你出来，老夫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刘五成出来道：“老前辈有何吩咐？”

那佝背老人道：“老夫有事必须离此一行，留你一人在此，老夫如何能够放心？”

刘五成怔了一怔，道：“老前辈之意呢？”

佝背老人道：“你知道的秘密愈来愈多了，如若问老夫什么方法最好，那就是杀你灭口，最为安全了，不过，咎不在你，罪不当死……”

刘五成暗道：无缘无故的牵入了这场是非之中，已然从死中逃生一次，这一次是死是活，倒是难以预料了。

心中念转，口却不言。

佝背老人自言自语地接道：“除死之外，只有把你带着走了。”

刘五成还未得及接言，那佝背老人已自言自语地接道：“不成，不成，带着你走，万一遇上强敌，岂不是碍手碍脚……”抬目一望刘五成道：“这么办吧！”

刘五成道：“老前辈有何高见？”

佝背老人道：“老夫点了你的穴道，把你藏在木榻之下如何？”

刘五成摇摇头道：“不成……”

佝背老人道：“不成也得成了。”举手点了刘五成的穴道。

刘五成心道：“既是一定要，还要和我商量什么？”

那佝背老人先把刘五成放入榻下一角，又用两张破木椅，和饭锅，竹几，把外面堵起，纵然有人向榻下探看，不留心也很难看得出来。

但闻那佝背老人说道：“老夫多则半日，少则一个时辰，就可以回来了。”

转身出室，关上木门而去。

刘五成身上三处穴道被点，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但却有目可见物，有耳可闻言，神智亦很清明。

那佝背老人似是有意的让他瞧到室中情形。故意把他放个面孔朝外，堵塞之物也留了两个空隙，使他视界可及室中大半。

正因他神志清明，想到对自己的无礼，就愈想愈气，但因穴道受制，虽然气愤填胸，却是无可奈何。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突闻一阵敲门之声传了进来。

敲门声十分零乱，毫无节奏，显然来人不知联络之法。

但闻一个清冷的声音说道：“虎儿，你取出图来瞧瞧，是不是这地方？”

一个低沉的声音应道：“不会错了，就是此地。”

刘五成只觉这声音十分熟悉，但一时间却又想不出来人是谁。

但闻那清冷的声音又道：“怎么会没有人呢？那位大师说过的，此地主人，整日守在家中，不会离开的。”

另一个声音应道：“公子说的是啊！也许他睡着了，咱们打开木门，进去看看如何？”

刘五成心中忖起：那佝背老人出门而去，木门紧闭，自然是锁上了，这两人怎会瞧不到呢？

忖思之间，突然砰的一声大震，那木门竟然被人推开。

刘五成看清来人之后，不禁为之一呆。

原来进室中的两人，竟然是在茅屋中遇到的蓝衫人和黑衣少年。

刘五成心中一动，忖道：看来这两人也和那慕容长青有关了，那雷化方说的不错，这一次发动的规模很大，天下英雄分由四面八方而来，而且组织严谨，充满着神秘，纵然泄露了部分隐密，也不致牵累到全局。

又见那蓝衫书生流目四顾了一眼，道：“室中无人！”

那黑衣少年道：“亦无打斗痕迹，室中主人自是无恙。”

蓝衫人道：“咱们在这里等他一下，也许他因事出去了。”

黑衣劲装少年四下瞧了一阵，行到榻旁，伸手从榻下拖出一张木椅，道：

“公子请坐。”

那蓝衫人缓缓坐了下去，说道：“虎儿，那位大师给咱们一封密函是吗？”那叫虎儿的应道：“不错，那密函现在小的身上。”

蓝衫人道：“拿给我。”

虎儿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封密函，恭恭敬敬送到那蓝衫人身前。

那蓝衫人接过密函，望望天色，道：“咱们等到中午时分，如是这茅室中的主人，还不回来，就拆开这密函瞧瞧。”

刘五成心中想道：最好能耐心的等等。

忖思之间，突见白影一闪，一位全身着白衣的少女，悄无声息的窜入了茅舍中来。

刘五成定睛一瞧，只见来人白衣白裙，竟是五日前在慕容长青墓前遇到的那位慨赠玉簪的白衣姑娘。心中暗道：这位白衣姑娘，竟然也是此道中人。

只见那白衣少女目光转动，四下打量了一阵，两道目光才转注那蓝衫人和虎儿身上，冷冷地问道：“你们来此作甚？”

蓝衫人淡淡应道：“找人。”

那白衣少女双目中神光闪动，冷笑一声，道：“找什么人？”

蓝衫人缓缓把目光移注那白衣少女的脸上，道：“找这茅舍的主人。”

白衣少女接道：“主人不在，对我说也是一样。”

蓝衫人抬头望望天色道：“此刻时光还早……”

突见白影闪动，一只玉手疾伸过来，直向蓝衫人手中密函抓去。

那蓝衫人右手一缩，迅快绝伦的把密函藏入怀中，人也退后三步。

那白衣少女似是未料到蓝衫人身法如此迅快，呆了一呆，疾快的拍出一掌，迎胸击去。

那蓝衫人左手一扬，硬接了那白衣少女一掌。

砰然轻震声中那白衣少女被震得退了两步。

但闻那蓝衫人冷冷说道：“姑娘怎的如此无礼。”

那白衣少女长长吁一口气，说道：“你们擅入别人之室，怎的还能怪人无礼。”

那蓝衫人一皱眉头，道：“姑娘和此室主人，有何关连？”

那白衣少女似是已知武功难是那蓝衫人之敌，突然一晃双肩，退到室门口处，冷冷说道：“你们出不出去？”

虎儿怒声道：“你这小丫头讲不讲理，我家公子已经再三让你，你怎生如此刁蛮？”

那白衣少女冷冷说道：“我问你们出不出去？”

蓝衫人目光转注到那白衣少女的脸上，缓缓说道：“姑娘，如若我等不肯出去，姑娘要如何对付我等？”

白衣少女冷肃地说道：“你武功高强，胜我甚多，再不出去，我只有施展暗器对付你们了。”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什么暗器？”

白衣少女怒道：“兵不厌诈，愈诈愈好，彼此为敌，我为什么要先告诉你施用什么暗器呢？”

眨动一下圆圆大眼睛，接道：“不过，先告诉你也好，使你知难而退，免得你死不瞑目。”

那蓝衫人突然摇头接道：“姑娘不用说了。”

白衣少女道：“你这人怎么反反复复，刚刚是你要问，此刻又是你不要问了。”

蓝衫人道：“如若姑娘说出施用的暗器之后，伤不了在下，姑娘岂不是可以借词推拖了吗？”

白衣少女怒道：“我这暗器十分恶毒凌厉，告诉了你，你也一样的让避不开。”

蓝衫人缓缓说道：“有这等事，姑娘就施用一下瞧瞧吧！”

那白衣少女缓缓探入怀中，冷冷说道：“我这暗器，名叫五芒珠，分淬毒和无毒两种，现在，我用无毒的一种打你。”

蓝衫人一听那暗器的名字，神色突现紧张，举手一挥，道：“虎儿，站我身后……”

目光转到那白衣少女的身上，道：“好！姑娘出手吧！”

那脾气暴急的虎儿，这次倒是听话得很，迅速的躲入了那蓝衫人的身后。

白衣少女慢慢由怀中取出右手，说道：“小心了。”

陡然一扬右手，一片寒芒电射而出，直向那蓝衫人飞了过去。

那蓝衫人肃然而立，眼看一片寒芒飞来，立时挥扬右手，闪起一片银光，有如匹练绕体，蓝衫人完全隐入那银光之中。

只听一阵呼呼啦啦之声不绝于耳，那一片寒芒尽吃银光击落。

银光乍敛，人影重现，那蓝衫人仍然是赤手空拳的站在茅舍正中。

他一瞬之间，用兵刃击落暗器，又把兵刃归回原位，刘五成瞪着眼睛瞧着，竟然未瞧出他如何拔出兵刃，用的什么兵刃。

那击向蓝衫人的五芒珠，不下十粒之多，吃那银光击散，四下横飞，大部嵌入那泥壁之中，有几颗深入棱梁之中。

那白衣少女想不到那蓝衫人随手一击，竟然把自己一把五芒珠震的四下纷飞，不禁为之一呆。

蓝衫人神色肃然地缓缓说道：“姑娘已经试用过暗器了，在下等仍安然无恙，可以留在这茅室中了吧。”

白衣少女似已知难以是此人敌手，犹如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双目中泪水盈睫，咬牙说道：“不能留在这里。”

那蓝衫人看上去神情虽然冷漠，但言语却甚和气，淡淡一笑，道：“姑娘既非本室主人，和在下等同是做客身份，为什么非要把在下等逐离此地不可呢？”

白衣少女还未来得及答话，那名叫虎儿的已抢先说道：“你已经用出了压箱底的本领，还有什么法子能够把我们逐出此地呢？”

那白衣少女冷笑一声，道：“还有，你们如若迫我过甚，我就不顾后果的施展出来了。”

蓝衫人虽然武功卓绝，但他对那白衣少女施展的五芒珠威力，亦是有些震骇，自己虽然无碍，但虎儿决是难当一击，听她口气似乎还有更恶毒的暗器，不禁一皱眉头，说道：“咱们无怨无仇，在下极不愿伤害姑娘，但姑娘亦不能逼人过甚。”

那白衣少女右手突然向怀中一探，手上已带上了一只鹿皮手套，缓缓说道：“你可听说过一种七毒粉的暗器吗？”

蓝衫人看她带上了鹿皮手套，心知那暗器定然恶毒，不禁脸色一变，冷冷说道：“姑娘，不要迫在下施下毒手还击。”

那白衣少女缓缓说道：“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蓝衫人双目盯在那白衣少女的右手之上，冷冷说道：“姑娘手中此刻尚无毒粉，在下自信能在你取出毒粉之前，制服姑娘。”

白衣少女道：“我这鹿皮手套之上早已沾有毒粉，只要我一举手间，毒粉就可以随手洒出。”

蓝衫人半信半疑的瞧了那白衣少女一眼，缓缓说道：“姑娘如是当真要施用毒粉，就算在下为毒粉击中，但在下亦能在毒性尚未发作之前，取你之命。”

白衣少女道：“我如死去，无人能解去你们身中之毒，你也别想再活，大家同归于尽。”

白衣少女正待扬手打出毒粉，突闻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小丫头……”

三个字说出口，人已到了茅舍门前。

刘五成目光转动，只见来人竟是紫云宫中见过的雷化方。

白衣少女回目一顾来人，娇声说道：“雷叔叔，这人可恶的很，你去打他一顿，给我出出气吧！”

雷化方缓步入室，目光一掠蓝衫少年，立时为之一呆。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阁下贵姓？”

蓝衫人心中并无伤那白衣少女的用心，但见她刁蛮不可理喻，非要施出毒粉不可，为了自保安全，正准备反击，已暗中提聚了十成功力。

雷化方陡然现身，消除了双方的剑拔弩张之势，蓝衫人长长吐一口气，反问道：“阁下是谁？”

白衣少女抢先道：“雷叔叔，你瞧他多么可恶，对你老人家也是这般不敬，你要不好好给他吃上一顿苦头，你老人家还有何颜在江湖之上走动。”

言词之间，充满着挑拨之意。

刘五成心中忖道：此女词锋犀利，每字每句，都击在武林人好名的要害之处，那雷化方虽然修养很好，只怕也无法忍耐得下。

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刘五成的意料之外，雷化方竟有着过人的修养，淡淡一笑，道：“在下雷化方。”

蓝衫人低声诵吟道：“雷化方，雷化方……”

白衣少女接道：“雷叔叔，你瞧他连你老人家姓名都不知道，定然不是什么好出身了，不用和他谈了。”

只见那蓝衫人抱拳一礼，道：“在下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不知老前辈的大名，还望多多原宥。”

雷化方微微一笑，道：“不要紧，不过，在下既然奉告了姓名，兄台也该见告姓名才是。”

蓝衫人沉吟不语。

白衣少女急道：“雷叔叔，人家分明是瞧你不起，你还不信，此刻事实俱在，应该信了吧！”

她能言善辩，又不放过每一个挑拨的机会，似是非要那雷化方和蓝衫人拼个死活出来，才肯甘心。

可是雷化方涵养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任那白衣少女词锋如刀，竟是充耳不闻。

那蓝衫人缓缓抬起头来，道：“老前辈和茅舍主人，是何关系？”

雷化方道：“金兰之交，生死与共。”

蓝衫人道：“这么说来，在下纵然是相告姓名，那也是理所当然，不过在下身世，自己亦不了然……”

雷化方接道：“自己姓名总该知道吧！”

蓝衫人摇摇头道：“说来老前辈也许不信，在下实是不知自己姓名。”

雷化方道：“令师怎么叫你？”

蓝衫人道：“家师所呼恐怕是在下的小名，说出来不雅得很。”

雷化方道：“如蒙兄台见告，在下洗耳恭听。”

蓝衫人脸色尴尬地说道：“老前辈一定要问，在下只好奉告了，家师常呼在下小青……”

雷化方如被人在胸前重重击了一拳般，全身一颤接道：“叫你小青吗？”

蓝衫人道：“名不登大雅之堂，老前辈见笑了。”

雷化方神色严肃，双目神凝，盯注在那蓝衫人的脸上，瞧了一阵，缓缓说道：“兄台可否见告令师的姓名吗？”

蓝衫人摇摇头，道：“很抱歉，家师的名讳，在下实不便说。”

雷化方道：“你到此地求见茅舍主人，可是受令师指示而来吗？”

蓝衫人道：“不是，是家师一位好友，方外高僧指点而来。”

雷化方道：“可是一个和尚？”

蓝衫人道：“是一位老禅师。”

雷化方道：“那和尚可是生具长眉，穿着一袭灰色袈裟，生的十分清瘦，是吗？”

蓝衫人道：“不错，老前辈怎生知晓？”

雷化方道：“兄台可知那位和尚的法号称呼吗？”

蓝衫人道：“那位大师乃家师挚友，家师隐居之处，除了那大师之外，再无他人去过。那位大师每年总要去家师那里一次，和在下很熟，但他一直未曾告诉过晚辈他的法号。”

雷化方道：“令师也没有告诉过你那和尚的事情吗？”

蓝衫人道：“没有，家师除了传授在下武功之外，很少和我谈话。”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在下已经说话太多了，老前辈最好不要再问。”

雷化方沉吟了一阵，道：“好！咱们不谈这些事了，兄台来此求见主人，不知有何贵干？”

他似是自知没说清楚，急急接口说道：“区区和此室主人，交非泛泛，彼此之间，无所不谈，此室主人既然不在，兄台和区区说明也是一样。”

蓝衫人沉吟不语，显然，并未为雷化方说动。

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道：“也许兄台不信区区之言。”

蓝衫人摇摇头，道：“不是在下不信，而是此事太过重大，那位大师再三告诉在下，不可轻易示人……”

雷化方道：“是一封信？”

蓝衫人道：“不错，是一封密函，那位大师再三告诫在下，不亲见此室主人，不可轻易取出此函。”

雷化方道：“你见过此室主人吗？”

蓝衫人道：“没有见过，不过那位大师给在下说的十分清楚，此室主人的形貌特征，大异常人，一望即知。”

雷化方道：“兄台可能口述此室主人的模样吗？”

蓝衫人道：“在下虽没有见过，但却听那位大师说的十分详尽，只要能见他一面，自信不会认错。”

雷化方缓缓回 过头去，望着那白衣少女，道：“你那义父呢？”

白衣少女缓缓说道：“我来就没有看到他，只见他们两人在此，撵他们出去，他们却赖在这里不肯走。”

蓝衫人一抱拳，道：“在下不知姑娘乃此室主人之女，适才冒犯，还望恕罪。”

白衣少女礼也不还，冷冷说道：“此刻知道了吧！”

蓝衫人道：“知道了。”

白衣少女道：“好！现在你们给我出去。”

虎儿看她蛮不讲理，不禁心中大怒，正待发作，却被那蓝衫人低声喝阻道：“不许胡闹。”缓步行了出去。

雷化方一皱眉头，道：“云儿，怎的这等无礼。”

那白衣少女冷冷指道：“现在你们给我回 来。”

蓝衫人已经走出了室外，闻言停下脚步，回 头说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白衣少女道：“我要你们回 来。”

蓝衫人剑眉耸动，俊目发光，但他终于忍了下去，又缓缓走回 茅舍。

白衣少女看那蓝衫人，在自己呼喝之下，竟然是言听计从，心中一点怒意早已消去，嫣然一笑，道：“你很听话啊！”

蓝衫人神色严肃地说道：“姑娘乃此室主人，在下自是应当尊重姑娘才是。”

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道：“兄台年纪轻轻，有此修养，足见令师教导有方了。”

蓝衫人叹息一声，道：“在下身世茫然，追随恩师长大，一面学武，一面听恩师讲解做人之道，应以忍让为先。”

忽听一阵急促马蹄声传了过来，打断了蓝衫人未完之言。

雷化方回 首说道：“云儿，快些把门关上。”

白衣少女应了一声，回 手关上木门。

但闻蹄声得得，由远而近，片刻之间到了茅舍前面。

蹄声陡然而住，显然那骑马人在室外停了下来。

但闻一个粗壮的声音喝道：“宫老头，快些出来。”

那白衣少女秀眉耸扬，似要发作，但却为雷化方摇手阻止。

但闻步履声直向门前行来，想是那人不闻有人回 应，要进入室中瞧看。

雷化方大跨一步，推上门栓。

但闻一声大震，木门摇动，紧接着响起那个粗壮声音道：“有人吗？”

雷化方举手对蓝衫人主仆一招，示意他们并肩站在门后。

刘五成心中忖道：如若人家破门而入，进来搜查，只怕连我也要被他们搜找出来，站在门后，又有何用？白衣少女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一把五芒珠，握在手中。

第五回 遗孤之谜

雷化方也是全身戒备，准备出手，看样子两人心意一般，务求一击而毙来人。但闻室外传来那粗壮的声音，道：“属下在江州，已有十年之久，这宫老头子一直是个又丑又聋的老人，除了同那些上坟的人谈说几句话外，一直不见有人和他往来，决不会是武林中人。”

但闻一冷冰冰的声音，接道：“这话就不对了，慕容长青交游广阔，各色人物无不齐全，这看坟的老头，也是不能忽略。”

说话声音粗壮的人，一下变的十分轻微，接道：“香主说的是，不过……”

那冰冷的声音接道：“不过什么？”

粗壮的声音应道：“属下已然调查过那位宫老头子，他守这座坟园，已经有二十余年了，那时，慕容长青还活在世上未死。”

那冰冷的声音又道：“无论如何，对那宫老头不能马虎。”

粗壮声应道：“香主说的是，今晚在下再行来此，带那宫老儿去见香主。”但闻蹄声得得由近而远，来人又上马而去。

雷化方道：“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早些离开的好。”

蓝衫人道：“在下不能走，非得见到本室中主人不可。”

雷化方道：“为什么？”

蓝衫人道：“那位大师的指教，如是上午就等到午时，下午就等到日落，仍不见此地主人归来，在下即可拆阅这封信了。”

雷化方正待相劝，突闻噗噗噗三声轻响传了进来。

白衣少女急行一步，拉开木门。

但见人影一闪，那佝背老人已然进入了室中。

雷化方道：“他们援手已到，而且又对你动了怀疑。”

佝背老人点点头，道：“我瞧到他们未破门而入，倒是出我意外。”

白衣女接道：“未破门而入，是他们的造化，如是破门进来，必然将死在我五芒珠下。”

佝背老人目光一转，扫掠了蓝衫人主仆一眼，又转到雷化方的脸上，道：“这两位是何许人？”

雷化方道：“人家找你而来，小弟如何知晓？”

佝背老人脸色冷肃，缓缓说道：“阁下贵姓，找老夫有何贵干？”

蓝衫人右手伸入怀中，摸出一封密函，双手递了上去，道：“这里有一封密函，老前辈瞧过就知道了。”

佝背老人神态郑重，瞧了那密函一阵，才缓缓伸手接过，又仔细的看了一阵，才缓缓拆开密函。

只见佝背老人阅读了一段之后，神色突然间流露出无比的凄凉，两行老泪，缓缓滚了下来。

蓝衫人目睹此情，脸色一变，缓缓说道：“老前辈，那信上写的什么？”

佝背老人缓缓说道：“孩子，你要先答应老夫一件事情，我才能告诉你。”

他容貌丑怪，极自然的给人一种恐怖感觉，喜怒哀乐的表现，也特别显得鲜明。

蓝衫人缓缓应道：“要晚辈答应什么？”

佝背老人道：“答应我要节哀保重，为父复仇。”

蓝衫人剑眉一耸，道：“这封信中，可是说明了晚辈的身世么？”

佝背老人道：“孩子，这封信中语词十分含糊，如若你自己拆阅，决难看得明白，但老丈读来，却是字字血泪，句句如刀刺心，那悲惨的往事，随着那字字句句，展现脑际。”

蓝衫人突然抱拳一揖，道：“老前辈可否先把晚辈的姓名见告。”

佝背老人突然伸出手去，摸在蓝衫人的头上，缓缓说道：“孩子，不要急，老夫为了你们家恨大仇，自改形貌，住此茅舍十余年……”

雷化方突然向前一步，接道：“二哥，这个，难道是……”

佝背老人摇摇头，接道：“此地不能谈，等一会再说不迟。”

蓝衫人正想接言，那佝背老人突然举步而行，直到那木榻旁侧，探手向床下一抓，生生把刘五成抓了出来。

雷化方、蓝衫人和那白衣女都未想到这房中木榻之下，还藏有一个人，都不禁为之一呆。

白衣女暗运功力，行到那佝背老人身侧，盈盈笑道：“义父啊！这人是谁？”扬手一掌，疾向刘五成头上拍去。

佝背老人似是对她早已有备，身子一侧，避过了白衣女的一击，道：“不可随便伤人。”

这时，白衣女已然认出了刘五成，微微一笑，道：“是你啊！我认识。”

佝背老人道：“你认识他？”

白衣女道：“不错，我在慕容大伯的坟墓前，看到过他。”

佝背老人动作迅快，就在那白衣姑娘说话的工夫，已然解开刘五成身上的穴道。

雷化方也已看清楚了刘五成，微微一皱眉头，道：“如若在

下记忆不错，咱们也是二度相逢，昨宵今日，还不过一十二个时辰，当真是有缘的很。”

刘五成正待回话，那白衣女已抢先问道：“喂！我那碧玉簪呢？可以还给我了。”

佝背老人掠过一抹惊愕之色，道：“云儿，你把那碧玉簪给他了？”

白衣女点点头：“是啊！我瞧他甘冒大险，莫拜慕容大伯之墓，也是个英雄人物，如是伤在那马雄飞的五毒掌下，岂不是太可惜了，所以把玉簪给了他，他如伤在五毒掌下，也好凭那玉簪去找唐叔叔给他疗伤啊。”

佝背老人道：“云儿，那玉簪……”本要责备那白衣女几句，但话到嘴边时，又突然忍了下去。

刘五成突然对白衣女抱拳一揖，道：“姑娘料事如神，在下确然伤在马雄飞五毒掌下，凭姑娘一只玉簪，救了在下之命。”

白衣女被那刘五成恭维的满脸笑容，说道：“那玉簪呢？可是被老叫化收去了吗？”

刘五成道：“他说借用三月……”

佝背老人冷冷接道：“云儿，这事多久了。”

白衣女略一沉吟道：“大概六七日了。”

佝背老人接道：“你那唐叔叔在半月之前，已然离开了江州，有事他往，怎会救他之命，收回玉簪。”

白衣女笑容突敛，怒声说道：“你敢骗我。”扬手一招，迎胸拍去，出手快速异常。

佝背老人右手挥动，化解了白衣女一招攻势，左手同时伸出，扣住了刘

五成的右腕脉穴，冷冷问道：“那玉簪现在何处？”

刘五成看那白衣女情绪变化，快速至极，喜怒之变，不过是一眨眼间，数日前相赠玉簪时似极善良，此刻出手却又是毒辣无比，如非那佝背老人出手，自己要避开这一掌，恐还不易。

蓝衫人目光一掠刘五成，说道：“这位兄台，咱们也是第二度见面了。”

刘五成心中忖道：眼下情势，险恶万分，人人似是都已经对我动了疑心，必得沉着应付才行。

白衣女道：“玉簪呢？还给我吧！”

刘五成道：“在下中了马雄飞的五毒掌，持姑娘所赠玉簪到了那城隍庙中，但却找不到姑娘说的那位老叫化子，在下毒伤发作不支，倒卧路旁……”

白衣女道：“以后呢？什么人救了你？”

刘五成道：“也是位叫化子，但却不是你说的那位。”

佝背老人道：“什么人？”

刘五成道：“追风腿王平。”

雷化方道：“拳、腿二丐一向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追风腿王平既在江州，那闪电拳自然也在了。”

佝背老人点点头，放开了刘五成的腕脉，道：“可否仔细的说出你的经过。”

刘五成望了雷化方一眼，道：“在下如若不能很仔细的说出经过，只怕是无法平息诸位心中之疑了。”

雷化方道：“你出现在紫云宫中，已使在下疑窦丛生，百思难解。”

刘五成道：“数番相遇，情境各不相同，难怪诸位怀疑了。”语声微顿把疗伤避雨等经过之情，说了一遍。

白衣女怒道：“那玉簪非你所有，你怎可随便借给别人。”

刘五成道：“那时情景，在下纵然不借，也是有所不能。”

佝背老人道：“如若那玉簪确实是被追风腿王平拿去，还有讨回之……”

刘五成道：“他讲三月之内归还。”

雷化方望那佝背老人一眼，沉声说道：“刘兄也许讲的是句句实言，但此刻在下却无法全信，眼下之策只有屈驾几日了。”

刘五成道：“诸位要在下如何？”

佝背老人道：“暂和我等相处一起，俟这场风波过去，再放阁下不迟。”

刘五成无可奈何道：“既然如此，在下不答应亦不行了。”

忽见那佝背者人手一挥，道：“有人来了。”

群豪立时分散四周，各自运功戒备。

只听一阵沉重快速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紧接着砰然一声大震，木门被人撞开，一个身着土布裤褂的大汉，踉跄而入。

佝背老人陡然由屋角跃出，伸手扶着来人，道：“德强，怎么了？”

那大汉伸出手来，握住那佝背老人的手，双目圆睁，全身微微颤动。

雷化方道：“不要讲话。”举起右手，轻按在来人背后命门穴上。

土布衣着的大汉，舌头似是已经僵硬，很想说话，但却说不出来。

直待雷化方右掌落在他背后“命门”穴上，才张嘴吐出一口鲜血，道：“强敌援手已到，弟子……”闭上双目，向地上坐去。

佝背老人右手探出，按在那人前胸之上，缓缓说道：“不行了。”缓缓

放下那大汉尸体。

雷化方收回右手低头看去，只见那一口血中，带着很多碎了的内脏，长叹一声，道：“他中了人重手法，肝脏被震碎，纵然华佗重生，也是无能救他了。”

佝背老人双目圆睁，缓缓流下了两行泪水，道：“你良田千顷，家财万贯，守在田园有何不好，偏偏来助为师，落得如此下场……”

那蓝衫人突然行近尸体，蹲下身子，右手搭在那大汉脉穴之上，良久之后，黯然而起，道：“他心脉已断，生机全绝，晚辈虽然身怀有保命灵丹，也是无能起死回生。”

佝背老人缓缓说道：“孩子，你可知道他为谁而死吗？”

蓝衫人道：“晚辈不知。”

佝背老人道：“你……”

蓝衫人道：“我……”

双目盯注在那大汉身上瞧了一阵，接道：“这个，晚辈就想明白了，在下和他素不相识。”

佝背老人道：“很多人都和你素不相识，但他们却为你，牺牲了宝贵的性命……”

雷化方道：“二哥，难道他是慕……”

佝背老人抱起那大汉尸体，接道：“走，咱们到下面谈吧。”目光一掠那白衣女，接道：“云儿你守在外面，如有人来，就传入警讯。”

白衣女虽然不愿，但却又不敢抗拒那佝背老人之命，嘟起嘴巴，一语不发。

佝背老人道：“老夫带路。”行到屋角处，伸手移开木榻，揭开一扇石门。

只见一道石级，直向地下通去。

雷化方当先而行，那蓝衫人带着书童虎儿随在雷化方的身后，刘五成走在虎儿之后，佝背老人抱着那土布大汉尸体，走在最后。

白衣女眼看群豪鱼贯行入地道之后，盖上石门，移过木榻，又扫去地上血迹，带上木门而去。

这座地道斜斜向下通去，行约十余丈，才到尽头。

佝背老人摸出火折子，燃起一支火烛，道：“你们随便坐吧！”

刘五成目光转动，只见停身是一座布置很雅洁的小室，四面都用白绫幔起，正壁处挂着一个长髯垂胸，头戴方巾，仙风飘飘的老人画像。

佝背老人目注那画像，沉声对蓝衫人，道：“孩子，你仔细瞧瞧那画像。”

蓝衫人凝目瞧了一阵，只觉那画像似曾相识，但搜尽枯肠，却又想不起何处见过。

转目望去，只见雷化方也是双目神凝，脸上泛现出无限哀伤，两行泪水缓缓由眼角流下，直滴前胸。

佝背老人缓缓把那大汉尸体放好，沉声说道：“孩子，你能认出这画中人吗？”

蓝衫人道：“晚辈识不出来。”

佝背老人一字一句地说道：“他就是武林中人人爱戴的慕容大侠，也就是你含冤而死的父亲慕容长青。”

蓝衫人呆了一呆，对着画像跪下拜了三拜，回首望着佝背老人，道：

“老前辈可否仔细告诉晚辈内情？”

佝背老人道：“如若不告诉你内情，也不会带你到此地来。”

长长叹息一声，道：“孩子，你先起来，坐在那里，镇静一下心神。”

蓝衫人长长吸一口气，强忍着胸中的激动、痛苦，站起身子，道：“老前辈请说吧！”

佝背老人黯然叹息一声，道：“二十年来，武林中从没有一个人，能像慕容长青一般受人爱戴，他有着绝世武功，和超越常人的才华，武林道中人提起慕容大侠，无不肃然起敬，他享誉江湖三十年，替武林同道排解无数纷争，多少次悲惨的杀劫，都由他出面排解，化干戈为玉帛，武林同道对他的崇敬爱戴，也逐日加深，只要慕容大侠一句话，天大的事情无不迎刃而解。”

他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二十五年前，金陵镖局走失一趟镖中，除了十万两黄金之外，还有价值连城的珠宝。当时的金陵镖局乃当代第一大镖局，局子里有十多位武功高强的镖师，总镖头金刀镇八方胜子威，更是当代武林公认的一流高手，他闻得失镖之讯，亲率镖局中六位武功最强的镖师，走遍了中原数省，查访半年之久，仍然无法找出失镖的线索。”

蓝衫人问道：“以后呢？”

佝背老人道：“以后胜子威无法可想，只好来到江州求见慕容大侠，求那慕容大侠出手，相助一臂之力。胜子威虽然富有，但倾尽家产也无法赔偿这趟失镖。”

蓝衫人道：“先父答应了吗？”

佝背老人道：“当时慕容府中，座客甚多，听得此讯之后，都劝那慕容大侠三思而行，一则失镖已过了半年之久，那镖银早已为人运藏起来；二则那劫镖人，有如雾中神龙，来不沾纤尘，去不留痕迹，茫茫天涯，何处可觅。但那慕容大侠豪气干云，人所难及，竟然当着满厅宾客答应下来。”

蓝衫人道：“家父寻到了那趟镖吗？”

佝背老人道：“满室宾客，无不骇然，但慕容大侠既然说出了口，别人自是无法阻拦，不过那慕容大侠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蓝衫人道：“先父提出的什么条件？”

佝背老人道：“慕容大侠要那胜总镖头答应一件事，就是这趟失镖追回之后，胜总镖头要从此洗手，不再吃镖行的饭。”

刘五成听得神往，忍不住接道：“那胜子威答应了没有？”

佝背老人道：“胜子威当时有如失去魂魄，六神无主，就是再提一百个条件，他也会一口答应下来。”

蓝衫人道：“先父可曾找回那趟失镖？”

佝背老人道：“慕容大哥的才慧，果非常人能够预料，他当着厅中群豪之面答应下来，那是一诺千金了。这承诺固是那胜子威全部的希望所寄，但亦是慕容大哥的声望考验。如若慕容大哥寻得这一趟失镖，固然可轰动江湖，还增加一桩美谈；但如寻不到这趟失镖，对慕容大哥的声望影响太大了，权衡其事，答应的是不智之极了。是以全厅中人，全都默默不语。”

他望了雷化方一眼，接道：“当时你这位雷五叔也在场，极想出言劝阻，但却忍了下去。哪知慕容大哥早已成竹在胸，早已料到了胜子威寻不到失去的镖银，定然会登门求教，是以早已四出查访，胜子威登门之时，他已经查出了一点眉目。”

目光一掠雷化方，接道：“以后的事，由你五叔说吧，你那故世的爹爹，

是带着你雷五叔一同去讨镖银的。”

那蓝衫人外面虽然和气，但骨子里却十分高傲，事情未全然了解之前，竟然不肯称呼叔父。当下抱拳一礼，道：“雷老前辈，随同家父去讨镖银，不知是否讨到？”

雷化方点点头，道：“孩子，你颇有令尊的遗风，外貌和善，骨子里十分高傲。”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慕容大哥答应下胜子威替他寻回 镖银，在场中的人个个如负重担，默然不语，但慕容大哥却是谈笑风生，摇上酒菜，招待那胜子威，酒席之间许下豪语，要他三个月后重来江州取回 镖银。”

“席上群豪除了胜子威和他带来的两个镖头之外，大都是慕容大哥的好友，听他酒后豪语，既是敬佩，又是担心，想他一世英名如为寻镖事，付于流水，实是大为不智。但又感觉到无法相劝，直待酒席终了，那胜总镖头说尽了千恩万谢的话，告辞而去，慕各大哥吩咐我收拾行李，带上兵刃，两骑马连夜离开了江州。”

那佝背人突然道：“五弟，我倒要问问你，那次慕容大哥带你去何处讨回 镖银，一直未曾听你说。”

雷化方道：“大哥嘱咐不许泄露，是以小弟从来讲过。”

佝背老人道：“此刻是否可以说呢？”

雷化方略一沉吟，道：“事情已过了二十余年，说说自是无妨。”

微微一顿，接道：“慕容大哥带小弟离开江州之后，直奔南岳衡山而去，小弟想那南岳门，不可能抢那镖银，曾经问过大哥，但慕容大哥却微笑不言。”

佝背老人道：“可是南岳门抢去了镖银吗？”

雷化方道：“不是，大哥带我深入山区，把两匹健马寄存农家，步入入山，在那乱山丛中行了一夜，天色微明时分，到了一个山谷。景物十分优美，一望翠碧，茅舍数间，似乎是山居的农家猎户，哪里像绿林人居住之地，慕容大哥让我站在一棵大树之下，谆谆告诫于我……”神情默然，突然住口不言。

佝背老人急于了然内情之心，似是尤强过那蓝衫人和刘五成，急急接道：“大哥告诫你什么？”

雷化方道：“慕容大哥说，取回 镖银之前，必将先经过一番恶斗、不论他是胜是败，都不许我出手相助，如若他不幸战死，绝不可替他复仇，只要将尸体运回 江州，悄然掩埋，然后去通知胜子威一声，告诉他未能讨还，人已为讨镖而死。”

佝背老人道：“胜子威和慕容大哥谈不上什么交情，而且代人讨镖，亦非侠义举动，大哥为什么要涉此奇险呢？”

雷比方道：“这个非小弟所能知晓了，当时情景小弟心中大为不安，但事情已如满弓之箭，不得不发，只好硬着头皮等了下去。大约是慕容大哥看出了我的忧苦，曾经安慰我说，他如没有七成把握，决不会轻易答应胜子威，叫我放开胸怀等他好消息。”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那等情势之下，小弟又有何能劝阻慕容大哥呢？只好让他去了。小弟眼看他进入了一座茅舍中去，等了一顿工夫之久，慕容大哥才缓步而出……”

“他虽然若无其事，脸上带着笑容，但我已瞧出他受了很重的内伤，当时我很担心，但却未见有人追出茅舍，大哥赤手而入，赤手而出，亦未见带

有镖银。”

佝背老人道：“那是怎么回事？”

雷化方道：“我正想开口询问，慕容大哥却摇手不让我多言，当先向谷外行去，一口气行出了五六里路，才吐出一口鲜血，叹了一口气，告诉小弟说，总算讨回了镖银。”

佝背老人点点头道：“江湖之上都知慕容大哥讨回镖银，但却很少知道他如何讨回。”

雷化方道：“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大哥伤势，哪还有心情问他镖银的事，我背着大哥行了一日，到了那寄存马匹的农家。”

“大哥早有准备，随身携带很多的药物，就在那农家住了下来，养息三日，才上马赶路。”

蓝衫人道：“那时，家父的伤势好了吗？”

雷化方道：“慕容大哥内功精湛，又早有准备，三日时间虽短，但伤势已大见好转，大哥心情十分畅快，沿途浏览风光，行了十余日，才回到江州。”

蓝衫人道：“家父没有取到镖银吗？”

雷化方道：“慕容大哥和我回到江州府中，当天晚上镖银就送到慕容府中，一桩轰动武林的神秘失镖案件，在慕容大哥手中不足一月工夫，就轻轻松松找了回来。次晨天亮，慕容大哥就派出快马，直奔金陵镖局，通知胜子威来江州慕容府中提回失镖，这消息震动了金陵，也震动了整个江湖。”

“胜子威白马披红，亲自抱了一块金匾，十位镖头一体偕行，赶往江州慕容府中，献上金匾，提去镖银。那时慕容大哥声望已到了颠峰，想不到一代才人竟尔遭人暗算……”话至此处，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佝背老人缓缓伸出手去，轻轻按在那蓝衫人肩上，脸上是一片悲伤和慈爱混合的表情，说道：“孩子，你可知道老夫是谁吗？”

蓝衫人摇摇头道：“晚辈不知，但想来定然是家父生前的好友了。”

佝背老人点点头，道：“慕容大侠在世之日，喜爱结交武林朋友，其中有几个最好至友，结作了金兰之交，只是外人不知道罢了。”

蓝衫人年岁虽不大，但却沉着，镇静，虽然惊悉大变，但仍然能心神不乱，长长吁一口气，道：“老前辈和家父……”

佝背老人接道：“和慕容大哥结作金兰的，共有五人，一僧，一道，一书生，还有老朽一人。”

目光一掠雷化方道：“那书生就是站在你眼前的雷五叔，江湖上人称金笔书生的雷化方。”

蓝衫人双目神凝，望了雷化方一眼，口齿启动，似是想呼叫雷叔叔，但却又突然忍了下去。

佝背老人缓缓说道：“慕容大哥为尊，老夫排行第二，九如大师第三，紫云宫主第四。”

蓝衫人缓缓说道：“老前辈可否把那封信，还给晚辈瞧瞧？”

“孩子，你可是有些不信自己的身份吗？”

蓝衫人道：“事情太突然了……”

长长吁一口气，道：“如若晚辈真是那慕容长青之子，何以从未听家师说过，那位老禅师也从未对晚辈提过此事。”

雷化方怔了一怔，暗道：说了半天，他竟然不相信自己是慕容长青之子。

望了那佝背老人一眼，道：“二哥，那信上写些什么？”

佝背老人缓缓从怀中摸出一封信。

蓝衫人突然提出心中的怀疑，不但雷化方为之愕然，就是那佝背老人也为之心神一震，暗道：这二十年来，我等明查暗访，那夜大劫，除一对仆婢夫妇未在慕容府中，得免杀身大祸之外，慕容府老幼，再无一人逃出，凭这一封书信，怎可遽尔断定这位就是慕容大哥遗孤，虽然函上字迹分明是三弟九如大师手笔，但九如三弟何以不肯亲自陪同他来，以三弟为人的细心，怎能放心让慕容大哥遗孤，千里迢迢远行来此。

心中念转，顿觉疑窦重重。

蓝衫人展开书信，凝目望去，只见写

书奉二哥申子轩：大哥家遭惨变，株连男女仆婢数十口，弟适由昆仑朝圣归来，惊悉凶讯，冒死入慕容府中，但仍是晚到一步，强敌主凶已遁，从凶数十，仍在府中搜查，弟悲愤填胸，杀心顿生，频施毒手，连毙十余人，冲入大哥坐息密室，弟原想大哥一向心思缜密，或可于密室中寻得追查凶首线索，哪知室中只有一童熟睡未醒……。

蓝衫人抬起头来，望了佝背老人一眼，道：“申者前辈，这信上，写的很清楚啊！”

申子轩道：“孩子，你再往看吧！”

蓝衫人双目转注信上，继续向下看去。

但见写道：莲下石花，有书为证，清茶杯中，传下道统，依序寻得大哥重生。

这几句话确是含糊莫名，机心难测，只看得那蓝衫人一脸茫然，抬头问道：“申老前辈，那莲下石花和清茶杯中，是何所谓？”

申子轩道：“孩子，再望下看去。”

蓝衫人见那申子轩不肯解说，无可奈何的向下看去，只见继续写

斯时敌踪已至，弟只好背此子破围而出，渐感不支，但想到大哥遗孤容强敌伤害，精神突振，连毙三敌，破围而出，落荒夜走，逃出江州，弟伤势过重，武功已失，全凭一股悲愤之气，激发体内的潜能支撑，逃出险境，幸得大哥阴灵相佑，遗孤无恙，二十年如坐针毡，无时能安，二哥收悉此书之时，弟已心瘁力尽了。

下面写着，三弟九如百拜顿。

那蓝衫人一口气看完书信，双目突然流下泪来，黯然说道：“唉，那位残废的大师，竟是小侄的救命恩人……”

申子轩接道：“慕容大哥待我等情意深重，为他遗孤死而何憾。”

蓝衫人抬起泪眼，道：“二位叔父在上，请受小侄一拜。”撩衣跪下。

雷化方身子一侧，道：“不用行此大礼。”

申子轩扶起了那蓝衫人，道：“孩子，你起来。”

雷化方突然一伸右手，说道：“书信给在下看看如何？”

那蓝衫人站起身子恭恭敬敬把书信递了过去，道：“五叔请看。”

雷化方道：“不敢当。”接过书信，仔细瞧了一遍，道：“二哥可曾仔细瞧过这封信吗？”

申子轩道：“仔细瞧过了。”

雷化方道：“二哥为人一向细心，如若这封信是他从容之中写成。岂会连大哥遗孤的名字，也未写上。”

刘五成听得心中一动，暗道：刚才是他不肯承认是慕容长青的遗孤，如今他倒承认了，但雷化方和申子轩却又动了怀疑，这件事看来是有些夹缠不清了。如若这蓝衫人，当真是对方派来的奸细，这一次武林中敌对双方搏斗，实是江湖上前所未有惊人之劫，敌对两方都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而且源远流长，二十年前，就预伏今日的一步之棋，非大智大慧的人，岂能办到。”

闻申子轩道：“五弟说的是，这信上确然有些含糊不明之处，不过这信中一些隐语，除了三弟之外，别人决然不会知晓。”

雷化方道：“二哥多久未见过三哥了？”

申子轩道：“自从大哥家罹惨变之后，就一直未再见过。”

雷化方道：“二十年，这时间不能算短，连四哥都能和二哥取得联络，何以三哥不能和我等取得联络呢？何况他写信来此，那是早知二哥在此了。”

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道：“五弟说的是！”

雷化方道：“大哥遗孤千里来此，是何等重大的事，三哥就算武功失去，也不会放心他一人前来，兄弟们多年不见，难道他就没有一点思念之情吗？”

申子轩望了那蓝衫人一眼，道：“孩子能不能告诉我你从何处来？”

蓝衫人一皱眉头，道：“家师对我虽有传艺之恩，但他始终不肯承认我是他门下弟子，不准小侄在江湖上说出他的名号，也不许小侄提起他隐居之地。”

雷化方道：“这早在我意料中了……”两道炯炯眼神，逼注在那蓝衫人的身上，道：“究竟是何人遣你来此，用心何在？”

蓝衫人说道：“小侄未到此地之前，对身世一直茫无所知，适才听得两位叔父解说，看完三叔之信，才知道一些内情……”

雷化方冷笑一声，道：“你太聪明了，你如不自作聪明，对身世表示一下怀疑，我等在悲痛之中，也被你瞒过了……”

蓝衫人望望那挂在壁间的画像，沉吟了一阵，道：“两位叔叔既然对小侄动疑，小侄该当如何？”

雷化方道：“你如是慕容大哥的遗孤，那是真金不怕火了，在你身份未获证明之前，先让我点了你穴道。”

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吗？”

雷化方望了申子轩一眼，道：“二哥有何高见？”

申子轩缓缓说道，“目下真相未明，不能采用过烈的手段，如是判断有误，岂不是终身大憾了吗？”

雷化方道：“二哥说的是，不过也不能太过大意。”

申子轩点点头，两道炯炯的目光投注在那蓝衫人的脸上，缓缓说道：“孩子，如若易地而处，你将如何？”

蓝衫人道：“两位叔父可认识三叔的字迹吗？”

申子轩道：“字迹不错，但我们二十年未曾见面，亦未曾听到过他的消息，正如你所言，这封信来的太过突然了，难免使人动疑。”

蓝衫人道：“小侄此刻，纵然用千言万语解释，只怕也难使两位相信。”

申子轩道：“不错，因此我们才要未雨绸缪，早作防备。”

蓝衫人缓缓转过身子，双目望着壁间画像，两行清泪，由眼角滚了下来，说道：“在下的身世，虽然已有眉目，但还无确切证明，两位既动疑心，晚辈亦觉茫然了，如若两位确然有能力证明晚辈的身世，晚辈自将是甘愿束手就缚，留待查证。”

刘五成心中暗道：这人说得十分明白，情见乎词，看样子不似作伪。

雷化方缓缓举起右手，道：“只要你确是慕容大哥遗孤，决不会受到伤害，在查证期间，只有委屈你了。”骈指如朝，缓缓向那蓝衫人穴道之上点去。

忽听一声：“住手！”

方虎儿跃落在蓝衫人的身侧，护住了蓝衫人的后背。

雷化方神色肃然，冷漠地说道：“站开去！”

方虎儿摇摇头，道：“不行，诸位如是觉着我家公子身份可疑，不认我们就是，那也不用点他穴道。”

雷化方道：“在他身份未明之前，你也是一样不能离开，也要一样的点你穴道。”

蓝衫人突然转过身来道：“虎儿，快退开去。”

方虎儿满脸激愤之色，但却又不敢抗拒那蓝衫人之命，只好退了下去。

蓝衫人双手环抱，闭上双目，说道：“两位叔父尽管出手。”

雷化方望了申子轩一眼，疾快的伸出手去，点了那蓝衫人右臂“五里”“天井”两穴。

这两处穴道，一是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一是属于手少阴之焦经，都是人身主要经脉，那蓝衫人这两处穴道受制，纵然是武功深博，也无能再行施展。

雷化方看他神态从容，两处要穴被点，仍然是神情镇静，颇有那慕容长青之风，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子，也许是五叔多虑了。”

蓝衫人缓缓垂下右臂，淡淡一笑，道：“叔父这等顾虑，亦是当然之举……”

突闻当当两声钟鸣，传入耳际。

申子轩目内神光一闪，道：“有人来了。”目光转注到那雷化方的脸上，道：“五弟，几时发动？”

雷化方道：“原定明宵发动，但小弟今晨得报，有很多不知来路的武林人物，快马赶来江州，初试锋芒，不能挫败，小弟已决定改作今夜二更发动了。”

申子轩正待答话，突闻钟声连鸣，响不绝耳。

雷化方道：“来人甚多，云儿虽然机警，也难对付群敌，待小弟出去助她一臂之力如何？”

申子轩道：“你留在这里，我出去瞧瞧。”闪身而去，眨眼间消失不见。

那穴道被点的蓝衫人突然说道：“咱们守在这地下密室，万一敌势过强，被人封住了出路，对我大是不利，小侄之意，既是难免一战，那就不如早些离开此地，免为所困，小侄一得之愚，不知叔父意下如何？”

雷化方略一沉吟道：“好！咱们先到那茅舍中去。”举步向外行去。

群豪鱼贯而行，出了地下密室，只见茅舍木门大开，申子轩当门而立。

雷化方轻步行到申子轩的身后，低声说道：“二哥，局势如何？”

申子轩道：“如是我料断不错，在这茅舍四周，都已布下了死亡的陷阱。”

雷化方道：“二哥之意，可是说他们已在四周布下了人手？”

申子轩道：“不错，我听到零乱的步履之声，接近这茅舍之后，突然消失。”

语声未落，陡闻一个冷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雷化方你躲了二十年，从此隐姓埋名，不再出现江湖，也就罢了，想不到你二十年后，竟然又

在江湖出现。”

雷化方高声应道：“什么人，竟然知我雷某？”

那冷厉的声音接道：“金笔书生，你连老夫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吗？”

雷化方一皱眉，低声说道：“二哥，听出来人是谁吗？”

申子轩道：“你再和他说几句话。”

雷化方高声说道：“恕我雷某耳拙，听不出阁下声音，阁下何不报上名来？”

但闻一声冷厉的长笑，传了过来，道：“你如想见老夫，只需出此茅舍三步。”

雷化方回顾了申子轩一眼，道：“二哥，我出去瞧瞧如何？”

申子轩摇摇头，道：“不要冒险，他们人手众多，但却迟迟不肯攻入这茅舍中来，自然存心诱咱们出这茅舍了。”

但闻那冷厉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姓雷的，你如再不出来，可别怪老夫要施下毒手，毁去那茅舍了。”

雷化方一皱眉头，道：“此人指名叫阵，小弟出去瞧瞧。”

申子轩道：“五弟一定要去，要小心一些才是。”

雷化方道：“有劳二哥费心。”缓步行了出去。

他心知茅舍之外，步步杀机，寸寸死亡，心中亦是不敢大意，运气戒备，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目光转动，只见四面一片静寂，不见人踪何在。

雷化方行出一丈多远，仍然不见有人，正待停下脚步，突闻噗噗两声轻响，自身后传了过来。

转眼望去，只见两面黑色旗子破空飞来，插在身后五尺左右的沙土地上。

两面黑旗上各绣着一具白色的骷髅。

雷化方一睹那白骷髅旗，心中陡然一惊，倒吸一口冷气，道：“幽冥谷主。”

只听一阵冷厉大笑之声传入耳际，三丈外一株大树身后，缓缓行出来一个身着黑袍，胸前绣着白骷髅，面目冷肃的老者。

那老人一现身，大树上枝叶密茂之处，人影翻飞，落下来四个黑衣童子。

四个童子都在十六七岁，眉目倒还清秀，只是脸色惨白，不见一点血色。

四人手中各执着一把折扇，迅快奔到那老人身后，分站在他的身侧。

雷化方暗暗吹一口真气，纳入丹田，镇静了一下心神，一拱手，缓缓说道：“谷主别来无恙。”

那幽冥谷主长的并不难看，但全身上下却有着一股肃冷之气，使人不寒而栗，缓步逼到雷化方身前七八尺处，停了下来。两道森寒的目光，投注在雷化方的脸上，说道：“雷化方，咱们二十余年未见，你还能认出老夫。”

雷化方道：“谷主这身装着，不但在下认得出来，天下英雄又有谁认不出来呢。”

幽冥谷主淡淡一笑，道：“言重了。”

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道，“谷主一向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此番到江州来，不知有何贵干？”

幽冥谷主冷漠一笑，道：“本座为阁下而来。”

雷化方心头一震，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镇静，淡淡一笑，道：“区区能劳动谷主大驾，倒是荣宠的很，但不知找在下有何见教？”

幽冥谷主回 顾了左面一个黑衣童子一眼，道：“把带的礼物取出来。”左面为首黑衣童子应声一礼，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檀木盒子，双手捧着，递了过去。

雷化方一面运气戒备，双目却盯注在那木盒之上。只见那木盒一寸多厚，四寸宽窄，忖思良久，想不出盒内放的何物，缓缓伸手接过木盒，道：“这盒中放的什么？”

幽冥谷主道：“本座的声誉，阁下的生死。”

雷化方道：“这等贵重的礼物，只怕雷某人消受不了。”右手二指微伸，打开木盒。

只见木盒中放着一付白色的手铐。

雷化方心中已然明白，但却故作不知，淡然一笑，道：“好一付精致的手铐。”

幽冥谷主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巴，道：“阁下的才慧、经验，无不高人一等，想已知在下一片心了。”

雷化方掂了掂手中木盒，笑道：“谷主胸中玄机，雷某如何能够猜透，还望说个明白。”

幽冥谷主道：“既然如此，本座就明说了，本座受人之托，想请阁下戴上那付手铐。”

雷化方道：“如以谷主的情面而言，在下理应戴上这付手铐，不过，雷某有一点不解之处，还望谷主说明。”

幽冥谷主道：“什么事？”

雷化方道：“谷主受何人之托，要雷某束手就缚？”

幽冥谷主冷冷说道：“受何人所托，似乎和你雷大侠无关了，雷大侠只要看老夫情面就是，老夫为人，素不喜讨价还价，只因老夫对你雷大侠十分敬重，才这般和你相商，肯不肯买老夫的面子，全凭你一言而决了。”

雷化方暗暗忖道：“这幽冥谷主，独居幽冥谷，自成一片天地；决不会无缘无故的和我等为敌，他说受人之托，当是自顾颜面的说法，事实上定然为人胁迫，不得不尔，以此人在武林身份之高，又有什么人能役使他呢？”

心念一转，强自忍下气愤，缓缓说道：“谷主和在下等素无交往，自是谈不上恩怨二字，谷主如能说出一番道理，就凭谷主的威名，在下亦当束手就缚，听凭处置，如若说不出一番道理，这等咄咄逼人的口气，未免有些欺人过甚了。”

幽冥谷主冷然一笑，道：“看来咱们是很难谈得拢了……”

突然举手一挥，四个黑衣童子疾如闪电一般，分由四面奔出，团团把雷化方包围了起来。

幽冥谷主缓缓接道：“老夫早已料到，此事难以善成，但不得不尽人事，雷大侠既是不肯答应，老夫只有动强一途了。”

这时，四个青衣童子已然张开了手中折扇。

日光下，只见那折扇一面血红，一面墨黑，看上去就使人生出一种恐怖之感。

这四个童子年事虽轻，但震于那幽冥谷主的威名，雷化方亦不敢有丝毫大意，右手一探腰间，摸出一支金笔，哈哈一笑，道：“区区久闻谷主武功独成一格，变化诡奇，今日能得领教一番，也让雷某开次眼界。”

幽冥谷主冷笑一声，道：“雷化方，兵刃无眼，动上手难免要有伤亡了。”

雷化方道：“谷主苦苦相逼，雷某只有奉陪了。”

幽冥谷主右手一挥，四个青衣童子齐齐挥动折扇，全是赤红的一面攻敌，日光下只见一片红影闪动。

雷化方金笔挥动，一式“风起云涌”，闪起一片金芒，护住了身子。

四周黑衣童子正待挥动折扇攻出，突闻一声沉喝传了过来，道：“住手！”一条人影疾如流矢一般，激射而来，人未到，一股强猛的掌风已先自涌至，逼得正南方位上一个黑衣童子闪身让开。

雷化方转眼望去，只见来人正是那中州一剑申子轩。

申子轩动作奇快，眨眼间已冲入圈中，和雷化方并肩而立。

幽冥谷主两道森寒的目光，投注申子轩的脸上，神情间微现惊愕，似是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的佝背之人，能有着这等快速的身法，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他扬起左手，阻拦住四个黑衣童子，说道：“阁下是什么人？能和金笔书生雷化方行坐一起的人物，自非江湖上无名之辈，对阁下老夫却十分陌生。”

申子轩缓缓吸一口气，道：“谷主不识在下，但在下却识得谷主，如是我记忆不错，咱们二十年前，在那慕容长青大侠府中，见过一面。”

幽冥谷主呆了一呆，道：“不错，老夫确在慕容长青的府中，吃过一餐酒筵，但那日与会之人，大都是武林声望极高的人，似阁下这等形貌，老夫如若见过一面，决然不会忘去。”

申子轩冷笑一声，道：“谷主不用多心，区区自会奉告姓名，不过，区区在未告姓名之前，想先请教两件事。”

幽冥谷主道：“什么事？”

申子轩道：“谷主在慕容世家的酒筵之上，豪饮薄醉，口出大言，激怒了天山笑叟，要你接他三道飞杯罚酒，谷主可曾记得此事？”

幽冥谷主道：“那又怎样，天山笑叟的三杯罚酒，老夫一一接下，你如在场，当知老夫言之不虚。”

申子轩道：“那一、二杯酒，确是你接下，但第三杯酒，谷主却力难从心，天山笑叟以无相神功，发出强猛绝伦的内劲，眼看谷主就要当场出丑伤在第三道飞杯之下，却为一股暗劲所助，化去杯上内力，谷主才得保下颜面，是也不是？”

幽冥谷主那肃冷的脸上，微现愧咎之色，怒道：“满口胡言。”但心中对此人却是更为忌惮。

申子轩冷笑一声，道：“不论谷主是否承认，但你心中明白，你可知晓那暗中助你之人，是谁吗？”

幽冥谷主不自觉地说道：“什么人？”

申子轩道：“慕容长青。”

幽冥谷主道：“慕容大侠……”他似是自知失言，突然住口不言。

申子轩道：“正是那慕容大侠，他和你素无交往，但却不忍让你一世英名尽付流水，暗中助你接下酒杯，用心是何等仁慈。”

幽冥谷主厉声接道：“你是谁？”

申子轩道：“中州一剑申子轩。”

幽冥谷主道：“那中州一剑申子轩气度雍容，名满天下，岂是你这等形貌！”

举手一挥，四个黑衣童子齐齐一开折扇，分向申子轩、雷化方攻了过去。

雷化方金笔挥展，洒出一片金芒，有如千支金笔一齐出动，分向四个黑衣童子攻去。这是雷化方赖以成名江湖的流星笔法，威势果非小可。

四个黑衣童子本是分面抢攻，但却被雷化方一招反击之势，迫得弃攻为守，反退两步。

四个黑衣人退开之后，仍然分站了四个方位，望着两人。

幽冥谷主冷笑一声，道：“我倒忘了雷大侠十二招流星笔法，乃武林中奇学绝技，四个尚未出道的小娃儿，自然是接不下来了。”

中州一剑申子轩低声说道：“五弟小心一些了。”陡然劈出一掌，一股强劲的掌风，直向正北方位击去。

那守在正北方位的黑衣童子，感觉出一股强大的潜力逼了过来，立时向旁侧闪去。

申子轩佝背一伸，疾如电光石火一般，急掠而出，直冲到那幽冥谷主身前，身子站定，手中已多了一把软剑。

幽冥谷主神态镇静，目光一掠申子轩手中软剑，冷冷说道：“申大侠准备和本座动手吗？”

申子轩道：“二十年来，谷主定然别有大成，在下今日有幸，领教谷主绝学。”

幽冥谷主道：“申大侠既然想和本座动手，本座自然奉陪。”

申子轩道：“谷主不用多费口舌，请亮兵刃吧！”

幽冥谷主右手探入怀中，取出一个金色矩棒，棒上系着四个金铃，金棒一抖，棒上金铃一阵当当乱响。

申子轩道：“摄魂棒。”右手一振，软剑陡然而起，笔直的刺向幽冥谷主的前胸。

幽冥谷主金棒挥动，金铃乱响声中，挡开了软剑。

申子轩不容幽冥谷主还手，挫腕收回软剑，腕势一转，软剑平腰斩去。

幽冥谷主金棒横击，当的一声，又把软剑隔开。

申子轩大喝一声，软剑又收了回来，白芒闪动，一阵快攻，眨眼间连攻八剑。

幽冥谷主金棒挥转，金铃不绝声中，挡开了八剑。

两方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七招过后，都已知逢上了劲敌。

申子轩心中暗道：我这一轮快攻，剑剑如电光火石一般，他竟然能够连续挡开我八剑。

幽冥谷主亦是暗暗震惊，忖道：让他一剑，竟然无法再扳回先机。

心中念转，人却一吸真气，倒退出一丈多远。

申子轩高声说道：“五弟，小心他们的暗器。”喝声中，人已疾飞而起，白芒闪转，连人带剑追了过去。

其实不用申子轩出口招呼，雷化方已知幽冥一流中，最为恶毒的是化骨毒粉和化血毒针，中人之后必死无疑，是以动上手，立时施展开流星笔法，金笔幻化出一片金芒，把四个黑衣童子圈入金芒入之中，使他们无暇施展暗器。

第六回 惊涛骇浪

幽冥谷主和申子轩动手数招之后，已明白单凭武功决难胜得过他，立时倒跃而退，准备施展暗器求胜。

哪知申子轩早已了然他的用心，哪里容他从容的施展，长剑疾展“龙形一式”，连人带剑的遣击过去。

幽冥谷主冷笑一声，道：“好剑法。”左手一扬，一蓬尺许见方的黑雾，直向申子轩飞了过来。

申子轩心中大震，暗道：这是什么暗器。仰身向后倒卧，借双足脚跟之力，一个翻转，身子横移六尺。

人在闪避暗器，手中兵刃，并未停下，腕上加劲，微微一招，手中软剑陡然翻起，刺向幽冥谷主的小腹。

这一击不但变化莫测，而且是大出意外，幽冥谷主警觉到时，已自无及，匆忙间一吸丹田真气，小腹向后缩退一尺。

寒芒过处，划破了幽冥谷主身上的黑袍，毫厘之差，就要伤及肌肤。

幽冥谷主暗叫了一声好险，疾忙向后退了两步。

就这一眨眼间，申子轩已然挺身而起，软剑闪起两朵剑花，分袭两处大穴。

幽冥谷主手中金棒挥动，金铃响震中，挡开申子轩手中软剑。

申子轩心知此刻险恶万分，那人遣来幽冥谷主这等高手，那是存心要在一战之中，先伤雷化方，显然，对方几乎已完全了然己方的计划，而且也找策划这次复仇大计的首脑。强敌失策的是未料到自己——中州一剑申子轩——佝背易容潜伏江州十余年，暗中主持大局。

这一战自己已暴露了身份；这一战如若伤在幽冥谷主的手中，整个大局将失去领导的人，一败涂地，就是让他们逃走，亦将有着严重的影响；这一战不但不能败，而且要把来人全数留下。

申子轩这些年，一直念念不忘为大哥复仇的事，佝背易容，看守墓园，但他的武功不但没有放下，反而刻苦求进，十几年来，内功固是大有进境，剑招上亦创出很多奇学。

心中念转，杀机顿生，手中软剑，奇招连出。

但见寒芒闪闪，剑花错落，软剑有如神龙灵蛇，攻势凌厉无比、而且指着指向了幽冥谷主要害大穴。

幽冥谷主手中金棒挥动，闪动起一片金芒，加上那金铃叮当之声，响不绝耳，混入那闪动的剑花内，凶险万状中，极是好看。

站在茅舍中的蓝衫人，目睹室外剧烈绝伦的恶斗，一时间仍然难分胜负，低声说道：“虎儿，你守在室中不许乱动，我去助两位叔父一臂之力。”举步向外行去。

刘五成吃了一惊，道：“兄台止步。”

蓝衫人停下脚步道：“什么事？”

刘五成道：“阁下臂上穴道被点，运行不便，如何能够与人动手。”

蓝衫人道：“不要紧，我还有左臂可用。”

刘五成道：“脉脉相连，穴穴相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阁下虽是右臂穴道受制，但全身都已受到牵制，如何还能和人动手。何况，申、雷两位大侠此刻已占上风。”

蓝衫人道：“此刻寸阴如金，多拖一刻时光，对我多一分不利，刘兄的好意，兄弟心领了。”

此人言词谦和，但骨子里却是高傲无比，竟是不听刘五成之劝，大步向外行去，直行到雷化方和那四个黑衣童子动手之处，高声说道：“五叔请恕小侄失礼。”身子陡然一晃、直冲入扇影笔芒之中。

刘五成瞪着一双眼睛，竟然未看清楚那蓝衫人如何冲入这交错人影之中。

只闻得砰砰数声大震，夹杂着几声闷哼，那交错的人影陡然间静止下来。凝目望去，只见那四个黑衣童子手中的折扇扬起，静静的站在原地。

敢情四人都已被点了穴道。

雷化方呆呆的望着那蓝衫人，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孩子，你点了他们的穴道？”

蓝衫人道：“小侄失礼，未得五叔允准，擅自出手，还望叔父恕罪。”

雷化方沉吟了一阵，突然举步而行，拍活了蓝衫人右臂的穴道，道：“不能怪你，事实上咱们也不能放走他们。”

蓝衫人转眼望去，只见申子轩手中软剑，幻起了无数剑花、寒星，把那对手圈入了一片剑影之中。

不禁赞道：“二叔父剑术已入化境，变化精妙，神鬼莫测。”

只听金铃盈耳，幽冥谷主突然间，展开了反攻之势，由守变攻。

蓝衫人心中大急，道：“小侄去助二叔父一臂之力。”

雷化方摇摇头说道：“不用了，他们正以全力相搏之中，你那二叔父尚有几招绝技，未曾使用，这幽冥谷主最为厉害的是恶毒暗器，只要你那二叔父能够逼得他无暇施展暗器，这一战就算赢定了。”

蓝衫人心中暗道：此刻情势，久战对我不利，二叔父既有绝技，为何不肯施展。

这时，申子轩剑招变化，愈见奇厉，又把幽冥谷主圈入了一片剑影之中。

申子轩和幽冥谷主已到了胜负将分之境。

只见申子轩软剑流转，四面八方，涌起了重重剑影。

幽冥谷主手中金棒，已为那软剑压制得全无了还手之力。

突闻申子轩大喝一声：“着。”两条纠缠的人影突然分开。

幽冥谷主右肩上鲜血涌出，染湿了整条的右臂，手中金棒跌落在地上。

幽冥谷主重伤之后，仍图反击，左手一抬，正待打出暗器，哪知申子轩的动作较他尤为快速，右腕一振，软剑如灵蛇出穴，唰的一声，刺破幽冥谷主的衣袖，冷冷喝道：“谷主如若再不收敛，在下只有施下毒手了。”

幽冥谷主缓缓放下手臂，道：“中州一剑之名，果非虚传。”

申子轩冷冷说道：“除非谷主能听从在下吩咐，此情此景之下，在下只有取谷主之命一途可循。”

幽冥谷主流目四顾了一阵，缓缓说道：“早知你中州一剑也在此地，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语声微顿，低声接道：“咱们到茅舍中谈，阁下先点我的穴道。”

申子轩长剑振动，闪起一道剑影，左脚踏前一步，左手随着递出，点了幽冥谷主的穴道。

幽冥谷主果然未作反抗，任他点了穴道。

申子轩左手伸出，抱起幽冥谷主，急步向茅舍中奔去，行过雷化方身侧

时，低声说道：“留心四面，敌人尚有后援。”

雷化方回顾了那蓝衫人一眼，道：“随你二叔父回到茅舍。”

纵身而起，跃登一株古柏之上。

蓝衫人目光一掠四个黑衣童子，张着折扇而立，姿势各不相同，估计四人尚无自解穴道之功力，缓步行入了茅舍之中。

激烈的搏斗静止后，茅舍外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冷凄，远远望去，那四个手持折扇的黑衣童子，有如摆在墓园前面纸扎童男一般。

且说申子轩步入茅舍之后，缓缓放下幽冥谷主，道：“谷主和我等从无过节，此番重入江湖，和我等为敌，必是受人挑拨而来。”

幽冥谷主叹道：“倒不如说是受迫而来的恰当。”

申子轩道：“谷主乃一方豪雄，怎会受人逼迫呢？”

幽冥谷主道：“说来话长，此刻无暇说明，你们诸般计划都早已为人得悉，金笔书生雷化方的一举一动，都已在人监视之下，不过，他千虑一失，未算到你中州一剑竟然会易容、佯背，化作一个看守墓园的老人。”

申子轩接道：“那人是谁？”

幽冥谷主摇摇头，道：“不知道。”

申子轩道：“以谷主在武林中的身份，一门宗师之尊，岂肯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指命。”

幽冥谷主道：“我说过，在下是被迫而来。”

申子轩道：“纵然受人逼迫，也该知那人是谁才是。”

幽冥谷主苦笑一下，道：“说出来只怕你申大侠也不肯相信，认为在下故弄玄虚了。”

申子轩道：“谷主只要据实而言就是。”

幽冥谷主道：“差遣在下来此，是一个年不过十二三岁的孩童。”

申子轩奇道：“谷主就肯听他吗？”

幽冥谷主道：“本座妻女落在他手中，如若不答应他的要求，娇妻弱女顷刻间将丧命在他的手中。”

申子轩道：“对方既是不择手段，劫持谷主娇妻幼女，谷主也不用以君子之道对付他了。”

幽冥谷主道：“阁下之意，可是说施展偷袭吗？”

申子轩道：“谷主暗器，天下独步，何以不肯施展？”

幽冥谷主道：“那童子年纪虽轻，但武功高的出奇，本座曾经出其不意，以‘三元联第’的手法，一举间打出三枚毒针，当时本座和他相距不足一丈的距离，纵然武功高强如你申大侠者、手中没有兵刃，要想避开这三枚毒针，亦非易事。但那童子竟然能在间不容发中，以本座幼女，代他挡住了三枚毒针。”

申子轩道：“因此，谷主就受他之命，和在下等作对了。”

幽冥谷主道：“本座为形势所迫，只好受他之命了。”

申子轩略一沉吟，道：“阁下受命来此，意图何为？”

幽冥谷主道：“取回金笔书生项上人头，交换本座妻女的性命。”

申子轩淡淡一笑，道：“这，谷主不觉得太过分吗？”

幽冥谷主道：“本座妻女性命受制，情非得已，只好听他之命，不过，本座亦知此等事情，难以说出口去，是以准备施用武功，制服雷化方。”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谷主也是一派宗师之尊，妻女受制，却不

思设法向强敌报复，反来找我无怨无仇的人……”

语声微微一顿，神情严肃地说道：“谷主自己说吧，此事该如何了结？”

幽冥谷主抬头望了申子轩一眼，道：“此刻，本座已被擒，自是无能再顾到妻儿，那也算尽了人事。”

一直在静静听着的蓝衫人，突然插口说道：“二叔父，小侄为他请命，放了他们。”

申子轩呆了一呆，道：“孩子，你可知纵虎归山这句话吗？”

蓝衫人道：“小侄明白，但他因妻女受制被迫而来，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申子轩道：“咱们能放了他，但却无法解救他的妻子、女儿。”

蓝衫人道：“叔父说的不错，不过，咱们杀了他，他妻女的代价更为减低，对方是决然不会留作后患了。”

申子轩略一沉吟，道：“贤侄果有大哥遗风。”

伸手拍活了幽冥谷主的穴道。

幽冥谷主先缓缓转注到蓝衫人的脸上，道：“这位兄台贵姓？”

蓝衫人一挥拳道：“在下无名小卒，不劳多问，谷主早些归去，也好设法谋救妻女。”

幽冥谷主仰天打个哈哈，道：“天下武林同道，都把我幽冥一门，视作洪水、猛兽，不屑与我来往，逼使老夫与世独立，但我幽冥一门中，并非如世人想象的那般恶毒。”

目光一掠蓝衫人和申子轩，道：“在下自知当不得正人君子，仁人侠士，但两位的盛情、义风，在下却是感激不尽，因此要奉告诸位一事。”

申子轩道：“什么事？”

幽冥谷主道：“据在下所知，对付诸位的武林高手，共分有数路之多，除了区区在下专以对付雷化方外，还有三路高手分别攻击数处，区区可是无意听得的隐秘，不能说得详尽，还望诸位早作准备。”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两位保重，在下去了。”

言罢，转身向外行去。

蓝衫人突然转身一跃，抢在那幽冥谷主前面，出了茅舍，右手挥动，拍活了四个黑衣童子的穴道。

幽冥谷主轻轻叹息一声，低声对那蓝衫人说道：“对方对诸位的部署行踪，均能了若指掌，唯一失策之处，是未曾算到有阁下和申大侠两位武功高强的人物，若非有内奸作祟，对方绝难能有如此详实的消息，还望阁下留心一些。”

蓝衫人一抱拳，道：“多承指教，感激不尽，谷主顺风，恕在下不送了。”

幽冥谷主道：“不敢有劳。”

带着四个黑衣童子，急急而去。

这时，申子轩也缓步行出了茅舍，望着幽冥谷主远去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道：“幽冥一门，在武林中的声名，确实很坏，但看来并不如传说一般坏法。”

蓝衫人道：“二叔父可曾听到他临去的几句话吗？”

申子轩道：“听到了。”

蓝衫人道：“如若他说的不错，咱们应该力谋补救才是。”

申子轩道：“二十年来，咱们总是棋差一着，满盘皆输，这一番如若再

被人抢去先机，今后只怕……”

他本想说今后只怕再无报仇之望，但话到口边，却又不忍说出。

蓝衫人缓缓接道：“二叔、五叔已然用尽了心力，不论能否替先父雪得沉冤，报得大仇，先父在天之灵，一样的承恩泉下。”

他心知申子轩、雷化方对自己疑念还未全消，是以只提先父，不提自己。

申子轩突然闭上双目，低声诵吟道：“大哥阴灵佑我，小弟不死不休。”

两行泪水，顺着他微闭的双目中，缓缓流下。

蓝衫人长长吁一口气，强自忍下，不让泪水流出。申子轩霍然睁开双目，拂拭一下脸上的泪水，仰天长啸一声，大步行出茅舍，举手一招，道：“五弟回来吧，咱们不用躲躲藏藏了。”

蓝衫人紧随在那申子轩的身后，出了茅舍。

但见五丈外一株高耸的古柏人影闪动，飞落下金笔书生雷化方。

雷化方大步行了过来，道：“二哥放了那个幽冥谷主了？”申子轩点点头，道：“他亦是受人胁迫而来，杀了他于事无补。”

语声微微一顿，道：“五弟，你带了多少人来？”雷化方道：“总共三十六位，分成三组。”

申子轩道：“他们现在何处？”

雷化方道：“分住三个地方，我已约他们初更时，赶往大哥墓前会合。”

申子轩道：“三组藏身之处，是否隐秘？”

雷化方道：“十分隐秘。”

申子轩道：“咱们去瞧瞧如何？”

雷化方道：“为什么？”

申子轩道：“据那幽冥谷主说，对方已然分遣出数路高手，对付咱们，那幽冥谷主既然能找到此地，想那另外数路高手，亦不难找到他们藏身之处了。”

雷化方道：“这个小弟亦有安排，我已嘱咐他们见机而作，如若情形有变，随时移动宿住之处，如若那幽冥谷主说不错的，咱们也无法找到他们了。”

申子轩道：“五弟之意呢？”

雷化方道：“小弟之意，如其此刻去找他们，不如咱们早作布置，先到慕容大哥的墓前看看再说。”

申子轩略一沉吟，道：“好！就依五弟之意，此刻咱们的行动已经完全被敌人查明，那也不用逃避什么了。”

雷化方道：“云儿迄今未见现身，不知是否已为敌所算。”

只听一阵格格娇笑，传了过来，道：“没有那么容易。”

茅舍一侧的青草丛中，缓缓站起来头梳双辮的白衣少女。

只见她白衣上沾满了污泥，黑亮的双辮上，也沾上很多青草。

这时，方虎儿和刘五成都已随在那蓝衫人的身后，离开了茅舍。

申子轩突然转过身去，双手按在墙壁上，吐气出声，用力一推，整栋茅舍应手而倒，砰砰大震中，尘土飞扬。

申子轩推到了茅舍之后，豪壮地说道：“五弟，咱们已经忍受了二十年，岁月催人，老迈将至，势难再等下去了，如今事情既已挑明，今宵无论如何也要生擒几个守墓之人，严刑逼供，问出那主凶姓名，就算咱们不能替大哥报仇，也该知晓那主凶是谁才是。”

一顿，又道：“咱们先找一处隐密之地，坐息一阵，晚上也好应付大局。”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雷化方、刘五成和蓝衫人、方虎儿鱼贯相随。

申子轩对附近地形十分熟悉，带着几人直行入一座浓密的竹林中去。

那蓝衫人一直是默然不言，微微皱着眉头若有无限心事。

那竹林越来越密，无路可通，申子轩双臂分竹而行，群豪鱼贯相随，好在几人都是身负上乘武功，行来并不困难。深入了十余丈，景物忽然一变。

只见一片小小的空地上，搭盖着一座竹屋。

那竹屋只不过有两间房子大小，屋顶、墙壁一色用竹子作成，就地取材而筑，壁、顶都成了淡墨之色，一望即知，这竹屋年代很久了。

申子轩轻轻在门上敲了两指，道：“有人在吗？”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什么人？”

申子轩恭恭敬敬地应道：“申子轩。”

那苍老的声音应道：“还有什么人？”

申子轩道：“五弟雷化方等一行六人。”

苍老声音道：“好，你推门进来吧。”

申子轩推开竹门，立时有两个红色蛇信，伸了出来。凝目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青衫，发髯皆白的老人，仰卧在一张竹子编成的躺椅之上，躺椅左右，各盘着一条大蛇。左面一条全身墨亮，足足有腕口粗细，盘成一盘，占地三尺方圆。

右面一条粗如手臂，但全身赤红如火，形状更为可怖，两蛇头颈伸缩，全室都在蛇口可及之下。

久经大敌的雷化方，看到这等场面，亦不禁为之一呆。申子轩却是神情镇静，任那两个蛇信，在脸前数寸之处，晃来摇去，一直是肃立不动。

直待那两个蛇头缩了回去，申子轩才缓缓说道：“打扰老前辈了。”

那仰卧在竹榻上的老人道：“你找我有何事？”申子轩道：“在下想来请教老前辈一桩事。”

那仰卧在木榻的老人，缓缓说道：“什么事？”

申子轩道：“老前辈的神卦，在下早已闻名，而且又极为崇拜，今天打扰，想请老前辈为在下卜上一卦。”

那老人缓缓说道：“你问什么事？”

申子轩道：“在下想为一个故世的朋友复仇，此去不知是否能得如愿，还望老前辈神卦一卜。”

那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说的可是那慕容长青吗？”申子轩道：“不错，还望老前辈指教迷津。”

那老人伸手从怀中摸出六个金钱，装入一个龟壳之中，摇了一阵，把龟壳中的金钱，倒在前胸之上。

雷化方只看得大为奇怪，暗道：“这人怎的把金钱倒在前胸之上。”

只见那老人伸出手去，在前胸之上摸了一阵，叹息一声，道：“卦象很奇怪。”

申子轩道：“在下不问自己生死，只问能否报得了仇。”那老人摇摇头，道：“照卦象而言，此去很难如愿，不过，后象有变化，怨老朽不能多言了。”

申子轩道：“多谢指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还有一事请教老前辈。”那白髯老人道：“还有什么事？”

申子轩道：“在下有一位晚辈同来，想请老前辈看看骨格。”那白髯老人沉吟了一阵，道：“你让他进来吧！”申子轩回目望了那蓝衫人一眼，道：“孩子，你进入竹屋，让这位老前辈摸摸你的骨格。”

那蓝衫人毫不犹豫，大步行入竹屋，对那两条巨蛇视若无睹。

雷化方心中暗道：这娃儿的胆量，果是常人难及。蓝衫人行到那白髯老人仰卧的躺椅前面，缓缓说道：“老前辈，晚辈恭候教示。”

那白髯老人伸出右手，抓住那蓝衫人的左腕，说道：“你再走近一些。”

蓝衫人又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靠近那白髯老人的身侧。那白髯老人伸出瘦长的双手，在蓝衫人的头上、脑后，揣摸了一阵，道：“你叫什么名字？”

蓝衫人道：“晚辈现在还没有姓名。”

白髯老人奇道：“没有姓名？”

蓝衫人道：“不错，晚辈是说现在没有姓名。”白髯老人道：“那是现在你正在求证你的身世了？”蓝衫人道：“老前辈明察，情形果然如此。”

白髯老人不再多问，双手在蓝衫人全身上下摸了一阵，道：“好一付傲骨慧质。”

申子轩轻轻的咳了一声，道：“此行凶险，生死难卜，也许今日和老前辈是最后一面。”

白髯老人呵呵一笑，道：“你不会早死，放心去！”申子轩道：“在下生死，无关重要，但这孩子祸福，还望老前辈详为指点。”

白髯老人突然由躺椅之上，挺身坐了起来，睁开双目，凝注在那蓝衫人的身上打量。

原来，他仰卧躺椅之上，竟然一直没有睁开过眼睛。蓝衫人只觉那白髯老人，双目中神光如电，直似看穿人的内腑五脏。

良久之后，那白髯老人才缓缓闭上双目，仰卧在躺椅上，道：“惊涛骇浪一蛟龙。”

言罢，双手平放在小腹之上，片刻间，鼾声大作，竟自睡熟了过去。

蓝衫人行入竹屋之后，那黑、红两条怪蛇的蛇头，都已经收起，但闻那老人酣声之后，重又抬了起来，满室摇头，两条红信伸缩、口中不时咕咕而叫，大有择人而噬的恶猛之势。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子，咱们该走了。”蓝衫人缓缓退出竹屋，申子轩顺手带上了两扇木门。群豪鱼贯行出竹林。

雷化方道：“这人是谁？好像听人说过。”

申子轩道：“蛇神汤霖，五弟听说过吗？”

雷化方道：“蛇神汤霖，此人息隐江湖很久了！”

申子轩道：“我毁容、佝背之后，居住于此，他已经归隐于这片竹林之中了。”

雷化方道：“那蛇神汤霖，乃武林中大有地位之人，怎的会息隐于此，自甘淡泊？”

申子轩道：“真实内情如何，小兄亦不太了然，一日小兄无意之间，行入这座竹林之中，为那黑色巨蟒所缠，被蛇神汤霖所救，那时，他正值练功遇上难关，他饲养的两条巨蟒虽然凶恶，但究竟是不通人性，无能相助于他，小兄就助他一臂之力，使他渡过难关。”

雷化方接道：“原来如此。”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这话已经有十几年了，小兄因为久闻那蛇

神奇卜之名，因此就请他卜上一卦。”雷化方道：“灵验吗？”

申子轩道：“灵验无比，十年来小兄一共找他三次，每次问他一事，确实是言无不中，这一次是第四次找他了……”仰脸望望天色，接道：“此刻时光还早，咱们找个僻静之地，坐息一阵，再到大哥墓地上去吧。”

雷化方心中还有很多疑问想问，但见那申子轩举步向前行去，只好忍下不问。

几人行到一处隐秘之地，坐了下来。

申子轩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扫掠了雷化方等一眼，道：“你们好好运气调息。”

起身行到两丈外一株大树之下，独自坐下。

那蓝衫人很少讲话，盘膝而坐，片刻之后，已然坐息入定。雷化方似是有着一种不安的预感，站起坐下，坐下站起，满脸不安之情。

刘五成睁眼看去，只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片沉重，只有那云儿，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

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群豪也纷纷坐息醒来。

申子轩缓步行了过来，道：“咱们可以走了。”

雷化方欲言又止，起身向前行去。

六条人影，直奔慕容长青墓地而去。

刘五成心中暗暗忖道：“想不到短短数日之间，竟然三度来到这慕容长青的墓地上来。”

心念转动之间，人已行到了墓地前面。

那高耸的白杨，在夜风中响起了一片沙沙之声，夜色中一片寂静。

申子轩低声说道：“诸位各自小心戒备。”

雷化方道：“小弟带路。”

越过申子轩抢先而行。

群豪行近墓前三丈左右处，仍不见有人出面拦阻。这出人意外的沉寂，反使人有着一种不安的紧张。突觉一股浓重的血腥气，随着夜风传来。

白衣女低声说道：“好重的血腥气！”

语声未落，突见火光一闪，慕容长青的墓前，突然亮起了一支火烛。

火光耀照之下，只见一片人头，整齐的排在慕容长青的墓地前面。

一眼望去，那人头不下数十个之多。

申子轩、雷化方等，虽然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之人，经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流血凶杀，更是司空见惯，但看到这等杀人的手笔，亦不禁为之一呆。

一向刁蛮的云儿，眼看到这等景物，也不禁神色大变；良久之后，才啊哟一声惊叫！

雷化方全身颤动，双目圆睁，眼角裂开，两行鲜血，顺腮而申子轩似已瞧出情形不对，伸手抓住了雷化方道：“五弟，镇静一点！”

一掌拍在雷化方背心之上。

雷化方长长吐一口气，道：“十年心血白费了！”

泪水夺眶而出，混入鲜血流下。

申子轩沉声说道：“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人。”

雷化方点头应道：“不错，都是小弟邀约而来的武林高手，今晨小弟还和他们共进早餐，研商大计，想不到一日时光中，竟然全数被歼。”

申子轩暗暗忖道：古往今来，武林中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等能耐，短短半日时间内，连杀数十个武林高手，那人之能，不仅使人惊讶，而且是有些可怕，看来，慕容大哥之仇，今生难望报得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事已至此，五弟也不用难过了，振起精神，善后要紧。”

雷化方突然举步，直向墓前冲去。

申子轩急急喝道：“五弟不可……”

右手闪电而出，扣住了雷化方的右腕，高声说道：“朋友这份能耐，申子轩很是佩服，不用躲在暗处了，大丈夫敢作敢当，何不请出一见。”

语声甫落，一个全身黑衣的老人，应声由墓后缓步而出，缓缓说道：“申兄还活在世上吗？”

申子轩双目神凝，打量了那人一眼，骇然说道：“七步追魂金元坤。”

金元坤仰天打个哈哈，道：“想不到申兄还能认识兄弟。”

申子轩道：“金兄大名鼎鼎，天下有谁不识？”

金元坤哈哈一笑，道：“申兄过奖了！”

语声顿住，脸色一变，接道：“申兄佝背毁容，在江州隐居了二十年，竟未为人发觉，那是不能不叫人佩服了。”

申子轩一时间，不明那金元坤说话之意，沉吟了一阵，道：“金兄，单独到这荒凉的墓地中来，可是怀念故友，到此凭吊的吗？”

金元坤轻轻咳了一声，道：“区区虽在那慕容府中住过三日，不过，那也谈不到什么交情……”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区区此番再来，慕容长青已作古人，就是有点交情，那也是早已付于流水了。”

申子轩冷然一笑，道：“这墓前一片人头，想来也和金兄有些关连了。”

金元坤道：“哈哈！如非申兄提起，区区也是不便讲了，这墓前人头么，只有一半是兄弟所杀。”

申子轩道：“另一半呢，不知是哪一位的手笔？”

但闻一声冷笑，传了过来，道：“区区在下。”

那孤独的墓地之后，又行出一个黑髯飘垂，举止潇洒的中年大汉来。

这人穿着一袭长衫，背上插着长剑，行云流水一般的走过来，飘逸出尘。

雷化方转顾了来人一眼，讶然说道：“魔剑岳杰。”

岳杰潇洒一笑，停下脚步，道：“不错，正是岳某，阁下是金笔书生雷化方了。”

此人乃天南三剑之首，剑上造诣非凡，武林中提起南天三剑之名，无不退避三舍。

雷化方定定神，缓缓说道：“阁下甚少到中原来，不知何故出现江州？”

岳杰望望那一片人头，道：“这墓前人头，一半是金兄的杰作，一半是兄弟的手笔，诸位有什么事，不能把区区忘了。”

雷化方突然仰脸望天，纵声大笑。

申子轩知他心中的激愤，已到极点，要借这大笑之声发泄，也不劝阻，只是暗中提聚真气，凝神相护。

金元坤双目半睁半闭，肃然而立，镇静中隐含着一股煞气。

魔剑岳杰右手握着剑把，双目圆睁，望着那雷化方。

雷化方那震耳大笑，延续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才停了下来，冷冷说

道：“两位都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了，想不到竟然也甘心为人奴役，受人驱使，怎不叫雷某好笑。”

金元坤冷冷说道：“雷化方，你这般污辱老夫，那是自寻死路了。”

雷化方缓缓由怀中摸出一支金笔，道：“今宵既然遇上了，咱们之间，总要有一方死亡。”

魔剑岳杰接道：“照兄弟的看法，阁下死亡的成份很大。”

申子轩道：“未动手之前，不用先行夸口。”

金元坤道：“兄弟久闻申兄手中软剑，精妙绝伦，变化万端，有中原第一名剑之誉，但不知传言是否真实，今宵正好领教一番，以证兄弟心中之疑。”

那一阵大笑之后，雷化方已经恢复了镇静，冷漠地接道：“咱们也要领教阁下七步追魂的手段，不过，在没有动手之前，在下想先请教两位一件事。”

金元坤和魔剑岳杰对望了一眼，仍由金元坤答话，道：“那要看阁下问的什么事了。”

雷化方道：“两位武功虽然高强，但在下还不信两位是那慕容大侠之敌。”

金元坤，岳杰齐齐默然不言。

雷化方道：“两位都不讲话，默认在下所言不错了，照此看来，两位并不是那杀害慕容大侠的元凶，纵然参与其事，也不过是摇旗呐喊的人物。”

金元坤冷笑一声，道：“问够了吗？”

雷化方道：“两位成名多年，江湖敬仰，武林人物必守的一个信字，想必还不致弃置不顾，在下郑重请问，那杀害慕容大侠的凶手是谁？”

金元坤冷冷说道：“不知道。”

申子轩接道：“金兄可是不敢说吗？”

金元坤打个哈哈道：“兄弟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申兄可是想激兄弟随口捏造几句谎言出来吗？”

雷化方道：“两位不知那杀害慕容大侠的凶手是谁，难道也不知晓什么人派遣你们来此的吗？”

魔剑岳杰接道：“雷兄死期已至，多问这些话，又有何用？”

唰的一声，抽出长剑。

雷化方缓缓举起手中金笔，说道：“岳杰你胜了在下手中金笔，在下死而无怨，如若是在下胜了岳兄，那又该当如何？”

岳杰冷笑一声，道：“你可是想向在下挑战吗？”雷化方道：“南天三剑，名噪江湖，岳兄既为三剑之首，自然不会借故推托了。”

岳杰冷冷说道：“岳某自信手中之剑，不在你雷化方金笔之下，这赌约如何一个打法，阁下尽管请说。”

雷化方道：“我如败在你的手中，阁下这杰作之中，又可以多上一颗人头了。”

岳杰接道：“好！我如败在你手中，也任凭你处置就是。”雷化方道：“你如败我手中，只要岳兄说明受何人所遣来此。”

魔剑岳杰略一沉吟，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长剑一抖，闪起一片剑花，刺了过来。

雷化方金笔疾起，一招“风云四合”，金铁大震声中，挡开了岳杰一剑，道：“住手。”

岳杰道：“阁下还有什么话说？”

雷化方道：“咱们心中还有一桩疑问，请教岳兄。”岳杰道：“什么事？”

快些说吧！”

雷化方道：“在下不信就凭你们两位，能够尽屠区区邀集而来的高手。”

申子轩接道：“两位都是成名人物，兄弟相信两位不会谎言相欺。”

金元坤冷笑一声，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两位到现在仍然是执迷不悟，一日间屠杀数十位武林高手，确非易事，但血的事实，摆在眼前，难道你们还不肯相信？”

语声突转低沉，接道：“此刻两位还有最后机会，天涯逃命去吧。”

这最后一句话，说的真情流露，显是出自肺腑之言。

申子轩道：“金兄盛情，咱们心领，埋骨慕容大哥墓旁，死而何憾。”

目光转到雷化方的脸上，道：“五弟，出手吧！”雷化方应声出手，挥笔点去。

岳杰长剑疾起，也是硬接一招。

申子轩道：“金兄，他们两人打赌的事，咱们最好是不要多管，从旁作个见证。”

金元坤点点头，道：“好吧！”

那蓝衫人一直静静的听着几人谈话，一语不发，但每一句话，他都已默记心头，希望能从几人对话中，听出一些眉目。抬头看去，只见那雷化方和岳杰已然打的难解难分，剑气纵横，金笔闪光。

岳杰手中长剑，愈来愈见凌厉，雷化方手中金笔，相形见绌，已被圈入了一片剑光之中。

只听魔剑岳杰哈哈一笑，道：“江湖上盛传金笔书生之名，看来也不过如此了，还不给我撒手。”

但闻雷化方厉声应道：“未必见得。”

紧接着火光一闪，响起了一声金铁大震。

申子轩暗暗叹息一声道：“完了。”

凝目望去，只见那雷化方手中的金笔，直指在鹰剑岳杰的前胸要害。

岳杰手中之剑，跌落身左三尺以外。

明明是那岳杰占尽了优势，却不料雷化方竟能在劣势中，陡出奇招，一举间击落岳杰手中兵刃。

但闻雷化方冷冷喝道：“岳兄手中兵刃落地，算不算输呢？”岳杰冷冷说道：“在下败的十分不服。”

雷化方淡淡一笑道：“在下时间不多，不能再给你个机会了。”

语声微微一顿，厉声接道：“什么人派遣岳兄来此？”魔剑岳杰道：“在下答应了，自然要据实而言，派在下来此之人吗？只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孩子，不知雷兄是否相信？”雷化方想到那幽冥谷主，亦是受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之命而来，想他此言非虚，怔了一怔，道：“在下相信。”岳杰原想那金笔书生必会斥其虚妄，料不到他竟然深信不疑，当下说道：“南天三剑，薄有虚名，决不会故作惊人之言。”雷化方冷冷说道：“在下相信阁下并非虚语，不过，在下不解的是，以南天三剑的威名，怎会受一个十二三岁童子之命。”魔剑岳杰道：“咱们相订之约，似是只限在下告诉阁下，受谁人之命而来，约言之外，岳杰即使知晓，也是歉难奉告了。”申子轩接道：“何况阁下并不知晓受何人之命而来。”岳杰怔了一怔，道：“申大侠早已知晓……”

突然觉出失言，赶忙住口。

申子轩道：“区区还知道，岳兄有几个最为亲近之人的性命，在人掌握

中，要杀便杀，因此，岳兄不得不受人之命而来。”魔剑岳杰黯然一叹，默不作声。

半晌未曾接言的金元坤，突然接口说道：“岳兄和雷大侠赌约，已分胜败，但区区也该和申大侠一分生死了！”雷化方金笔颤动，点了岳杰一处穴道。

魔剑岳杰心中惊觉，要待反击，已自不及，吃雷化方手中的金笔点中了左胸的“库房”穴。

金元坤似是已瞧出那岳杰穴道受制，双肩一晃，直扑过来。突然间白光闪动，申子轩软剑已出，一道森森寒锋，划出了一片剑芒，挡住了金元坤。

金元坤去势快，回身更快，身子一挺，已然退回原处。

申子轩缓缓说道：“两位一举间，杀了数十位武林高手，偿命那也是应该的事了！”

金元坤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一对金环，分执双手，道：“申大侠不用把话说得太满，未动手前，还不知鹿死谁手。”双手一振，响起一阵叮叮咚咚之声。

原来，他手中一对金环，母环除外，还各套着一个子环，子环上布满着钢刺。

申子轩暗运内力，一支软剑，抖的笔直，说道：“在下只问金兄一句话。”

金元坤道：“好！请说吧！”

金元坤道：“据在下所知，金兄是子然一身，上无父母，下无妻儿。”

金元坤呆了一呆，道：“不错，在下想不通申兄的问话用心何在？”

申子轩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金兄恐已过花甲之年，就算没有意外，那也活不上多久了。”

金元坤若有所思的嗯了一声，道：“申兄不用多言了，胜得兄弟追魂金环，咱们再谈不迟。”

双腕一振，两手金环左右袭来。

申子轩软剑振起，一招“风起云涌”，幻起了一片剑气。只听波波两声轻微的金铁相触，金环、软剑一接即分。申子轩软剑重起，一招“神龙出云”，点向金元坤的前胸。金元坤左手金环陡然翻起，幻起一片金光，封住了申子轩的软剑，右手金环疾起横扫，撞向左肋。

申子轩身子一转，避开金环，长剑如灵蛇出穴，连变三招。金元坤纵声大笑，道：“好剑法。”

双手金环齐齐振起，全身都在金环护守之下，叮咚声中，把

三剑一齐封开，借势反击，左环一绞，巧快绝伦的套入申子轩长剑之上，用力一带，把申子轩软剑逼到一边，右手金环乘隙而入，击向申子轩前胸。

这一招恶毒至极，申子轩手中虽有兵刃，但因长剑被金环套住，作用顿失，那是等于赤手空拳对付金元坤手中金环。

雷化方眼看申子轩手中兵刃受制，心中大是焦急，正待递过金笔，突然申子轩大喝一声，右手振动，身子疾转。

那套入金环的软剑，在申子轩内力贯注振动之下，有如大蛇掉头，忽的折转，冷森的寒芒，扫向了金元坤的右臂。

这一招变出意外，奇幻难测，金元坤急缩右臂，已自不及，吃那软剑锋芒划破了衣袖，伤及肌肤。

金元坤呆了一呆，收回双环，道：“申兄剑法，果然高明，兄弟认输

了。”

他心中明白，如若申子轩软剑再多入两寸，一条臂就要被生生斩断。

申子轩收回软剑，缓缓说道：“承让了。”

金元坤轻轻咳了一声，道：“申兄有什么事，现在可以问了。”

申子轩道：“在下有一件事，思解不透，金兄亲身经历，或可解兄弟之疑。”

金元坤仰天打个哈哈，道：“只怕兄弟的时间不多，申兄有何怀疑之处，快些请问。”

申子轩道：“那杀害慕容大侠的凶手，一直隐身在幕后，不肯出面，但他却能够随时奴役江湖上极有名望的高手，为他效命，这一点实叫兄弟想不明白。”

金元坤道：“想来的确十分神秘，说穿了，并无什么稀奇之处，凡是受命而来的武林高手，不是有亲人的性命控制那人

手，就是自身有着危险，情非得已。”

申子轩道：“这么说来，金兄也是受害之人了。”

金元坤哈哈一笑，道：“申兄适才一言，点醒了兄弟，人活百岁也难免一死，此刻兄弟早已把生死之事看穿了。”

申子轩道：“金兄可是被人先行迫服了毒药？”

金元坤摇摇头接道：“那人手段，比用毒更上一层。”

仰脸望望天色，道：“三更时分，在下伤势即将发作，因此，在下必得在三更之前自绝而死，可惜的是在下能够告诉申兄的，只有这些，只能说聊胜于无了。”

雷化方道：“金兄身手，并非等闲，难道就这般甘心受辱吗？”

第七回 功亏一篑

金元坤神色怆然地说道：“勘破生死之关，是何等难能的功夫，兄弟就算不畏死亡，也无法忍受那椎心刺骨痛苦，只有在伤势未曾发作之前，自绝而死，免去忍受那无与伦比的痛苦。”

申子轩道：“金兄伤在何处，在下那慕容大哥未死之前，曾指出了兄弟几种疗伤之法，或可为金兄效劳。”

金元坤道：“不用了，如是普普通通的伤，金某自信还能自行疗治，今日区区一死，也算报了昔年慕容大侠一番相救之情。”

那久久不说话的蓝衫人，突然接口说道，“大丈夫虽然有视死如归的豪气，但却该死的重如泰山，轻淡生死，并非定是大丈夫行径。”

金元坤淡淡一笑，接道：“年轻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区区如若全不为生死所动，那也不会来此和各位为敌了。”

蓝衫人仰脸望望天色，接道：“此刻时光还早，阁下身受何物所伤，尚望见告，也许区区可以效力。”

金元坤说道：“诸位一定要问，在下只好奉告了。”

四下流顾一眼，接道：“那是一种细如牛毛的小针，刺入了血脉之中，那小针是顺着行血流动，最迟十二个时辰，小针便随血刺入心脏之上。”

申子轩呆了一呆，道：“好恶毒的暗器。”

金元坤道：“椎心之疼，纵然是铁打的金刚，也难忍受。”

蓝衫人道：“阁下现在可知那小针停留何处吗？”

金元坤摇摇头，道：“区区只知身上有两枚小针，一枚行向心脏，一枚行向肝脏，据那下针人告诉在下，这两枚小针，在今夜三更，随血刺上心、肝要害。”

雷化方道：“那是说没救了。”

金元坤道：“有救！”

雷化方道：“如何一个救法？”

金元坤道：“阁下的项上人头。”

言罢哈哈一笑，接道：“在下要在三更之前，取得阁下项上人头，去换回我金某之命。”

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道：“如若有人能代雷某报了杀死慕容大哥之仇，在下决不借项上人头。”

金元坤摇摇头，道：“雷兄这心愿，只怕今生难以如愿了。”申子轩道：“在下想到一事；不知可否请教金兄？”金元坤道：“申兄尽管下问。”

申子轩道：“那个在金兄身上下针之人，是何模样？”金元坤道：“惭愧的很，兄弟根本未曾瞧到那人。”申子轩道：“未曾瞧到那人，他如何在金兄身上下针？”金元坤道：“事已至此，在下不怕两位见笑了，那人一直在我背后，在下只看到他两只大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也许那两只大手，可能提供给两位点线索，那两只大手，长满半寸长的白毛，这是在下唯一可以告诉两位的事了。”

申子轩道：“两只大手生满了半寸长短的白毛……”目光转到雷化方的脸上，道：“五弟，听说过这样一个人吗？”雷化方摇摇头，道：“未曾听人说过。”

金元坤道：“兄弟所知道的，都已说完了，两位保重，在下就此别过。”

抱拳一揖，转身而去。

申子轩知他不愿自绝在自己面前，想他亦算是武林中大有名望之人，竟然被人摆布得如此狼狈，不觉心头怅然，长长叹息一声，道：“金兄，兄弟活了这一把年纪，还未听说过有随着行血运行的暗器，也许那人只是恐吓之言。”

金元坤苦笑一下，道：“兄弟亲眼看到那短针刺心的痛苦，实非人所能忍受。”

言罢，转身大步而去，片刻间走的踪影不见。

雷化方目光转到了魔剑岳杰的身上，道：“金元坤的事情，你都看到了？”

魔剑岳杰点点头，道：“看到了。”

雷化方道：“那金元坤不惜死亡，说出内情，不失大豪杰的行径。”

岳杰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和他不同，两位要杀便杀，别想从我岳杰口中，套出一句话来。”

最后几句话，说的声音很大，似是故意要说给什么人听到一般。

申子轩流目四顾了一眼，沉声问道：“岳杰，算上金元坤，老夫也不信你们有这份能耐，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连杀了数十名武林高手。”

语音微微一顿，冷肃地接道：“不错，你违背了那人的令谕，可能是死，但你如不答老夫之言，也是一个死子。”

岳杰冷笑一声，道：“生死何足畏。”

申子轩仰天打个哈哈，接道：“老夫不会让你轻易死去，那人手段毒辣，能迫你为他效命，老夫不信就不能使你说出实话。”

伸手抓住岳杰右腕脉穴；接道：“五弟，解开他的穴道。”

雷化方应声出手，拍活了魔剑岳杰两处穴道。

申子轩右手疾出，托住岳杰右肘关节，道：“岳兄先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如何。”

双手一齐加力，但闻格登一声，岳杰右腕关节登时被错开来。

但闻岳杰闷哼一声，出了一头大汗。

申子轩冷笑一声，又道：“现在，岳兄再试试五阴绝穴被点的味道。”

魔剑岳杰虽然功力精深，但也无法忍受这等错骨分筋的痛苦，五阴绝穴如若被点，更是难以忍受，那痛苦有如万蚁钻心一般，不论何等高强武功，也是难以忍受，不禁心生寒意，重重咳了一声，道：“南天三剑，只有岳杰一人被擒……”

申子轩厉声接道：“老夫点了你五阴绝穴之后，还要挑断你双足筋脉，我不信你是铁打的金刚，铜浇的罗汉。”举起的右手正待击下，突闻一声冰冷的声音飘传过来，道：“住手！”

申子轩停下右手，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算得什么英雄人物，是好汉现出身答话。”

只见火光闪动，五丈外突然亮起了两个蓝色的火把。

深夜无月，孤墓荒凉，那两支蓝色的火把，光线十分暗淡，在夜风中不停的摇颤，若有若无。

火把后耸立着一个高大的人影，不见面目，只觉长发在夜风之中飘动。

刘五成倒抽了一口冷气，暗道：这家伙是人是鬼？

刘五成凝目望去，希望能看到执着火把的人，哪知两支蓝色火把，有如悬空而生一般，不见执握之人。

申子轩随手点了岳杰的穴道，沉声说道：“五弟，如若事情有变，先杀岳杰。”探手抖出腰间软剑，缓缓接道：“阁下也不用故作神秘，报上名来，申子轩敬候教益。”

但闻那冰冷的声音，重又响起，道：“申子轩，你当真想见那杀害慕容长青的凶手吗？”

申子轩肃然道：“不错。”

那人缓缓转过身来，现出一张奇长的马脸。

刘五成恍然大悟，暗道：原来他背我等而立，是以只见长发，不见面目了。

幽暗的蓝色光焰下，无法看清面貌，只见他一对奇大的眼睛闪闪生光。

雷化方骇然叫道：“马面阎罗！”

长脸人呵呵大笑，接道：“正是老夫，哈哈……”笑声顿住，语气又转冷漠，道：“三十年前，在四川峨眉山上，老夫曾受过慕容长青一次救命之恩，大大夫自不能受恩不报。”申子轩道：“慕容大侠在世之日，从未对在下等提过此事。”马面阎罗冷冷接道：“虽然慕容长青已死，但老夫却不能不报此恩，不过……”

申子轩道：“不过什么？”

马面阎罗道：“老夫只能帮助诸位一事情。”

申子轩道：“一件事？”

马面阎罗道：“不错，诸位尽管选一件为难之事。”申子轩沉吟了一阵，道：“在下只问一件事，哪里可以找到那杀死慕容长青的凶手，阁下如若能够说出他的姓名，那是最好不过了！”

马面阎罗沉吟了良久，道：“在下亦曾料到了诸位必然提出此事，故而有备而来。”

雷化方道：“还望阁下赐告。”

马面阎罗接道：“老夫也不知他的姓名，也未见过那人，但老夫可以指明一个去处，你们去那里瞧瞧，能否找出凶手，要看你们的造化机智了。”

申子轩道：“那凶手一定在吗？”

马面阎罗道：“一定在，但诸位能否找得出来，在下就无法断言了。”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在下告诉两位之后，立刻离开江州，我欠那慕容长青一段恩情，也就此了结。”

刘五成心中暗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这人只说了一个地方，就算报了救命大恩，那也未免是报的太简单了。”

申子轩沉吟了一阵，道：“在下相信，这消息费尽了阁下心机，申某代我那死去的慕容大哥，承领阁下之情了。”

马面阎罗道：“江州城外，有一座唐氏茶园，两位知道吗？”

申子轩点头应道：“在下知道。”

马面阎罗道：“园中有一座品茗阁，两位知晓吗？”

申子轩道：“不错，慕容大哥在世之日，在下亦曾去过一次，在那里饮茶之人，品流甚杂，贩夫走卒，武林高手，无所不有。”

马面阎罗道：“不错，唐氏茶园之中，是唯一能够探得杀死慕容长青凶手的地方。”

申子轩道：“唐氏茶园品茗阁中？”

马面阎罗道：“不错，你不用再想多问一句话了。老夫为探得这一点消

息，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后的事要靠你们自己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南天三剑和老夫素无源渊，但老夫要劝你们一句话，此刻你们不宜随便杀人结仇；据老夫所知大部分出面和你们为敌之人，都非出自心愿，情非得已。老夫言尽于此，是否肯听，那是你们的事了，老夫就此别过。”

也不待申子轩答话，转身一跃，人踪顿杳，那两支蓝色火把，也同时熄灭去隐失。

刹那间，荒凉的墓地中、又恢复了幽暗、寂静。

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道：“二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弟实在糊涂了。”

申子轩神色严肃的低声应道：“我也无法知晓，不过，他劝咱们的一件事情不错。”

雷化方道：“什么事？”

申子轩道：“他劝咱们不要杀人结仇，那是不会错的。”转身行到魔剑岳杰身侧，接上了岳杰的错骨，解了岳杰穴道，道：“岳兄请去吧！”

岳杰回头行了数步，突然又转了回来，低声说道：“这些人，并非兄弟所杀。”转身放腿，疾奔而去。

雷化方口齿启动，欲待唤回岳杰，问个明白，却被申子轩摇手阻止。

蓝衫人突然撩起长衫，对那排列整齐的人头，大拜三拜，黯然泪下。

雷化方望了那蓝衫人一眼，道：“二哥，小弟有一事，想不明白。”

申子轩道：“什么事？”

雷化方道：“看来，咱们早已在那凶手掌握之中，只要把咱们杀了，岂不一了百之，世间再无人敢出面替慕容大哥报仇，不知那人何以不肯如此，却转弯抹角的迫使很多武林高手，出面和咱们为敌。”

申子轩道：“他留着咱们，看来是别有作用……”目光一掠地上人头，接道：“数数几个人头，把他们埋起来吧！”

蓝衫人目光转动，瞧了片刻道：“一排八个，一共三排，最后一排中少了一个，一共二十三个。”

雷化方道：“如是他们把杀的人头一齐排在墓前，那是说还有逃生之人。”

申子轩道：“把他们埋起来吧！”

蓝衫人应声出手，施展双手，就地挖了起来。

他内功精湛，一运气，双手有如十根铁条，片刻间挖了一个数尺的土坑。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情势迫人，只好一切从简，人土为安，先把人头埋起，日后再为他们修建墓地。”

蓝衫人泪水盈睫，把二十三颗人头排放土坑，缓缓填上沙土。

一丘黄土，埋葬了二十三位只有人头，没有尸体的武林高人，这情景是何等凄凉。

申子轩首先拜倒地上，雷化方、刘五成以及白衣女、方虎，齐齐拜倒。

群豪拜罢起身，申子轩回望着那蓝衫人，道：“孩子，这些人既非慕容大侠的亲传弟子，亦未必受过那慕容大侠的恩泽，但他们都为慕容大侠抛了头颅，洒了热血，你要牢牢记在心中，日后，出人头地，别忘这无月的深夜，一无棺木收殓，二无纸扎钱花，草草埋葬的二十三位义士。”

蓝衫人道：“小侄有生之日，决不敢忘怀此事。”

申子轩点点头道：“那很好，但愿你能奋发鹰扬，报了你们父母大仇，青出于蓝，重振慕容世家的雄风。”

蓝衫人道：“小侄全力以赴。”

申子轩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道：“咱们走吧！”

雷化方道：“行向何处？”

申子轩道：“回到慕容府中。”

雷化方道：“慕容府中？”

申子轩道：“不错，大哥故居那亭台楼阁，只怕此刻都已荒芜，咱们也该去打扫一下了。”

雷化方心中暗道：“此时何时，寸阴如金，哪还能抽出时间去打扫庭院？”

心中虽不以为然，但口中却不敢顶撞。

申子轩当先带路，离开了慕容长青那荒凉的墓地，行出林外，回望着刘五成道：“刘兄，今夜惨事，刘兄已是亲眼所见，慕容府中，想必另有一番凶险，刘兄局外之人，不用卷入这场漩涡了。”

刘五成道：“刘某自知武功不成，难望有助几位，但望中大侠能够允赐在下，作一名马前小卒，追随诸位。”

雷化方接道：“就目前情势而论，我等毫无胜机，这是一场九死一生之赌，刘兄何苦要趟这次混水，白送性命呢？”

刘五成道：“但得追随诸位，刘某死而无憾。”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刘兄一定要去，申某倒也不便阻止，只是此去凶多吉少，还望刘兄三思。”言罢，大步向前行去。

雷化方道：“未进入慕容府中之前，刘兄随时可以离去。”

刘五成道：“多谢两位关注。”追在雷化方等身后，直奔慕容府中而去。

几人奔行迅速，不过片刻工夫，到了一座修竹环绕的高大庄院前面。

这是座建筑宏伟的庄院，夜色中望去，只见楼阁重叠，门楼前面，一对白玉狮子，依然分踞两侧，黑漆的大门紧紧的关闭着，金色的门环在星光之下闪闪生辉。

申子轩黯然一叹，不胜物是人非之感。

雷化方流目四顾了一阵，低声说道：“二哥，情形有些不对。”

申子轩道：“什么不对了？”

雷化方道：“两月之前，小弟路过江州，乘明月之夜，曾在环庄竹篱中，偷看大哥宅第一眼，那时，门环上铜锈斑斑，一对白玉狮子上，也满是积尘，此刻，门环明亮，玉狮上积尘已清，似是有人擦拭清扫过的一般。”

申子轩心中一凛，道：“难道他们料到了我们会到慕容府中，早已在此设了埋伏？”

紧接着心念一转，忖道：“果真如此，那应该尽量保持环上铜锈，石狮积尘，使我不生防范之心才是，这般作法，岂不是启人疑窦，使人戒备，看来又有些不像了。”

但闻雷化方道：“咱们进去瞧瞧吧！小弟带路。”直向大门行去。

他举动十分小心，一面运气戒备，右手也同时探入怀中摸出金笔。

申子轩低声说道：“五弟小心。”

雷化方左手已伸出，准备抓起门环瞧瞧，闻言心动，左手一缩，右手金笔一伸，挑起了门上铜环。

只见那门上铜环明亮异常，确实是经人擦拭不久，当下一抬右脚，踢在

木门之上。

只听砰然一声，木门却依然紧闭，原来里面已被人拴上。

雷化方暗加内力，扬起右掌，正待击毁木门，却听申子轩沉声说道：“五弟，不可毁伤大哥故物，咱们越墙而入！”

话未说完，人已腾空而起。

雷化方正待随身跃起，突闻砰然一声，申子轩跃起的身子又落了下来。

紧接呀然一声，木门大开。

一个冷漠的声音，由门里传了出来，道：“什么人这等无礼，放着大门不走，竟敢翻墙越壁？”

另一个满带酸气，声若吟诗一般的接道：“弃门越壁，非偷即盗也。”

雷化方回 目望去，只见申子轩脸上的惊愕未消，站在七八尺外。

显然，适才和他对掌之人的武功，至少和他是半斤八两，秋色平分。

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道：“二哥……”

申子轩道：“我很好，院内人武功不低，五弟要多多小心。”雷化方微一颌首，举步向前行去。

暗淡星光下，只见两个衣着不同的老叟，并肩而立。左面一人头戴儒巾，身着青衫，右手执着一柄银尺，左手捧着羊皮封底的厚书。

右面一人，身着深蓝色劲服，背上插剑，腰间挂刀。这两人除了衣服不同，一文一武的装扮之外，年龄都在五十以上，都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

雷化方打量了两人一眼，缓缓说道：“两位何许人，怎会在慕容府中？”

那青衫老叟摇头晃脑地接道：“阁下何许人，问话如此荒唐？”

雷化方道：“在下雷化方。”

青衫老叟点点头，道：“可是人称金笔书生的雷化方乎？”雷化方道：“正是区区在下。”

那劲装老人冷冷地接道：“咱们路过此地，暂借慕容府小住。”

青衣老叟道：“大好楼阁，任其荒凉，岂不是暴殄天物乎？”申子轩行前两步，道：“两位胆敢宿居慕容府中，定然是大有来历的人物了。”

青衣老叟点点头大笑，道：“当之无愧也。”

申子轩心中暗道：此人酸腐之气甚重，口气却如此托大，来历十分可疑。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两位识得慕容大侠吗？”劲装老叟冷然道：“闻名而已。”

申子轩先是一怔，继而哈哈大笑，道：“两位既然不识慕容大侠，自是也不认识区区了。”

青衫老叟道：“你叫什么名字？”

申子轩心中忖道：目下情势，已然明朗，只怕我们的行动，早已在那凶手的监视之中了，那也不用再隐讳姓名，当下应道：“区区申子轩。”

那青衣老叟重复一句道：“申子轩。”右手银尺在左手羊皮书上一挑，低声念道：“申子轩，人称中州一剑，和慕容长青、九如大师、紫云宫主、金笔书生，有结拜金兰之义，其人长髯飘逸。”

念至此处，抬头打量了申子轩一眼，道：“阁下不像啊！”申子轩一皱眉，暗道：原来他那本羊皮厚书之上，竟然是记载着武林人物的姓名形貌，这倒是武林中从未有过的事。心中念转，口中冷冷说道：“在下确是申子轩，两位信与不信，那都无关紧要。”

青衣老叟目注书册之上，瞧了一阵，道：“那申子轩施用一柄软剑，平

时围在腰间……”

申子轩右手一探，抖出软剑，道：“阁下记载的很详尽。”青衣老叟哈哈一笑，合上书册，道：“也许确实。”申子轩道：“这府第乃慕容大侠故居，两位早已知晓了？”青衣老叟点头应道：“不错。”

申子轩厉声喝道：“两位敢明目张胆，占据这广大的宅院，想必和我慕容大哥被害之事有关了。”

那劲装老叟冷冷接道：“轻声一点，你可是活的不耐烦了！”青衣老叟接道：“咱们路过此地，见这座大宅空着无人居住，就借住于斯，住下之后，才知是慕容长青的宅院。”申子轩望了两个老人一眼，心中暗道：这两人不像是杀害慕容大哥的凶手，内情，底细，未能全盘了然之前，先行忍耐一些才是，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住入此宅，可曾有人来此惊扰吗？”

青衣老叟道：“诸位是第一批了。”

申子轩突然一抱拳道：“现在，两位可以请出去了。”青衣老叟呆了一呆，道：“为什么？”

申子轩冷冷说道：“两人既知在下身份是那慕容长青的义弟，慕容长青已死，在下自有权管理这座宅院了。”

青衣老叟晃着脑袋说道：“有些道理。”

申子轩急急接口说道：“两位既然觉着在下言之有理，那就请迁出此宅罢。”

那劲装老叟冷冷说道：“在下这位兄弟，最喜和人说理，而且理之所在，无所不允，只可惜他现在已经做不了主。”申子轩道：“那么阁下做主了？”

劲装老叟摇摇头，道：“在下也做不得主。”

申子轩干咳两声，道：“这么说来，在两位之上，还有主事之人了？”

青衣老叟道：“正是如此。”

申子轩略一沉吟，道：“贵上何许人，不知是否讲理？”劲装老叟道：“这个么？恕在下无法作答。”

申子轩心中暗道：适才这劲装老人和我对了一掌，掌力雄浑，似犹在我之上，想不到在他们之上，还有主事人物，那人必然是一位盛名卓著，德高望重的高人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沉声说道：“两位既是无法做主，那就请带在下去见贵上，在下直接和他谈判就是。”

那劲装老叟正待拒绝，不料那青衣老叟却连连点头，道：“嗯，也只有如此了。”

申子轩一抱拳，道：“就请阁下代我传报。”

青衣老叟道：“什么，老夫代你传报？”

劲装老叟气得双目圆睁，道：“都是你随口论理，找出的麻烦，自然是要你传报了。”

青衣老叟道：“人家言之有理，咱们岂能不听乎？”劲装老叟道：“既然你听了，那就代人传报吧！”青衣老叟呆在当地良久，自言自语地吟道：“其理在我，死亦无憾。”转过身子，缓步向前行去。

那劲装老叟神态肃然地说道：“各位就算侥幸能够见得敝上，那也非诸位之福。”

雷化方道：“这话怎么说？”

那劲装老叟道：“诸位等着瞧吧，在下已经不愿再费口舌了。”

闭目不语，满脸怒容的站在一侧。

申子轩虽然阅历丰富，但亦被闹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双方相对而立，足足等了一顿饭工夫之久，才见那青衣老叟急步走了回来。

那劲装老叟回头看了青衣老叟一眼，冷冷说道：“怎么样？”那青衣老叟微微一笑，不理那劲装老叟，却望着申子轩等说道：“诸位一定要见敝上吗？”

申子轩道：“自然要见。”

青衣老叟神色肃然地说道：“不知诸位要文见呢，还是武见？”

申子轩心中暗道：见人还有文见武见之分，这倒是从未听过的事。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何谓文见？”

青衣老叟道：“如要文见，诸位请放下兵刃，寸铁不带，赤手空拳去见敝上。”

申子轩道：“武见呢？”

青衣老叟道：“诸位凭仗武功，由老朽处起，一路打入大厅。”

申子轩沉吟了一阵，缓缓解下软剑，道：“在下等和贵上无怨无仇，不用带兵刃了。”

青衣老叟道：“还有一件事，老夫必得事先说明才成。”申子轩道：“在下洗耳恭听。”

青衣老叟道：“去见敝上的人，只能限定三位，余下之人，要留在此地。”

申子轩心中暗道：不知何许人，这么大的架子。口中应道：“这三人也要阁下指定吗？”

青衣老叟道：“那倒不用了，去见敝上的三人，由各位自己选定。”

申子轩回顾了雷化方一眼，道：“五弟，放下手中金笔。”雷化方应了一声，弃去手中金笔。

申子轩目光转注到那蓝衫人的脸上，道：“孩子，你带有兵刃吗？”

蓝衫人道：“带有两支匕首。”探手从怀中摸出，投掷于地。那两支匕首，一般长短，都在一尺二寸左右，带着黑色的皮鞘。

申子轩目光一掠白衣少女、方虎儿和刘五成，道：“你等在此等候。”

青衣老叟望望地上的兵刃，道：“老朽带路。”

穿过了三重庭院，到达了大厅前面。

青衣老叟停下脚步，缓缓说道：“到了，三位请略候片刻。”申子轩流目四顾了一眼，心中暗自奇怪道：难道就让我们站在大厅前面的石阶之下吗？

心中念转，口却未言。

转目望去，只见雷化方和那蓝衫人一个个神色凝重，显是心中都有着重重疑问。

那青衣老叟行入大厅，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仍然不见有何动静。

雷化方再也忍耐不住，低声说道：“二哥，小弟进入厅中瞧瞧如何？”

申子轩摇摇头道：“不可造次乱闯。”

雷化方道：“难道就这样任人摆布的等下去吗？”话声甫落，突见大厅中火光一闪，亮起了两盏白绫幔遮的纱灯。

耳间传过来那青衣老叟的声音，道：“这是百年难求的机缘，敝上即将现身和诸位相见，诸位要小心了。”申子轩心中暗道：“不知什么人竟然能受到如此的敬重。”凝目望去，只见两个身着白衣白裙襟插红花，年约十三四岁的少女，手中各举一盏白纱灯，缓步走出厅门，分站两侧，高高把纱

灯举起。

这时，大厅中反成了一片幽暗。

申子轩神情凝重，举步向前行去。

刚刚登上了三层石级，耳际间立时响起了一个娇脆的女子声音，道：“不想死，就快些退回 去。”

申子轩怔了一怔，停下脚步。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出现在大厅。

一个清亮的声音，由那人影处缓缓飘了出来，道：“你们要见我？”

那声音美妙动人，听得人心神欲醉。

申子轩运足目力望去，只见那人影十分娇小，长发披垂，在幽暗的大厅中，又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看上去更显得模糊不清。

忽然间，一阵清幽的花香，飘了过来。

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申子轩，乃慕容大侠的故友。”

那清脆声音道：“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何身份，只要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见我？”

申子轩呆了一呆，暗道：好大的口气。当下说道：“这宅院乃慕容长青故居，在下是慕容长青之友……”

只听那清脆动人的声音应道：“要我们搬走吗？”申子轩道：“正是如此。”

那大厅模糊的人影，突然转过身去，一眨眼消失不见。两个襟插红花的白衣女婢，也突然熄去了手中的纱灯，转身行入大厅。

灯光、玉人，片刻间尽都隐失，只有那高耸的大厅，仍然屹立在夜色之中。

申子轩心知此刻这江州城中，云集着无数的高手，这神秘的女子，决非等闲人物，是以亦不敢轻率的冲入厅中。足足等候半炷香的工夫，仍不见有何动静，也不闻有何回 应之声。

申子轩重重的咳了一声，道：“姑娘意下如何？还望见复在下。”

他一连喝问了数声，始终不闻有人回 应，举步向厅中行去。雷化方和蓝衫人，紧随在申子轩的身后，暗中运功，蓄势待敌。

哪知事情竟大出了几人的意料之外，三人行入厅中，除了闻到一股袭人的花气之外，别无异状。

雷化方右手一挥，晃然了火折子，直向正东行去。慕容长青在世之日，他们经常在这大厅之中聚会饮宴，这厅中的摆设布置，雷化方无不熟悉。

果然，在大厅一角仍摆着那张高可及人的烛台，烛台上还余有剩残的半支蜡烛。

雷化方一扬手中的火折子，燃起了蜡烛。

幽暗大厅中，立时为烛火照亮。

转头看去，只见拳头大小的一朵红花，端放在厅中一张八仙桌上。

申子轩瞧了那红花一阵，竟然无法认出花名，沉吟了一阵，道：“五弟，认识这朵花吗？”

雷化方道：“不似牡丹，不像玫瑰，小弟也认它不出。”申子轩伸手取过红花，只见红花之下，压着一张素笺，展笺瞧去，只见上面写道：璧还宅院，司花令主。

除此之外，再也瞧不出可疑之处。

雷化方道：“这司花令主，行动虽然诡秘，但还是一个讲理的人。”

申子轩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啊了一声，手中红花，突然跌落在地上。

雷化方吃了一惊，道：“什么事，花上有毒吗？”申子轩摇摇头，道：“五弟，为兄的想起慕容大哥在世之日说过的两句话，不知五弟是否记得。”

雷化方道：“什么话？”

申子轩道：“花令现，江湖变。”伏身捡起落地红花。雷化方沉吟了一阵，道：“不错，小弟记得，那是在一次酒席之上，大哥多喝了两杯酒。”

申子轩道：“为兄的曾经追问此事，何谓花令？大哥却装醉不答。”

雷化方道：“如若那花令就是指今夜咱们所见之人而言，倒似一位很讲理的姑娘。”

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打断了雷化方之言，举步向前行去。雷化方亦心生警觉，不再多言。

雷化方穿过大厅，绕入了后院。

这是一座广大的花园，足足有二亩大小。

夜色中，隐隐可见那耸立的楼阁。

一座广大的荷池，占了庭园的一半。

但这广大的庭园，已荒废很久，野草丛生，高及腰际。但那广大的荷池中，仍是水光闪动，显见修这庭园主人的匠心，荒芜数十年的庭院，仍然满蓄池水，不见干涸，想来在那池下定然引有活水。

申子轩似是早已胸有成竹，分开丛草，直到荷池旁边。夜阑人静，荒芜庭院，三个人面对荷池，默然不言，内心中的感受虽不尽同，但悲痛伤感则一。

良久之后，申子轩突然低声吟道：“莲下石花，有书为证，清茶杯中、传下道统，依序寻得，大哥重生。”

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道：“就小弟记忆之中，这荷池之中，并无石花。”

申子轩凝目静思，似是未曾听得那雷化方的话。

雷化方知他正在用心推想，也不再多言惊扰。

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申子轩突然说道：“五弟，你可记得二十年前一件事吗？”

雷化方道：“什么事？”

申子轩道：“有一日，咱们五兄弟同在这荷池金兰厅上饮酒垂钓，大哥突然取出一座白玉雕成的仙女石像，那仙女石像不是坐在莲花座上吗？”

雷化方点点头，道：“不错啊！”

申子轩道：“你可记得，那座仙女石像放在何处吗？”雷化方道：“大哥把它投入了荷池之中，说是咱们兄弟供奉的莲花仙子！”

申子轩仰天望着夜空，轻轻叹息一声，道：“慕容大哥智慧如海，只可惜咱们过去很少注意他讲的话，如今想来，当真是后悔不及了。”

微微一顿接道：“五弟，你可记得那慕容大哥把那莲花仙子投入这荷花池处吗？”

雷化方凝目思索了一阵，道：“小弟记不清楚了。”申子轩目光流动，四顾了一眼，道：“大哥在金兰厅投下石花，是吗？”

雷化方道：“不错，是在金兰厅上。”

申子轩点点头，道：“正是如此。”忽然若有所悟的啊了一声，问道：

“五弟，龙口含珠，是什么意思？”

雷化方沉思了一阵，道：“在那金兰厅西北角上，有一座石龙，龙口雕有一颗珠子。不过，那石头雕刻之物，难道还会有什么含意不成？”

申子轩道：“那金兰厅四个角的支柱，分别雕成龙、凤、鹤、龟，是吗？”

雷化方道：“正是龙、凤、鹤，龟四像。”

申子轩道：“咱们到金兰厅上瞧瞧吧！”

三人鱼贯而行，进入了金兰厅中。

厅中的件件物品，申子轩、雷化方都有着熟悉亲切的感觉，二十年物是人非，厅中的玉案木椅，仍然是完好无损。申子轩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火折子，一晃而燃。火光到处，不禁一呆。

只见三支金色的短箭，整齐的刺入了石案之中。申子轩定定神，伸手按按石案，仍然是坚硬无比，不禁心头骇然，暗道：这金兰厅中的石案，是一种极坚的翠玉做成，击碎不难，但如想似这三支金箭一般，刺入其中，实非易事了。仔细看去，只见三支金箭刺入玉中一般深浅，显然，那发箭人不但内功精深惊人，而且发箭的力道亦控制的十分均匀。申子轩心中虽然惊异，但口中却隐忍不言，轻轻咳了一声，行向西北角处。

石龙无恙，仍然张着大口，对着那广大的荷池。申子轩伸手探入龙口，抓住了龙口石珠，向左一旋，果然石珠竟是活的，急转了几把，石珠脱落。

一股强烈的喷泉，由龙口中激射而出。

敢情那龙口石珠，用来阻拦这一股急劲的喷泉之用。申子轩骤不及防，不但被喷得浑身水珠，连手中的火折子，也被那一股激泉喷中，火焰熄去。

雷化方看那喷泉，高达两丈有余，飞珠溅玉，击打着水中荷叶，响起一阵滴滴答答之声。

申子轩回顾了雷化方一眼，说道：“五弟，这龙口喷泉，你听到大哥说过没有？”

雷化方道：“小弟亦是大感奇怪，此等奇境，咱们不但未见识过，而且亦未听大哥说过。”

谈话之间，突闻一阵波波之声传了过来，水面上突然浮起了一个形似竹篮之物。

夜色中无法看清那篮中盛放何物。

只见那形似竹篮之物，缓缓晃动，直向金兰厅畔游来。雷化方伸手一抄，抓了起来。

凝目望去，只见那竹篮中端放着一个白玉雕刻的仙女像，端坐一座莲台之上，不禁呆了一呆。

申子轩道：“快些取过石像，放下竹篮。”

雷化方依言取过石像，匆匆一瞬间，只见那竹篮之下，似是有一根很细的白线系着。

申子轩看看手中石珠，探入龙口，重新装好。

喷泉停息之后，那浮在水面上的竹篮，突然缓缓向下沉去，片刻之间，沉入水中不见。

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兄弟在这金兰厅上，聚会了不下数十次，小弟竟不知这荷池中，还有机关。”申子轩取过石像，道：“为兄的也不知道……”

申子轩举起手中石像，微微用力一旋，果然，那石像和莲台的结合之处，

也是用螺旋结合在一起。

在那石像下的莲座中，放着一块紧紧折叠的白绢。只见那白绢之上，写着很多小字，显是在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夜良幽暗，申子轩虽然有着过人的目力，也无法瞧得那白绢的文字，当下说道：“五弟，身上还有火折子吗？”雷化方道：“有。”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油布袋子，打开来，取出一个火折子。

正等举手晃然，却听申子轩低声说道：“咱们换一个地方。”拉起那蓝衫人，离开了金兰厅。直奔到假山旁边一块大岩之下，用手一推，一扇石门，应手而开，说道：“五弟还记得此处吗？”

雷化方道：“醒心洞，昔年大哥每遇上为难之事，就入此洞之中，静思几日，然后才作决定。”

申子轩道：“不错。”侧身而入，向前行去。

雷化方身子一侧，抢在前面，道：“小弟带路。”手执金笔，当先开道。申子轩关上石门，才随在雷化方身后而行。

这条石道深通在假山之内，两人昔年虽然常来此地，路径甚熟，但因久年未曾来过，行来亦是小心翼翼。转过了两个弯，到了一座石室门外。

雷化方推开石门，当先而入。

慕容长青修筑此室之时，设计十分周到，这石室虽在假山腹中，但空气却十分流通，身在石室，并无不适之感，此刻却因年隔二十，未曾修过，气道阻塞，有着一种潮湿的霉味。

申子轩紧随入室，低声说道：“五弟，晃着火折子，如若咱们运气好，或可我到一支残烛。”

雷化方应声晃燃了手中的火折子。

二十年来石室依旧，靠西首壁处，仍放着一具石榻，石榻上虎皮宛然，尚未损坏。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伸手从灯架之上，取下一盏琉璃灯来。

灯中还有余油未尽，尚可供作燃明之用。

雷化方燃起灯火，室中顿时大亮。

申子轩展开手中白笺看去，只见上面写道：二弟机谋过人，如若小兄的料断无错，此书可入二弟之手……

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道：“大哥早已算定了这封信要握在你的手中了。”

申子轩道：“大哥过奖，为兄的只能说是侥幸而已。”

凝目向下望去，只见写道：为兄死因，早已播种，由来树大招风，诸位贤弟目睹此书之时，万望能强忍悲痛，不可自乱方寸。

雷化方看字迹整齐，显然慕容长青在书写此书之时，心中有着无比的平静，不似在事情发生之时草草而就，当下说道：“二哥，这封信，似是早已写就。”

申子轩道：“不错，大哥似是在很早以前，已经知晓此事了。”

雷化方道：“所以他才把咱们全都遣走，离开江州，免得和他同时遇难，大哥啊！大哥，这又是何苦？”

申子轩强忍心中的悲痛，继续向下看

如若小犬随我遇难，诸位贤弟千万不要兴动为我报仇之念，但为兄看小犬，又不似早夭之相，他年纪太小，相形未定，为兄亦难作断定之论，万一他能逃出毒手，为人所救，只怕也难明白自己身世，小犬左足足心之处，有

着一块黄豆大小的黑痣。

看到此处，申子轩、雷化方都不禁为之一呆，两人相互望了一眼，内心中同时有一种急于了解的冲动。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先证明他的身份，看他是否是慕容大哥的骨血。”

雷化方道：“小弟亦有此感。”伸手脱去了那蓝衫人脚上靴子。

凝目望去，只见蓝衫人左脚脚心之上，果然有一颗黄豆大小的黑痣。

蓝衫人说道：“两位老前辈可证实了晚辈的身份么？”

申子轩神情激动，缓缓说道：“委屈你了。”

蓝衫人神情肃穆，缓缓说道：“两位老前辈，可否明示晚辈，是不是慕容长青之子？”

申子轩道：“令尊留下的遗书，证明了你的身份。”蓝衫人突然下泪说道：“两位叔父在上、请受小侄一拜/撩起长衫，拜伏于地，放声而哭。

他忍在心中的悲苦，委屈，在这一哭之中，全部发泄了出来，历久不绝。

申子轩举手一掌，拍在那蓝衫人背心之上，说道：“孩子，你既明身世，当知这为父复仇的担子，是多么沉重，理该发奋而起，别让这忧苦、悲伤，侵蚀了你的雄心大志。”

蓝衫人停下大哭之声，站起身子，道：“二叔父教训的是，”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小侄此刻还不知道名字，不知先父遗书上是否提到？”

申子轩道：“应该是有。”就灯阅读，继续向下看去。只见写道：“小犬之名，为兄已代为取定云签二字，诸位贤弟如能逼得到他，还望能代我管教，座儿如见此字，那就如见父面，此后要好好的听从你诸位叔父之命。

慕容长青留上。”

看完了绢上留书，申子轩和雷化方也不禁黯然泪下。

第八回 仁义宽大

申子轩看完慕容长青的留书，拭去眼中泪水，道：“孩子，你叫慕容云笙，你那爹爹一生作事，无不丝丝入扣，替你取定云笙之名，只怕也有作用。”

慕容云笙举手拭去脸上的泪痕，缓缓说道：“小侄身世既明，两位叔父心中的疑虑尽去，就此刻江州形势而言，我们已处下风，敌暗我明，我们随时可能受人暗算。”

申子轩道：“不错，你雷五叔费了十几年的心血，奔走，联络，才把数十位武林高手组合在一起，原想在江州有一番作为，但却想不到竟会被人一举间，尽皆屠杀。”

雷化方接道：“孩子，那是一种很卑下的手段，我仔细查过那排列在令尊坟墓前的人头，显然是没有经过搏斗，这些人分明是先行失去了抵抗能力，而后被杀。”

申子轩道：“正因如此，咱们才应该小心应付，强敌不但行动神秘，而且手段恶毒……”看了雷化方一眼，接道：“如若咱们未遇上慕容贤侄，亦可孤注一掷，不计成败生死，找强敌一拼，杀一个敌人，可稍出一口恶气，战死敌手，亦可和大哥相会于九泉之下。但此刻情形不同了，咱们都不能轻易言死，而且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求生。”

雷化方道：“二哥说的是。”

申子轩道：“从现在起，咱们要振起精神，全力求生。”

雷化方道：“三哥那封书信中，似是还提到重要的事……”

申子轩道：“清茶杯中，传下道统。”

雷化方道：“石下莲花之秘已解，但那清茶杯中，传下道统，却似另外指一件事。”

申子轩仰起脸来，道：“那石下莲花好猜，这清茶杯中，就非我所能解得了。”

雷比方道：“此事也许非一日半夜，能够想通，咱们先找一安全地方住下，静静的想它几日，俟想出眉目，再作主意。”

申子轩道：“咱们今宵在此，未遇任何挫折，实是占了那司花令主的光了。”

雷化方道：“为什么？”

申子轩道：“适才在金兰厅中，五弟可曾瞧到那玉案上三支金箭吗？”

雷化方道：“若有所见，未看清楚。”

申子轩道：“就小弟观察所得，那玉案上的金箭，不会超过三日，在三日之内，这慕容府中有过一番激战，那时司花令主正在此府留住……”

雷化方接道：“来人败在司花令主手下，落荒而逃。”

申子轩道：“不错，咱们未到此地敌人已经来过，双方动手结果，来人不敌司花令主等，一行落败而去，但来人虽败，并非是武功不济，只能说是司花令主一方的人手太强了。”

语声微顿，接道：“适才玉案上钉入的三支金箭，齐整，均匀，小兄就自知无能及得。”

雷化方道：“二哥之意，小弟还是未能领悟。”

申子轩道：“此刻，敌人未来相犯，那是因为他们仍然认为慕容府中，住的是司花令主，一旦他们知晓了司花令主已然离开此地，立时将尽出高手，

重犯慕容府来。”

雷化方道：“二哥可曾料想到他们几时来犯？”

申子轩道：“就小兄料断，很快他们就会得到消息，快在一个时辰之内，慢也不过天亮时分。”

雷化方道：“这么说来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申子轩道：“不错，因此，咱们必须把握权有的时间，如若等这慕容府重落敌手，咱们再想重回此地，那就困难重重了。”

雷化方道：“是了，二哥之意，是要借此时间，设法找到那清茶之杯。”

申子轩道：“清茶杯中、传下的道统，以小兄推断，必然是慕容大哥毕生心血所聚的武功、拳剑，此事关系重大。日后能否为大哥报仇，就在咱们能否寻得那传下的道统了。”

雷化方道：“可是时间如许短促，要想解得那清茶杯中隐含之秘，实非一件容易的事。”

申子轩道：“这隐语自非寻常，如若只从字面推想求解，只怕是大不容易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走！咱们再回金兰厅去，也许辽阔的荷池，可以帮咱们忆起往事，也许有助咱们想起大哥的话。”

雷化方道：“小弟带路。”

三人出得醒心洞，抬头看去，只见星斗满天，夜色正洁，花园中一片静寂。

申子轩带上石门，带两人穿过草丛，又回到金兰厅上。

雷化方、申子轩都在用心搜索记忆，希望能想出一句话来，启发那清茶杯中的隐语，苦思不言。

慕容云笙一向不喜多言，而且申子轩、雷化方又都是谈二十年前的事，更是接不上口，只好默然相随，一语不发。

二个人默默行过朱桥，进入厅中，各自找了一个座椅坐下，相对无语，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

蓦地，一阵急促的步履声，传了过来。

申子轩霍然站起，暗道：忘了云儿等人，只怕是他们找来了。

雷化方、慕容云笙也随着站了起来，暗自运功戒备。

三人隐入金兰厅暗影之中，凝目向外看去。

但闻一个尖厉的女子声音，说道：“他们走了，不信你们自己搜查。”

申子轩心头一震，暗道：这不是云儿的口音吗？

难道他们已经被生擒了不成，这孩子犹未成年，但却聪明得很，这几句话声音甚高，那是有意传警了。

忖思之间，突闻一个冷厉的声音，说道：“臭丫头年纪最小，花样却是最多，这等传警之法，也敢在老夫面前卖弄。”

但闻另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咱们先让这丫头吃些苦头，我不信她是铁打的人，只有她尖叫呼疼之声，可以逼使那雷化方现出身来。”

只听另一个沙哑嗓门声音接道：“好办法，那金笔书生也是小有名望的人物，大概还不致于让一个小女娃儿为他吃苦。”

但闻云儿骂道：“你们三个老不死，施用诡计擒住我们，叫人心中好不服气。”

那沙哑嗓门的声音，接道：“兵不厌诈，你这小丫头懂得什么。”

紧接着，传来砰然一声轻震，和云儿一听轻微娇吟。

这声音低沉异常，显然是云儿已用了最大的忍耐，仍无法忍受得住，才发出这声低沉呼叫。

一阵呵呵大笑之声，划破了静夜，道：“看不出这小丫头，竟是很有骨气，三弟那一掌，怕不已拍断她的左肘关节。”

雷化方只觉胸中热血沸腾，再也无法忍耐，正待开口，慕容云笙已抢先开口，道：“两位叔父，咱们不能让一个小姑娘代咱们受苦，小侄去会会他们。”

也不待申子轩答话，人已纵身而起，一式燕子抄水，从金兰厅上越过荷池，直飞到荷池岸畔，才落着实地。

雷化方估计这一段距离，大约有三丈左右，不禁为之一呆，低声对申子轩道：“二哥，慕容贤侄的武功不知跟何人学成，其成就似是已经不在我们之下。”

申子轩道：“尤有过之。”

谈话之间，瞥见火光一闪，亮起了两支火把。

雷化方目光一转，只见三个着灰色长衫，一般枯瘦的中年人，分别抓着方虎儿、云儿和刘五成。

在三人两侧六七尺处，各自站着一个劲装大汉，每人手中高举着一支火把。

申子轩冷冷喝道：“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湘西三位活僵尸。”

那居中而立的男子似是三人之首，仰脸打个哈哈，道：“阁下什么人？”

申子轩冷冷说道：“中州一剑申子轩。”

那居中的灰衣大汉先是一呆，继而哈哈一笑，道：“咱们湘西三义，出道了数十年，见过了不少大风大浪，纵然是那真的申子轩又能如何，何况你这个冒牌货。”

申子轩缓步向前行去，一面冷冷说道：“久闻你们湘西三位活僵尸，武功别走蹊径，练成了僵尸奇功，今宵在下很想见识一下。”

他心知此刻形势，多拖上一刻，对自己多一分不利，准备速战速决，一举间击败湘西三位活僵尸，先救了云儿等三人再说。

但慕容云笙道：“不敢有劳二叔父，由小侄对付他们吧！”

喝声中人影一闪，疾逾飘风一般，直向三人冲去，右手一抬拍出一掌，击向那居中人的前胸。

那居中的灰衣人眼看慕容云笙出手的快速身法，已知遇上劲敌，突然一带手中的云儿，迎向慕容云笙的掌势。

云儿被点了穴道，无能反抗，只有任由别人摆布。

慕容云笙似早已料到了此着，右手一缩，收回掌势，身子突然一个急旋，有如蝴蝶穿花，一个大转身，竟然绕过了云儿，直欺近那居中灰衣人的身侧，左手同时伸出，扣向那灰衣人的脉门。

这一着身法奇奥，手足配合的恰当无比，而且行动快速，有如电光石火，一闪而至。

那居中灰衣人似是未曾料到这少年身法如此奇奥，眼睛一花之下，对方左手五指已然扣向脉门。

他如不弃去手中抓的云儿，右手脉门非被慕容云笙的左手搭上不可，情势迫人，自救要紧、只好松开云儿，一吸丹田之气，陡然退后五尺。

慕容云笙右手一回，抱起云儿，暗加劲力，猛然一推，云儿身不由主的离地而起，直向申子轩飞了过去。

这一着出手救人的手法，干净利落，奇奥快速，看得人眼花缭乱，心中喝彩。

慕容云笙救了云儿之后，并不稍停，转身一跃，扑向右首灰衣人，左手抬起，疾向那灰衣人点了过去。

右首灰衣人手中拉着刘五成，他眼看慕容云笙救人的身法，手法，奇快惊人，早有了戒备，眼看慕容云笙扑来，立时扬手出一掌。

而人几乎同时出手，那灰衣人掌力击来的同时，慕容云笙的指力亦点了出去。

那灰衣人感觉到一股尖厉的暗劲，迎着掌力击来，心中大吃一惊，暗道：这人好强猛的掌力。急急向旁侧闪去。

慕容云笙身子突然两个急转，又巧又快的欺到那灰衣人的身前，大喝一声，放手呼的劈他一掌。

右首灰衣人手中拖着刘五成，运转大感不灵，在慕容云笙的快速攻势之下，只好松手放开了刘五成。

慕容云笙旨在救人，飞起一脚，踢向那灰衣人，左手一探，已把刘五成抓了过来。

那灰衣人松开刘五成后，闪身避开一掌，正待回手反击，却不料慕容云笙飞起一脚，抢先踢了过来，又把他迫得后退两步。

待那灰衣人提聚真气回手反击时，慕容云笙已抱起刘五成飘身而退。

回头看去，只见雷化方拳掌齐施，迫得那左首灰衣人应接不暇，松手放开了方虎儿。

雷化方用心也在救人，抱起方虎儿，倒跃而退。

湘西三位活尸，在武林中亦是大有名望之人，但却在片刻中被人救去了手中之人，心中既是愤怒，又是惊骇。

那居中的灰衣人较为持重，生恐两位兄弟在激怒之下，跃攻出手，急急一举双手，互击了一掌，左右两侧的灰衣人听得掌声之后，立时向中间会聚，三人合在一起。

这时，申子轩已解开云儿穴道，她左臂被击了一掌，伤的不轻，无法出手，圆睁双目，望着湘西三位活僵尸。

雷化方、慕容云笙一齐出手，解了刘五成、方虎儿两人穴道。

方虎儿穴道被解，大声喝道：“这三人鬼鬼祟祟混了进来，不声不响的出手点了我们穴道……”说话声中，人却疾向三人扑去。

雷化方伸手一把没有抓住，方虎儿人已奔出了一丈多远。

慕容云笙沉声喝道：“虎儿不得造次，快退回来。”

生性暴急的方虎儿，对那慕容云笙却是敬畏无比，闻声而退。

申子轩眼看人已救回，不用急切动手，举手一挥，道：“在下与三位素无来往，更谈不上恩怨二字，三位联手相犯，不知是何原因？”

湘西三位活僵尸手中之人，生生被人夺了过去，虽未受伤，但却大失颜面，而且也警觉到对方武功高强，三人立时分站三个方位，布成一个三角阵势。

仍由居中之人缓缓道：“咱们久闻金笔书生和中州一剑之名，今宵如不能好好领教一番，那可是终身大憾了。”

申子轩已知三人恼羞成怒，准备出手，心中暗作盘算道：如是他们没有后援，单是这湘西三位活僵尸，那倒好对付了；只怕这三人是开道先锋，随后即有高手赶来，动上手万一被三人缠住，那可是大大麻烦的事，但如就此退出慕容府，实又心有未甘。

日光转处，只见湘西三位活僵尸身子笔直，一蹦一蹦的向三人逼了过来。

雷化方低声说道：“二哥和贤侄，可要兵刃吗？”

申子轩道：“你有几支金笔。”

雷化方道：“五支，一支母笔，四支子笔，慕容大哥在世之日，传了小弟一套子母笔法，练到火候时，能够五笔同时出手，可惜小弟天资所限，只能用三支子笔，再也无能多用，适才厅门之处，小弟只留下一支母笔，还有四支子笔在身。”

说话之间，四支子笔已然齐齐摸出，分递向申子轩、慕容云笙。

申子轩接过一支金笔，说道：“五弟带虎儿和这位刘兄等完退出去；在老柳树下相会。”

雷化方道：“小弟遵命。”

他心中虽然不愿，但又不敢抗拒申子轩之命，只好带着虎儿等先退。申子轩扬手劈出一掌。低声对慕容云笙道：“替他们阻挡追兵。”

其实，不用申子轩下令，慕容云笙已然自行出手，横移两步，拦住了湘西三位活僵尸的去路。

但见那居中灰衣人横里一跳，避开了申子轩一记劈空掌力。

申子轩一扬手中金笔，道：“三位这等运气行功，势必一战不可了，但不知三位是一齐上呢？还是一个一个来？”

这时，湘西三位活僵尸已停下身子，笔直而立，仍由那居中人应道：“你们一个人，咱们是三个人一齐上，你们千军万马，也是我等三人。”

但闻那居中灰衣人冷笑一声道：“说完了吗？”

申子轩哈哈一笑，道：“我们叔侄叙旧，但三位尽管出手。”

那居中灰衣人突然平平的举起右臂，一跳而起，身子笔直，直向申子轩冲了过来。武功一道，讲究的是灵活，快速，出手一击中，半蕴防敌之势，所谓拳不发者，招不用尽，像这湘西三位活僵尸的攻势，直挺挺的冲了过来，那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

申子轩看那冲来之势，有如一根铁桩直撞过来一般，倒也不敢硬接，身子一闪，避了开去。

但闻飒然风去，又是一条人影，只撞过来。

申子轩心中暗道：想不到他们这直撞直击的来势，竟然也是如此之快。

心中念转，人却又向一侧避开。

脚步尚未站稳，呼的一股劲风，又撞了过来。

湘西三位活僵尸，集中攻向申子轩一个人，反而把慕容云笙丢在一侧。

慕容云笙也是未见过这等武功，全身直向敌人撞击，不禁看的一呆。

但见三人行动越来越快，片刻间，只见三道黑影蝴蝶穿花一般，彼起此落，撞向那申子轩。

慕容云笙看的心中愈感奇怪，暗道：看来江湖之上，果然是无奇不有，如非亲眼见到，实难想到世间会有此等武功。

忖思之间，突然听得砰然一声轻响，传入耳际。

显然，三人攻势愈来愈快，那申子轩闪避不及，只好硬接了三人一招。

慕容云笙霍然警觉，暗道：“他们三人合攻二叔一人，我怎么不出手？”但觉三人身不停留，双足一落实地，立时又纵身而起，大有无法插手之感。

就在他略一犹豫，又是一声砰然轻震传了过来。

这当儿，四人交错流转，有如狂风舞絮，无法看得清楚，也不知是否有人受伤。

慕容云笙凝目思索了一阵，突然想到了一办法，看准一人落地时，陡然出手，抓了过去。

他手中有一支金笔，此刻却把它藏入了怀中，左掌护胸，右手抓敌。

就在他伸出的右手将要触及那人的衣服之时，那灰衣人突然离地而起，向前直冲过去。

慕容云笙右腕一沉，疾向那灰衣人腿上抓去。

灰衣人的身法虽然怪异快速，但慕容云笙临机应变的招术手法，更见迅速，他纵身飞起，慕容云笙的右手已到，正抓在那大汉裤子之上，只听唰的一声，那大汉一条裤管应手而破。

慕容云笙手指和那大汉的肌肤亦互相触，只觉那人的肌肤之上，一片冰冷坚硬，全不像一个活人的肌肤，心中暗暗忖道：“这武功名叫僵尸奇功，难道也会把人练的像死人一般吗？”

这一分神，顿觉一股劲风，袭了过来。

匆急之间，只好举手一挡。

只听砰然一声，慕容云笙硬接下袭来的一击，那击来之势并不沉重，但慕容云笙却感觉到右手之上，一阵轻微的疼痛，心中大奇，不觉间抬起手来，看了一眼。

但见右手完好如初，毫无半点伤痕。

他临阵经验不足，此时此刻竟然不知全神拒敌，却要抬起手来查看伤势。

但觉背后生风，急急一伏身子，避开一击，右手向上一抄，抓住了一条手臂。

这一招奇奥的擒拿手法快速无比，但也惊险异常，如若对方用兵刃，这一下正好和对方的兵刃相触。

慕容云笙只觉抓在手中的一条手臂冰冷坚硬，有如抓在坚石金铁之上，心中既是惊骇，又是奇怪，暗用内力猛然向前一带，但闻砰的一声，一个灰衣人被他摔到了七尺以外的荒草地上。

一击得手，立时横里跃开。

果然，一条人影疾如流星一般撞了过来，呼的一声，挟着一股劲风掠身而过，如若他闪避迟一步，势必被那人影撞个正着不可。

但闻申子轩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贤侄，受了伤吗？”

慕容云笙道：“右手微微作疼，但却不见有何损伤。”

说话之间，又是一条人影撞了过来。

这一次慕容云笙早已有备，身子微微一侧，左手陡然劈出。

这一掌并无出奇之处，只是发掌时间拿捏的恰到好处，出手又快如闪电，使那人无法闪避，正劈中那撞来人影的右后肩上。

但闻啪的一声，那人被打得身子一沉，摔落在草地上。

慕容云笙动作奇快，一掌击倒那灰衣人后，立时纵身过去，飞起一脚，踢在那灰衣人腰间的“维道”穴上。

那灰衣人正要挣扎而起，被慕容云笙一脚踢中，人又倒了下去。

另一个摔在草地的灰衣人，却被那申子轩点了穴道。

这时，湘西三位活僵尸，已然有两个被点中了穴道，失去了抗拒之能，只除下一个人，心知再打下去也难是人敌手，索性停下手来。

申子轩回顾那灰衣人一眼，道：“湘西三位活僵尸的奇功，也不过如此而已，阁下还有什么能耐，可以用出来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三位衣着一般，那是让人瞧不出大小了，阁下应该怎么称呼？”

那灰衣人道：“区区忝为老大。”

申子轩道：“失敬了。阁下乃三位僵尸之首，那是难怪本领强过两位兄弟了。”

灰衣人道：“申大侠也不用说风凉话，我们两位兄弟虽然被两位点中了穴道，但两位亦都受了重伤。”

申子轩抬起左手瞧了一阵，道：“兄弟瞧不出伤在何处啊！”

灰衣人道：“如若区区的记忆不错，阁下适才接了我们两掌。”

申子轩道：“是又怎样，兄弟并未感到有何特异处？”

灰衣人道：“阁下掌心或手指之上，是否有微微痛疼的感觉？”

申子轩打个哈哈，道：“难道那也会要人的命吗？”

灰衣人道：“不错，如阁下不服咱们僵尸门的独门解药，三日内将毒发而亡。”

申子轩心中吃了一惊，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平静，缓缓说道：“实在叫人难信的事。”

突然大迈一步，探手抱起一个灰衣人，低声说道：“贤侄，带着那灰衣人，咱们走了。”

慕容云笙虽然感到事出突然，但他心知那申子轩江湖上的阅历强过自己甚多，此举必有作用，当下提起了另一个灰衣人。

申子轩目光一转，望着那湘西三位活僵尸之首，缓缓说道：“如阁下说的不错，我相信你这两位兄弟身上，必有解药。”

语声微顿，又道：“阁下如若不关心你这两位兄弟的生死，那就不用跟着我们走了。”纵身而起，直向园外行去。

慕容云笙紧随在申子轩的身后，飞跃而起，直向园外奔去。

那灰衣人眼看两位兄弟被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带走，只好跟在两人身后行去。

申子轩似早已胸有成竹，奔出园外，直行正西，大约有六七里路，到了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前，停了下来。

慕容云笙原想申子轩定然会和雷化方等会合，却不料他会跑到这等荒凉的地方来，心中大感奇怪，正待开口相问，申子轩已抢先说道：“原来你们湘西三位活僵尸的手上，都带着特制的手套，在那手套中，夹了几枚很微小的毒针，和你们对掌之人，在不知不觉中，为那毒针所伤，那毒针十分微小，中人之后，不见伤痕，亦不见血迹，待毒发而死，那人还不如如何死去，你们湘西僵尸门的奇功，原来是如此的一个奇法。”

那灰衣人缓缓说道：“申大侠很细心。”

申子轩冷然一笑，道：“可惜你们的后援晚来了一步，只怕他们很难找到此地，纵然他们能够找来，在下也有足够的时间，杀死你两位兄弟。”

灰衣人流目四顾了一眼，低声说道：“咱们三兄弟和你申大侠无怨无仇，

对那慕容大侠更是敬慕异常，只因受人逼迫而来，才和你申大侠作对。”

申子轩淡淡一笑，接道：“不错，咱们无怨无仇，申某人亦非非要杀害你两位兄弟。”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湘西三位活僵尸，那是大名鼎鼎了，但姓名却还未曾听人说起，兄台如何称呼？”

那灰衣人道：“兄弟冷奇。”

申子轩道：“原是冷兄，在下失敬了。”

冷奇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道：“这瓶中的丹丸，就是解毒之药，申大侠拿去服用吧！”

申子轩缓缓接过玉瓶，打开瓶塞，倒出了一粒白色的丹药，托在掌心之上，却是不肯服下。

冷奇似是已瞧出了那申子轩的用心，突然举起右手，在左手背上拍了一掌，然后取过一粒丹丸吞入腹中，道：“申大侠尽管服用。”

申子轩微微一笑，先给了慕容云笙一粒丹丸，让他服下，然后自己也服下一粒，说道：“冷兄，兄弟还有一个不当之求，不知冷兄是否答允。”

冷奇道：“申大侠有何吩咐？先请说出，让兄弟斟酌一下再作决定。”

申子轩道：“冷兄受威胁而来，兄弟是深信不疑，兄弟希望冷兄能代我申某留心一些事情……”

冷奇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缓缓说道：“什么事？”

申子轩道：“冷兄可是受命于一个十几岁的孩童吗？”

冷奇道：“不错，申兄何以得知？”

申子轩：“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在下见的多了，就不算奇啦。”

冷奇道：“这么说来，那是有很多人和申兄作对了？”

申子轩：“不错，而且他们都和冷兄一般的受命于一个孩童。”

语声微微一顿，道：“当年慕容大侠在世之日，对人宽厚异常，天下武林同道受他恩泽之人，那是无计其数了；如今慕容大侠故世而去，受过他恩泽之人，竟然出面和他作对……”

冷奇举手搔搔脑袋，接道，“申大侠说的是。”

申子轩说道：“但兄弟并不怪那些人。”

冷奇道：“为什么呢？”

申子轩道：“因为一个人只能死亡一次，他们生命受到威胁，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冷奇点点头，道：“说的是也。”

申子轩：“不过，大部分人，和申某见面之后、都想到慕容大侠在世之日的恩情，想到他为我武林同道排忧解难的仁德，因而，都化敌为友，明里助敌，暗中却帮我申某的忙。”

伸手拍活了两个灰衣人的穴道，接道：“兄弟追随慕容大侠多年，武功未曾学到，仁义二字却是不敢忘怀，冷兄请带两位兄弟去吧，此后为敌为友，那是任凭你冷兄了。”

冷奇一抱拳，道：“申兄大仁大义，冷某记在心中就是。”目光一掠两个灰衣人，道：“咱们走了。”转身而去。

两个灰衣人紧随在冷奇身后，片刻间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

申子轩目注慕容云笙，道：“孩子，眼下有两件最重要的事，必得先给你说个明白。”

慕容云笙道：“二叔父多多指教。”

申子轩道：“当今江湖之上，甚少有人知晓慕容大哥还有骨肉在世，因此，你的身份愈是隐秘愈好，最好不让别人知晓。”

慕容云笙道：“小侄记下了。”

申子轩道：“第二件事是要尽早设法，找出你父亲留下的武功。”

慕容云笙道：“先父的武功，留在何处？”

申子轩道：“这就是咱们要找的了，不过既有‘清茶杯中，传出道统’之语，谅是早已为你留下武功了。孩子，除非你能学得你爹爹留下的武功，才会有报父仇之望。”

慕容云笙道：“小侄不知江湖中事，一切全仗叔父指教。”

他虽然很少说话，但一开口，却是彬彬有礼，听得那申子轩心花怒放。

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道：“据为叔推想，你爹爹为你留下的武功，必然在庄院之中，因此，咱们必需要设法留在这慕容府中。”

慕容云笙道：“二叔父之意，可是说要咱们潜伏在府中，慢慢寻找？”

申子轩道：“湘西三位活僵尸回去之后，对方即可知晓那司花令主离开了慕容府，对方势必派人去慕容府中搜索，咱们目下实力自是不能和人明斗，只有隐在暗处，见机行事了。”

慕容云笙道：“只有二叔父和小侄两个人吗？”

申子轩道：“还有你五叔父。”

慕容云笙空点点头道：“小侄听候所令。”

申子轩道：“见着你五叔父时，暂时别提此事，我要设法先把云儿等三人遣走。”

慕容云笙道：“小侄记下了。”

申子轩缓步向前行去，而且举动之间，十分小心，不住的四面探顾。

只见他绕入小庙之后，折向西北行去，脚步逐渐加快，片刻工夫，到了一座大水塘边。

一株高大的垂柳，生长在水塘旁边。

申子轩一提真气，飞入那垂柳树茂密的枝叶之中。慕容云笙紧随着一提真气，飞跃而上，只见那雷化方、云儿、刘五成、方虎儿，分别坐在老柳分叉的主干之上。雷化方低声问道：“湘西三位活僵尸呢？”

申子轩道：“还留在慕容府中。”

那白衣女道，“申伯伯怎么不宰了他们。”

申子轩笑道：“三位活僵尸武功不弱，我能够打败他们，已是很不容易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云儿，你还记得那蛇神汤霖的住处吗？”

白衣女道：“自然记得。”

申子轩目光一掠刘五成、方虎儿道：“好，你带他们两位到蛇神汤霖那里去吧。”

白衣女道：“你和雷叔叔呢？”

申子轩道：“我和你雷叔叔还有一点事情，你带他们两位在那里等我们就是。”

白衣女道：“那养蛇的老头子，不是很怪吗？”申子轩道：“是啊，所以你要小心一些才好。”白衣女道：“好，他骂我我不理他就是。”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云儿，到那竹屋之后，不用叫门，但你跪

在竹门前面，很恭敬地告诉他说，只在屋外停留。”白衣女道，“如是不答应呢？”

申子轩道：“我想他不会拒绝，除非你用心不诚。”

白衣女道：“现在就去吗？”

申子轩道：“你们在天亮之前，当可到达蛇神汤霖的竹舍外面了。”

白衣女目光一扫方虎儿和刘五成，道：“你们跟我来吧！”跳下柳树而去。

三人去势很快，片刻间，已然走的踪影不见。

雷化方直待三人去远，才低声说道：“二哥遣走云儿，想必有什么行动了？”

申子轩点头，道：“情势迫人，咱们不得不设法冒险了。”

雷化方道：“冒什么险？”

申子轩道：“咱们要设法重回 慕容府中，寻着大哥留下的道统。”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就目下情势而言，如若无法寻着大哥传下之武功，那是永无报仇之望了。为兄搜尽了枯肠，还想不出当今武林之中，哪一位能够强过大哥。”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眼下情势，咱们不能寄望侥幸之中，大哥遗言示明，杯中清茶，留下道统，自是言之有物，莲下石花，能证明慕容贤侄的身份，杯中清茶之示，岂能等闲视之。”仰天长长吁一口气，又道：“咱们先想出那清茶杯中，所指为何，再冒险进入慕容府中，寻出大哥留于世间的道统，使慕容贤侄能够子承父业。”

雷化方道：“就字意而言，在一杯清茶之中，传下了大哥道统，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申子轩道：“清茶杯中，杯中清茶，文章是在那茶字和杯子上面了。”

突然住口不言，流目四顾。

雷化方低声说道：“二哥卓见甚是，咱们就从此处推想。”

申子轩微一点头，闭目思索起来。

雷化方、慕容云笙同时闭目苦思，不知东方之既白。

突然间，一阵木桨打水之声，传入耳中，惊醒了几人，睁眼看时，已经是东方发白时分。

这时，老柳下水塘上，白雾迷茫中，一艘小舟，荡漾在水波之上。

慕容云笙凝聚目力望去，只见那小舟之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双手摇桨，女的坐在那男的身后，两人似是在低声交谈；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一对男女兴致高的可以，一大早就跑来此地划船。”

申子轩对那舟中男女亦很注意，瞧了一阵，低声说道：“这一对男女很可疑。”

慕容云笙道：“他们都穿着紧身劲装，身佩兵刃，分明是武林中人物了。”

申子轩点点头，道：“目下这江州附近，情势复杂异常，咱们先看清他们的来路再说。”

只见那小舟愈来愈近，片刻之间，行到了那老柳树下。

这时，太阳已渐渐升起，东方天际，泛起了一片绚烂的云霞。

水上白雾，愈来愈淡，已然清楚的可见那男女形貌。

只见那男的约二十四五，一身深蓝劲衣，白净面颊，背上斜斜背着一支宝剑。

那女的身穿着一身淡红的劲装，身上披着一个淡紫色的斗篷，黄色的剑穗，隐隐透出了斗篷。

只见那男的纵身而起，跳上池岸，道：“咱们就此一言为定，明日早晨，在下再至此地和姑娘相会。”

那红衣少女举手摇了一会，道：“好，明日还在此地相会，不见不散。”

日光照在那红衣少女的脸上，只见她眼似秋水，面泛桃红，年约二十左右，挥手微笑中，露出来一排排整齐的贝齿。

这女人生的并不算美，只是顾盼间，别有着一股妖媚之气，充满着诱惑。

那男的留恋不舍的望了红衣少女一阵，才转身缓步而去。

红衣少女望着那蓝衣少年背影消失之后，突然冷笑一声，收敛了脸上的笑意，代之而起的是一脸肃杀之气。

慕容云笙暗暗忖道：这女人不知是何许人物，笑起来动人心弦，但一变脸却又是一副阴险恶毒的模样，当真是心如蛇蝎的人物，叫人难以猜测。

只见那红衣少女缓缓把她乘坐的小舟，牵到一处水草密集之处放好，才纵身飞奔而去。

申子轩、雷化方、慕容云笙，都十分留心着这一幕喜中带煞的闹局，直待那红衣少女去后良久，慕容云笙才轻轻叹息一声，道：“两位叔父，可知道这女子的来路吗？”

申子轩低声说道：“孩子！有何感慨？”

慕容云笙道：“最毒妇人心，古人诚不欺我；只看她一瞬间两副脸色，就叫人惊心动魄，想来实在是可怕的很。”

申子轩微微一笑，道：“不能因噎废食，一篙打倒一船人，见这女人可怕，就觉着世间女人，没有一个是好人。”

雷化方接道：“看那女子的衣着装束，使小弟想起一件事来。”

申子轩道：“什么事？唉！二十年未离江州一步，已变得孤陋寡闻了。”

雷化方道：“小弟这些年在江湖之上奔走，倒是听得了不少传闻。”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据说有一个神秘帮会，名叫女儿帮，近两年才在江湖之上出现，举止神秘，帮中人物，全是美艳的少女，每人都佩着一朵红花，局外人看不出来，但她们却以那一朵红花，分出在帮中的地位身份。”

申子轩沉吟了一阵，道：“有这等事？”

雷化方道：“小弟只是听闻传言，亦未曾见过那女儿帮中人物，那少女是与不是，小弟就没法预断了。”

申子轩道：“那少女和那少年，分道而行，不是一帮人物，那是可以断言了。”

目光凝注在雷化方的脸上，接道：“不论那姑娘是否是女儿帮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极厉害的角色，看她年龄，不过二十上下，但她的举止神情，却是老练无比，实非她年龄所能相称，其心机的深沉，的确是可怕的很。”

雷化方道：“目下这江州附近，龙蛇杂陈，那一男一女在此相会，除了谈情之外，必然是别有作用。”

慕容云笙一时之间，都还想不出如何接口，是以默然不语。

雷化方接道：“二哥可曾想出了拒敌之策么？”

申子轩淡淡一笑道：“五弟，要设法引敌人现出身来，以便找出他们在江州的巢穴所在。”

雷化方道：“二哥之意，可是以小弟作饵，引诱强敌现身追踪，二哥和

慕容贤侄再在强敌之后追踪，是吗？”

申子轩道：“五弟对了一半。”

雷化方道：“这话怎么说？”

申子轩道：“我想他们在江州必然有着极为众多的耳目，我们在他们之后追踪，必极易为人发现。”

雷化方接道：“话虽不错，但要如何才成？”

申子轩笑道：“而且我和慕容贤侄还不能分散，必得守在一起，五弟先想好行经的路线，我和慕容贤侄改装停在要津，只要五弟行过，就可发觉追踪你的人了。”

雷化方道：“这办法果然不错。”

申子轩道：“好！咱们先到江州城中去。”

雷化方道：“为什么要到江州城中呢？”

申子轩微微一笑，道：“你必需出现在人多的地方，第一，使他们无法施下毒手，伤害于你。第二，咱们反行追踪之时，可以逃避他们的耳目。”

雷化方点头赞道：“二哥智慧过人，小弟敬服的很。”

他似突然间想到了另一件重大的事，接道：“咱们追踪强敌，岂不无法再进慕容府中，寻找大哥传下的道统吗？”

申子轩道：“五弟说的不错，但小兄再三思考之后，觉着最好先行发觉强敌在江湖的巢穴、首脑，然后再回慕容府中。何况我们借此时间，也可用心推想那清茶怀中隐语的奥秘。一旦能够解得，即可赶回慕容府中，取出大哥留下之物。”

雷化方双目盯注在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二哥和慕容贤侄也该改装一下才是。”

申子轩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要委屈贤侄一下了。”

慕容云笙欠身说道：“小侄恭候吩咐。”

申子轩道：“咱们叔侄二人，扮作推车的，贤侄牵索，为叔掌把，车上放些青菜，那就无处不能去了。”

慕容云笙道：“小侄领命。”

雷化方道：“二哥和贤侄可以在此改装了，我去替你们找车子来。”

言罢转身而去。

申子轩和慕容云笙改扮完成，雷化方已找来了一辆木车和一车青菜、笑道：“小弟截到了一个卖菜的车夫、二两银子、连菜带车一齐买了来。”

申子轩掌着车把，慕容云笙牵着索绳，缓步向前行了一阵，习惯之后，才停了下来。

雷化方望了两人一眼，笑道：“现在，咱们可以走了吧！”

三人又仔细研商了一阵，大步向前行去。

申子轩、慕容云笙进入了江州城中之后，只见行人擦肩接踵，十分热闹。

三人早已计议停妥，雷化方先行入城，缓步而行，浏览街头景物。

申子轩却带着慕容云笙在一大酒楼旁停了下来，慕容云笙靠在墙上，目光转动，打量来往行人。

只见雷化方步履从容的行了过来，登上了两人停车旁边的大酒楼。

慕容云笙目光一转，只见一块横着的招牌，写着：“听涛楼”三个大字。

申子轩顺手从车把上取过一个圆竹做成的旱烟筒，装上一锅烟叶子，抽了起来，一面低声对慕容云笙道：“孩子，沉住气，不论发现了什么可疑的

事物，都不要形诸神色，忘其所以，记着，你此刻不过是一个卖青菜的小厮，最好能把目中神色，也敛收起来，别让人瞧出破绽。”

慕容云笙道：“小侄记下了。”

说话之间，瞥见两个身着武士装，腰中佩刀的大汉，并肩而来，快步登上了听涛楼。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两人劲服佩刀，那定是武林中的人物了，而且神色匆急，分明是有着很紧急的事了……”

心念未息，瞥见一个身着白衣，头戴黑色方巾帽，手摇折扇，面色苍白不见血色的少年，一步三摇的登上了听涛楼。

申子轩道：“瞧到那白衣人没有？”

慕容云笙道：“瞧到了。”

申子轩道：“觉着他有何不同？”

慕容云笙道：“小侄觉着他衣着很不调和，黑帽白衣，很鲜明也很刺目。他脸色很苍白，不见一点血色，似乎是终年躲在房中，不见阳光。”

申子轩点点头，道：“孩子，你很细心，不过，他那苍白的脸色，并非少见阳光之故，那是练一种很恶毒、特殊的武功所致。”仰脸喷一口浓烟，接道：“江湖上有一个很奇特的门派，名叫白骨门，练一种奇毒的武功，名叫白骨神功；凡是白骨门下人，一个个都是脸色苍白，不见血色，而且愈是苍白，内功也愈深，那黑帽白衣，正是他们白骨门中特有的标识；他手中摇着的一把折扇，就是他们的兵刃，当年你那爹爹在世之日，曾经和我谈过白骨门的事，我也曾看到过白骨门中人，和一位少林弟子动手情形，那位少林弟子虽非少林门下名手，武功亦自不弱，但却为那白骨门中人物所伤……”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那白骨门中人都非好人了。”

申子轩道：“这一门中人，习练的武功，十分诡异、恶毒，为人行事，也和他们习练的武功一般。”

慕容云笙道：“是好是坏呢？”

申子轩道：“很难说，白骨门中，似是没有一个约束弟子的条律，一切事都随他们个人的喜怒取舍。不过，如若严格划分起来，这些人不算正道人物，只是白骨门中弟子不多，在江湖上很少出现，为害不大。”

突然低下头去，伸手理着车上青菜，道：“孩子，看看谁来了？”

第九回 仗义解毒

慕容云笙抬头看去，只见一个高大的汉子，内着劲装，外罩黑色披风，短须如戴，肩头上隐隐透出刀把。

紧随在那人身后，一个面目姣好，身着银色披风的人，个子瘦小，似男非男，似女非女，两人前脚错后脚，登上了听涛楼。慕容云笙道：“这两人小侄认识，他们是阴阳二怪。”申子轩道：“不错……”目光转望了听涛楼一眼，道：“这些人不可能这般凑巧的全都赶往听涛楼上吃午饭，也许咱们来对了。这听涛楼上，或将要发生什么大事……”

忽见一位高大汉子向听涛楼上行去。

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道：“此人好生魁梧。”

申子轩道：“你瞧到那身躯高大的汉子了？”

慕容云笙道：“瞧到了，其人必然臂力惊人。”

申子轩道：“何止臂力惊人，而且武功高强，掌力能碎石开碑，天生神力，加上一番苦功，练成旷古绝今的铁砂掌力。”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那铁砂掌原是一种普普通通功夫，谈不上什么奇奥之处，但因他天赋过人，练对了路子，在这门功夫中，有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此人一向在陕甘边区活动，数十年从未离开过生长之地，此刻，突然在江州出现，决然事非寻常了。”

慕容云笙道：“二叔之意，可是说他也是受了指使而来吗？”

申子轩道：“不错，为叔的对此十分担心，此人有些浑气，如是受命而来，和咱们为敌，你五叔处境，确有些危险了。”

慕容云笙道：“难道五叔还不及他一个犹带三分浑气的人吗？”

申子轩道：“如是在辽阔的地区动手，你五叔轻身提纵的功夫，强他甚多，不用怕他了；但在高朋满座的听涛楼上，地方狭小，你五叔为势所迫，硬接他的铁砂掌力，那就有得苦头吃了。”慕容云笙道：“雷五叔认识他吗？”

申子轩道：“如若他认识，心知警惕，那就好了，但为叔所知，他恐怕不认识此人。”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这人叫什么名字？”

申子轩道：“破山掌曹大同。”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非得去通知五叔一声不可了。”

申子轩沉吟了一阵，道：“孩子，这么办吧，你去换身衣服，上听涛楼去，见机而作，暗中告诉你雷五叔，特别小心那曹大同和那白骨门下人物。”

慕容云笙应了一声，缓步而去，绕过两条大街，到了一处僻静的小巷中，匆匆换过衣服，重又回到了听涛楼，缓步登楼而去。转目望去，只见申子轩倚靠菜车而立，口中衔着旱烟袋，衬着那佝偻的身子，果然是一副推车卖菜的老人模样，不禁微微颌首一笑。

申子轩突然一皱眉头，转过脸去。

慕容云笙忽然警觉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如果有人身后监视，这等大意，不但暴露了自己身份，而且也使申子轩身份暴露，急急举步登上楼去。

只见雷化方坐在一处靠窗的位置上自斟自饮，那白骨门中的少年坐在靠窗楼梯口处一个桌位上，阴阳二怪坐在西首一张桌上，那破山掌曹大同独霸一桌，居中而坐。

慕容云笙换过衣服之后，恢复那俊美形貌，四顾了一眼，缓步行在雷化方

身后一张桌位之上坐下。

雷化方目光转动，望了慕容云笙一眼，自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这听涛楼上一向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但此刻形势却大反往常，客人稀稀落落，想是楼上酒客，看到这些三山五岳煞神一般的人物，酒难入肚，饭难下口，匆匆而去，不敢多留。慕容云笙心中暗暗想道：“这些人决不会这般碰巧的全集于此，定然是别有所图了。”

忖思之间，突闻一声闷雷般的大吼，道：“老子的酒菜怎么还不上来，惹我动了火，拆了你这座鸟店。”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破山掌曹大同来的最晚，酒菜却要先到，当真有些浑不讲理。”

他吼声奇大，如雷轰般，满楼回音激荡，震得人耳际嗡嗡作响。只见一个店小二慌慌张张跑了过来，打躬作揖说道：“你老息怒，酒菜马上就到。”

曹大同又待发作，两个店小二已然匆匆送上了酒菜。酒菜送到，曹大同怒火顿消，立时大吃大喝起来。

慕容云笙举手一招，道：“店伙计。”

大约是店伙计已然瞧出了今日情势有些不对，哈着腰跑了回来，道：“公子爷，要什么？吩咐小人就是。”

慕容云笙这举手一招，立时引动了全楼人的注意，所有的目光，都投注了过来。

但闻阴怪尖声尖气地说道：“这人好面善，不知在哪里见过。”慕容云笙望了阴阳二怪一眼，沉声对店小二道：“我要一壶上好的茅台，四样下酒的好菜，愈快愈好。”

店小二应了一声，急急而去。

阳怪重重咳了一声道：“兄弟说的不错，这人小兄也曾见过。”雷化方心中暗道：糟糕，慕容贤侄刚刚出道江湖，怎会有这样多人认识他。

忖思之间，突然步履声响，一个又瘦又矮，脸色枯黄留着稀疏花白山羊胡子的老人，缓步行了上来，四顾一眼，径自行到慕容云笙对面坐下。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暗道：楼上明明有甚多空位，他偏偏不坐，却跑来和我坐在一起，看来此人实要留心一些才成。

那留着山羊胡子的老人，却偏生一对和形貌极不相称的大眼睛，黑白分明，亮如寒星，瞪着一双眼睛，不停的打量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被他看的心中冒火，但为了想一看究竟，强自忍了下去。

片刻之后，几个店小二轮番送上了酒菜。

那矮瘦老人也不叫菜，只低声吩咐店小二道：“添双杯筷。”

店小二不明内情，诺诺连声的送上了杯筷。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好啊，原来是诚心吃我来了。

他为人沉着，心中虽然不满，口中却是未言，自行斟了一杯酒，正待举杯而尽，突听那老人叫道：“年纪轻轻的，不懂一点礼数，哼，没有教养。”

慕容云笙霍然放下杯子，欲待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缓缓提起酒壶，替那老人斟了一杯。

那矮瘦老人展颜一笑，道：“嗯，这还不错，请啊！清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慕容云笙一杯酒还未沾唇，那老人已喝干了杯中之酒，右手一伸，道：“再来一杯。”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你自己不会倒吗？口虽未言，但手也未动。

那矮瘦老人怒道：“喂！小娃儿，你听到没有？”

慕容云笙难再忍耐，冷笑一声，道：“在下和老丈素不相识！”

矮瘦老人道：“四海皆兄弟，天涯若比邻，一回生，二回熟，今日你不识老夫，下次老夫白吃时，你岂不就认识了么？”

慕容云笙暗道：好啊！你一面白吃，一面还要教训于我，当真是可恶的很。正想出手教训他一顿，忽然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又强行忍了下去，提起酒壶，替那老者斟满一杯酒，放下酒壶说道：“老丈能吃多少，自管饮用就是。”

矮瘦老人倒是听话的很，手不离壶，杯不离口，片刻之间，竟把一壶酒饮个点滴不剩。

慕容云笙看得眉头直皱，却不便出口阻止。

那矮瘦老人喝完了一壶酒，又举筷吃菜，只见他不停的挥筷，片刻之间，把慕容云笙叫的四盘菜吃个点滴不剩。

慕容云笙菜未入口，酒未沾唇，坐在旁边，看得发愣。

那矮瘦老者吃完了四盘菜，伸个懒腰，道：“酒足菜饱，也该睡他一觉了。”

说睡就睡，伏在桌子上闭目睡去，一转眼鼻息可闻竟自睡熟了过去。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暗道：这人行动怪异，也不知是何身份。一面留心戒备，一面流目四顾，默查楼上诸人的神情。

这些人在同一时刻，由四面八方集会听涛楼上，决非巧合；但慕容云笙却发觉了这般人彼此之间，似是并不相识，漠不相关，各行其是，看不出一点彼此有所关连的模样。

但这些人神色间，都似有着一种渴望，似是等待着什么？一个人，或是一件物品。

正感奇怪之间，突闻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楼梯口处缓步走上来一个卖药的郎中，一身黑色长衫，左手提着一药箱，右手提着一串铜铃。

这卖药郎中登上楼梯之后，流目四顾了一眼，缓步走向中间一个坐位之上，举起手中铜铃一阵摇动，叮叮之声，不绝于耳。

他这怪异的举动，立时引起了所有之人的注意。

那卖药郎中摇过铜铃之后，缓缓说道：“妙手起生死，灵丹疗痼疾，在下专治世间疑难杂症。”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此刻这楼上人，个个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你跑到此地卖药，岂不是瞎了眼睛。

心念初动，突见那黑帽白衣的少年站了起来，大步行到那卖药郎中坐位之前，欠身说道：“在下腹中痛疼，先生可有治腹疼之药？”

那卖药郎中缓缓打开药箱，取出一个药瓶，倒出一粒丹丸，递向那白衣人道：“这粒丹丸，专治肚疼，不过需得和人胸中鲜血饮下，才能药到病除。”

慕容云笙听得心中一动，暗道：好恶毒的郎中，眼药要用鲜血作引子，这倒是从未听闻过的事情。

只听那白衣少年缓缓说道：“这楼上之人，哪一位鲜血最好？”

那卖药郎中伸手指指靠窗而坐的雷化方，道：“区区之见，那人的鲜血最好。”

白衣人一挥手中折扇，举手将药丸吞下，缓步对雷化方行了过去。

卖药郎中举起手中铜铃，叮叮咚咚，又摇了一阵。

慕容云笙细听那铜铃之声，竟是缓慢有序，似是有着一定的节奏。

铃声停下，那破山掌曹大同突然站起了身子，大步行到那卖药郎中身前，说道：“在下脑袋很疼，不知先生是否有药可医。”

那卖药郎中又倒一粒药丸，道：“此药专医头疼，不过，要人心作引。”

曹大同接过药丸，粗声粗气地喝道：“先生看看，哪一个人的心最好作引。”

卖药郎中哈哈一笑，指着雷化方道：“那人最好了。”

慕容云笙霍然警觉，暗道：“我还道那郎中生性恶毒，要以人血作引，原来竟是一场有计划的围杀，好在我及时赶到，还可助五叔一臂之力。”

转眼望去，只见那雷化方气定神闲，举杯而饮，对眼下的险恶的情势，似是根本未放在心上。

慕容云笙听了申子轩说过曹大同和白骨门中人，都是十分难惹的人物，倒是替雷化方担起心来。

只听一个尖厉的声音叫道：“小心啊！那人折扇之中，暗藏毒针。”

那卖药郎中转眼一看，只见矮瘦老者鼻息大作，又睡熟了过去。

敢情他是在说梦话。

但见那黑帽白衣人，神情冷峻的缓步行到雷化方身前，停身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雷化方放下酒杯，淡淡一笑，道：“金笔书生雷化方，阁下怎么称呼，有何见教？”

白衣人道：“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唰的一声，张开扇，略一挥动，又合了起来。道：“在下骆玉彪，至于在下的来历，已在这摺扇之上，想来雷大侠必然识得。”

雷化方道：“白骨门中人物。”

骆玉彪道：“不错，区区正是白骨门中人。”重重咳了两声，道：“在下想借雷大侠胸中一点鲜血，不知肯否见赐？”

雷化方冷冷一笑，道：“这要看你骆兄的手段了，如若骆兄手段高强，在下的性命亦不难为骆兄所取，何在这胸中一点鲜血了。”

骆玉彪道：“这么说来，雷兄是不肯赐借了。”

雷化方哈哈一笑，推杯而起，道：“雷某人在这地，血在胸中，骆兄有本领自管来取就是。”

骆玉彪轻轻咳了一声，道：“当真吗？”右腕一沉，手中折扇突然点向雷化方的前胸。

雷化方早已有备，身子一侧，疾快绝伦地避开折扇。

右手一翻，腕底中一道金芒射出，直向骆玉彪右腕脉门之上点去。金笔已自袖出手。

骆玉彪腕势一沉，避开金芒，唰的一声，张开了折扇，横里削来。

慕容云笙看两人交手一招的快速变化，已知申子轩说的不错，这白骨门中人物，武功果然不错，雷化方遇上了劲敌。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一声闷雷般的大吼，道：“住手！”

骆玉彪唰唰两扇，迫住金笔，退后三尺。

雷化方虽然心知遇上了从所未有的劲敌，今日形势险恶无比，但他仍然镇静异常，两道眼神，迅快的扫掠了四周一眼之后，盯注在卖药郎中的身上。

原来他已发觉到这卖药郎中，乃是这群人中首脑；正待出口喝问，破山掌曹大同已然疾快的行了过来，冷冷说道：“在下破山掌曹大同，想借阁下之心，用作药引，以疗头疼之疾，不知你朋友意下如何？”

雷化方淡淡一笑，道：“阁下想借人心作药引吗？在下倒可指示你一条明路。”

曹大同本带三分浑气，闻言一呆，道：“什么明路？”

雷化方伸手指着那卖药郎中，道：“那位穿黑衣的心肝最好。”

曹大同回头看去只见雷化方手指所指，正是那卖药郎中，不禁怒火大起，

“好小子，那明明是看病先生，你敢戏耍曹大爷。”右手一伸，疾抓了过来。

雷化方心中暗道：这卖药郎中，目下虽是指挥全局的人物，但看样子却未必是真正首脑，也许还有重要人物赶来，能拖延一些时间最好。

心中念转，人却闪身避开，道：“且慢动手。”

曹大同道：“什么事？”

雷化方哈哈一笑，道：“在下乃是大大有名的神医，那位看病先生么，乃是在下最不成材的一个徒弟，论医术是最坏的一个，但他的心肝用作药引，却是最好不过。”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赞道：“对付这等带有三分浑气的人，这倒是很好的办法。”

曹大同怔了一怔，道：“这话当真吗？”

雷化方神情严肃地说道：“在下是一向不说谎言……”

语声微微一顿，道：“就区区看你曹兄的头疼之病，得来不过七日。”

曹大同道：“不错，在下这头疼之症，今天才第五日，每日大疼三次，小疼九回，那小疼也还罢了，大疼却是如劈如裂，难以忍受。”

雷化方心中暗道：这般魔头们量人施下毒手，为己所用，手段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口中却高声说道：“那就不会错了，你用我徒弟心肝用作药引，一个时辰之内，保你头疼症永不再发。”

曹大同半信半疑地说道：“你如说了谎言，曹大爷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雷化方接道：“不信你去问问他。”

这曹大同当真是浑的厉害，竟然真的转过身去，行到卖药郎中身前，欠身一礼道：“看病的先生，那人说你是他最不成材的徒弟，不知是真是假？”

那卖药郎中气得全身直抖，冷冷地说道：“你当真浑的厉害！”

曹大同接道：“那人说的，怎能怪我。”

雷化方高声说道：“好徒弟，怎么连师父也不认了……”

破山掌曹大同自作聪明地说道：“自古以来，师父自然强过徒弟，这人既然是你的师父，那医道自然高过你了。”

这人并非太浑，自以为是的观念很重，那卖药郎中硬是被他闹的有口难辩。

雷化方原来是想藉故拖延时刻，以查敌情，却不料碰上曹大同这个浑浑噩噩的人物，竟然十分当真，认定那卖药郎中是雷化方的徒弟。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些人既是不择手段迫使很多莫不相干的武林人物，和我等为敌，难得遇上这么一个浑人，何不借此机会使他们窝里反，自相残杀一场。

心念一转，高声说道：“你这忘恩负义之徒，为师的把你教养成人，传

你医术，希望你济世活人，料不到你竟凭仗医术，用以害人，施下毒物，使这位患上头疼之症……”

曹大同听到此处，早已忍耐不住，大吼一声，道：“原来是你捣的鬼。”

右手一探，直向那卖药郎中抓了过去。

只见药郎中身子一闪，快迅无伦的避开一击，怒声喝道：“好浑的人。”右手一挥，反击一掌。

曹大同右手一扬，硬接那卖药郎中的掌势。

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砰然大震，那卖药郎中吃曹大同雄浑掌力震的倒退了三步。

曹大同右手接下了卖药郎中的掌势，左手疾快的拍出了一掌，身子同时向前冲去。

那卖药郎中和曹大同之间，隔着一张木桌，曹大同嫌那木桌碍事，左手一挥，击在木桌之上。

但闻碎然一声大震，碎裂的木块，四下纷飞。

原来那木桌竟然吃他一掌打的片片碎裂，那卖药郎中的药箱，也被曹大同一掌震的飞了起来，直向那伏案熟睡的矮瘦老人落下。

慕容云笙看那矮瘦老人仍然沉睡不醒，浑如下觉，正待伸手拨开药箱，忽见那矮瘦老人一个翻身，左臂伸出，刚刚避开药箱，左手落下，又正好按在药箱之上。

轻描淡写，看似巧合，其实全凭着听音辨位之术，巧妙异常，接下药箱。

慕容云笙霍然一惊，暗道：这人武功精湛，分明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不知是何许人物？

那拦在曹大同和卖药郎中之间的木桌，既被曹大同一掌击碎，两人之间，已然无障隔之物，曹大同欺身直进，冲到那卖药郎中的身前，右手一招“神龙探爪”抓了过去。

那卖药郎中对那飞起的药箱子，似是特别关心，关心得超过了应付那曹大同的猛恶攻势，左手一扬，点出一指，迫得曹大同攻势一挫，人却飘身而走，跃落在慕容云笙的桌子前面，伸手向那药箱抓去。

那矮瘦老人左手按在药箱之上，丝毫未见用力之状，但那卖药郎中抓到药箱之后，用力一提，竟是未能提起。

那卖药郎中脸色一变，左手抓住药箱不放，右手一掌拍向矮瘦老人后脑“玉枕穴”上。

这玉枕穴乃人身最为重要穴道之一，不论何等高强武功之人，也无法承受一击。

慕容云笙已知这矮瘦老者是一个身负绝技的奇人，但见他熟睡如故，有似不觉杀身大祸临头，心中甚觉为难，不知是否该出手相救时，忽见那矮瘦老者一个翻身，巧妙异常的避开一击，仍然伏案而睡。

卖药郎中阅历丰富，心中已知晓遇上了武林高人，但那药箱对他十分重要，势非取回不可，一击未中，正待再行出手，那曹大同已然疾奔而到，呼的一掌，击了过来。

这时，阴、阳二怪和那骆玉彪，都各停原位未动，他们对这意外的变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只好坐以观变。

那卖药郎中处于生死交关之下，已无法再顾及药箱，只好横跨两步，避开一掌，反身还击。

两人就在慕容云笙身前，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曹大同雄浑恶猛，招招如巨斧开山一般，带起了呼呼风声。

那卖药郎中似是不敢硬接他的掌势。只以巧快的招术，封挡曹大同猛烈的攻势，突穴斩脉，门户封闭的十分严紧。

两人恶斗了十余合，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雷化方、慕容云笙都贯注全神，默察那卖药郎中的拳路，只觉他招术诡异，精奇，而且十分恶毒博杂，竟看不出是哪一门的武功。

曹大同虽然是攻多守少，但两人动手之间，反被那卖药郎中击中了两掌，幸得那曹大同天生的骨坚皮粗，又有一身横练功夫，中了两掌，竟是毫不在乎。

一个天生神力，一个招术巧妙，两下扯平，看来再打个百来招，也难分出胜败。

雷化方眼看那骆玉彪和阴阳二怪等，并未出手助那卖药郎中，心中暗道：看来这些人，并非心甘情愿的助那卖药郎中，但却为形势逼迫，无可奈何。

忖思之间，忽见那卖药郎中疾快的向后跃退数尺，右手一探，从怀中摸出一把短刀。

那短刀上套着绿色刀鞘，刀鞘退下，露出了蓝光耀目的刀锋。一望之下，即知这柄短刀是经过剧毒淬炼而成之物。

曹大同虽然有些晕，但也瞧出那短刀上淬有剧毒，顺手抓起一张木椅，当作兵刃。

那卖药郎中拔出毒刀之后，脸上登时涌现出一片杀机，冷笑一声，直扑而上。

曹大同抡动木椅，横里击去。他天生神力惊人，木椅出手，带起了一阵呼呼的劲风。

卖药郎中看那木椅威势，倒也不敢轻视，一吸真气，身子向后一缩，挥刀削去。

但闻波波两声，曹大同手中木椅，吃那卖药郎中的短刀削去了一半。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暗道：那曹大同虽然天生神力，但手脚太慢，不及那卖药郎中刀法快速，只怕片刻之间，就要被他削完手中木椅。

心念转动之间，又是波波两声，曹大同手中木椅，又被削去了一截。

抬头看去，只见曹大同脸上汗出如雨，滚滚而下，那么高大的汉子，似是已举不动手中木椅。

只听一声闷雷般的大喝，曹大同突然把手中的半截木椅，投了过去，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椎心刺骨的头疼，已使他忘却了生死大事。

卖药郎中一侧，避过木椅，冷笑一声，说道：“浑小子，要你尝尝这五毒化血刀的滋味。”纵身一跃，飞落到曹大同的身侧，举起了手中五毒化血刀。

只听那矮瘦老者梦呓般地说道：“还不快去救他。”

慕容云笙来不及思索，纵身而起，直扑过去，高声说道：“住手。”话出掌发，呼的一掌，直劈过去。

卖药郎中手中的毒刀正待劈下，慕容云笙的掌风已然劈到，只好一闪避开。

慕容云笙发出一掌之后，人也同时向前冲去。一掠之间，人已冲到了那卖药郎中身前。

卖药郎中回 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是什么人？”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江湖上一个无名小卒，名不见经传，说出来，阁下也不知道。”

卖药郎中冷笑一声，道：“你认识曹大同，那是出没于陕甘一带的人物了。”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我和这位曹大同素不相识。”

卖药郎中道：“既不相识，为何要出手干涉？”

慕容云笙道：“江湖道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得什么大事。”

卖药郎中望了雷化方一眼，突然说道：“我明白了，你和那金笔书生雷化方同属一党。”

慕容云笙心中吃了一惊，暗道：不知他从哪里看出了破绽。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那一位么，在下亦不认识。”

那卖药郎中冷笑一声，道：“不论你是谁，但你敢出面干预此事，可见阁下倒颇有胆气了。”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想劝阻阁下，不要伤害此人，并没有和阁下为敌之心。”

那卖药郎中仰天大笑三声，道：“就凭你吗？武林中一个无名小卒……”突然一挥手中五毒化血刀，直向曹大同刺了过去。

慕容云笙早已暗作戒备，就在毒刀刺出的同时，举手一掌，按向那卖药郎中后背的“命门”穴。

这一掌出的无声无息，不带一点风声，但却快速无比。

那卖药郎中毒刀还未点中曹大同，慕容云笙的掌力，已然按上了那卖药郎中背心的“命门穴”上，冷冷说道：“只要在下掌力一发，立时可以震断阁下的心脉。”

那卖药郎中心中原已想到这位武功可能很高，但却未料到 he 出手如此之快，不禁为之一呆，手中毒刀登时停了下来。

慕容云笙右手按在那卖药郎中的背心命门穴上下动，左手却迅快的一探，夺下了那卖药郎中手中的毒刀。冷冷说道：“阁下如有解毒之药，最好快些取出来。”

卖药郎中略一沉吟，恢复了镇静，说道：“什么药物？”

慕容云笙道：“解治他头疼之药。”

但闻那伏案而睡的矮瘦老人梦呓般地说道：“你用毒刀刺他一下，他才肯听你的话。”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果然挥动毒刀，轻轻在那卖药郎中左手上划了一刀。这短刀锋利无比，虽然是轻轻一划，亦是皮破血流。

卖药郎中登时脸色大变，骇然说道：“这刀奇毒无伦。”

慕容云笙冷冷接道：“如若你不肯拿出解药，我就再刺你五刀。”

那卖药郎中对短刀上的奇毒，似是有着无比畏惧，顿时说道：“我必得自己先服药物，阻止这伤口奇毒才行。”

慕容云笙心中好生奇怪，暗道：这刀上之毒，难道果真有如此厉害么？不禁转眼望了那卖药郎中的左手一眼。

一望之下，不禁为之一呆。

只见那卖药郎中左手伤处，已然开始红肿，那红肿之势，正在迅快的开始蔓延，就这一阵工夫，那卖药郎中的左手已肿大数倍，五根手指粗如儿臂，

亦不禁心头骇然，暗道：这刀上之毒，果然是厉害的很。

但闻那卖药郎中发狂般地喝道：“那药物在药箱之中。”顾不得生死受制，拔足狂奔，宜向那矮瘦老人跑去，伸手去取那药箱。

那矮瘦老人按在药箱上的左手，微微一抬，让那卖药郎中取走了药箱。

但见那卖药郎中打开药箱，取出了一个奇小的翠玉瓶来，拔开瓶塞，张口把瓶中药物，全都倒入了口中，吞入腹内，右手一探，从怀中又摸出一把匕首一挥，把左臂齐肘斩下。

凝目望去，只见那时间血色，已呈深紫，只看的在场之人个个惊讶不已。

卖药郎中一咬牙，又斩断一截左臂下来，看到鲜血流出，才弃去匕首，又从药箱中取出一些药物，敷在伤处，才包扎起来。

他大施郎中手段，却是为自己已除毒疗伤。

慕容云笙缓缓行到那卖药郎中身前，冷冷说道：“你自己好了，别人还在头疼，那药在何处，快拿出来，别忘了你还有一条右臂。”

原来他那药箱之中，放满了药瓶，不下数十个之多，慕容云笙认不出哪一瓶是疗治那曹大同头疼之药。

那卖药郎中伸手从药箱中，取出一个白瓷瓶来，递给那慕容云笙道：“这瓶药物，让他服下三粒，头疼立止。”

慕容云笙依言倒出三粒药物，让那破山掌曹大同服下，果然药到疼除。

曹大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多谢相救。”探手一把，疾向卖药郎中抓去。

那卖药郎中自断左臂，其疼未息，眼看曹大同一把抓来，只好闪身退避到慕容云笙的身后。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暗道：这曹大同因为头疼难忍，不得不听他们之命，那白骨门的骆玉彪和这阴阳双怪等，只怕都是受了威胁而来，何不逼这人一并交出解药，他们虽然未必会因此相助于我，但至低限度，可以减少很多敌意。

念转志决，伸手拦住了曹大同，道：“曹兄暂请住手。”

曹大同为人虽然有些浑气，但却是深明江湖礼义，心中已把慕容云笙看作救命恩人，当下停手不再追那卖药郎中。

慕容云笙回手一把，又抓住了那卖药郎中的右腕，冷冷说道：“我想在场之人，大都为你预先施下毒药所伤，你既然解救一个人，已然犯了禁，何不全都拿出了解药救了所有中毒之人。”

那卖药郎中似是已屈服在慕容云笙的威胁之下，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已无左手，单余一只右手，还被阁下扣住，如何能取药物？”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你没有自绝的机会。”放开了那卖药郎中右手。

那卖药郎中似是已知今日之局，难有抗拒之能，不再作无谓挣扎，伸手从药箱之中取出一个药瓶，道：“此药可解 骆玉彪身中之毒。”

慕容云笙接过药瓶，道：“不会错吗？”

卖药郎中苦笑一下，道：“在下既然拿出药物，自然不用拿出假药来了。”

慕容云笙高声说道：“接住了！”右手一抖，把玉瓶疾向骆玉彪投了过去。

骆玉 伸手接过玉瓶，打开瓶塞，倒出了两粒药物，托在掌心之中，却是不肯吞下。

那卖药郎中高声说道：“阁下只管服用，在下还在此地，决不敢给阁下假药服用。”

骆玉彪哈哈一笑，道：“如若在下服错了药物，只怕阁下要死在我毒性发作之前。”

张口把手中药丸吞了下去。

慕容云笙望了阴阳二怪一眼，道：“还有解救那二位兄台的药物呢？”

阴阳二怪原本对那慕容云笙存有一份轻视之心，但看他出手制服那卖药郎中的手段，心中大生震撼，暗道：幸好刚才未激怒于他。

只见那卖药郎中又伸手取过一个药瓶，交到慕容云笙手中，道：“这是解救阴阳二怪身中之毒的药物。”

慕容云笙把药瓶投给阴阳二怪，道：“两位请服用解药吧！”

阴怪一伸手接过药物，道：“多谢赐药。”

伸手打开瓶塞，倒出了两粒丹丸，自己先行吞下一粒，手托一粒，交给了阴怪。

慕容云笙回顾了卖药郎中一眼，高声说道：“诸位服用过药物之后，请运气相试，是否是解毒药物？”

阴阳二怪，曹大同和那白骨门中人，闻言运气相试，果然身上之毒，全都消除。

骆玉彪轻轻咳了一声，道：“多谢兄台，不知可否见告大名，日后在江湖之上相遇，也好报今日之恩。”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江湖上偶遇不平，拔刀相助，算不得什么，怎敢当报答二字。”

骆玉彪道：“既是如此，在下也不勉强了。”突然转身大步下楼而去。

阴阳双怪紧接着站起身子，道：“多谢相救。”抱拳一揖，下楼而去。

慕容云笙目光转注到曹大同的身上，道：“阁下也可以去了。”

曹大同望了那卖药郎中一眼，道：“这小子害我头疼数日，岂肯和他善罢干休。”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位兄台害你数日头疼，但他已尝到断臂之苦，得饶人处且饶人，请看在兄弟份上，不用追究此事了。”

曹大道：“你对我有赐药救命之恩，曹大同闯荡江湖，讲究是恩怨分明，看在你朋友的份上，在下饶他一命就是。”

说完，大步回到原座之上，又大吃大喝起来。

慕容云笙回顾了那卖药郎中一眼，道：“阁下可以走了，不过，你这毒刀太过恶毒，带在你身上必要害人，在下替你收存起来。”

那卖药郎中不再多言，伸手提起药箱，大步下楼而去。

雷化方一直冷眼旁观，看着慕容云笙处理这一场混乱复杂之局，大度雍容，颇有慕容长青生前之概，心中大是欢乐，纵声而笑，自斟一杯，一饮而尽。

但闻那矮瘦老人，高声说道：“无毒不丈夫，你们这等宽大之量，对付正人君子，也还罢了，对付恶毒之人，那是白费心机了，不要只管指示别人逃命，自己也该逃命去了。”

这几句话说的十分清楚，自然是有意而发。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暗道：“这人每在最为难的时间，说上一两句话，无不是直剖要害，发人深省，显然是有意来帮助我们了。”

心念一转，缓缓行到那老人身前，欠身一礼，道：“老前辈。”

那矮瘦老人身子一转，避开一礼，道：“谁是老前辈了？”

慕容云笙听得一怔，暗道：“这人明明在帮助我们，怎的忽然又变的这般冷漠，当真敌友难测。”

原来，他认为那老前辈三个字，乃敬老尊贤之称，这人万无避忌之理。

但闻那矮瘦老人梦呓般地接道：“不要太过自信，这一闹，人家恐怕已查觉出你的身份，果真如此，来势必然如狂风骤雨一般。你们几人之力岂是别人的敌手。只可暗袭，不可明斗。”

这几句话，说的十分明显，那是明明在告诉慕容云笙和雷化方，强敌立刻就到，你们要走得快些走了。

这时，听涛楼上只余下四个人，慕容云笙和雷化方除外，还有那矮瘦老人和曹大同。

雷化方不再避忌，缓步行到那矮瘦老者桌位上坐下，低声说道：“阁下不愿说出姓名、身份，自然是心有苦衷……”

那矮瘦老者一翻身，道：“谁有苦衷了？”

经验广博的雷化方，也听的莫名其妙，呆了一呆，道：“阁下相助之情，存歿均感。”

那矮瘦老者道：“我又不认识你们，谁要你们感激我了？”言词咄咄逼人，丝毫不留余地。

慕容云笙看那老人对待雷化方神情间大不客气，急急接口说道：“老前辈，这一位是在下一位长辈。”

那矮瘦老人突然抬起头来，望了雷化方和慕容云笙一眼，道：“他是你的长辈，那也与我无关啊！”

雷化方一欠身，道：“区区雷化方。”

那矮瘦老人微微一笑，道：“雷化方，我也一样不认识啊！”雷化方面孔一红，强自忍着心中激忿，十分尴尬地说道：“在下打扰阁下了。”

转身向前行去。

那矮瘦老人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不论你是雷化方也好，申子轩也好，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开此地。”

雷化方本已转过身子，行了数步，听得那矮瘦老人之言，又停下了脚步。

这当儿，突听得一阵嗡嗡之声，传入耳际。

那矮瘦老人急道：“要你们走，偏不听话，现在走不了啦。”

慕容云笙流目四顾，并不见有人登楼，只有曹大同仍在大吃大喝。

雷化方低声说道：“慕容贤侄，这位老人是一位高明的隐士！”

但闻那矮瘦老人冷哼一声，道：“什么高明，不听我的话早些离开，现在只好沉着应变了，还不快回原位坐好，站在那里发什么呆？”

雷化方微微一怔，缓步到原位之上，坐了下去。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也退回原位坐下。

突闻衣袂飘风之声，四个劲装大汉，鱼贯跃上了听涛楼。矮瘦老人低声说道：“沉着应付，千万别慌，必要时，我会出手助你。”

言罢，重又伏案睡去。

慕容云笙暗暗奇道：事事俱都在他预料之内。

抬头看去，只见四人穿着一色的天蓝滚红边的长衫，年龄亦都在三旬左右，神色冷峻，满脸杀气。

这四人不但年龄相若，衣着一般，而且用的兵刃也是一样，四个人各自佩着一柄长剑。

这四人虽然穿着长衫，但那长衫紧裹身躯，骤看之下，有如短装劲服一般。

雷化方目睹四人奇怪的衣着，江湖上从未见过，心中突然一震：强敌施用各种恶毒的手段，一直逼迫那些从不相干的武林人物和我们为敌，但看这四人奇怪的衣着，大约是他们真正的属下了。

心中念转，那四个长衫人已然缓步逼行过来，左首一人冷冷说道：“你是雷化方吗？”

雷化方看眼前形势，知今日之局已然难免一战，一探手，摸出两支金笔，道：“不错，区区正是雷某，四位怎么称呼？”

那左首蓝衫人冷冷说道：“咱们不是和阁下攀交而来，用不着通名报姓了。”

雷化方道：“可是雷某却不识诸位。”

仍由那左首蓝衫人接口说道：“只要你是雷化方，那就够了，你是动手抗拒呢，还是束手就缚？”

雷化方心中突然一动，暗道：这四人不像首脑，如若我能够设法见得那位害死慕容大哥的真凶主犯，那是死也甘心了。

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如若束手就缚，后果如何？”

左首青衫人冷冷说道：“那要看你的造化了。虽然是死亡的机会很大，但还有一线生机，敝上一高兴，也许会留下你的性命。如若是动起手来，那你是必死无疑了。”

雷化方道：“贵上现在何处？”

最右一个道：“他并无束手就缚诚意，老大也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寒芒一闪，长剑出鞘，唰的一剑刺了过来。

剑势快速，有如闪电一般。

雷化方一闪避开，金笔疾出，直点那出剑人右腕脉穴。

他这几支子笔，虽然较母笔为小，但招术却是慕容长青亲自指点、传授，专以突穴截脉，最适宜和人近身相搏。

最右一位执剑长衫人，吃他出手一笔，逼住了右腕穴道，不得不向后跃退。

但那左首长剑人，道：“不要伤了他的性命。”长剑一闪，刺向咽喉。

雷化方心头骇然，暗道：好快的剑法。身似陀螺一转，左手金笔反点对方的曲池穴。

由于他出手一击、都是攻向敌人执兵刃的肘腕要脉，迫使敌人无法变招，那左首青衫人，不得不向后倒退一步。

慕容云笙手中执着那卖药郎中的毒刀，凝神戒备，只要一发觉雷化方稍有不支，立时出手相助，哪知雷化方笔法奇奥，随手两笔，迫得强敌连连后退。

雷化方迫退左首青衫人，正待挥笔还击，忽见眼前剑花闪动，一片剑花，分由四个方位刺来。

原来四个青衫人，眼看雷化方出手一击的威势惊人，立时布成四个方向，分由四面各刺一剑。

雷化方金笔疾展，一阵金铁交鸣之声，挡开一片剑花，心中却是大为吃

惊，暗道：好恶毒的剑法。

他半主闯荡江湖，会过了无数高人，但却很少遇上过这等快速的剑手，佳妙的配合，和那凌厉的剑招。

左首青衣人冷笑一声，道：“金笔书生，果然是名不虚传。”长剑一抖，又是一剑攻来。

紧接着三剑并到，分取四个穴位。

金笔书生雷化方大喝一声，金笔“划分阴阳”，挡开两剑，人却疾向后退了三步，避开另外两柄长剑。

那青衫人出剑太快，雷化方应变虽已够快，仍是险象环生，左臂衣服吃那长剑划破了一道三寸长短的口子。

慕容云笙怒声喝道：“倚多为胜，算得什么英雄人物。”喝声中跃飞而起，扑向正南方位一个青衣人，左手骈指点向正北方位的青衣人，右手毒刀却刺向正南方位的青衣人。

两个青衣人突然间各自向后跃退四尺，避开了一击，同时让开了一条路。

慕容云笙毫无江湖阅历，见自己一出手，两个青衫人就纷纷让开，心中正待盘算如何对付四人，哪知脚落实地，主意未想出，剑光打闪，两个向后跃退的青衣人突然又合围而上，双剑并出，攻向要害。

两人剑势来的十分平衡，不早不晚的一齐攻到。

慕容云笙只好退了两步，先避开敌人锐锋，正设法还击，四个青衫人已然交换移动方位，四柄长剑连绵而出。

原来，那两个青衣人让开一条路的用心，只是想把慕容云笙逼人剑阵之中。

雷化方见多识广，看四人连绵数剑，已知是一个极为利害的剑阵，当下说道：“咱们贴背迎敌，不可轻率躁进。”

慕容云笙应了一声，和雷化方贴背而立，右手毒刀挥动，迎接长剑。

雷化方得慕容云笙之助，少了后顾之忧，金笔突穴截脉，全力出手，合两人之力，算把四个青衫人凌厉的剑阵挡住。

四个青衫人越转越急、剑招也愈来愈快，飘花落英一般攻向两人，远远看去，只见一团寒芒，裹着两人流转。

慕容云笙施展开手中毒刀，配合着雷化方手中双笔，封挡四个青衣人配合佳妙的联攻剑招，一时间虽然不致受伤落败，但想冲出四人联手的剑阵，亦非容易的事。

缠斗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仍是不胜不败之局。

四个青衫人和慕容云笙同时感到不耐，慕容云笙低声对雷化方道：“这等缠斗下去，对咱们大是不利、叔叔小心自保，我要行险求胜了。”

就在慕容云笙准备行险求胜，试破对方剑阵的同时，那青衫人同时也改变了打法，只听一声长啸，四人停下了疾快的轮转之势，四柄长剑分由四个方位，连人带剑直欺上来。

慕容云笙低喝一声：“来的好！”右手毒刀一挥，逼住了一支长剑，友手紧随着疾向那人右手之上扣去，左脚飞起，踢向另一人丹田要穴。

他以攻对攻，一举间分向两人还击。

只听两声轻微的闷哼传来，紧接着砰然一声大震，慕容云笙飞起一脚，正踢中那青衫人丹田要穴之上，身子飞了起来，撞在一张饭桌之上，直撞的桌椅乱飞摔出去七八尺远。

同时，左手也轻轻松松的抓住了另一个青衫人的握剑右腕。

慕容云笙飞起一脚，只望能够一阻那人的攻势，料不到一脚竟踢中了那人要害，同时，也轻轻松松的扣住了另一人的腕穴。

这情景，反使慕容云笙有些迷惘不解，不禁呆了一呆。

迟疑之间，又是两声砰砰大震，另外两个青衫人同时摔在了地上。

雷化方双手金笔，刚刚挡开了两个青衣人的长剑，还未来及还击，那两个青衫人已然倒摔在地上。心中大感奇怪，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贤侄如何伤了他们？”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是我伤了他们。”

抬头看去，只见另一个执剑人双目圆睁，神情凝滞，分明已被人点了穴道，不禁一怔，暗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只听一阵哈哈大笑，破山掌曹大同缓步行过来，一抱拳，道：“兄台武功高强，在下正想出手助拳，四个免崽子已经伤在了阁下的手中。”

慕容云笙一松那青衫人的腕穴，那青衫人立时倒了下去，摇摇头，道：“不是在下……”

曹大道：“兄台不用谦辞了，区区走了半生江湖，未见过兄台这等人物，无声无息中同时连伤了四个第一流的高手。”

慕容云笙还待分辩，突听那矮瘦老人说道：“快些走了，如若等强敌第二批援手赶到、连我也走不成了。”

雷化方究竟是见多识广的人，略一沉吟，已然了解内情，分明是那矮瘦老人暗中相助，使“豆粒打穴”神功，一举间打中四个青衫人的穴道。当下低声对慕容云笙说道：“贤侄，那老人是一位非常人物，分明在暗中帮助我们，此等高人，多具怪癖，不能以常情测度、我瞧他对你不错，他既然再三要我们走，看来是不能久停了，快去说几句感谢之言，最好能和他约下后会之期。”

这一番打斗，剑光刀影，剧烈异常，连听涛楼上的跑堂伙计，也躲的没有了影子，放眼全楼，除了四个倒卧在地上的青衫人外，只有那矮瘦老人，雷化方、曹大同和自己四人了。慕容云笙当下缓步行到那矮瘦老人桌位之前，欠身一礼，道：“多谢老前辈赐助。”

矮瘦老人冷冷接道：“我说你们快些走，如果你耳朵不聋，那该是听的很清楚了！”

慕容云笙道：“晚辈们立时就走，不过……”

那矮瘦老人突然嗤的一笑，道：“你说话很客气呀！谁是你的老前辈了？”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暗道：这人怎么有些疯疯癫癫，难道绝世高人，都是这般的玩世不恭么？

心中念转，口中却是不敢有丝毫不敬之处，肃然说道：“此番相助之情，晚辈是感激不尽，但不知此番别过，是否还有见面的机会？”

矮瘦老人道：“来日方长，我又不会死，为什么没有见面机会？”慕容云笙道：“晚辈之意，是说老前辈，可否肯赐告后会之约？”矮瘦老人道：“怎么？你一定要见我？”

慕容云笙道：“晚辈心慕风仪，感戴恩情，希图后晤，何况，晚辈还有向老前辈讨教之处。”

矮瘦老人冷漠的说道：“你一定要见我吗？”

慕容云笙道：“一片至诚。”

矮瘦老人双目中突然闪起一抹光亮神采，道：“好吧，你想几时见我？”

慕容云笙道：“自然是愈快愈好了！”

矮瘦老人沉吟了一阵，道：“今夜三更时分，咱们在仙女庙中相见。”

慕容云笙道：“仙女庙……。”

矮瘦老人道：“你如不知道，问问你两位叔父吧，他们定然知晓。”

言罢，起身下楼而去。

那矮瘦老人的行动，看上去并不见很快，但一转眼间，他已走的踪影全无。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五叔父，咱们该当如何？”

雷化方道：“就为叔父之见，咱们听从他的吩咐，不过，最好还是请示你二叔父一声……。”

但闻申子轩的声音，接道：“不用了，咱们没有选择，必得听他之言不可。”

转头看去，只见申子轩站在楼梯口处，不知何时，他已登上了听涛楼。

雷化方目光一掠四个青衫人道：“咱们如何对这四个人？”申子轩道：“你记得他们哪一个为首吗？”

雷化方仔细瞧了一眼，道：“四人衣着年龄，大致相若，很难分辨。”

申子轩道：“那就随便带上一人，也好逼问口供。”曹大同步行了过来，道：“在下替几位效劳。”

申子轩接口说道：“那就有劳曹兄了。”

曹大同一探手，抱起了一个青衣人，扛在庸上。

雷化方道：“二哥，咱们哪里会面？”

申子轩道：“白沙渡口，”当先下楼而去。

雷化方低声对曹大同，道：“阁下请随在下身后而下。”慕容云笙道：“小侄断后。”

雷化方摸出两片金叶子放在桌上，当先下楼而去。

三人鱼贯而行，下得听涛楼，雷化方立时加快了脚步。

曹大同身躯魁梧，有如半截铁塔一般，肩上扛着一人，大步奔行，满街行人，无不纷纷让道。

三人一阵急赶，出了江州城，直奔白沙渡口。

这是一处荒凉的渡口，早已弃置不用，但却有一艘很大的帆船，停在渡口之处。

曹大同望了那帆船一眼，道：“那不像渡船……。”

只见舱门启动，申子轩出现在甲板上，道：“快些上来。”

雷化方飞身一跃，当先登船。曹大同、慕容云笙随着上了甲板，帆船立即锚起橹动，直向江心驶去。

雷化方、曹大同、慕容云笙鱼贯行入舱中。

两个身着渔服的大汉，正在船尾忙碌，一个摇橹，一个正在挂帆。

申子轩缓步行入舱中，随手关上舱门，道：“强敌耳目遍布，防不胜防，哪里都不安全，只好躲在船上了。咱们放舟江心，随风张帆，不用担心再为敌人耳目听去了。”

雷化方四顾了一眼，道：“二哥仓促之间、在哪里找到这艘巨舟？”

语声转低，接着：“船尾上掌舵人靠得住吗？”

申子轩点点头道：“为兄在江州也曾稍作布置，只是进行十分隐秘，这

艘巨舟，为兄购存两年之久。船上人都是为兄所收弟子，贤弟尽可放心。”缓缓站起身子，伸手抓起那青衣人，轻轻在那人背上一拍，一粒黄豆大小的纯钢制成的菩提子，跌脱在舱板之上。

慕容云笙看那菩提子击中之位，正是人身十二晕穴之一。

申子轩拍落那青衫人穴道中的菩提子，随手又点了那人的双臂、双腿上四处穴道。

青衫人缓缓睁开双目，望了几人一眼，闭目不语。

申子轩缓缓放下那青衫人，冷冷说道：“阁下看清楚了你处身何处吗？”

青衫人冷笑一声，仍不言语。

申子轩沉声说道：“这是一艘巨舟，正行驶于江心之中，决不会有你们耳目监视，在下希望朋友能回答几个问题。”

青衫人闭上双目转过脸去，一脸居傲之气。

申子轩冷冷说道：“贵上的手段，十分毒辣，那是无所不用其极，咱们对朋友你也不会手下留情，不动刑罚则已，动便是使你朋友无法忍受的酷刑。不过你如肯答复我等相询之言，咱们决不伤你朋友一根毫发。”

那青衫人恍如未曾闻得申子轩问之言，一直是不肯开口。

雷化方霍然站起，道：“二哥，不用对他这等说理，我不信他是铁打钢铸的人，先让他吃点苦头再说。”

申子轩伸手拦住了雷化方道：“不教而谓之虐，咱们先把话说明白。”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区区申子轩，人称中州一剑，在武林薄有虚名，出口之言，向无更改，只要你朋友回答了在下问话，咱们决不加害，立刻释放。”

青衫人似是被申子轩坦诚感动，睁开双目，道：“我如不肯回答呢？”

申子轩双眉一耸，道：“在下讲过就算，你如能自信熬得过酷刑，那就不用回答了。”

雷化方道：“二哥，我瞧不用和他多费口舌了，这人对那些魔头，早已经死心塌地，岂是好言所能说动。”

申子轩双目凝注那青衫人的脸上，缓缓说道：“你如相信贵上，能够这时来此救你，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在下只好先给你一点苦头吃吃再说了。”

言罢，突然站起身子，行到那青衫人的身侧，提手一掌，拍在那青衫人的左肩之上。

这一掌暗蓄内力，那青衫人左肩关节之处，应手脱断。

青衫人冷哼一声，强自忍春，未发出痛苦的呻吟之声。

申子轩冷笑一声，又是一掌，拍在那青衫人的右肩之上，卸了那青衫人的右肩关节。

那青衫人虽然在极力忍受着痛苦，但这双肩被卸之苦，实是难以忍受，登时痛得脸色大变，牙齿咬的格格作响。

申子轩缓缓说道：“五阴绝穴被点之后，行血返回内腑，有如万蛇在体内行走，这时，不论何人等都将难以自持，挥手投足，呼号呻吟，阁下双肩关节脱臼，难以伸展，那就更增加内腑的痛苦。”青衫人头上汗水淋漓而下，道：“你力何不杀了我？”申子轩道：“在下相信阁下知道很多秘密，只是不肯说出罢了。”

青衫人道：“别说我不知道，纵然知晓，也不会说出来。”申子轩道：“好，那咱们就试试看吧。”

那青衫人突然冷冷说道：“住手。”

申子轩依言停手，缓缓说道：“朋友可是改变了心意。”青衫人冷冷说道：“在下亦自知无能忍受那行血返集内腑之苦。”

申子轩道：“武林中能够受得此番痛苦之人，只怕很难找出几人。”

青衫人道：“解开我‘带脉’、‘维道’二穴，我告诉你胸中所知内情。”

第十回 蛛丝马

青衫人道：“我只怕很难使诸位满意。”

申子轩道：“领导阁下的首脑，是何许人物，姓名如何称叫，现居何处？”

青衫人摇摇头，道：“不知道。”

雷化方怒道：“二哥，这小子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让他吃到苦头，他是不知厉害，对他不用太过仁慈了。”

申子轩摇手制止住雷化方，缓缓说道：“五弟稍安勿躁，在下相信这位朋友说的不是谎言。”

青衫人道：“在下确实不知。”

申子轩缓缓说道：“申某相信你朋友的话，就贵上为人的严谨神秘，你朋友纵然是身份极高，但怕也难以知晓内情。不过，那是就实际上主持人物而言，但你朋友之上，总该是还有个领导人物，那人的姓名，想阁下必可见告了。”

青衫人沉吟了一阵，道：“那人叫八臂哪叱李宗琪。”

申子轩道：“李宗琪，从未听人说过这名字啊！”

青衫人缓缓说道：“他是我青衫剑手中的领队，我们一切行动，都听命于他。”

申子轩道：“你朋友怎么称呼？”

青衫人道：“区区姓许，单名一个元字。”

申子轩道：“原来是许兄。”

许元忽然仰天大笑三声，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下已经是将死的人了，那也不用再以谎言相欺了。”

雷化方道：“此时此情，只怕你没有自绝的机会。”

许元淡淡一笑，道：“我没有很多时间了。”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许兄来此之前，可是已眼下了致命的药物？”

许元抬头望望天色，神情间流现出一股死亡的悲苦，道：“不错，我等每次出动之前，都先行服下一种致命的药物，失手被擒，那也是死路一条。”

慕容云笙接道：“是故，诸位每次和人动手之时，一个个勇往直前，悍不畏死。”

许元道：“克敌致胜而归，不但可保得性命，而且有宴庆功。”悲苦的脸上，突然泛出一种向往的微笑，似是那庆功的酒宴，使他有着深深的留恋。

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诸位不但被控制了身体，而且也被控制了心灵。”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每次召集诸位，下令之人，只有那八臂哪叱李宗琪一个人吗？”

许元道：“不错，整个的青衫剑手，都听命他一人。”

申子轩道：“那李宗琪生相如何？阁下是否可以见告？”

许元道：“儒巾蓝衫，十分文雅，外形看去，不似会武之人，其实却身负绝技，能在一扬手间，打出八种不同的暗器，故有八臂哪叱之称。”

申子轩沉吟了一阵，道：“武林中双手同时能发出八种暗器的只有一位十手罗汉李豪，那李豪之外，江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此能耐，难道那李宗琪会是李豪的后人不成。”

许元道：“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

雷化方接道：“如若这位许兄，不是言过其实，李宗琪定然是李豪的子弟了。”

申子轩点点头道：“大概是不会错了。”

目光转到许元的脸上，接道：“那八臂哪吒李宗琪受何人指挥，不知许兄可否见告？”

许元沉吟了一阵，道：“我们青衫剑手之中只有二三人知晓此事。”

申子轩道：“许兄呢？”

许元道：“在下就是二三人中之一。”

申子轩倒了一杯茶，双手捧到许元面前，拍活他两臂穴道，道：“许兄先请喝一杯茶，慢慢说吧。”

许元接过茶杯，吃了一口，道：“在下的时限快到，随时有死亡可能，哪里还能够慢慢的说呢。”

申子轩心中暗道：看他说的这般认真，只怕不是虚言，如若说了一半，毒发而死，那可是一件大憾恨的事，当下也不再多劝。

许元接过茶杯，喝了一口，长长吁一口气，道：“只有在这等平静的死亡之前，我才想到了善恶是非。”

首先缓缓由申子轩、雷化方等脸上扫过，道：“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信的事情，在下不知八臂哪吒李宗琪是否也和我等一样茫然，但在下却亲自经历了一次。”

申子轩道：“那经过内情如何？”

许元道：“大约是两个月前吧？一个细雨朦朦的深夜，李宗琪带了两个青衫剑手，那两人中有一个就是区区，我们行向一片荒凉的郊野，在一处四无人家，荒凉的小庙中，停了下来。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那荒凉的小庙之外，已经坐了八九个人，在下约略一眼间，瞧看所得，八九个人中有三个似是跟敝上李宗琪一样的身份，另外几人，大约都是和区区一般的仆从人员。”

但闻许元接道：“我看到了敝上和另外三人微一点头，立刻盘膝坐在草地上。自然，我们随行之人，只好依样画葫芦，也跟着盘膝在草地坐下。”

许元伸手取过茶杯，又喝了一口茶，接道：“大约过了一刻功夫，那小庙之中，突然传出来三声清脆的钟鸣，敝上和另外三个人，一齐进入那小庙中去。”

申子轩道：“庙中是何许人物？”

许元道：“在下知道的就是这些了，那庙中是何许人，是何情形，就非在下所知了。”

申子轩道：“许兄坐在那小庙之外，可曾听到几人的谈话吗？”

许元道：“他们谈话的声音很低，只是隐隐可闻而已，谈些什么，却是听不清楚。”

申子轩道：“以后呢？”

许元道：“以后，敝上由小庙出来，就带着在下等离开了那里，如是那小庙中有一个人是敝上的上司，也许那人才是主脑人物之一。”

雷化方长长吁一口气，道：“这么说来，必须找到那八臂哪吒李宗琪，才能够查明内情了。”

申子轩苦笑一下，道：“只怕那八臂哪吒李宗琪，也只是知道这一点内情而已。”

雷化方目光转到许元脸上，道：“那李宗琪现在何处？”许元道：“就

在江州城附近。”

申子轩道：“不知许兄是否可指明一条去路……”

忽见许元身子开始抖动，一个跟斗，栽倒船舱板上。申子轩急急伸手扶起许元，轻轻一掌，拍在许元背心之上，道：“许兄，许兄……”

只见许元的眼皮缓缓垂下闭上。

申子轩伸手在许元鼻息之上一按，早已气绝而逝。不禁黯然一叹，道：“好恶毒的药物，一发作立刻死去、一点不留挽救的机会。”

雷化方突然抱起许元的尸体，道：“如若小弟料断不错，片刻之后，他的尸体，就要开始变化，咱们先把它水葬了吧。”

申子轩急急说道：“脱下他的衣服。”

雷化方若有所觉，急急脱下了许元外衣，凝目望去，就这一阵功夫，许元整个的脸色，已然变的铁青。

申子轩长长叹一口气，道：“大哥教咱们仁德，但咱们目前所遇的敌人，却是一个险诈神秘，手段恶毒无与伦比的人物，和他们讲仁德，只是自讨苦吃了。”

就这几句话的工夫，那许元的耳鼻之间，已然缓缓的流出血来，一股浓重的腥臭之味，扑人鼻中。

雷化方双手抓起那许元的身体，用力一抖，投出舱外，沉入滚滚的江流之中。

慕容云笙望着那沉入江中的尸体，长长吁一口气，道：“如若咱们早些问他李宗琪的下落就好了。”

申子轩摇摇头道：“以当时情势判断，其人已知必死，而且咱们都无法救助于他，如若想以威武屈辱于他，只怕他宁死不屈，错的是想不到他竟然毒性发作如此之快。”

慕容云笙道：“此刻，咱们只有先设法找到那李宗琪，才能了然内情了。”

申子轩道：“二十年来，咱们一直在黑暗之中摸索，倒是今日还算找出了一点头绪，也许我们在短时之内找不到那李宗琪，但我们至少有了一个线索可寻。”

慕容云笙突然想起了那矮瘦老人之约，低声说道：“咱们在听涛楼上遇上那矮瘦老人，他约小侄今夜在仙女庙中相会。”

申子轩道：“他只是约你一个人吗？”

慕容去笙道：“这个，没有谈说清楚，不过，我想两位叔父同去无妨。”

申子轩凝目思索了一阵，道：“咱们行舟江心，飘泊不定，强敌纵然耳目灵敏，也不易监视到咱们行动，到二更时分，再行靠岸，到天女庙中会见那神秘老人。”

吁一口气，道：“咱们都该好好的养息一下精神，准备对付强敌。”言罢，闭上双目，靠在木椅上养神。

慕容云笙正待运气调息，突然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进来，道：“师父，有两艘快艇，似是在追踪咱们。”

申子轩霍然站起身子，道：“有多少时刻了？”一面答话，一面大步向舱外行去。

慕容云笙抬头看去，只见那报事大汉，年约二十五六，紫脸浓眉，上身穿一件天蓝裹身短衫，下面却是油布作的水衣，腰中一条四指宽的皮带上，挂着四把尺许的短刀，紫脸大汉对那申子轩十分尊敬，欠身退步，让开了出

舱之路。

雷化方急随在申子轩身后，行出了舱门。

但闻紫脸大汉说道：“追随咱们帆船之后，总有半个时辰之久了，我和余师兄连转两次方向，两艘快艇竟然也紧追不舍，显然是一直追我们而来了。”那紫脸大汉一面回答申子轩的问话，一面举步行出舱门。

慕容云笙行近舱门口处望去，果见两艘快艇，破浪而来，紧随帆船之后。

申子轩沉声说道：“放下风帆。”

那紫脸大汉应了一声，说道：“余师兄掌好舵。”双手齐出，两条风帆一齐落下。

奔行如飞的小舟突然间慢了下来。

两艘破水如飞的快艇，收势不住，直向帆船之上撞来。

但两艇上的掌舵人，似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舵手，就在快艇即将撞上帆船的刹那间，疾快转舵，两艘快艇分由两侧，擦着帆船驰过，惊险之处，间不容发。

只见那快艇后梢，各有两个大汉摇橹，两个大汉挥桨相助。

那快艇上小舱门窗紧闭，无法看清楚舱内景物。

申子轩冷哼一声，道：“不错，果然是追踪我们而来，想不到他们在水面上也有耳目，看来只怕难免在江心一战了。”

目光一掠那紫脸大汉和掌舵人，道：“你们准备好水衣兵刃和救生之物，以备万一。”

两个大汉应了一声，很快的穿上衣服。

原来两人早有准备，穿了水裤。

申子轩回顾舱中慕容云笙一眼，道：“贤侄习过水中功夫吗？”

慕容云笙道：“小侄惭愧，不知水性。”

申子轩道：“你五叔和我，亦未习过水中工夫，如若动上手，要快速求胜。”

话未说完，那两艘快艇已经打了一个转，重向帆船驰来。

只见左面快艇之上，站着一个儒巾青衣，年不过三十，颔下无须的文士，小艇将要接近帆船时，忽见他纵身跃起，直向帆船之上跃飞过来。

雷化方冷哼一声，道：“好大的胆子！”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那儒巾青衫文士身悬半空，突然一收双腿，悬空翻了一个跟斗，避开了雷化方遥发的一记劈空掌力，直落在帆船甲板之上。

雷化方一击未中，立时欺身直逼过来，准备再次出手。

这时，那紫脸大汉和那姓余的掌舵人，以及慕容云笙等都包了上来，团团把那儒巾青衫人围在中间。

申子轩摇摇手，阻挡住群豪，缓缓说道：“朋友贵姓？”

青衫文士神态冷静，目光缓缓扫掠了申子轩等一眼，道：“在下姓李。”

申子轩道：“八臂哪吒李宗琪？”

儒巾青衫人点点头，道：“不错，我那遭尔等生擒的属下，已经告诉你们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正愁无处找他，他却自动的送上门来，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了。

心中念转，不禁仔细的瞧了对方两眼，只见他气定神闲，若有所恃。

但闻申子轩冷冷说道：“李朋友追踪咱们而来，不知有何见教？”

李宗琪目光流动，不停的向舱内瞧着，一面缓缓说道：“在下来找那位被各位生擒来此的属下。”

雷化方冷笑一声，道：“阁下是真的不知呢，还是明知故问？”

李宗琪道：“我知道他死了，但他尸体呢？”

申子轩缓缓说道：“那位许兄预先服下的药物，十分恶毒，死后片刻，尸体已变，咱们只好把它水葬江心了。”

李宗琪点点头，冷肃地说道：“那很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诸位杀了我一个属下，不知准备如何向在下交代？”

慕容云笙突然接道：“你想怎么讨呢？”

李宗琪道：“那要看诸位的态度如何了？”

目光在慕容云笙身上打量了一阵，道：“我这属下，非同寻常，每个人都化费了我甚多时间，而且人数也不能减少，诸位杀我一个属下，在下必得补充一位新人才成。”

慕容云笙道：“那是你的事，与我等何干？”

李宗琪冷笑一声，道：“在下属下被杀之后，补充之人，一向是那动手杀死咱们属下的人，所以，我青衫剑手一人比一人武功高强。”

这时，那两艘快艇，已然停了下来，紧靠在帆船旁边而停。

慕容云笙回顾了雷化方和申子轩一眼，说道：“两位叔父，这一阵让小侄吧！我如不是敌手，两位叔父再替下小侄就是。”

这时，曹大同也从舱中行了出来，站在舱门口处。

他身躯高大，站在那里高过舱顶甚多，神威凛凛，气势极是骇人。

李宗琪打量了曹大同半天，才把目光投注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在下几位属下，可是伤在你的手中吗？”

慕容云笙道：“是又怎样？”

李宗琪道：“阁下有豆粒打穴之能，那是足见高明了，但暗器一门，种类繁多，豆粒打穴，那也算不得什么绝技。”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四个青衫人大约是伤在那矮瘦老人手中，和我无关，但此刻形势逼人，既不便向他解释，只有硬着头皮认下来了。

李宗琪不闻慕容云笙回答之言，重重咳了一声，接道：“阁下伤了我一个属下，依例应由阁下补充。”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接道：“你说的很轻松。”

李宗琪接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小心了。”

一扬手，一股强劲的掌风，迎胸直撞过来。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这人随手一击间，就含有如许强大的暗劲，实非小可。心念转动，备加小心，一闪避开，还了一击。只见两人掌来指往，斗的十分激烈，每一招都是充满着杀机的致命招数。

李宗琪施出的武功很杂，忽而是少林的金刚掌，忽而是武当的内家绵掌，对敌不过二十回合，连变了五种拳法。

申子轩、雷化方，对那李宗琪武功的渊源，大为震骇，那许元说的不错，这李宗琪果是有非常之能。

他不但精通各家拳掌，而且精通的都是各家门派的精奇武学，除了本门中弟子之外，外人很难有机会得其精华。

慕容云笙只用出一种武功对敌，但因其变化精奇，那李宗琪虽然连变了数种武功，均为慕容云笙奇奥的掌法破去。

片刻间，两人已然搏斗了五十余合。

李宗琪似感不耐，大声喝道：“阁下武功不错。”

喝声中掌法一变，突然一招穿心掌，直向慕容云笙前胸拍去。

这是青城派掌法中极为恶毒的一招，来势猛锐，极难抵挡。

慕容云笙眼看李宗琪掌势一翻，巧快无比的逼近了前胸，心中大为震骇，闪避已自不及，只好扬手一把，反向李宗琪脉门之上扣去。

原来这甲板地方狭小，动起手来，不能像平地一般的飞跃闪纵，大都靠拳掌的变化，对付强敌，是以动手相搏更见凶险。

攻守双方都以快速无比手法，争取优胜。

就在李宗琪右手触及那慕容云笙胸前时，慕容云笙的右手，也同时触上了李宗琪的右腕。

李宗琪似是未料到慕容云笙的武功如此高强，竟能在间不容发中扣向了自己的脉穴，心中震骇中，五指疾纵，反向慕容云笙的腕上扣去。

两人同时扣住了对方脉穴，但却又同时转腕避开要穴，紧紧抓住了对方的手腕。

这时，两人右手互握，各自余下了一只左手。

李宗琪首先发难，左手一起横里拍来。

慕容云笙左手挥起，硬接下一掌。

但闻一声砰然大震，两人左手又接实了一掌。

这一掌硬拼，两人又是个平分秋色之局。

申子轩一皱眉头，突然向前欺进了两步，右手疾出，点了李宗琪两臂的会孺穴。

八臂哪吒李宗琪自负艺高，孤身登上帆船，这时右手和慕容云笙右手相握，左手又和慕容云笙拼了一掌，一时间哪里还有余力对付申子轩的突袭，两臂会孺穴全被点中。

申子轩低声说道：“笙儿，拖他入舱。”

慕容云笙右手加力，把李宗琪拖入了船舱之中。

申子轩沉声说道：“挂帆起舟，准备拒敌。”

雷化方、曹大同同时踏前两步，蓄势戒备，准备对付那快艇上来的来人。

两个身着水衣的大汉，动作奇快，片刻间已挂上风帆。

这时，江风甚大，帆船箭一般向前驰去。

左面一艘快艇，突然转向而驰，急驰而去。右面一艘快船，却疾追帆船而行。

大出意外的是，快艇上竟再无人出战，跃登帆船。

申子轩待帆船行出了数十丈后，才缓步进入舱中。

这当儿，慕容云笙已另外点了李宗琪身上三处穴道，把他放在一张木椅之上。

李宗琪闭目而坐，有如老僧入定一般，望也不望几人一眼。

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道：“李世兄青出于蓝，在下昔年曾和令尊千手罗汉李豪有过几面之缘。”

李宗琪缓缓睁开双目，道：“家父么？已然过世二十年了。”

申子轩道：“对令尊那旷世绝今的暗器手法，在下是敬佩无比。”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如论及武功一道，令尊不似你李世兄这般渊博。”

李宗琪冷冷说道：“家父的故交很多，但都和在下无涉，阁下如若妄想借和先父相识交情，套我头上，那是白费心机了。”

雷化方心中暗道：这人托大的很，理该先让他吃些苦头，杀杀他的火气才是。

但闻申子轩说道：“李世兄多心了，区和令尊只是相识而已。谈不上交情二字。不过，在下觉着奇怪的是，你李世兄这身武功，并非是得自家传。”

李宗琪冷冷说道：“阁下管的事情太多了，我李宗琪见识广博，如若会被你套出一点内情，那岂不是白在江湖上走动了！”

雷化方再也忍耐不住，说道：“李宗琪，你别忘了是被我们所擒之人，我们随时可以把阁下置于死地。”

李宗琪仰天打个哈哈，道：“诸位有胆子，尽管下手就是。”

雷化方目注申子轩道：“二哥，这人如此狂傲，看来实难问出什么，当年慕容大哥全家被戮之事，是何等惨绝人寰，对付这等恶毒敌人，似是不用再存仁慈心肠呢。”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接道：“贤侄，适才你在听涛楼上，夺得那卖药郎中的毒刀何在？”

慕容云笙道：“小侄收藏起来了。”

雷化方道：“拿给我。”

慕容云笙只好拿出毒刀，恭恭敬敬递到雷化方的手中。

雷化方接过毒刀，在李宗琪眼前晃了一晃，道：“阁下识得这把毒刀吗？”

李宗琪那等狂做的人物，目睹毒刀之后，也不禁脸色一变。

但他仍然强自镇定，冷笑一声，道：“不认识。”

雷化方道：“在下先告诉你这刀上奇毒，厉害无比，中人之后，肌肉收缩、在下知晓的也就是这些了，先告诉了你，那是教而后诛了。”刀锋一闪，挑破了李宗琪左臂上的衣袖。

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道：“五叔父……”

雷化方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这刀太过恶毒，如若用以杀人，未免太过惨酷了。”

雷化方冷笑一声道：“你那爹爹被杀之时，他们的手段，还不够惨酷吗？”

慕容云笙道：“五叔父教训的是。”

他想起爹爹被杀仇恨，不再阻止。

李宗琪突然转过脸来，目光凝注慕容云笙的脸上，道：“阁下是慕容长青之子？”

慕容云笙道：“不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也许没有参加昔年围杀家父的行动，但你现在却是和在下等为敌，最低限度，你是受谋杀家父的凶手所用。”

李宗琪冷峻的目光，缓缓由几人脸脸上掠过，道：“那慕容长青确为江湖上做了不少好事；你如真的是慕容长青之子，听在下良言相劝，早些离开江州，找一处人迹罕到之地，隐居起来，不要再在江湖之上走动了。”

慕容云笙道：“照阁下这等说法，在下全家被杀之仇，不用报了？”

李宗琪道：“你报不了。”目光一掠申子轩和雷化方接道：“算上你这两位叔父，亦是毫无希望，也许他们的武功，还不及你。”

慕容云笙道：“承蒙好意相劝，在下亦想劝阁下几句，你们高手众多，实力强大，那是不错，不过此刻在下等却控制了阁下的生命。”

李宗琪淡淡一笑，道：“我知道。”

慕容云笙道：“这毒刀也是从你们同伙人手中夺来，不知何毒所浸，那确是恶毒无比，不论何人，大约都没有忍受之能，希望你会相信在下之言。”

李宗琪哈哈一笑，道：“阁下的好意，在下心领了，你们诚然可以杀死在下，但诸位自会力我偿命。”

雷化方冷笑一声，道：“不管咱们是否偿命，先让你吃些苦头再说。”一扬毒刀，缓缓向李宗琪脸上划去。

李宗琪圆睁着双目，盯注在那毒刀之上，直待蓝色的刀锋快要触在脸上时，迅快的垂下头去。

一点寒芒突然间从背后飞了过来，正击在那毒刀之上。

那寒芒力道十分强劲，击在那毒刀之上，竟然把雷化方手中的毒刀震的脱手落地。

李宗琪疾跃而起，飞起一脚，踢在那毒刀之上。

他认位奇准，毒刀直向舱外飞去。

这不过是一刹那间工夫，雷化方毒刀脱手后右手一沉，疾向李宗琪腕上抓去。

李宗琪身子微微一闪，避开了雷化方一掌，飞起一脚，反踢过来。

脚尖带风，力道十分强猛。

慕容云笙看他们双脚彼此起落，片刻之间，已踢出了十二脚，但却都被雷化方闪躲开去。

忽然间，室中的打斗静了下来，李宗琪不知何时，也退回原位之上。

慕容云笙突然举步而行走到申子轩的身前，低声说了数语。

申子轩微一点头，大步行出了舱外，紧接雷化方、曹大同一齐被申子轩唤出舱去。

舱中只余下了慕容云笙和李宗琪。

慕容云笙缓步行到一扇窗子前面，一伸手取下了刺入板壁中毒刀，收入怀中。

原来，那毒刀本被李宗琪一脚踢向舱外飞去，慕容云笙却发出一道暗劲，及时把毒刀向上一托，刺入舱板之上。

一向沉着的李宗琪眼看舱中之人，一个个出舱而去，只余下了慕容云笙一人，心中大感奇怪，忍不住叫道：“喂，你们闹什么鬼？”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却不理他，伸手关上了两扇窗子。

李宗琪更加奇怪，接道：“你们在耍什么花样？”

慕容云笙缓缓转过身子，行到了李宗琪的身前，突然伸出一指，点中了李宗琪右腿穴道。

李宗琪未料到他有此一着，竟然防避不及，被他一指点中。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阁下武功实在高强，虽然双臂上数处穴道被点，但仍然能利用双脚攻敌。”

李宗琪冷冷说道：“你的武功虽然不够渊博，但却十分精奇，想是令尊的遗传了。”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阁下不觉着问的太多吗？”起身向舱外行去。

李宗琪大声喝道：“站住！”

慕容云笙回头喝道：“什么事？”

李宗琪道：“你们都离开船舱，留我一人在此舱中作甚？”

慕容云笙道：“咱们还要下船他去，把此舟一并奉还阁下。”

李宗琪一皱眉头，道：“你们这是何用心？”

慕容云笙道：“你虽是青衫剑手的领队，但在下确信你还不算身份很高的人，目下这江州城中，至少还有一两位比你身份高上一层的人。”

李宗琪冷然一笑，道：“就算有两位高过在下身份之人现在江州，你们又能如何？”

慕容云笙道：“如若在下推想的不错，那两人才是主持这次江州大局人物；你们青衫剑手，只不过是听人之命而已，你虽为青衫剑手的领队，只怕也难参与机密。”

李宗琪接道：“阁下未免太过小视在下了，青衫剑手人数众多，那领队一职的地位，决不是你门推想的那般低能、无权。”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阁下在那一个残酷、神秘的集团之中，地位十分崇高了。”

李宗琪心知说漏了嘴，但一时间，却又无法改口，只好说道：“虽然谈不上崇高二字，但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低能。”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那很好。”

李宗琪怒道：“什么很好，你们究竟在闹的什么把戏？”

慕容云笙道：“阁下的武功高强，博学多才，似阁下这等人物，区区虽身负血海深仇，但也不愿出手杀害。”

李宗琪道：“尽管出手，李某并无畏惧。”

慕容云笙道：“我要杀的，只是谋害我父母的几个元凶，如若在下血洗血债，不分主从，那是和你们全无不同了。”

李宗琪冷冷说道：“听阁下口气，似是对报仇一事，信心很强。”

慕容云笙道：“区区相信，你们那神秘集团之中，必然有很多有识之士，不忍坐视那一股邪恶势力，达到它霸主武林之愿。”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就在下的看法，你李兄就是其中之一，在下相信李兄为他效劳，必有苦衷。”

这几句话，有如利刃一般，直刺入李宗琪的心中，一向镇静的李宗琪，亦不禁神情激动不已。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拱手说道：“咱们倚多为胜，制服了你李兄，那是胜之不武了；但形势逼人，李兄武功过高，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屈驾在舟中留上片刻，在下相信，我等走后不久，就有人救你李兄出险。”

李宗琪神态大变，欲言又止。

慕容云笙已向前行了两步，重又停了下来，回头说道：“李兄，还有话说吗？”

李宗琪摇摇头，道：“没有。”

慕容云笙道：“好，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异日后会有期。”

言罢，大步向舱外行去。

李宗琪轻轻叹息一声，道：“你真是慕容长青之子吗？”

慕容云笙已走出舱门，闻言重又探回头来，道：“李兄可是不相信吗？”

李宗琪道：“令尊一代侠人，满门被戮，你心中应该充满着激愤仇恨才是，何以竟然对在下这般仁慈，不肯施下辣手？”

慕容云笙道：“不错，在下心中充满着激忿、仇恨，但我只是找几个元凶主脑报仇。”

李宗琪接道：“难道在下就不算主脑人物？”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我不确知你在那神秘集团中的身份，但就在下推断，一个青衫剑手的领队，算不得什么主脑人物，至低程度，你不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

李宗琪道：“何以见得呢？”

慕容云笙道：“家父母被害了二十年，但阁下年龄，不过三十左右，家父母被杀之时，阁下只不过是十几岁。”

李宗琪叹息道：“如著阁下换了我，在下那就没有你阁下的度量了。”

慕容云笙突然举步而行，又走向李宗琪的身边，道：“我等留李兄在这帆船之上，可有人赶来援救？”

李宗琪淡然一笑，道：“如若你能把我杀死此地，那就更好一些。”

慕容云笙突然扬手，拍活了李宗琪身上穴道，道：“放了李兄呢？”

李宗琪凝目在慕容云笙脸上瞧了一阵，低声说道：“你想见主脑人物，只有一策。”

慕容云笙道：“请教高见。”

李宗琪声音低微的只有慕容云笙一个人可以听到，道：“设法混入我青衫剑手中去。”

语声甫落，突然一振双臂，破窗而出。

慕容云笙追到窗口看去，只见那八臂哪吒李宗琪人如掠波海燕一般，正从帆舟上跃上小艇。

但见那小艇转过头，快棹破浪而去。

雷化方急步奔入舱中，看到慕容云笙，才长吁一口气，道：“是你放了他？”

慕容云笙回头望去，只见申子轩也缓步行入舱中，当下抱拳一揖；道：“小侄擅自做主，愿领两位叔父责罚。”

雷化方一跺足道：“孩子，你不是讲好留他在船舱之中，要他们自相误杀，为何又中途变了心意，放他而去，难道你不知纵虎为患吗？”

慕容云笙道：“小侄看他神志清明，五官端正，不似坏人。”

雷化方接道：“还要怎么坏，才算坏人？”

申子轩突然插口接道：“五弟，不要责怪慕容贤侄，他放李宗琪，放的大有道理。”

雷化方奇道：“放了李宗琪，咱们在江州城中多了一个强敌，道理安在？”

申子轩道：“咱们杀一个李宗琪，也许可泄一时心中之愤，但对方可设法再派十个以上李宗琪来。”

申子轩道：“不论如何，放了他总比杀了他好，其人十分自负，但对咱们的敌意，却是并非很深。”

雷化方沉吟了一阵，道：“也许二哥和慕容贤侄的高见正确。”

语声微微一顿，道：“此刻，咱们要到何处？”

申子轩道：“他们在江中亦有耳目，且有快艇，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此刻咱们要弃舟登陆，找一处秘密的藏身所在，最好暂时别和他们接触。”

雷化方道：“连这江心之中，都有他们的耳目，咱们想避过对方耳目监视，只怕不是容易的事。”

申子轩低声说道：“只要咱们上岸之后，不被他们追踪，小兄就有办法找到一处秘密所在，使他们无法寻到。”

谈话之间，已然靠近了江岸。

申子轩弃舟登陆，回顾了二个弟子一眼，道：“你们放弃这艘帆船，设法隐蔽起来，一月之后，再去取我手令。”

两个弟子欠身一笑，道：“师父放心，我等已和甚多渔人混熟，随便找一艘渔船，就可栖身，此地渔船不下数十艘，量他们也无法寻找。”

申子轩道：“事不宜迟，愈快愈好。”

两人齐齐抱拳一揖，道：“师父放心。”齐齐转身跃入江中，顺流而去。

曹大同吃了一惊，道：“怎么这两人跳入江中……”

申子轩道：“不妨事，他们精通水底功夫，可在水中潜伏上二个时辰。”

曹大同道：“原来如此。”

申子轩神色郑重地说道，“从此刻后，诸位要特别留心了。如若发现有可疑人物，立时追踪搏杀。”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这位二叔父神色如此郑重，想来那地方，定然十分重要。

雷化方道：“二哥全神注意前面，小弟留心后方，这位曹兄和云笙贤侄、分顾左右两面。”

申子轩道：“为兄带路。”当先向前行去。

群豪各按方位，兼顾四面，但脚下速度，却未减慢。

行约十余里路，到了一座高岭之上。

申子轩道：“诸位可曾瞧到可疑人物？”

群豪闻声应道：“没有。”

申子轩突然加快脚步，直向岭下一座茅舍之中奔去。

群豪紧相追随，奔入茅舍。

申子轩掩上茅舍木门，说道：“咱们在此坐息一阵吧！”

雷化方目光转劝，回顾了二弟一眼，道：“就是此地吗？”

申子轩摇摇头，道：“不是，但咱们要在此地等到天色入夜，如有追踪之人，不必等待到天色入夜，定然找入这茅舍中来。入夜之前还无人来，那是八成无人追踪了。”

雷化方道：“慕容贤侄今晚有约，二哥是否还记得？”

申子轩道：“记得，因此，小兄想暂时留在此地，等到二更过后，咱们再作决定。”

突然压低了声音，道：“有人来了，未得我命令之前，诸位都不许擅自出手。”

雷化方、曹大同等齐齐点头不言。

凝神听去，果然可闻得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由远而近，直向几人停身的茅舍行来。

这时落日西沉，茅舍外一片苍茫夜色。

那步履声到了茅舍外面，突然停了下来。

申子轩缓缓站起身子，悄无声息的直向茅舍门口行去。

就在申子轩将要行近门口之时，瞥见一条高举的左腿，直向门内跨来。

申子轩原来是想在突然之间，伸手点中了那人穴道，使他无法呼叫出声，万万没有料到对方竟然伸入一条腿来。

除非申子轩先行对那一条腿施袭之外，就只有设法冲出茅舍。

申子轩江湖经验丰富，十分沉得住气，凝神而立，不再移动、蓄势戒备，

但却不肯轻易出手。

只听一阵嘿嘿冷笑，传了进来，道：“诸位很沉得住气啊！”

随着这句话，那伸入茅舍的左腿，突然又收了回去。

对方之言，分明是已然知晓茅舍之中有人，但申子轩却给他个不理不睬。

双方相持了片刻工夫，室外又传了一声冷笑，道：“诸位既沉得住气，又不肯出来，在下只好进来了。”

申子轩暗把功力运集于右掌之上，口中仍不答话，凝神而立，以不变应万变。

突然间，人影一闪，茅舍门口处出现了一个头戴毡帽，身着土布裤褂，颈下留着山羊胡子的老人。

那老人虽然出现在门口，但仍十分小心，并未立刻冲入室中，两道炯炯的眼神，投入室中搜寻。

雷化方、曹大同、慕容云笙，都已无法隐蔽自己，暴现于那老人目光之下，倒是申子轩藏在茅舍门后，无法瞧到。

慕容云笙心知亦被人瞧到，但仍然端坐不动，浑似不觉。

那布衣老人的目光犀利，夜色中有如两道冷电一般，缓缓由慕容云笙等脸上扫过，道：“三位可是被人点了穴道吗？”

雷化方等仍然静坐不答。

那布衣老人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道：“三位八成被人点了穴道。”突然一侧身子，半身欺入门内。

这时，申子轩不但已警觉到遇上了强敌，而且其人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江湖，待那人半身欺入茅舍，立时劈出一掌，口中同时喝道：“将相本无种。”

那土布衣着的老人挥手接下一击，砰然大震中，飘身而退，接道：“男儿当自强。”

申子轩低声说道：“阁下何人？”

那土布衣着老者，道：“区区乃是这茅舍主人。”

申子轩冷笑一声，道：“这茅舍主人，不是阁下。”

那土布衣着老者缓步行入室中，道：“你是问那位陈敬兄吗？”

申子轩道：“不错。”

那土布老者缓缓说道：“茅舍三丈外，有一座荒草掩蔽的新坟，那就是陈敬兄的安息之处。”

申子轩道：“一月之前，在下还和他剪烛夜话。”

土布老者道：“在这等武林大乱之际，一月时间，何等悠长，那位陈兄，今日刚过二七。”

申子轩黯然说道：“他怎么死的？”

土布老者两道目光盯注在申子轩脸上瞧了一阵，道：“阁下怎么称呼？”

申子轩点点头，道：“你很细心。”伸出右手按在顶门之上，道：“区区申子轩。”

土布老者道：“在下程南山。”

申子轩、雷化方同时惊呼一声，道，“虎王程南山。”

程南山道：“不敢当，江湖上朋友们的赠号，当不得真。”

申子轩抱拳一礼，道：“兄弟慕名久矣！今日幸会。”

程南山还了一礼，道：“诸位心中是否有些怀疑，区区怎会在此，是吗？”

申子轩道：“程兄在武林中身份，是何等崇高，能为我等助力，在下等自是感激不尽，荣宠万分，不过……”

程南山淡淡一笑，道：“慕容大侠遇害之时，在下正在衡山养伤，伤势复元之后，又在那里习练几种武功，山中无甲子，竟然不知不觉中住了十几年；出山之后，才知晓慕容大侠被害的事，在下走遍了天南地北，查访凶手，匆匆又是数年，那凶手有如入海泥牛，找不出一点消息……”

雷化方突然插口说道：“程兄一代奇人，咱们是仰慕已久，但不知为何和在下那慕容大哥，有这等深厚的交情？”

程南山道：“问得好，在下应该先解说诸位心中之疑，然后，再说经过才是……”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说过，二十年前在衡山养伤的事，如若不是慕容大侠仗义相救，区区早已死在二十年前了，诸位难道没有听那慕容大侠说过吗？”

雷化方望了申子轩一眼，道：“二哥听过吗？”

申子轩摇摇头，道：“未听慕容大哥谈过。”

程南山道：“慕容大侠，真君子也，似这等大恩大惠，竟然未对你们兄弟谈过……”目光转到雷化方的脸上，接道：“如若我猜的不错，阁下是金笔书生雷化方吧！”

雷化方道：“正是雷某。”

程南山点点头，接道：“慕容大侠，也许为了保留我程某一点老面子，才不肯轻易和人谈起此事。唉！当年在下所受之伤。十分沉重，除了慕容大侠那等身份武功人物，只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救我了，我全身上下，受了七处剑伤，又中了四川唐家的毒药暗器子午针，慕容大侠给在下服了一粒续命丹，使我随时可以熄去的生命火焰，得以延续三日，慕容大侠却尽三日之力，奔波千里，到四川唐家，替我讨到了独门解药，又替我请到当代第一神医，续命丹士石家洛，使在下必死之命，得获重生，这恩泽岂不如同再造父母吗？”

申子轩黯然道：“慕容大哥一生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造福他人的事，想不到，他竟然落得这般下场。”

只觉鼻孔一酸，流下来两行老泪。

谁说英雄不弹泪，只为未到伤心处。

程南山也是一副泫然欲泣的神情，轻轻叹息一声，说道：“申兄易容之术，当真是绝妙无伦，如非兄弟早听那位陈兄提过，纵然当面相见，也是难以相信。”

雷化方道：“二哥为了要报慕容大哥之仇，自行佯背毁容，埋名隐居。”

程南山道：“你们兄弟当真是情过骨肉，义重如山。”

申子轩叹息一声道：“程兄和慕容大哥还有这么一段经过，慕容大哥的确是从未对我等提过。”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程兄又怎会到了此地呢？”

程南山道：“兄弟到处打听杀害慕容大侠的凶手，但却始终找不出一点头绪；听到慕容大侠的敌人，就在江州，又匆匆赶来了江州。在慕容府外徘徊，希望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有一天晚上，兄弟在慕容府外，碰到了这位陈敬兄，他受伤很重，仍然想支持挣扎而行；看此人伤势奇重，心中忽然动了

仁慈之念，点了他几处穴道，止了他的流血，负他而起，到了一处农舍之中，喂了他两粒丹药。”

申子轩道：“程兄妙手回春，定然挽救了他的伤势。”

程南山摇摇头，道：“这位陈兄清醒之后，第一句就说：‘人一个，命一条，在下和慕容大侠毫无瓜葛。’……”

长长叹一口气，接道：“兄弟苦苦寻找那慕容大侠的下落，始终探不到一点消息，今日听到，自然是心中高兴万分，但仔细查看过陈兄伤势，才知他伤势过重，已然难有复元之望，兄弟不惜用身怀灵丹，加以本身功力施为，才使陈兄从昏迷中清醒，兄弟再三解说了自己身份，那陈兄仍是不相信。”

申子轩黯然说道：“陈兄的为人很可敬。”

程南山苦笑一下，道：“兄弟费尽了唇舌，才说得这位陈兄对兄弟有了几分信任，但是仍然不肯吐露内情，只要兄弟把他送入了这座茅舍之中。”

申子轩道：“他在茅舍之中又活了几日？”

程南山道：“活了三日，直到第三日他自知难再活得下去时，才告诉了兄弟他的姓名，嘱我代他守这茅舍，直到今日，才算遇得申兄。”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申兄在这二十一年中，想必已找出那真正凶手了。”

申子轩摇摇头道：“没有，我们也和程兄一样，找不出凶手是谁，直到今日才算找到一点点头绪。”

程南山急道：“凶手是谁？兄弟这条命，是慕容大侠所救，自应该报答慕容大侠。”

申子轩道：“唉！兄弟只不过是找出一点头绪，真凶主谋仍然如雾里神龙，不见首尾。”

程南山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有了头绪，何以仍无迹可寻？”

申子轩道：“武林中从没有一个神秘的集团，能够比那些人更为神秘，我们常常和他手下人接触动手，却无法找到主脑人物。”

程南山道：“为什么不抓一个活的，严刑逼供？”

申子轩道：“他们真的不知，逼供也是无用。”

第十一回 卧虎藏龙

程南山沉吟了一阵，道：“在下相信，如若那些人不是神秘过人，兄弟自信也该找到一些眉目了。”

申子轩道：“不过，此刻在下等已经不用再设法去找他们了。”

程南山道：“为什么？”

申子轩目光转注到雷化方的脸上，道：“区区这位五弟的行踪，虽然常在他们监视之下，但在下自信还未被他们发觉。但此刻行踪，身份也已暴露，而且数番和他们接触动手，想来他们已不能再容我等了。”

程南山道：“此刻为止，诸位和他们接触人物中，最高的是何身份？”

申子轩道：“青衫剑手的领队，八臂哪吒李宗琪。”

程南山道：“一个剑手的领队，算不得很高的身份。”

雷化方道：“但他武功，足可列名当代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了。”

程南山道：“当代武林高手，兄弟自信识得不少，但却无法想出这些人是何等人物。”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当今武林中，可能有一人知晓内情。”

申子轩道：“什么人？”

程南山道：“衡山梅花谷，蒨梅叟杨统，又号半尚老人。兄弟养伤衡山之时，无意中闯入他梅花谷中，犯他禁地，被他生擒，本要废我武功，但因听到兄弟善于驯虎，立时改颜相向，要我替他驯服两只猛虎，以作巡山之用，并以自制的梅花露待客，我在那梅花谷中，住了两月之久，和他逐渐混熟，才知晓那位杨老人，虽具怪僻，却是位胸罗万有，博古通今的老人，就有自比古人姜尚之意。”

申子轩道：“那杨统武功高强，胸博古今，但也未必就知晓慕容大侠被害内情！”

程南山沉吟了一阵，道：“他不知晓，但他对百年来江湖上的杰出高手，出身来历，了若指掌，也许可指咱们一条明路。”

申子轩道：“这几次和他们动手相搏，在下幸得高人暗中相助，使他们连受挫折，此刻纵然想离开江州，只怕也要大费一番周折了。”

程南山道：“兄弟倒希望和他们接触，瞧瞧他们都是些何等人物。”

雷化方突然接口，说道：“此刻时光不早，慕容贤侄和那人之约，也该准备动身了。”

程南山目光一掠慕容云笙和曹大同道：“这两位是……”

申子轩指着曹大同道：“这位乃西北道上大有名望的人物，破山掌曹大同。”

程南山抱拳道：“久仰、久仰！”

曹大同还了一礼，道：“不敢，不敢，兄弟有些浑气，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诸位多多原宥。”

程南山心中暗道：他自称有些浑气，那就不见得是很浑之人了。

心中念转，目光却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这位是……”

申子轩道：“这个慕容云笙乃是慕容大侠遗裔。”

程南山突然一屈右膝，向地上跪去。

慕容云笙急急伸出双手，扶住了程南山道，“老前辈！这是何意？”

程南山道：“在下身受慕容大侠之恩，其重如山，其深如海，耿耿于怀，

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今日得见慕容公子，理当一拜才是。”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言重了，先父惨遭谋害，晚辈满身血债，日后仗凭正多，还望不吝教益，怎敢当老前辈的大礼。”

程南山叹息一声，道：“还算皇天有眼，使公子未遭毒手。”

语声微微一顿，道：“公子今宵和人有约吗？”

慕容云笙道：“不错。”

程南山道：“那地方很远？”

慕容云笙茫然应道：“这个晚辈还不知道。”

申子轩道：“距此总在十里以上。”

程南山道：“在下用大黄送公子赴约如何？”

慕容云笙道：“那不太麻烦老前辈吗？”

程南山：“理当效劳。”突然撮唇一声长啸。

申子轩一皱眉头，暗道：这声长啸，只怕要招来敌人耳目。

忖思之间，突闻一阵腥风，扑入鼻中，一只健壮的巨虎，出现在茅舍门外，夜色中，只见那巨虎昂首，竖尾，威猛惊人。曹大同失声叫道：“好大的老虎！”

其实，申子轩、雷化方、慕容云笙等看到那巨大的老虎，无不心中吃惊，以几人武功，虽然都不畏区区一只老虎，但此虎硕大少见，神态确然有些惊人。

程南山望了那巨虎一眼缓缓说：“此虎乃泰山群虎中的虎王，奔行如飞，有日行千里的脚程，我想纵然是当代第一位轻功高手，也难和这巨虎相比，兄弟一人势单力孤，只有召来两只猛虎作我助手了。”

雷化方心中暗道：他有虎王之誉，果是名不虚传，以虎作为助手，在江湖之上行走，古往今来，恐也算得第一人了。

申子轩望了那巨虎一眼道：“此虎如此威猛，确有领袖群虎的神态；不过，虎乃盘踞深山的猛兽，程兄带他们在平地走动，难道他们不会误食人畜吗？”

程南山道：“两只巨虎，都已被兄弟训练得将至通灵之境，如若没有兄弟的号令，不论他们如何的饥饿，也不会擅伤人畜。”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何况，二虎都已被兄弟训练到可进素食之境。”

申子轩赞道：“古往今来，程兄可算第一驯虎高人。”

程南山举手对慕容云笙一招，道：“世兄请过来。”

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去，道：“老前辈有何指教。”

程南山道：“世有千里马，伯乐识之；弟不识马，但却善驯虎，此虎迫随我程某，已有数年之久，从此刻起，在下把大黄送给慕容世兄……”

慕容云笙急急摇头，道：“不成，老前辈的好意，在下心领，一则君子不夺人所好，二则在下不解驯虎之法，有此巨虎朝夕相伴，那当真寝不安枕，食不下咽了。”

程南山道，“不要紧，在下告诉世兄几个动作，对大黄就可以指挥如意。”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如再推拒，他定然认为我真怕这只老虎了。

心念一转，说道：“晚辈却之不恭，但我只能答应今晚由大黄送我一程，决不能算我所有。”

程南山也不坚持，传授了慕容云笙简单的驭虎之法。

申子轩看看天色，道：“时光已经不早，贤侄也该动身了。”

慕容云笙道：“小侄不知去路。”

申子轩道：“我送你去。”

慕容云笙回顾了程南山一看，抱拳说道：“老前辈的善意。在下是感激不尽，但我们叔侄同行，只怕要有负老前辈的雅意程南山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大黄健壮，你叔侄两人骑它，一样奔行。”

申子轩道：“风虎云龙，岂是人骑之物，何况要骑两人，惹它发了虎威，岂不是……”

程南山道：“两位但请放心，大黄一直为在下坐骑，两位如有毫发之伤，在下当自刎谢罪。”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这老儿脾气如此急躁，看来非得骑上虎背不可了。当下说道：“既是如此，晚辈恭敬不如从命了。”

回头对申子轩抱拳一揖，道：“二叔父请。”

申子轩虽然武功卓绝，但从未有骑虎的经验，眼看着一只硕大老虎，硬要骑它背上，心中有些忐忑不定，暗中运气戒备，跨上虎身。

程南山目注慕容云笙道，“世兄请啊！”

慕容云笙一提气，跃上虎背。

程南山道：“两位坐好了。”突然举手一挥。

但闻大黄低吼一声，腾跃而起，去如疾风，眨眼不见。

雷化方看得呆在当地，道：“兄弟一生之中，还是第一次见人骑虎，今宵算大大开了一次眼界。”

程南山道：“驯虎之事，并非太难，只要知晓个中窍诀，人人都会……”

语声一停，接道：“两位请在茅舍稍候，兄弟去取风干的野味下酒。”

说去就去，转身一跃，行踪顿杳。

片刻之后，果然拿着一只风干的野兔，两只山鸡，左肘挟着一罐酒，右肘中夹着一捆干枯的树枝，大步行入茅舍，说道：“兄弟在衡山养伤，一住十几年，学会了风制野味，咱们燃起木枝，一面烤食，一面饮酒，但不知两位是否有此兴致。”

曹大同望着那野兔山鸡，早已直流口涎，说道：“你这野味放在何处？”

程南山道：“吊在一株大树之上。”

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道：“程兄，咱们在茅舍内引火烤肉。固是雅兴宜人，但只怕要招来强敌暗算……”

程南山道：“雷兄放心，只要有人接近这茅舍百丈之内，咱们就可先得消息，暗算之举，他们决难如愿，至于招来强敌，倒正是合兄弟之意，程某正想会会那些谋害慕容大侠的凶手。”

雷化方看那程南山豪兴横飞，倒也不便再出言阻止，只好默不作声。

程南山燃起枯枝，打开酒坛，一边烤食山鸡野兔，一面饮酒；雷化方虽打精神奉陪，但心中一直是忡忡难安。

且说申子轩和慕容云笙一虎双跨，直奔仙女庙而去，大黄奔行迅速，两人感觉之中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不大工夫，已到仙女庙。

申子轩跃下虎背，道：“到了，可要为叔的和你同去吗？”

慕容云笙道：“那人约我之时，并未谈说清楚。”

申子轩道：“我跟你一起去吧，也好有个照应，只是这头巨虎，如何处理？”

慕容云笙道：“小侄试试看。”双手互搓三下，突然一挥右手。

巨虎大黄突纵身而起，转头奔去。

慕容云笙低声道：“这大黄果然已至通灵之境了。”

申子轩道：“虎王程南山驯虎之能，果是天下第一，就是武功方面，也算得当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谈话之时，两人已然行近到仙女庙外。

抬头看去，只见那虚掩黑漆大门之上，贴着一张便笺。

申子轩顺手扯下，凝目望去，星光隐隐可辨，只见上面写道：“应约只有一人，何以两人同来？”

字很潦草，而且似用黛笔所书。

申子轩随手把便笺收入胸中，低声道：“孩子，你一人进去吧。”

慕容云笙道：“那白笺上写的什么？”

申子轩道：“他约你一人见面，为叔不便相强，我在庙外等你，万一有变，你可长啸为号，为叔自会赶来接应，千万不可太过逞强。”

慕容云笙应了一声，缓步向庙中行去。

申子轩直待慕容云笙进入了庙内，才转过身子，急奔而去。慕容云笙缓步行入了庙内，行过了一段碎石铺成的小径，已到了大殿前面。

这是一座没落的荒庙，规模不大，除了一座大殿之外，只有东西两座厢房。

慕容云笙停在大殿外面，凝神倾听了片刻，不闻一点声息，心中暗道：不知他在何处等我，先到大殿中看看吧。

正待举步行入大殿，突见火光一闪，西厢中燃起了一盏灯火。

慕容云笙暗中提聚真气，缓步向西厢行去。

只见两扇房门，紧紧关着，举手一推，房门应手而开。敢情那木门竟是虚掩着。

凝目望去，只见一张木桌，放在厢房正中，一支红色的火烛，放在木桌一角。

听涛楼上见过那矮瘦老人，端坐在主位之上，双目盯注慕容云笙，但却不发一言。

慕容云笙又向前行了两步，抱拳一礼，道：“见过老前辈。”

矮瘦老人一伸手，道：“请坐。”

慕容云笙应声在那矮瘦老人对面坐下。

那矮瘦老人待慕容云笙坐好，立时接口说道：“申子轩哪里去了？”

慕容云笙听得微微一怔，暗道：好啊，我们似一直在他监视之下。

心中念转，口中说：“申前辈没有进来。”

矮瘦老人道：“哼！你心中害怕，为什么还来赴约？”

慕容云笙道：“在下如若害怕，自然是不会来了。”

矮瘦老人冷冷说道：“你既然心中不怕，为什么要那申子轩陪你同来？”

慕容云笙心中大感不悦，暗道，这人气势凌人，实是叫人难以忍受。但他仍然勉强按下心中之火，说道：“在下路径不熟，故请那申老前辈带路而来。”

矮瘦老人人道：“原来如此。”脸色缓和，微微一笑。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人喜怒无常，很难相处，一个应对不好，只怕要变友成敌，不用和他攀交了。

心中念转，欠身一礼，道：“老前辈召在下来此，不知有何指教？”

那矮瘦老人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你不是问我，要如何才能相见，是吗？”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在下只想拜谢相助之情。”

矮瘦老人嗯了一声，道：“那就不用了。”

慕容云笙再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坐在那里，默默不语。

那矮瘦老人似是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对，两人相对而坐，四目相注，半晌无声。

这是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两人对坐了足足有一盏茶工夫之久，仍未交谈一言。

仍是那矮瘦老人先行开口，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慕容云笙奇道：“不知道，老前辈怎么称呼？”

那矮瘦老人淡淡一笑，道：“你想不想见识一下我真正面目？”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

那矮瘦老人接道：“我好像告诉过你，不要称我老前辈……”慕容云笙道：“那要在下如何称呼？”

矮瘦老人嗤的一笑，道：“你叫我老前辈，将来定然要大大懊悔。”

慕容云笙愈听愈奇道：“阁下语含玄机，实叫在下听不明白。”

矮瘦老人道：“好！现在我让你明白。”伸手在脸上抹一抹，揭下了人皮面具。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一张宜嗔宜喜的粉脸，两条弯弯长长的秀眉，配着樱唇，瑶鼻，不禁为之一呆。

只见她展颜一笑，露出来一对深深的酒窝，道：“你现在还叫我老前辈吗？”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无怪她举动言谈之间，常带有脂粉味，原来是女扮男装。

只见她举手在头上一推，脱下了黄色的毡帽，打开头发，披在肩上，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扮作男装，戴上面具，在下自是无法辨认了。”

那少女微微一笑，道：“那是说我装扮的很像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如若你扮的实在很像，我也觉不出你有脂粉气了。口中却说道：“姑娘扮的很像。”

那少女脸色一整，说道：“你是不是很信任我？”

慕容云笙道：“萍水相逢，承蒙仗义相助，在下很感激……”

那少女接道：“我自愿帮助你，不用你感激了，我只问你此刻是不是很信任我？”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有何吩咐，只管请说，只要所知，在下无不奉告。”

那少女道：“好，你如果信任我，就答复我几件事，其实，对你的事情，我已经知晓了很多。”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是慕容长青的儿子？”

慕容云笙神色肃穆地说道：“不错，先父正是慕容长青。”

那少女点点头道，“你很想替父报仇，是吗？”

慕容云笙道：“父仇不共戴天，在下身为入子，岂可不为父母报仇。”

那少女缓缓说道：“我要劝你的就是这件事情，算上申子轩、雷化方，他们也帮不上你的忙，此刻，你们实已处在危机四伏的境遇之中，如是我的推想不错，你们如不离开江州，只怕很难活过三日！”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姑娘之意是劝在下离开江州了？”

那少女缓缓说道：“我只是告诉你，你们处境十分凶险，此刻，至少有四十位以上武林高手，在搜寻你们的行踪。”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在下有几句不当之言，想问问姑娘。”

长发少女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缓缓说道：“你要问什么？”

慕容云笙道：“姑娘对在下的身世来历，似是很清楚。”

长发少女点点头，道：“可以这么说吧！”

慕容云笙道：“姑娘对我等十分了然之外，似是也知晓对方很多隐密。”

长发少女道：“是又怎样？”

慕容云笙道：“姑娘能够了然敌、我内情，足见高明……”

长发少女道：“所以你对我也动了怀疑，是吗？”慕容云笙道：“怀疑倒是不会，只是想了解姑娘身份，不知肯否见告？”

长发少女沉思了良久，道：“我和你非敌非友，也不能在江州多停，告诉你，又有何用？”

他原想能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有关强敌的消息，未料到竟是这样一个结果，不禁黯然一叹。

那长发少女一直在留心着慕容云笙的举动，听到他叹息之声，不禁嗤的一笑，道：“你叹什么气？”

慕容云笙道：“在下很感激姑娘相助，但却想不到只这么匆匆一晤。”

长发少女微微一笑，接道：“怎么？你好像很希望和我论交。”

慕容云笙正待答话，长发少女却神色黯然地抢先接道：“唉！你如了解到我的身份来历，只怕就不理我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姑娘说笑了。”

长发少女道：“谁给你说笑了，我说的是千真万确。”

慕容云笙看她说的认真，又是一呆，道：“除非你是我杀父仇人的女儿，除此之外，不论你是何身份，在下都一样愿和姑娘论交。”

长发少女摇摇头，道：“我倒不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但如说到我身世来历，只怕比你杀父仇人的女儿更为可怕，她不过为你和有限几人所恨，我却是武林中人人指骂的人。”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当真吗？”

长发少女道：“哼！你怕了，是吗？”

慕容云笙挥手道：“我不怕，但却希望姑娘能够告诉在下内情。”

长发少女道：“你听过小妖女吗？谁又肯和一个被人指骂的小妖女做朋友呢？”

言来神态黯然，双目中热泪盈眶。

慕容云笙道：“小妖女，在下未曾听人说过啊！”

长发少女道：“你现在听说了，应该如何？”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在下看姑娘容色艳丽，举止端庄，毫无妖女之气。”

长发少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热泪夺眶而出，道：“你真不嫌弃我的坏名声吗？”

慕容云笙道：“在下确无此感。”

长发少女展颜一笑，举手拭去脸上泪痕，道：“你不怕人家讥笑你，说你和小妖女交了朋友？”

慕容云笙道：“我不怕。”

长发少女神色凝重，思索了良久，道：“你那两位叔父，申子轩和雷化方呢？他们如若不赞成咱们交往，那你要怎么办？”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尽谈和我论闪之事，实叫人难作答复。

长发少女缓缓站起身子，道：“我娘说的不错，这世界除她之外，再不会有人和我交往了。”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她神色幽怨，满脸幽昔，缓步向外行去，心中大为不安，急急说道：“姑娘止步。”

长发少女回 过头来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女扮男装之时，神威奋发，是何等英雄气势，现露出真正面目之后，怎的会这般多愁善感，柔若绵羊，简直是两个人。

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姑娘要到何处去？”

长发少女道：“回 我娘的身边去。”

慕容云笙道：“令堂现在何处？”

长发少女道：“她在金陵等我。”

语声微微一顿，道：“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也是我最后一个朋友，我娘说的不错，茫茫人世，只有我们母女相依为命，除了我娘之外，世间再也无人愿意和小妖女交游来往。”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易着男装时，言行正常，此刻，怎的竟这般言行偏激，似乎她自觉着已被世人遗弃，而且这些事。又都是她亲生之母，教导于她。”

心中感慨万端，长长叹一口气，道：“看姑娘的武功成就。在下难及万一，令堂必然是一位武功绝世的高人，不知她怎么称呼？”

长发少女凄凉一笑，道：“小妖女的母亲，自然是老妖女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姑娘既是不愿见告令堂姓名，可否见告令尊姓名呢？”

长发少女脸色大变，沉吟了一阵，突然惨然一笑，道，“好，我都告诉你，我没有父亲。”

慕容云笙道：“姑娘不愿见告，在下自然不便勉强。”

长发少女正容说道：“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话。武林中人，称我母女两人为妖女，避之惟恐不及。情非得已，也不过是应付我母女两句话，转身就走，生恐沾染上了妖气。”

慕容云笙看她说的声色俱凝，不似谎言，当下接道：“那倒未必，在下就无此感。”

长发少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怎么？你不怕和我交往？”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不怕。”

长发少女举起右手，按在顶门上缓缓说道：“难道我娘骗我的吗？”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忖道：“疏不间亲，我怎能离间她们母女之情。”当下说道：“那也不会，也许令堂是有感而发，也许她用心在警惕于你，要你慎防坏人。”

长发少女缓缓走了回 来，道：“你当真不怕和我交往吗？”

慕容云笙道：“在下一向不说谎言，不论世人对你的看法如何，在下决不计较。”

长发少女展颜一笑，缓缓坐了下来，道：“这么看来，我娘说的都必未是实话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位姑娘自小受她母亲的奇怪教育，自卑之感，特别深切，一切的举动，大异常人，自是不能以对待常人之法，对待她了。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难道姑娘除了母亲之外，就未再和他人接触过吗？”

长发少女摇头说道：“没有，我母亲告诉我说，世上所有的人，知道我身份之后，都不会和我来往，所以我就处处小心，不敢和生人交往。”

她举手理一下头上散发，接道：“不过，我渐渐长大了，对母亲说的话，发生了怀疑。”

慕容云笙接道：“所以，你就离开了母亲，独自在江湖之上闯荡。”

长发少女道：“不错，所以我一个人跑出来，闯荡几日，试试看是否真如我母亲所说，世上之人都视我们母女有如蛇蝎。”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令堂只是凭藉自己臆测而已，姑娘不可当真。”

长发少女笑容泛上双颊，两个酒窝，更见深陷，衬托得她脸上线条，清朗明显。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她娇稚的脸上泛现出一股无比的妖媚，充满着诱惑，不禁为之一呆。

小妖女轻轻一颦柳眉儿，道：“你瞪着眼看我，可是觉着我很好看吗？”

慕容云笙只觉脸上一热，缓缓说道：“姑娘确是生的美艳动人。”

小妖女格格一笑，道：“真的吗？”

慕容云笙只见她脸上泛现的妖媚，笑起来更是浓重，心中暗暗忖道：“这丫头说的话，果然不错，当真是妖媚横生，动人心魄，看来，她自称小妖女，并非是有意的自污了。”

心中念转，缓缓说道：“姑娘如若端庄一些，更像名门淑女。”

小妖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我哪里不端庄了？”

慕容云笙一时之间，倒是无法说她哪里不对，半晌答不出活。

小妖女突然收敛去脸上笑意，道：“唉！我长了十八岁，从没有和人交过朋友，我娘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歧视我们母女，绝不会和我交往，你是除了我娘之外，第一个和我交往的人，唉！我如有什么不对之处，还望多指教。”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茫茫众生，大千世界，少年男女，何至千万，你怎偏偏要和我交往呢？这期间只怕是别有内情。

心中念转，暗自提高了警觉之心，说道：“姑娘折节下交，在下是极感荣宠，但姑娘没名没姓，要在下如何称呼呢？”

小妖女凝目沉思了一阵，道：“娘叫我小莲，你以后叫我小莲就是。”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小莲姑娘，在下有一事不解，不知可否请教？”

小莲举手理了一秀发，道：“自然可以问了。”

慕容云笙道：“听姑娘口气，似是一直追随母亲身侧，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不知何以对武林中事，哪般了然，在下的身世，和两位叔父的姓名，姑娘都能了如指掌？”

小莲微微一笑，道：“我如不告诉你，只怕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但

我说给你听了，那就平淡无奇啦。”

慕容云笙道：“在下正要领教。”

小莲道：“我偷听人家说的啊，你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转告给他……”

慕容云笙接道：“谁？”

小莲道：“一个跛了腿的老头子。”

慕容云笙道：“那人现在何处？”

小莲道：“江州城隍庙中，不过，你不能去找他。”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小莲道：“他住在一间厢房中，烧着毒香，别人闻到那毒香味道，就要晕倒，哪里还能凝听他们说话。”

慕容云笙道：“姑娘为何不怕？”

小莲道：“我有解他毒香之药，自然不怕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偷听了几次。”

小莲道：“记不清。但我每去听一次，都听到很多事情，那日你们在听涛楼的事，也是我听到之后赶去。”

慕容云笙道：“那里防范很疏忽吗？”

小莲道：“他们自恃毒香厉害，别人无法接近，防范自然不严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听到很多事？”

小莲道：“听到很多事，申子轩、雷化方和你慕容云笙的名字都是从这里听到的。”

慕容云笙道：“原来如此。”

小莲道：“我娘说的不错，世事本是平淡无奇，但如不知内情，妄作猜测，那就显得十分神秘；如若揭穿了，都有着不过如此的感觉。”

慕容云笙道：“姑娘说得不错。”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有一事相求姑娘，不知姑娘肯否答允。”

小莲道：“什么事，但请吩咐，只要我力所能及，无不全力以赴。”

慕容云笙道：“在下想问姑娘讨取一点解那毒香的药物。”小莲道：“怎么？你要到那城隍庙去吗？”

慕容云笙道：“正是，姑娘不能在江州久留，在下也不便请姑娘同往。”

小莲微微一笑，道：“现在么？我决心不去金陵了……”

慕容云笙接道：“令堂在金陵等候于你，姑娘岂可不去。”

小莲道：“我娘说我如交不到朋友，再去金陵找她，如是能够交到朋友，自是不用找她了。”

慕容云笙道：“令堂放得下心吗？”

小莲道：“我娘把我留在终南山绝顶之上，冰天雪地之中，一年零三天，没有去看过我，那时我才九岁，她就放得下心，我不去找她，打什么紧。”

慕容云笙心中暗自奇道：“她们母女之间，慈爱亲情当真是奇怪的很；身为人母，把一个九岁女童放在冰天雪地的山顶，一年不去看她，难道就不怕猛兽伤了她吗？”

心念转动，口中问道：“在冰天雪地中，姑娘如何去寻找食用之物？”

小莲道：“我娘在山洞中，替我留了很多食用之物，风干的瘦肉，和足够我一年食用的米面，才下山而去；她告诉我多则三月，少则一月就回来，可是，她一去就是一年。”

慕容云笙道：“姑娘在山上守了一年。”

小莲道：“是啊！她临去之际，传了我很多武功，我在山上无聊，就习武为乐。”

慕容云笙道：“姑娘小小年纪，就练成了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也许那一年奠基之功，十分重要。”

小莲突然捡起桌上的人皮面具，套在脸上，挽起长发，戴上毡帽道：“咱们走吧！”

慕容云笙道：“哪里去？”

小莲道：“去城隍庙啊，我昨夜听到他们说，今日有一位法主要来，不知是何样人物，咱们一起去见识一下。”

慕容云笙发觉她戴上了人皮面具之后，人也似老练了很多，心中暗暗忖道：此等重大之事，不可一意孤行，必得先行和二叔父商量一下才行。

心念一动，缓缓说道：“姑娘知道在下一位二叔父送我來此。”

小莲点点头道：“是啊，怎么样？”

慕容云笙道：“在下那位申二叔尚在左近，此等大事在下一人也难作主意，不知可否找他来商量一下？”

小莲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小莲道：“你先要为我的身份保密，暂时不要泄露。”

慕容云笙道：“姑娘既有此意，在下自当遵守。”

小莲微微一笑，道：“那就请他來吧！”

慕容云笙缓步行入院中，仰脸一声长啸。

这是他和申子轩约好的信号，果然片刻之后，申子轩疾奔而至。

慕容云笙迎了上去，道：“二叔父……”

申子轩急急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慕容云笙摇头说道：“一切很好。”

申子轩目光转动，瞧了西厢灯火一眼，道：“那位老前辈呢？”

慕容云笙想到她不过十几岁的年纪，却偏装扮成那样一个老人，不禁哑然一笑，低声说道：“她年纪很轻，改扮成老人模样，二叔父和她交谈之时，不用太过拘谨了。”

申子轩点点头，道：“她为什么改扮成一位老人呢？你是否已见过她真正面目？”

慕容云笙既不能欺骗那申子轩，又不能说出内情，只好据实而言，道：“小侄已见过她真正面目。”

申子轩道：“那你就据实给我引见吧！”

慕容云笙道：“她此刻不愿暴露身份，要小侄替她保守秘密。”

申子轩微微一皱眉头，道：“你答应了他？”

慕容云笙道：“她身世奇幻，非同常人、小侄无法不允。”

申子轩道：“好，大丈夫一诺千金，答应了就应替人守密。”

慕容云笙道：“她告诉小侄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因此请叔父來商量。”

申子轩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小侄知道了强敌在江州发号施令的主脑所在。”

申子轩道：“什么地方？”

慕容云笙道：“江州城隍庙中。”

申子轩一跺脚，道：“我早该想到才是。”

慕容云笙接道：“小侄想去查看一下。”

申子轩道：“好，咱们先去查看一下敌势，尽量不和他们动手就是。”

突见小莲来到近前，接口道：“你不能去。”

申子轩道：“为什么？”

慕容云笙接道：“据这位姑……”急急改口道：“这位兄台所言，他们聚会之处，燃烧着一种毒香，别人闻得那毒香之后，立时就要晕倒，无法接近。”

他想到答应不泄露小莲身份，故而急急改口。

申子轩目光转到小莲身上，道：“兄台不怕么？”

小莲忍不住嗤的一笑，道：“我有解他们毒香的药物，自然是不怕了。”

申子轩已知她女扮男装，对她举止间流现的女儿情态，自是不以为怪，当下接口说道：“不知兄台可否赐借在下一点解毒药物？”

小莲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说要不要给他药物？”

慕容云笙心中暗自好笑道：你若问我，那是非得给他不可了，当下点头说道：“在下之意么，给他最好。”

小莲道：“好，那就给他吧。”

慕容云笙看看天色，道：“要去，咱们就立刻动身才是。”

小莲道：“我替两位带路。”

慕容云笙和申子轩鱼贯相随而出，三人行到院中，小莲突然说道：“两位在此等候片刻，我有物品忘在厢房中了。”

也不待两人答话，回身重又行入厢房。

申子轩低声说道：“她很细心，我故意不熄火烛，看着她江湖经验如何？果然她要去熄灭火烛。”

说话之间，那小莲已然重又走了过来，室中火烛高燃，仍是没有熄去。

这一下，连那阅历丰富的申子轩，也有些茫然不解，不知匆匆来去一趟，是何用心。

但闻小莲说道：“咱们走吧！”从容缓步而行，直向庙外走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等走法，几时才能走到那城隍庙中，但又不便催促小莲走快。

行出庙外数十丈，小莲突然停了下来，道：“咱们再回去瞧瞧好吗？”

慕容云笙奇道：“有什么好瞧的，咱们不是刚刚离开吗？”

小莲微微一笑，道：“咱们回去瞧瞧，自然就明白了。”

申子轩究竟是老江湖，已听出小莲弦外之音，当下说道：“好，咱们回去瞧瞧也好。”

慕容云笙眼看申子轩首先同意，自是不便再行反对。

三人又重返小庙，行入西厢。

西厢烛火仍然高燃，但却有一个全身劲装背插单刀的大汉，倒卧在地上。

这样惊人的变化，使得慕容云笙有些茫然不解，呆了一呆，道：“这是怎么回事？”

小莲微微一笑，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们刚才出了西厢时，我似是看到人影一闪，当下我又不说明，一则他身法很快，咱们如若打草惊蛇，未必能捉得住他，二则，怕我万一看花了眼，被你们讥笑，但我料想咱们走后，他必然会来西厢之中查看，因此……”

突然住口不言，急急从怀中摸出两个丹丸，道：“两位快些吞下。”

慕容云笙和申子轩都已经有些感到不支，幸得那小莲及时想到，取出了解药。

申子轩和慕容云笙吞下了解药之后，精神回复，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兄台也在那烛火上，下了毒药。”

小莲道：“嗯，如是我没有猜错，咱们去而重返。就可以擒到一个活的，如是我看花了眼，还是判断有误，那也不过两位多跑了几步路而已。”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此女小小年纪，不但武功高的出奇，而且诡诈多智，又善用毒解毒，实叫人莫测高深。

申子轩不知那小莲的出身来历，想她一身奇学，源出师门，心中反而无疑，当下说道：“兄台，这人是否还有救呢？”

小莲道：“自然是有救了。”

申子轩道：“兄台可否把他救醒过来，咱们先问问他的口供？”

小莲道：“此地已经暴露，咱们不能久停了。”

申子轩道：“兄台高见。”伸手提起那劲装大汉。

小莲扬手一掌，扑灭了火烛，道：“咱们走吧。”当先纵身而出。

申子轩、慕容云笙紧随其后，离开了西厢。

奔行到一处荒凉的郊野，小莲停了下来，道：“此地最好。”

慕容云笙回顾一眼，只见停身处一道土沟，足有四五尺深，一丈多长，除此之外，连棵树木也没有，心中暗道，“此地有什么好？这丫头诡计多端，又不知转的什么念头。”

只听小莲说道：“咱们慈悲一些，不用救醒他了，把他埋了就是。此地现成的土沟，也不用咱们费力挖了。”

慕容云笙忖道：“她说此地最好，原来是可以省去挖坑的麻烦。”

申子轩放下手中劲装大汉，道：“兄台如有解药，最好是救醒他，在下还想问他几句话。”

小莲道：“我瞧你不用问了。”

申子轩道：“为什么？”

小莲道：“他不会说。”

申子轩道：“我如动手迫供，量他也不是钦打金刚，能忍受那五阴绝穴被点之苦。”

小莲道：“据我所知，他们身上都带有剧毒，一旦被擒，立时将服毒自绝，你如不信，那就不妨试试。”

探手从怀中摸出一粒解毒药物，投入那劲装大汉口中，顺手点了那大汉两臂穴道。

对症下药，立生奇效，那大汉长长吁一口气、挺身坐了起来，目光转动，扫掠了三人一眼。

申子轩冷冷说道：“长话短说，在下想问兄台几句话，如若你不肯回答，在下要点你五阴绝穴，兄台如自信能够承受得住，那就不用说了。”

劲装大汉微微一笑，道：“诸位要问什么？”

他这般谦冲和蔼，反使申子轩等大为愕然，怔了一怔，道：“阁下怎么称呼？”

忽听小莲尖声叫道：“快些闪开。”牵着慕容云笙左手，疾向后面退去。

申子轩闻声警觉，也向后跃退五尺。

只见那劲装大汉霍然站起，双目圆睁，夜暗中看去，极是恐怖，一字一

句说道：“诸位跑什么啊！”

小莲冷冷喝道：“你心机白费了，再不自绝，别怪我让你尝尝幽磷毒火焚身之苦了。”

言罢，挥手一弹。

只听嗤的一声，一点黑影，破空飞出。

紧接波的一声轻响，在那劲装大汉身上，暴现出一点绿芒。

绿芒见风暴张，迅快在那大汉身上蔓延开去，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绿色的火焰，附在那大汉衣服上燃烧起来。

但闻那大汉惨叫两声，倒卧在地上，生生被毒火烧死。

慕容云笙看的大是不忍，心中暗道：她自称小妖女，果然不错，心地、暗器无不是恶毒无比。

但闻申子轩缓缓说道：“兄台用的暗器，叫幽磷毒火吗？”

小莲道：“是啊，怎么样？”

申子轩道：“兄台和那火神唐猷相识吗？”

小莲摇摇头：“火神唐猷，我不认识啊。”

申子轩道：“据在下所知，当今武林之世，只有火神唐猷会用幽磷毒火，这等奇毒绝世的独门暗器，天下再无第二人能用此物。”

小莲淡淡一笑，道：“今夜你见到第二人了。”

申子轩看她不愿讲，也不便再行追问，回首看去，只见那大汉身上的毒火仍在熊熊燃烧。

慕容云笙低声道：“在下有一事不明，请教兄台。”

小莲回头笑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兄台喝令我等退避，不知为了何事？”

小莲摇摇头，道：“唉，你初入江湖，不解江湖凶险，那也罢了，难道申老前辈也不知道吗？”

申子轩道：“还望指教？”

小莲道：“你们这等疏忽，自然斗不过人家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口含奇毒药丸，借和咱们说话之时，已然咬碎，他故作温和，用心在分散咱们精神，借机喷出毒物，如是被他喷中，此刻死的不是他，而是两位了！”

慕容云笙道：“有这等事！”

小莲道：“你可是相信么？他口中此刻可能还余下毒粉，咱们瞧瞧吧。”

申子轩拦住两人说道：“不用瞧了，这位兄台一说，我倒记起来了，那人坐起之时，口中确在嚼物，咱们不及这位兄台细心，思量不及……”

转身对小莲一抱拳，接道：“多谢相救了。”

小莲欠身还了一礼，道：“申老前辈，可觉着我和别人有些不同吗？”

申子轩又不知她用心何在，怔了一怔，道：“在下无此感觉。”

小莲道：“我说话细声细气，不像男人，你一定早听出来了。”

申子轩道：“这个，这个……”

小莲道：“你不用再装了，我叫小莲，你以后叫我小莲就是，也不用言不由衷的兄台、兄台的叫了。”

申子轩道：“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小莲回头瞧瞧那烧焦的尸体，道：“咱们该到城隍庙去了，再晚了，恐怕什么也瞧不到了。”转身带路，当先向前奔去。

申子轩，慕容云笙紧随在小莲身后而行。

她似是对地形十分熟悉，奔行快速，不大工夫，已然行近了城隍庙。此刻四更时分，正是夜阑人静时，平时热闹非凡的城隍庙、此刻一片静寂。

小莲回头低声说道：“两位请随我身后，多多小心。”绕向后面行去。

行约十余丈，小莲突一扭柳腰，飘然而起，跃上屋面。

慕容云笙随着飞上屋面。

凝目望去，只见数丈外一间瓦屋中，灯光明亮。

小莲低声说道：“那间有灯火的房子就是了，他们戒备不严，但室中人的武功，都很高强，咱们如是不想和他们动手，举步落足之间，不能发出一点声息。”

言下之意，似是对两人的轻功，大有鄙视之心。

慕容云笙低声应道：“我等自会留意，姑娘放心了。”

小莲微一颌首，飞身而下，脚落实地，果然是不闻一点声息。

慕容云笙、申子轩紧随在小莲身后，飘落实地。

小莲轻步向前行去，右手低挥，示意两人在原地等候。

慕容云笙、申子轩相互瞧了一眼，依言停在原地。

小莲行到那灯火明亮的后窗之处，停留了一阵，才举手招呼两人。

申子轩施展传音之术，低声说道：“贤侄，如若这丫头是对方的人，在那窗口之处，施展传音之术，告诉咱们行踪，今夜之局，必将是凶险万分了。”

慕容云笙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纵然被他们发觉了，也不过是一场恶斗。”

申子轩道：“只怕咱们没有还手的机会。”举步向前行去。

小莲娇躯微侧，让开身子，慕容云笙伸首望去，只见室中白烟缭绕，一个身着灰衣，满头白发的老人，盘膝而坐，下半身都为灰袍掩遮，无法看清楚是否残废。

在那灰衣老人左侧，席地坐着一个秃头青衫，面目严肃的老人，右侧坐着八臂哪吒李宗琪。

室中除了一片稻草之外，只有一个香炉大小的石鼎，白烟袅袅从鼎中冒出。

几人停身之处，正是那厢房后窗，但可以看见室内景物的，只有慕容云笙站的一个位置，那是木窗年月过久，自然的裂痕，因为窗内都是武林中一流的高手，几人也不敢破窗瞧看。

但闻那秃头青衫，面目严肃的老者，缓缓说道：“对方不过三五人，我们在江州的高手，却不下百位，十个拼一个，我们还有一半大的活人，三圣对此极是不满，特派我来查明内情。”

慕容云笙心中暗忖道：听此人口气，似是强敌的核心中人，他口中的三圣，想来定然是强敌的首脑人物了。

但见那身着灰衣，满头白发的老者，目光转到李宗琪的脸上，道：“此刻我们云集在江州的人手，以你青衫剑手最多，为我江州地区的主力，你倒说说看，为什么却让强敌免脱，数日前红衣剑手，在老夫指挥之下，曾经一举间消灭了雷化方邀请助拳的数十位高手，相信老夫调度之处，绝无错误。”

这位老人一番话中，把错失全推在李宗琪的头上，显然那秃顶老者，掌握了很高的权威。

第十二回 深入虎穴

李宗琪目光转动，望了那秃顶老人和白发老人一眼，缓缓说道：“属下无能，自应领受责罚，不过，属下亦有苦衷，不知可否奉陈上闻。”

秃顶青袍老者点点头，道：“好，你说吧。”

李宗琪道：“雷化方邀来的助拳高手，被我等一举歼灭之后，他们已然提高了警觉，申子轩老奸巨猾，又熟悉江州形势……”

目光转注那白发老人脸上，接道：“在下要反驳张老几句话，还望张老不要见怪。”白发老人道：“好，你说吧。”

李宗琪道：“张老说那申子轩在江州只有三五人，此言不对，据属下所知，申子轩在江州附近，水面旱地，都有着很多耳目布置，到处是眼线接应。属下率领青衫剑手，虽然多达数十人，但他们因受药物控制了神智，只能用以搏杀对敌，冲锋陷阵，要他追踪布桩，监视敌情，却是无能为力了……”

白发老人接道：“我把那雷化方、慕容云笙等诱上了听涛楼，飞鸽传讯，要你派出精锐剑手，一举歼灭，而且又怕时间上赶不及，又派出老夫在江湖收罗的高手曹大同、骆玉彪等赶往相助，但仍然让他们逃脱，难道这也是老夫之过吗？”

李宗琪道：“张老飞鸽传讯时，适巧在下亦在追查申子轩等下落，由属下副手，派出四个青衫剑手，赶往听涛楼，但因曹大同临敌反戈，张老派出的主事人恶郎中又应变不当，致把局势闹乱，骆玉彪等竟都获得解药，毒解远走，而且申子轩早已在楼中埋下了强援，四名青衣剑手，尽为人伤，待属下闻讯赶到时，申子轩已离开了听涛楼……”

白发老人怒声喝道：“老夫派人为你助阵，难道还助错了吗？”

李宗琪微微一笑，道：“张老不要动怒，在法主之前，在下是不得不据实而言。”

白发老人冷笑一声，道：“老夫奉圣谕而来，主持大局，凡是江州地面上的我方人物，都要听老夫之命，你虽身为青衫队的领队，但你既在江州地面，那也得听从老夫之命。”

李宗琪道：“不错，对张老，在下一直是以属下自称，如若不是当着法主之面，在下也不敢和张老辩论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看来那秃顶老人，身份甚高，这白发老人和李宗琪互相诤过，显然这秃顶老人到此的用心，是来调查江州情势，强敌组织如此严密，实是极难对付了。”

只听那秃顶老人说道：“话不是这么说，在下奉命来此，只是希望了解全部内情，张兄可以说话，李领队也可以说话，李领队说的不错，在本座面前，两位都必须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辩护，此乃三圣立下的规则，我等自应一体遵守。”

那白发老人对待李宗琪，脾气十分暴躁，但对待那秃顶老人，却是和气异常，回过脸去，说道：“法主说的是。”

那秃顶老人轻轻咳了一声，道：“事情大致是如此了，申子轩和慕容云笙行踪，被张兄发现，一面派人诱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等进入听涛楼，一面传出信鸽，去通知李领队，要他派遣人手，赶往听涛楼去围歼敌人，待李领队赶到之后，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已经脱身而去。”

白发老人接道：“在下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下调度，并无错误。”

秃顶老人缓缓扫掠了李宗琪和那白发老人一眼，接道：“不论是谁的错，事情已经过去，眼下重要的是，要设法善后。本座来时，曾经奉有圣谕，七日之内，必须把申子轩、雷化方的人头送入圣堂，那时三圣尚不知晓慕容云笙也在江州。”

白发老人接道：“在下已经放出信鸽，把慕容云笙出现江州一事，呈报圣堂。”

秃顶老人道：“信鸽放出几天了？”

白发老人道：“今天第二天了。”

秃顶老人道：“今天黎明时分，必有圣谕到此，至少也不过中午时分。”

白发老人突然转过脸去，低声说道：“法主久年追随三圣身侧，久得熏陶，上体圣心……”

秃顶老人接道：“张兄有何见教，只管明言就是。”

白发老人道：“申子轩和雷化方已如瓮中之鳖，绝难逃脱，但七日之限，太过迫促，不知可否宽限几日？”

李宗琪接道：“上告法主，属下亦有下情上陈。”

秃顶老人道：“好，你说吧。”

李宗琪道：“申子轩、雷化方虽然狡猾多智，但尚不足畏，那慕容云笙武功却十分高强，但最为可怕的还是他们有一位不知姓名来历的强援，在暗中作梗……”

秃顶老人打断李宗琪的话，道：“那人是何模样？”

李宗琪道：“据属下得到消息，那人既矮又瘦，貌不惊人，但武功却高强难测……”

白发老人插口接道：“那人可是约那慕容云笙等今宵在仙女庙中相会吗？”

李宗琪道：“这个，在下就知道了。”

白发老人道：“据老朽得到的消息，确是如此，而且老夫已派遣了两个高手，暗伏于仙女庙中，监视他们会晤内情，大约天亮之前，就可以有消息传来了。”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他派去了两个人，我们只收拾了一个，那是说还有一个人未被发现了。”

心中念转，回顾了小莲一眼。

小莲眨动了一下眼睛，示意慕容云笙再听下去。

但闻那秃顶老人道：“这消息不会错吗？”

白发老人道：“属下在听涛楼上，派有耳目，这消息八成是不会错了。”

秃顶老人摇摇头，道：“张兄，这就是你的疏忽之处了。”

白发老人道：“属下错在何处？”

秃顶老人道：“如是这消息来的确实，你就该集中高手，包围仙女庙，设法生擒两人，何况那申子轩和雷化方很可能和慕容云笙同去，岂不是一网打尽的大好机会？”

白发老人呆了一呆，道：“属下计不及此，还望法主曲谅。”

语声微微一顿，道：“也许他们现在还在，咱们集中高手赶去，还来得及。”

秃顶老人面容冷肃地说道：“此时天色已然快亮，你派去的两人，如未被人发觉杀死，也许即将回来。此时如召集人手赶去，天色已经大亮，不

但于事无补，反而打草惊蛇。”

白发老人道：“法主说的是，此刻咱们应该如何？”

秃顶老人道：“现在只有按兵不动，等待圣谕到来，然后再作决定。”

听到此处，申子轩轻轻一扯小莲和慕容云笙的衣袖，转身而去。

慕容云笙和小莲回头瞧了申子轩一眼，齐齐随在申子轩身后而去。

三人举止十分小心，轻步而行，直待走出了四五丈外，才纵身跃上屋面，加快脚步而去。

申子轩带头而行，一口气奔出江州城外，才停了下来。

小莲等随着停了下来，道：“为什么不看了？你们服下解药，还可支持一个多时辰之久。”

申子轩长长吁一口气，道：“东方已泛鱼肚白，天色即将大亮，那城隍庙乃江湖卖唱的会萃之地，龙蛇杂处，人来人往，咱们三人站在那西厢后窗，必然会启人疑窦。他们虽自恃毒香，人难接近，但如有人高声呼叫，自然会惊动他们，那时咱们如再想走，怕已经难以走得了。”

小莲道：“怕什么？大不了和他们打一架就是。”

申子轩淡淡一笑，道：“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宜和他们硬拼。”

小莲道：“你很怕死。”

申子轩道：“不是在下胆小怕死，实因目下情势特殊，我们必得设法保存实力，譬如慕容贤侄出现江湖的事，武林中人大部还未知晓，他是号召天下，为父报仇的主人，不能有任何失闪。”

小莲沉吟了一阵，道：“好，就算你说的对吧。”

申子轩道：“在下有一事奉告姑娘。”

小莲道：“什么事？”

申子轩道：“适才姑娘也曾听到，你在那听涛楼相助我等，虽是无意……”

小莲接道：“谁说无意，我是存心赶去助阵的，别说世上没有那等巧事，纵然是碰巧给我遇上，我也可袖手不管啊。”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此女处处要占人上风，实是难以相处的很。

申子轩被她顶的苦笑一下，道：“不论姑娘是有意还是无意，我等都感激不尽，永铭五中。但在下之意是告诉姑娘，你易容改装之

事，已然暴露于强敌眼线之中，今后姑娘的行动，必然会遇上甚多阻力，对方不择手段，用毒暗算，无所不用其极，在下之意，是要奉劝姑娘，改变一下装束，使他们认不出姑娘面貌。”

小莲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那我改扮成个什么人物呢？”

申子轩道：“姑娘易容之术十分精妙，不论改扮什么身份，都能够维妙维肖了。”

小莲道：“这么办吧！我改扮成一个青衫剑手，混入他们之中，必能探出更多机密消息。”

申子轩道：“好是好，只是太危险了。”

小莲道：“不要紧，我既然帮了你们，那就索性多帮一些吧！”

慕容云笙道：“在下和姑娘萍水相逢，怎好如此相劳。”

小莲道：“我高兴帮你们忙，那就什么也不用谈，如是我不同意，你求我也不会……”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咱们现在分手，以后如何联络？”

申子轩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请在那仙女庙神像足下，留下函笺，在

下等每隔三日，去那仙女庙中取一次留函。”

小莲淡淡一笑，道：“这对我很不方便，不过，很秘密。”突然飞身而去，眨眼之间，走的踪迹不见。

慕容云笙突然抱拳一揖，道：“二叔父可否先行一步，小侄想混入城隍庙中，查看一下敌情……”

申子轩吃了一惊，接道：“怎么！你也要混入那敌人中去？”

慕容云笙道：“小侄已查看出一点密中之秘，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申子轩道：“这话怎么说？”

慕容云笙道：“强敌组织看上去神秘莫测，但除了一些首要人物之外，他们似是全凭着一种药物，控制着属下，这些人武功虽然未失，但他们的机智才慧却是受了很大的影响，人人心无所疑，只有听命行事，如若混入他们之中，那是很难被发现了。”申子轩道：“眼下最要紧的事，是要设法找回你爹爹留下的武功，由你承继你爹爹留下的道统，你身负大任，岂可轻易涉险。”慕容云笙道，“二叔父可曾想到先父的武功留在何处？”申子轩道：“八成在故居宅院之中。”

慕容云笙道：“此刻那宅院中必然防备森严，只有小侄混入强敌之中，才有进入宅院的机会，是吗？”

申子轩长长吁一口气，道：“话虽有理，但却太过危险。”慕容云笙道：“二叔可故布疑阵，引诱强敌分心，使他们无法顾及内部，对小侄混入敌群，自是大有助益。”

申子轩道：“你准备如何行动？是否已胸有成竹？”慕容云笙道：“小侄准备先行易容改装，混入城隍庙中，查看敌人情形，再行俟机混入敌人群中。”

慕容云笙道：“二叔放心，小侄当处处谨慎。”

申子轩长吁一口气，道：“好，你去吧！”

转身疾奔而去。

慕容云笙目睹那申子轩的背影消失不见，才折回江州城中。他找了一个叫化子，买了一身破衣换过，打散头发，手脸上染上一些污泥，又找了一处廊沿，睡了一觉，直待天色过午，才缓缓向城隍庙中行去。

但见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到处呼喝弦歌之声。

慕容云笙走了一周，查看了四周的形势，才缓缓行入庙中。这时，已经是申时光景，庙中午香已过。

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缓缓向大殿行去。

抬头看去，只见大殿上黄幔分垂，一个身着红袍的高大神像，端坐在供台之后。

供台前端的拜垫上，跪着一个身着绿衣的妇人，手中捧着木卦，似是在祈福求卦。

慕容云笙忘记了自己是叫化子的身份，迈着八字步，行入了大殿之中。

只听一声轻叱道：“退出去。”

一个手执拂尘的香火道人突然由神幔后转了出来，拦住了去路。

慕容云笙正想发作，忽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份，当下一哈腰，缓步退了去。

只听一声冷冷笑声，传入了耳际，道：“小叫化子，怎么见了我老叫化

也不下拜。”

慕容云笙转眼看去，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叫化子，端坐在大殿门外。

他入殿之时，殿门口处并无人在座，此刻却无声无息的多了一个老叫化子，而且赫然是昨夜所见之人，心中暗暗忖道：此人武功果然高强，来的竟是全无声息。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咱们各讨各的饭，我为什么要拜你。”

那白发老叫化子哈哈一笑，道：“你拜了我老叫化子，自有好处。”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正要找他搭仙，想不到天从人愿，他竟然先找上我，但又不能太露痕迹，使他生疑；略一沉吟，道：“什么好处，你先说给我听听，如若能够说动我心，自然可以拜你了。”

那老叫化子道：“第一，老夫年纪比你大，第二，老夫讨饭经验比你多，第三，老夫讨了一辈子饭，已集下万贯金钱，凭这三条，难道还不值得你一拜吗？”

慕容云笙道：“凭第三点，确实能动我心。”

言罢，当真的拜了下去。

老叫化子一皱眉头，道：“你想要老夫的钱吗？”

慕容云笙道：“你如无钱，我又为何拜你？”

老叫化哈哈一笑，道：“老夫纵然有钱，也不带在身上，你可敢跟我去取吗？”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当下一挺胸，道：“好，量你这大年纪了，也跑不了。”那老叫化又皱皱眉头，站起身子，转身向后行去。

慕容云笙看他跛了一足，行来十分缓慢，心中暗道：如若不知他的底细，谁会想到，这样人物，竟然是身负绝技之士。那老叫化子带着慕容云笙绕过大殿，直向西厢行去。慕容云笙看那老叫化行去的西厢，正是他们会商之地，心中忽然一动，暗道：不知他那房中是否还然有毒香。

幸好那小莲多给了他几粒解药，当下取出一粒，悄然吞入口中。紧随白发老人，行入西厢。

那老叫化子待慕容云笙进了房门之后，突然把门关上，冷冷说道：“你是丐帮中人？”

慕容云笙心中吃了一惊，暗道：难道他已看出我是慕容云笙的吗？既来之，则安之，不论发生什么大变，我都该镇静应付才成。心念一转，缓缓说道：“不是。”

白发老人冷笑一声，道：“老夫走了一辈子江湖，岂会在阴沟里翻船，洗去你脸上污泥，老夫要瞧瞧你真正面目。”慕容云笙道：“你要我来此取钱，怎的忽然又变了卦，如是你舍不得给我，那就还我一拜。”

白发老叫化子仰天一阵大笑，道：“你很沉着。”

突然伸手向慕容云笙左腕之上扣去。

慕容云笙心中知道如若避开他这一击，不但难免一场恶战，说不定还要暴露出自己身份。心中念头初动，左腕已被白发老叫化子扣住。

这时，慕容云笙纵然心想反抗，已经是有所不能了，索性不作抗拒。

那白发老人只觉扣在手中的腕脉，十分平和柔软，不似身有武功之人，先是一怔，继而冷笑一声，道：“老夫一生作事，是宁可错杀无辜，不愿留下破绽，你今日既犯在老夫手中，纵然当真无辜，那也是该你认命了。”

慕容云笙呆呆地望着那老人，心中却风车一般打转，暗道：如若他真的不分皂白，置我死地，这束手就死，那未免是太冤枉了，出手反抗，又为时已晚……

正犹豫间、忽闻木门呀然而开、人影一闪，冲进来八臂哪吒李宗琪。

李宗琪进入室内之后，立刻反手关上木门。

白发老人缓缓松开了慕容云笙左腕，道：“事情如何？”

李宗琪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张老派往那仙女庙的人，只找到一具尸体。”

白发老人接道：“他怎么死的？”

李宗琪道：“死在一种剧毒的暗器之下。”

白发老人道：“那暗器可曾带来么？”

李宗琪道：“属下已经带来。”

缓缓从衣袋之中，取出一块白色绢帕，打开绢帕，里面是一枚细如线香，长不到两寸，身泛蓝光，顶端扁平的纯钢暗器。

白发老人望了那暗器一眼，道：“你是施用暗器的能手，可识得这暗器之名吗？”

李宗琪淡淡一笑道：“自然是识得了。这暗器名叫蛇头追魂箭。”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这老叫化子派往仙女庙的两个暗桩，一个被小莲幽磷毒火生生烧死，另一个我等并未发觉，却死于这蛇头追魂箭下，那是说我等在仙女庙中相会之时，除了这老人派去的两个耳目之外，还有其他之人隐伏于暗中监视了。

心念至此，不觉间由内心之中，泛升起一股寒意。

但闻那白发老人说道：“李领队既能认出这暗器，想必已知晓这暗器的来历了？”

李宗琪略一沉吟，道：“据属下所知，这等独门暗器，并非江湖上一般常用之物，中原武林中暗器高手无人施用……”

白发老人接道：“嗯，我问这暗器来自何处？何人所用？此刻咱们时间宝贵，李领队最好能够说得简单明了。”

李宗琪眉宇间泛现出一股激愤之色，但他终于忍了下去，说道：“属下所知，施用这蛇头追魂箭的只有岭南双煞。”

白发老人点点头，道：“不错，据老夫所知，也只有岭南双煞施用此物。”

李宗琪道：“岭南双煞，不知何以要和我等作对？”

白发老人不答李宗琪的问话，却出口反问道：“老夫派去两人。你只找到一具尸体，那是还有一个活的了？”

李宗琪道：“属下搜查了那仙女庙前后左右三百丈，未再发现其他尸体。”

白发老人道：“可有新土掩埋痕迹？”

李宗琪道：“属下亦曾留心搜查，却是未见痕迹。”

慕容云笙此刻心中才明白那小莲何以要把那人带走很远，才出手伤他之命，原来是不想留下痕迹，布一个阴云不雨的局面，使对方猜测不透；这女人小小年纪竟然是如此的狡猾多智，实在令人吃惊。

但闻那白发老人说道：“那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李宗琪道：“属下无能，有负张老的厚望了。”

目光一掠慕容云笙接道：“这人是谁？”

白发老人道：“老夫看他是丐帮中人，但他却矢口否认，看来不给他一

些苦头吃吃，他是不肯说些实话了。”

李宗琪目光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缓缓说道：“阁下如若想多活几日，最好是说出实话。”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李宗琪和我在伯仲之间，这位白发老人身份既然高过李宗琪，武功自是不在李宗琪之下，动上手，自非两人之敌，但却不难破围而出，只是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混入他们之中，只怕是永难如愿。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应付。

李宗琪看他久久不言，倒是大出意外，回顾了那白发老人一眼，道：“张老准备如何对付此人？”

白发老人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不论是否丐帮中人，但我三圣门大为怀，天下武林人物，兼收并蓄，只要你愿投我三圣门下，可免一死，这是你唯一的生机，你要仔细想想。”

李宗琪上下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张老目光如炬，洞察细微，此人果是一付上好的练武骨格。”

突然出手一掌，直向慕容云笙前胸拍去。

这一掌带着劲风，来势十分猛恶。

慕容云笙来不及思索，疾快的向后退了一步。

李宗琪哈哈一笑，道：“张老看的不错，这人果是丐帮中人。”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此刻我如再行否认，也是吉凶难卜，倒不如将错就错，承认是丐帮弟子，也许还有混入他们神秘集团的机会。

心中念转，缓缓说道：“不错，在下是丐帮弟子，又该如何？”

李宗琪欺身而上，挥手抓去。

慕容云笙在江心帆船之中，已然和他动过了手，知他武功甚高，急急闪身避开。

李宗琪双手连环而出，招招都是擒拿手法，瞬息间已然攻出五招。

但却都被慕容云笙闪避开去。

李宗琪冷冷说道：“看来阁下在丐帮中的身份不低。”那白发老人眼看李宗琪和慕容云笙打了起来，竟是一语不发的袖手旁观。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如和他缠斗下去，必然引他生疑，倒不如故意让他抓住，然后再见机而作。

虽然有心相让，但又不便太过明显，又闪避两招，才让李宗琪一把抓住了左肩。

但觉李宗琪五指若钩，深陷肉中，左肩隐隐作疼，但又不便全力运气抗拒，只好暗中忍受。

李宗琪缓缓扬起左掌，道：“张老，可要取他之命吗？”白发老人冷峻的目光，缓缓凝注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想死呢，还是想活？”

慕容云笙一面运气戒备，一面说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在下是人，自然是不想死了。”

白发老人缓缓从怀中措出了一玉瓶，倒出一粒绿色的药丸，托在掌心之上，道：“吞下这一粒药丸，你就可以活了。”慕容云笙看那药丸，青翠如玉，色泽极美，暗暗叹道：这本是极毒之物，偏偏是色泽动人。

目光盯注在那药丸上瞧了一阵，道：“这是什么药物？”白发老人缓缓说道：“毒药，不过，不是致命的毒药。”慕容云笙道：“这毒药吃下之后，有何感觉？”

白发老人道：“吃下之后，先有着吃醉酒般的迷惘，然后，忘记了过去，只有未来。”

慕容云笙道：“未来怎样？可是仍然难逃一死？”

白发老人哈哈一笑，道：“你很怕死，是吗？”

慕容云笙道：“如若在下食下那药丸之后仍是难免一死，那就不如现在死在掌下了。”

白发老人冷笑一声，道：“未来么？你只知听命于我们，但却可保性命。”

对慕容云笙而言，这是一次很大的赌注，如若吞下那粒药丸，就算混入了他们之中，但如一个控制不好，那药丸在内腑化去，从今之后，即将永远沦为强敌之奴，一生一世，不能翻身。但如不吞下那粒药丸，只怕今后永无机会混入强敌群中了。

一时间心念回 转、竟是不知如何是好。

但闻那白发老人冷冷说道：“要死要活，由你决定，老夫决不勉强。”

慕容云笙暗中一提真气，凝聚于咽喉之间，道：“在下愿服用这粒毒药。”

白发老人道：“那很好，你张开嘴吧，让我把药物送你口中。”

慕容云笙心中早已有备，依言张开了嘴巴。

白发老人屈指一弹，一粒翠绿的药丸，直飞慕容云笙咽喉。

突闻砰然一声，似是一块大砖击在木门之上，木门应声半开。

李宗琪放开了慕容云笙，喝道：“什么人？”

纵身一跃，直跃出去。

但闻那白发老人道：“李领队，是什么人？”

他一连喝问数声，却不闻李宗琪回 答之言，心中大怒，纵身跃出室外。

慕容云笙凭藉着一口真气，把那绿色的毒药，挡在咽喉，闭住了呼吸，直待那白发老人跃出室门之后，慕容云笙才以迅快无比的动作，吐出了咽喉的丹药，藏入怀中，心中暗道：不知何人及时击开木门，才使我有此机会，取出喉中药物。

忽然心念一转，暗道：服下这药物之后，有些什么反应，此刻我毫无所知，如若被他们看出破绽，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心念转动之间，忽见人影一闪，那白发老人重回 入室中，冷冷望那慕容云笙一眼，道：“那是何人？”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在下如何知晓？”

白发老人冷笑一声，道：“不是你们丐帮中人吗？”慕容云笙道：“也许是，在下没有看到，不敢断言。”白发老人道：“在下听说那丐帮帮主，十分狡猾，你们丐帮人手又多，每一次行动，至少有三路人马，不知是真是假？”慕容云笙暗道：我说假的他也不信，那就最好说是了。当下说道：“不错，咱们丐帮有所行动，至少有三路人马，多则五路，十路不等。”

白发老人冷笑一声，道：“适才那人，是不是你们丐帮中人？”慕容云笙道：“在下说过了，在未见那人之前，不敢说他是否我们丐帮中人。”

白发老人怒道：“你们难道没有约定的信号吗？”

慕容云笙道：“有，不过不是用石块击门。”

白发老人似是相信了他的话，怒气尽消，缓缓说道：“你们如何约定？”

慕容云笙道：“我们用丐帮中的特有暗记。”

白发老人双目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服下毒药，药性还未发作。”

慕容云笙知他心中已经动疑，当下说道：“在下用内功把药物逼住，不使它发作起来。”

白发老人冷笑一声，道：“没有用，我那药物奇毒无比，纵然是内功最为深厚的人，也无法用内功逼住奇毒。”

慕容云笙道：“在下就逼住了。”

白发老人道：“你越是运功抗拒，毒性发作后，那就越是痛苦。”慕容云笙道，“在下就是怕那药性发作后的痛苦……”白发老人摇摇头，接道：“没有痛苦，只是一阵头昏。”慕容云笙暗暗忖道：我要怎样才能装出头昏的样子，瞒过他的耳目，不使他生疑才好。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阁下说的实话么？”

白发老人冷冷说道：“老夫为什么要骗你。”

慕容云笙道：“好！我散去内腑功力，使那药物化开，如若有其他不适之感，我决不甘心忍受，必然要和你拼命。”

白发老人笑道：“你要和老夫拼命，那不是飞蛾扑火，自取死亡吗？”

慕容云笙道：“我宁愿死在掌下，也不愿忍受那毒药发作的痛苦。”

白发老人哈哈一笑，道：“其实老夫不用和你多费口舌，那毒丸恐怕早已经在你的内腑化去了，此刻你已经毒渗内腑。”慕容云笙摇摇头，道：“没有，在下自信那毒丸尚未化去。”白发老人阴沉一笑，道：“你可是把药丸吐了出来？”慕容云笙道：“不能，在下只能运气把毒性逼在一隅。”白发老人道：“这就是了，你既然无法把那药丸吐出，那毒丸势必要在你腹中化去，那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人老奸巨猾，不知是否说的真实之言。当下说道：“在下如若能控制一刻时光，就设法拖延一刻。”白发老人冷笑一声，不再理会慕容云笙，却跛着一条腿，在室中来回踱着方步。

慕容云笙缓缓走到西厢一角，盘膝坐了下去。

他虽然没有食用药物，但此刻却不得不装成极力和腹内毒药抗拒的样子，盘膝坐在地上，运气调息。

那白发老人心中似是有着很急的事情，来回在室中走来走去。

慕容云笙虽然坐着运气调息，但大部精神却在听着那老人的举动，忽然间，步履声停了下来，立时提高了警觉。

睁眼看去，只见那白发老人当门而立，神色严肃，双手合十，似是在等待什么一般。

慕容云笙只瞧的大为奇怪，心中暗道：这人不知在搞什么鬼。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那白发老人一字一句的沉声说道：“江州分堂主张文波，恭接圣谕。”

慕容云笙只听得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那门外明明无人，哪来的圣谕可接。

念头还未转完，一阵鸟羽划空之声，一个白色巨鸽飞入室中，在张文波头上绕飞盘旋。

张文波合在胸前双掌，平平伸了出去。

那巨鸽白羽如雪，十分可爱，双翅一合，熟练的落在张文波左掌之上。

张文波神态恭敬，好像很怕得罪了那白鸽一般，右手小心翼翼的从那白鸽右翅之下，取下一个竹筒，拔开木塞，抽出一卷白纸，恭恭敬敬的放入袋中，右手托在左手之下，把那白鸽送出室外。

只见那白鸽一昂首，展开双翼，破空飞去。

张文波目送那白鸽去远，才缓缓退回室中，展开白笺，就窗前展开阅

读。

慕容云笙暗中注意他的神情，只见他不时皱起眉头，显然那来函之中，并非说的什么开心之事。

张文波看完了那白笺之后，又缓缓叠折整齐，放入袋中，一脸焦急之容，纵身一跃、飞出室外。

慕容云笙眼看他飞跃出室，倒不知如何才对。此刻自然是从容脱身的机会，但自己，却不能走。想了一阵，仰身躺了下去，暗道：不论如何，我既然中了毒，躺下去总是不错。

足足等候了一顿饭工夫之久，才见人影一闪，一人跃入室中。慕容云笙转眼看去，只见来人竟然是李宗琪。

李宗琪神色亦极凝重，似是心中亦有着什么大事，目光一转，望了慕容云笙，道：“张老哪里去了？”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知道，我毒性发作，快要死了。”李宗琪冷笑一声，道：“这毒丸不会毒死人，你死不了。”慕容云笙道：“我头疼的厉害。”

李宗琪双目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当真是丐帮中人吗？”

慕容云笙道，“不错。”

李宗琪望望天色，道：“再过一个时辰，你头疼就可以好了。不过、你将逐渐的忘记了过去。”

慕容云笙听他说的和张文波一样，大约是不会错了，当下接道：“当真是不会死吗？”

李宗琪一皱眉头，道：“你很怕死是吗？”

慕容云笙反问道：“难道你不怕死？”

李宗琪道：“我也怕死，不过，不像你阁下怕的这样厉害，一个人一生中固然只能死一次，但不得不死时，也要硬着头皮去死。你们丐帮向以忠义相传，但阁下不但毫无忠义的气质，而且一付贪生怕死之相，简直毫无骨气。”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赞道：骂得好，这人虽然与敌为伍，但却不失英雄气度。

李宗琪久久不闻慕容云笙讲话，冷笑一声，接道：“不过再过一个时辰，你就不会怕死了。”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李宗琪道：“因为你服下那药物之后，要变的十分蠢呆，不知死亡之可怕。哼！像你这种贪生怕死的人，服用这种药物，那是药尽其用，那丐帮帮主在武林声名甚著，豪气、胆识，不输九大门派掌门人，我不知他如何会选上了你这种人……”

慕容云笙接道：“在下亦有对敝帮帮主不满之处。”

李宗琪道：“有这等事，阁下有何不满？”

慕容云笙道：“江湖上都说敝帮帮主豪气干云，但他却有一件事，不敢过问。”

李宗琪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慕容长青之事。”

李宗琪一皱眉头，道：“慕容长青的事，岂是你丐帮能管得的吗？”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如再和他辩论下去，固然可以知晓一些内情，但

恐怕要引起他的怀疑。那张文波恐怕也将回来，何不装作药毒发作，无法支持，来日方长，不怕探不出内情来。

心念一转，伸手按在顶门之上，道：“在下头疼死了。”

李宗琪冷笑一声，道：“那是药毒发作之征，再过一顿饭的工夫，你就可以变成一位不畏死亡的豪壮之士了，恭喜啊，恭喜！”

言罢，不再理会慕容云笙，大步行到西厢一角，盘膝坐了下去。

慕容云笙暗忖道：看来，他对我似是极为鄙视。

双手抱头，倚壁而坐。

一盏热茶之后，突闻木门大震，张文波急急奔了进来。

李宗琪缓缓站起身子，欠身一礼，道：“张老可曾追到了敌人吗？”

张文波摇摇头，反问道：“你呢？你紧随强敌身后而出，应该追上那人可是？”

李宗琪道：“属下惭愧，出门时倒是瞧到一条人影，但属下苦追数里之遥，不但未能追上那人，反而把强敌给追失去了踪影。”

张文波冷笑一声，道：“你看到那人的背影了？”

李宗琪道：“看到了，是一个身着长衫的人。”

张文波道：“身材如何？”

李宗琪道：“夜色朦胧，相距又远，属下未看清楚，不敢妄作判断。”

张文波目光转到慕容云笙身上，道：“这人可是药性发作了。”李宗琪道，“属下看到他药发头疼。”

张文波道，“你看这小子会装假吗？”

李宗琪道：“不会吧，张老亲自把药丸弹入此人之腹！”

张文波接着道：“我是说他药性发作时情形，是否有装作之嫌？”

李宗琪道：“没有，属下看他抱头而坐，正是药性发作之征。”

慕容云笙把两人所谈的话，听得十分清楚、心中暗道：好险啊，好险，这张文波果是阴险的根，只说药性发作有些头晕，却不肯告诉我头疼，幸好是李宗琪先返西厢，被我试探诈出，如是这张文波先行返回，势非被他瞧出马脚不可了。

但见张文波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火折子，随手晃燃，点起屋角处一支残烛，缓缓说道，“李领队，老夫不久之前，接到了三圣的亲笔法谕……”

李宗琪吃了一惊，道：“那法谕上说些什么？”

张文波道：“那法谕对咱们在江州连番挫败一事，大为不满，但圣恩浩荡，宽限咱们七日之内，生擒那慕容云笙和申子轩、雷化方等三人。”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七日之限，不能算短，但不知阁下的看法如何？”

李宗琪道：“申子轩老奸巨猾，智谋过人；慕容云笙敢在江湖出现，必然是怀有绝技，咱们不可轻敌，如若圣堂肯派高手赶来相助，那是最好了。”

张文波缓缓说道：“那派来的高手，已经出发来此了，后日中午可到。”

李宗琪接着道：“派来的是什么人？”

张文波道：“三圣对此事十分重视，派来的人自然是第一流的高手了。”

慕容云笙冷眼观察，看那张文波言来并无得意之状，反而神情间有一股黯然之色。

李宗琪眼看张文波不愿告诉自己来人姓名，也就不再多问，轻轻咳了一声，转变话题，道：“那叫化子，可要编入属下的青衫剑手中吗？”

但闻张文波道：“不用了，这人留我身侧听用吧！”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后日中午时分，咱们要去迎接圣堂派来的三位法主。”

李宗琪道：“属下记下了。”

只见张文波举手一挥，道：“率领队还有事吗？”

李宗琪道：“属下无事了。”

张文波道：“好，你可以去了，老夫要坐息一阵。”

李宗琪欠身一礼，向室外行去，行到了室门口处，又回头说道：“可要属下留此，为张老护法吗？”

张文波冷笑一声，答非所问地道：“如若在下受到了三圣惩罚，只怕你李领队也难脱干系了。”

李宗琪神色肃然地答道：“在下已然尽了心力，如是智不及人，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纵受责罚，心亦甘认了。”

张文波突然仰面冷笑一声，道：“我知道你有你义父为你撑腰，不过，这次事件已然惊动三圣，如若是圣谕下责，量那文驼子也难替你开脱。”

李宗琪脸色一变，接道：“张老这就说的不对了，在下那义父虽然在圣堂听差，但一向是公正无私……”

张文波冷笑一声，接道：“三圣之下、有谁不知那文驼子对你照顾，难道能骗过老夫吗？”

李宗琪冷笑一声，道：“此事与我义父无干，张老不可出口伤及在下义父。”

张文波一连冷笑三声，不再讲话。

李宗琪心中大约是气愤已极，砰然一声带上室门而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原来他们两人相处不和，可惜无法把此消息传给二叔，也许可以趁机再让他们多吃两次败仗，那三圣怪罪，自然要重了。

付思之间，突然砰然一声，尘土横飞。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抬头看去，原来是那张文波一掌拍在地上，击的尘土飞扬。

只听张文波咬牙切齿地说道：“李宗琪，老夫如若不让你三刑加身，誓不为人。”

目光一转，凝注到慕容云笙的脸上，举手一招，道：“你过来。”

慕容云笙神态木然的缓步走了过去，站在张文波的面前。

张文波冷冷说道：“你头疼好了没有？”

慕容云笙愣了半晌，道：“好了。”

张文波道：“你还记你的名字吗？”

慕容云笙暗道：就算这药物神奇无比，也不能一发作就不记得姓名，但也不能说的太快。

当下说道：“我叫做王……王……大……圣……”

张文波接道：“什么王大圣？这名字不成，从现在开始，你叫张保，是老夫从人，你如能得老夫欢心，将来自有你的好处。”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在下记下了。”

他装的很像，竟然瞒过了老奸巨猾的张文波。

张文波抬起头来，从头到脚的仔细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长的轮廓很好，明日老夫替你买件衣服，换去丐帮装束，一则可使丐帮中人无法再认出你的身份，二则干净一些，也好帮老夫接待贵宾。”

慕容云笙恐露出了马脚，不敢多言。

张文波举手一挥，道：“站在门外，替老夫护法，不论何人到此，都要先行唤醒老夫。”

慕容云笙应了一声，缓步行到室门口处，停了下来。

张文波举手一掌，扑熄火烛，西厢中陡然黑了下來。

慕容云笙抬头望望天色，已经是二更时分，心中暗作盘算道：明天他要我改换衣着，恢复本来面目，那如何能瞒得过李宗琪呢？必得稍经易容才成，还有我这般装作，一举一动，都要经过三思而行，日后稍不留心，就要露出马脚，而且心无所宗，全凭个人揣摸，实非长久之策，只有找机会把身怀药物给人服下，看那药物发作后的情形，才能有所遵从。

正忖思间，忽见人影一闪，一个秃头青衫，面目严肃的老者，已然当门而立。

慕容云笙暗暗吃惊道：“好快速的身法，单以他轻功而论，只怕还在那张文波和李宗琪之上。”

心中念转，人却一横身拦住了去路，道：“站住，不能进去。”

秃顶老者怔了一怔，道：“你是谁？”

说着话，右手却陡然伸出，扣向慕容云笙的右腕。

这一招来势虽然快速，但如以慕容云笙的武功而言，避开这一击并非难事，但他心中明白，如若自己避开这一击之后，必将引起那秃顶老人的怀疑，是以故作让避不开，吃那秃顶老人一把抓住右腕。

那秃顶老人内功精湛，一把抓住了慕容云笙右腕之后，慕容云笙顿然感觉到半身麻木，不禁心头一震，暗道：他如此刻出手取我之命，我已无反抗之能了。

忖思之间，木门呀然而开，张文波缓步行了出来，道：“兄弟初收一个从人，还未见过法主。”

秃顶老人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缓缓放开慕容云笙的右腕，道：“张兄可知他的底细吗？”

张文波道：“他本是丐帮中弟子，今午才为兄弟收留。”

秃顶老人道：“丐帮中人，素多狡诈，张兄要多多小心才是。”

张文波欠身应道：“兄弟已让他服下‘重生神丹’，法主但请放心。”

秃顶老人道：“张兄可曾看到他服下吗？”

张文波道：“兄弟亲自把神丹投入他的口中，自然是不会错了。”

秃顶老人一举步入室，一面说道：“丐帮势力，已被我逐退到长江以北，这番他们敢再到江州来，定然是帮中好手，而且决非一二人单独行动，此刻我们要集中全力，对付申子轩怎可再招惹丐帮？”

张文波道：“兄弟已思虑及此，天明之前，要他易容改装，不让丐帮弟子认出他身份就是。”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兄弟刚才接到了三圣手谕……”

这句后发生了强大无比的效力，顿使那秃顶老人，自转话题，不再追问慕容云笙的事，急急说道：“那圣谕上说些什么？”张文波淡淡一笑，道：“那圣谕上对兄弟主持江州局势，颇有不满之言，自然，连那李宗琪也难脱得干系。”

秃顶老人神色紧张地接道，“那圣谕可曾提到过在下吗？”张文波道：“圣谕中倒未提起法主。”

秃顶老人长长吁一口气，道：“那很好，区区到此不久，自是难有表现，圣恩浩荡，体念下情……”

张文波一咧嘴，无声无息的一笑，道：“那圣谕中虽未提起法主，但三圣对江州情势不满，不论公私，对法主都有些不利。”秃顶老人略一沉吟，道：“圣谕何在，拿给在下瞧瞧。”张文波缓缓说道：“圣谕之上，书明了在下亲拆，法主如若一定要看，在下只好奉上了。”

秃顶老人道：“既是如此，在下就不用瞧了。”

张文波接道：“圣谕中还说明一件事，在下倒忘记告诉法主了！”

第十三回 忍辱负重

秃顶老人道：“什么事？”

张文波道：“圣谕中曾经指明，另有三位法主，将于后天中午赶到，要咱们赶往迎接。”

秃顶老人惊道：“当真吗？”

张文波道：“兄弟怎敢欺骗法主。”

秃顶老人道：“那圣谕上可曾说明，派遣何人到此？”张文波道：“蛇娘子、金蜂客和飞钹和尚。”

秃顶老人吃了一惊，道：“前堂三大护法，一齐出动来此！”张文波道：“三圣对那申子轩实是估价过高了，才派出前堂三大护法同来。”

秃顶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我想主要的还是因为那慕容云笙出现江湖之故。”

张文波道：“一个慕容云笙，能有多大能耐，值得如此重视？”

秃顶老人道：“也许那慕容云笙武功并不高强、但他却有很大的号召力量，使很多武林人，重想起那慕容长青。”语声微微一顿，道：“三圣神机妙算，岂是我等凡俗之人，所能料到，这期间必然有很大的原因了。”

张文波道：“咱们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如若咱们能在这一日夜中，找出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那就不用劳动前堂三大护法了。”

秃顶老人冷哼一声，不再答理张文波之言。

室中突然静了下来。

慕容云笙倾耳听了一阵，不再闻两人之言，心中暗道：这两人谈了半天尽是些无用之言，我也该借些机会闭目养息一下精神，当下一抬头，长长吸一口气。

目光到处，瞥见一条人影，捷逾飘风，轻如落叶一般飞落到对面屋瓦之上。

人影一闪间，立时消失，想是隐在那屋脊之后了。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来的不知是何许人物，好快速的身法，如非赶巧，连我也难发觉。

他虽不知来人是谁，但却装作未见，只是暗中留神戒备。但闻室中的张文波轻轻咳了两声，道：“石兄……”石法主冷冷说道：“什么事？”

张文波道：“前堂三位护法的大名，兄弟是早有耳闻了，但不知他们真实武功如何？”

石法主冷笑一声，道：“张兄当真不知道吗？”张文波道：“自然是真不知了，难道还有明知故问之理。”石法主道：“张兄见过蛇娘子吗？”

张文波道，“闻名甚久，但却一直无缘会见，不过从她这名号看来，定然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了。”

但闻那石法主说道：“张兄猜得不错，蛇娘子人如其号，手段的毒辣，咱兄弟们万难及一。说到武功方面，不是兄弟我长他人的志气，咱们两个合起来，也难在她手下走上百合。”张文波讶然说道：“当真吗？”

石法主道：“兄弟是决不夸张。”

张文波道：“金蜂客呢？”

石法主道：“有人说金蜂客和蛇娘子同出一师，但兄弟却对此不太相信，兄弟曾留心过两人的武功路效，却是大不相同，何况蛇娘子并不驯蛇，但金蜂客却是名副其实的养了一笼金蜂。”

张文波道：“那金蜂也是用来对敌之用吗？”

石法主沉吟了一阵，道：“大概是吧，兄弟和他相处了一年之久，亦曾见过他出手对敌，武功诡奇，身手不在蛇娘子之下，但从未见过他施用金蜂，那金蜂究竟是何用途，只怕甚少有人知道。”

张文波道：“飞钹和尚呢？”

石法主道：“关于那飞钹和尚，兄弟知道较少、只知他来自藏边，属于密宗一支，双手能发出四支飞钹，回旋飞荡，极是难防。”

张文波道：“这么说来，三位都是第一流的身手了。”

石法主道：“如若你肯相信兄弟之言，接待三位时，最好能小心一些，那蛇娘子生性十分冷傲，外貌却又柔和美艳，但一言不合，就立刻翻脸。”

张文波道：“多谢石兄指教了。”

慕容云笙听那秃顶老人述说蛇娘子等武功，心中大是焦急，暗道：如何想个方法，把这三人的恶毒告诉申二叔，万一日后遇上这几人，也好有个防备。

心中念转，目光凝注在对面屋顶之上。

原来，他发觉又有一条人影，极快的隐入对面屋脊之后，一时间心中大为矛盾，不知是否该把发现告诉室中的张文波。

他无法预测来人是敌是友，但却瞧出来人决不是申子轩和雷化方，当他瞧到第一个人影时，曾想到那是小莲，但此刻突然增多了一人，自然亦不可能是小莲了。

来人既不是申子轩，亦不是小莲，那人会是谁？

他这边心念回转，也就不过是瞬间的工夫，那两条人影已然

同时跃起，破空而去，而且去势如箭，一闪而逝。这一次慕容云笙已然留心查看，只见那两条人影，十分魁梧，心中更可决定那不是申子轩和小莲。

但闻那张文波的声音，传了出来道：“张保何在？”慕容云笙应道：“张保在此。”

室中响起了一阵低沉的笑声后，复归沉寂。

慕容云笙心中暗忖道：他突然叫我一声，不知为了何故？一夜时光，弹指即过，直到东方泛白，张文波才缓步行出西厢：慕容云笙不知那药毒发作后的情形，不敢睡去，只好靠在门边，站了一夜。

张文波行出室门，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张保，你好么？”

慕容云笙心中大为紧张，故意停了一阵，才应道：“张保很好。”

张文波微微一笑，道：“昨夜中你可曾看到什么？”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张保未曾看到。”

张文波一皱眉头，道：“药量太重了，你追随老夫身侧，这等痴呆，如何能成？”

话声一顿，又道：“你可曾看到丐帮中人？”

慕容云笙摇摇头说道：“没有看到。”

张文波点点头，道：“老夫要设法减少你身上毒性。”慕容云笙故意咧嘴一笑，装出似懂非懂之状。

张文波举手一招，道：“你到室中来。”

慕容云笙应了一声，随在张文波的身后，缓步行入房中。目光转动，只见室中一片死寂，竟然别无他人，那位石法主不知何时，竟已悄然离去。

但闻张文波低声说道：“张保，你坐下。”

张文波伸手从怀中拔出一枚银针，道：“我用银针过穴之法，先放出你一些毒血，然后再服用药物，减少你身上的毒性。”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这张文波怎的忽然对我好了起来。”

念头转动，暗道：“如若他见我血色鲜艳，也没中毒之征，固然要被查出破绽，就算他瞧不出来，我既未服用毒药，岂不白白挨他一针。”

心念转动之间，忽觉背心一凉，银针已刺入了背后玄机要穴。

张文波低声说道：“不要运气，让毒血自然流出。”

慕容云笙暗中运气相试，觉出“玄机”要穴，并未受那银针所制，万一被瞧出破绽还有动手反抗之能。

但闻张文波怒声说道：“不要你运气，怎的不肯听话，可是嫌身上血太多了不成。”

慕容云笙转眼望去，只见那张文波正用手拭去脸上鲜血。

原来，那银针中间竟是空心，慕容云笙一运气，鲜血由银针中间喷了出来，那张文波不及防，喷了一脸。

张文波拭去脸上血渍之后，拔出银针，由怀中掏出了两粒药物，交给了慕容云笙道：“先吞下一粒，余下一粒，两个时辰后，再行服下。”慕容云笙接过药物，立时把一粒投入口中，压在舌底，却装出吞入腹中的样子。

张文波望望天色，道：“好好守着西厢，老夫去替你作两件体面衣服来。”

慕容云笙也不讲话，只是微微一领首。

张文波打开木门，出室而去。

慕容云笙吐出舌底药物，藏入怀中。

那张文波一去大半天，直到日过中午，才回西厢。只见他手中提着一个大布包，脸色沉重，似是有着满腹心事。

慕容云笙心中大为不安，忖道：“看情势，江州城中正是暗涛汹涌，张文波似是已经有些应付不了这等情势，才这般愁眉苦脸，我要小心一些才行，他在盛怒之下，只怕要迁怒于我。”哪知事情竟然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张文波放下布包后，一改愁容，和颜悦色对慕容云笙道：“张保，你服过药物了。”慕容云笙心中大感奇怪，这张文波似是对我愈来愈好了，口中却应道：“服过了。”

张文波道：“这包袱中有一套衣服，你穿起来看看是否合身？”

慕容云笙心中奇怪，但却不敢多问，依言打开包裹。只见一件青衫、一条儒巾，折叠的整整齐齐。

张文波神情慈和地说道：“先穿上看看，是否合身，还来得及修改。”

慕容云笙脑际中充满着千百疑问，但人却依言换上新衫。张文波打量慕容云笙一眼，哈哈一笑：“果然是人如临风玉树。”

语音微微一顿，道：“服了药物之后，神志是否清明一些？”慕容云笙道：“小的感觉不出。”张文波道：“是否能回想过去一些往事。”慕容云笙装出沉思之状，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可以想起一些。”

张文波道：“凡入本派之人，大部都得服用那迷神药物，除非你身份可入圣堂，或是法主以上身份的两人作保，才可免去服用迷神药物。但老夫给你服用的药物，除了量上特别轻微之外，又替你放了毒血，服下一些解毒之药，看你神情，似是已清醒很多，老夫对你可算仁德深厚了。”

慕容云笙道：“小的感激不尽。”张文波神色肃穆地说道：“你在丐帮中是阿身份？”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小的记不起了。”张文波微微

一皱眉头道：“一点也想不起吗？”慕容云笙根本不知丐帮中弟子如何分级，实在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硬着头皮，道：“小的当真想不起了。”张文波仰起脸来，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你服用轻微，又经过放过毒血，赐给你解毒之药，不该全无记忆才是。”慕容云笙心中忐忑，不敢回话。

张文波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夫当尽我之能力，设法疗好你身上之毒。”

慕容云笙道：“小的先谢东主。”

张文波点点头，道：“看你应对，倒还得体。”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可知老夫疗治你身上之毒，冒了很大凶险吗？”

慕容云笙道：“小的不知。”

张文波道：“我这冒险为你除毒，有背圣堂戒规，如被人发觉，老夫必要身受牵累。”

慕容云笙道：“这个，这个，小的要如何报答……”张文波道：“报答倒是无用，但却有一法可免去老夫身受牵累。”慕容云笙道：“那是什么法子？”张文波道：“你拜老夫为师。”慕容云笙呆了一呆，暗道：师伦大道，岂可儿戏，这事万万不能答应。

但闻张文波说道：“怎么？你是心有不愿吗？”

慕容云笙道：“小的只怕不配。”

只听木门呀然，李宗琪推门而入。

他仍然保持礼数，欠身对那张文波一礼，道：“见过张老。”张文波冷冷说道：“李领队有何见教？”

李宗琪道：“三位法主大驾到此，非同小可，可要在下先作准备。”

张文波冷冷说道：“不用了，三位法主武功高强，就算在强敌环伺中，亦可自保。”

李宗琪道：“属下可要赶往接驾？”

张文波道：“老夫要去，你自然也要去了。”

李宗琪道：“什么时刻？”张文波道：“明日午时，浔阳楼头会面。”

李宗琪双手抱拳，道：“张老如无他事吩咐，属下这就告退张文波道：“以后来见老夫，还望报门而入。”

李宗琪冷笑一声，道：“青衫剑手，只不过暂归张老指挥，并非是张老直接属下。”

张文波怒道：“就算老夫明日午时交出江州舵主之职，今日还是你的上司。”

但见人影一闪，石法主陡然出现厅中。

李宗琪本待反唇相讥，但是石法主陡然出现，忍下了胸中之气，默默不语。

石法主目光转动，望了张文波和李宗琪一眼，道：“两位这般水火不容，如何能够对付那申子轩等。”慕容云笙换着新衣之后，生恐李宗琪看出自己身份，只好尽量避开他的视线。

一则李宗琪心中正值气愤难耐，二则慕容云笙脸上的油污尚未洗去，李宗琪未曾仔细瞧着，是以竟未瞧出。

但闻张文波叹一口气，道：“石兄，兄弟奉圣谕主持江州地面，李领队来此助我，是否该受兄弟之命？”

石法主接道：“两位争执，在下已经听到了。”

目光一掠李宗琪，接道：“圣规森严，你纵然身受委屈，也不该顶撞张

舵主。”

李宗琪一欠身，道：“属下知错，不过……”

石法主举手一挥，道：“明日前堂三位护法到此，必然带有新的圣命，两位暂请忍耐一二，待见过三位护法再说。”李宗琪不再多言，微一欠身，道：“属下先行告退了。”石法主道：“三位护法到此之后，立时将有行动，李领队就所属青衫剑手之中，选出一些高手，听候差遣。”

李宗琪道：“属下遵命。”转身而去。

石法主沉声说道：“李领队。”

李宗琪回身应道：“法主还有何吩咐？”

石法主道：“你率领的青衫剑手，可是全在江州吗？”李宗琪道：“全部都在此地。”

石法主道：“大约有多少人？”

李宗琪道：“不算属下，尚有三十二人。”

石法主道：“这三十二人，可都是你青衫队中精华高手吗？”李宗琪摇摇头，道：“真正的高手，大都在连番征战之中伤亡，余下三十二人，还有八个可列高手之林。”石法主道：“好，明日你就率那八个可当高手之称的属下，同往码头迎接三位护法，也许他们立时就要人手，展开行动。”李宗琪道：“属下听命。”

石法主举手一挥道：“你去吧。”

李宗琪又欠身对两人一礼，才转身出室而去。

石法主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张兄你把他这般装扮起来，是何用心？”

张文波道：“兄弟听说那蛇娘子生有洁癖，一向不喜衣着破烂之人。”

石法主道：“所以，你把他装扮起来？”

张文波道：“区区也要换着新衣。免得触犯那蛇娘子的禁忌。”

石法主点点头道：“蛇娘子在圣宫身份，尤在兄弟之上，而且生性冰冷，张兄小心一些就好。”言罢，行入室中一角，盘膝而坐。

一宵无事，匆匆而过，第二天天色一亮，张文波也穿着一身新衣，整好乱发，慕容云星在张文波命令之下，洗去了脸上油污。石法主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缓缓说道：“可惜呀！可惜！”张文波道：“什么事？”

石法主道：“可惜他服过迷神药物，否则，此等才貌、骨格，兄弟定把他收归门下，传以绝技。”

张文波微微一笑道：“兄弟已把他收作弟子了。”

石法主呆了一呆，道：“你已经把他收入门下了？”张文波道：“今天早晨。”

石法主脸上是一片惋惜之情，又瞧了慕容云笙一眼，道：“此子骨格清奇，实乃极难遇到的人才，在丐帮中身份决不会太低，如若在下料断的不错，他可能就是丐帮帮主的弟子，下一代丐帮的继承人。”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以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被咱们活掳而来，势必激起丐帮中拼命之心，咱们固然是不怕丐帮，但他们如若集中精萃而来，单凭江州实力，很难和他们抗拒。”张文波微微一笑道：“那该如何，还望石兄多多指教。”石法主道：“最好想法子使他掩去本来面目，使丐帮中人无法相认。”张文波道：“明日午时，接过三位护法之后，再设法给他易容便了。”

石法主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人人都说你张文波善于算计，看来果然不错。”

他说的很含蓄、张文波也不辩驳，扭转话题，说道：“三位护法到此之后，必要有一番新的布置。因此，兄弟已经下令所有的明桩、暗卡，全部停止活动，静待三位护法到此之后再作计较。”

石法主道：“正当如此才是。”

慕容云笙听两人交谈，大部都在讨论自己，心中暗暗忖道：“那石法主说那张文波善用心机，似是和我有关，不知是何原故？”

他虽然聪明多智，但却涉世不深，想不到自己对张文波有何重要之处？

一宵匆匆而过，慕容云笙坐息醒来时，天已大亮，只见张文波来回在室中走动，脸上是一片忧苦焦急。

那石法主已然不知何时离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奇道：“这张文波好像有很沉重的心事。”

只听张文波重重咳了一声，道：“张保，醒了没有？”慕容云笙启目应道：“醒过来了。”张文波嗯了一声，目光缓缓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老夫有几种绝技，准备传你，从此刻起，咱们就以师徒相称。”

慕容云笙不便拒绝，只好含含糊糊的支吾过去。

张文波道：“咱们去吧，你随我身后，一切事情都要听我吩咐。”

慕容云笙道：“小的记下了。”

张文波虽然瘸了一条腿，但行起路来，却是一点不慢。

慕容云笙紧随在张文波的身后，到了浔阳楼下，只见李和石法主，早已在伫立相候，慕容云笙装束虽已改作青衣小帽，但仍怕李宗琪瞧出自己身份，不敢和他目光相触，借那张文波身子掩护，尽量避开那李宗琪的目光。

张文波望望天色，道：“时光不早了，咱们可以去了，在下带路。”转身向前行去。

石法主、李宗琪都未讲话，神色沉重的跟在张文波身后。

慕容云笙用尽了心机，在行走之中故意设法避开那李宗琪的视线。

几人沿江而行足足走了一顿饭工夫之久，张文波才停了下来。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只见停身处，是一处十分荒凉的江岸，每隔五丈左右，站着一个人佩刀的青衣人，慕容云笙暗中一数，正好二十个人，百丈江岸，都不准生人接近。

石法主四顾了一眼，道：“就是此地吗？”

张文波道：“不错，这地方距离码头，不远不近，人迹少至，又是沙泥岸，行舟无险，因此，兄弟选择了这等所在。”

石法主望望天色，道：“此刻距午时还有半个时辰，咱们可以借此时刻，商讨一下江州局势，三位护法问起时，咱们彼此也好有一个默契。”张文波淡淡一笑，道：“照兄弟的看法，三位护法不会向咱们问江州形势。”

石法主道：“为什么？”

张文波道：“三位护法奉圣谕而来，必然是早已胸有成竹。”李宗琪接口说道：“那艘快舟，大概就是三位护法的坐舟了。”

张文波等抬头看去，只见一艘快舟划波如箭而来。慕容云笙看那快舟，由上流逐波而下，心中暗暗忖道：这三人从圣堂而来，弃马乘舟，看来那所谓圣堂，必然是沿江附近了。

忖思之间，快舟已然近岸。

只见那快舟之上，四个黑衣摇橹大汉分坐船梢，前面舱门窗口，都紧紧关闭着。

直待快舟靠岸，那舱门才突然大开。

一个身着青衣，头戴方巾，脸色苍白的儒士，手中提着一个黑布垂遮四面的笼子，当先走了下来。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人大约是金蜂客了。

紧随金蜂客身后的，是一个披红色袈裟的和尚，袈裟之内，块块隆起。

第三个是一位中年美妇，发挽宫髻，身着绿衣，顾盼之间，秋波勾魂。

张文波迎了上去，躬身说道：“江州舵主张文波，迎接三位护法的大驾。”

李宗琪紧随张文波身后，抱拳说道：“青衫剑手领队李宗琪，参见三位护法。”

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下了快舟之后，立时分站左右，蛇娘子却疾行两步，居中而立。

只见蛇娘子举手理一下垂鬟秀发，缓缓说道：“你就是张舵主吗？”

张文波道：“正是在下。”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你知罪吗？”

张文波道：“在下知罪，但不知犯了哪条戒规？”

蛇娘子缓缓说道：“你力不胜任，着即免除江州舵主之职。”目光转到李宗琪的身上，道：“青衫剑手，一向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番却连连受挫于敌，你身为领队，督导无力，圣谕明留位察看，日后将功折罪，若是再有挫折，二罪归一，合并论处，罪上加罪，重惩不贷。”

蛇娘子一口气处置了两人之后，冷冷说道：“两位可有申诉之言？”

张文波道：“三圣英明，属下心服口服。”

蛇娘子目光转动，望了站在旁侧的慕容云笙一眼，道：“那人是谁？”

张文波道：“此人乃张某门下弟子。”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你几时收了这样一个弟子？”张文波道：“收归门下不久。”

蛇娘子目光转到石法主的身上，道：“三圣手谕，要石法主乘原舟押送张舵主回 归圣堂听命，但因我等初到此地，人地生疏，必需留下张文波，以便了解敌情，敬烦石法主个人回 去了。”石法主心中虽然不满，但又不敢当面抗拒那蛇娘子之命，只好应道：“在下领命。”

蛇娘子举手一挥，道：“石法主可以登舟了。”

石法主无可奈何，行近江岸，跃上木舟。

他人一登舟，快舟立时掉头而去。

但闻蛇娘子说道：“张文波，你可有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的消息吗？”

张文波道：“属下无能，再加上李领队的青衫剑手，不能和在下配合，以致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的消息，有如沉江大石。”李宗琪接口说道：“在下一举一动，都听从张舵主的调度，找不出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的消息，似和属下无关。”张文波冷冷说道：“我用尽心机，把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诱上听涛楼，你却无法把他们生擒、击毙，难道也是我调度不周吗？”李宗琪道：“张舵主令谕下达之时，在下适巧不在……”张文波道：“你到哪里去了？”李宗琪道：“奉舵主之命，埋伏于慕容故宅之中，难道舵主就忘怀了么？”张文波为之语塞，半晌说不出话。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两位不用再辩论了，只要那慕容云笙和申子轩

等还在江州，料他们也难逃出我等掌握。”李宗琪突然接口说道：“属下还有要事、呈报护法。”蛇娘子道：“什么事？”李宗琪道：“江州地面，出现一群美艳少女，而且个个武功很高强。”

蛇娘子道：“那是女儿帮中人了，我等来此之时，已得圣谕指点，一向活动于四川的女儿帮，已然移向江南。”李宗琪道：“那女儿帮和咱们冲突数次，今晨一次最为激烈，双方互有伤亡，我方两个青衫剑手，惨遭她们杀死。”蛇娘子柳眉耸动接道：“对方呢？”

李宗琪道：“属下勘查现场，看到留下一条女人手臂，显然对方亦有着很重的伤亡。”蛇娘子眉宇间杀机闪动，道：“那女儿帮现在聚居何处？”李宗琪道：“他们隐现无常，飘忽不定，而且经常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防不胜防，如若和咱们作对，倒是不易对付。”

目光一掠张文波，接道：“在下已把此事报告了张舵主，但因三位护法要来，张舵主要属下报告三位护法，听候处理。”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这么说来，咱们在江州城中，除了对付申子轩等之外，还要对付女儿帮了？”李宗琪道：“属下心中怀疑一事，但因查无证据，不敢轻蛇娘子道：“你说吧，什么事？”

李宗琪道：“女儿帮无缘无故，怎会和咱们作对，因此、属下怀疑那女儿帮已和申子轩等勾结一起，联手合作。”蛇娘子点点头道：“这话大有道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女儿帮怎会和我等联手？

但见李宗琪两道目光，凝注在自己脸上，不禁心头一震，正想别过脸去，但转念又想到此举岂不是自露马脚，当下坦然而立，反向李宗琪瞧去。

李宗琪眉头微皱，移开投注慕容云笙脸上的目光，道：“属下已为三位护法买下了一座宅院，但不知是否合用。”蛇娘子望望天色，接道：“先带我等去稍息风尘，再筹谋搜申子轩等，希望能在两三日内找到他们下落。”那张文波已被派夺了江州舵主之职，只有被问的份儿，没有插口的余地。

李宗琪道：“属下带路。”转身向前行去。

蛇娘子回顾了张文波一眼，道：“你们师徒也随同来吧。”张文波应了一声，随在蛇娘子身后而行。

慕容云笙已得那张文波的指示，一直随在张文波的身后。李宗琪带路而行，转向江州城郊。

行约七八里路，到了一座红砖围墙的大庄院。

这是一座孤立在荒野的庄院，四周白杨环绕，气魄十分宏伟。

李宗琪停下脚步，欠身是这座庄院了。”转身在门上连击二掌。

木门呀然而开，两个头梳双辮，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躬身迎客。

李宗琪一欠身，道：“三位护法请。”蛇娘子目光转动，溜了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一眼，道：“两位先请。”

飞钱和尚道：“首座先请。”

金蜂客却是后退一步，欠身作礼，仍是未发一言。

蛇娘子冷漠地说道：“李领队带路。”

李宗琪应了一声，大步向前行去。

穿过广大的庭院，直进二门，走完了一道五丈长短的白石甬道，到了大厅前面。

厅中早已有四个青衣女婢，分列厅门两侧欠身迎客。李宗琪停在厅门口

处，欠身说道：“三位护法请。”蛇娘子不再谦让，当先行入了大厅之中。金蜂客、飞钹和尚并肩而行，紧随蛇娘子身后而入。李宗琪最后入厅。慕容云笙正待举步随在李宗琪身后进入大厅，却被张文波拉了一把，留在大厅门外。

原来，张文波被褫夺去江州舵主之职，已成待罪之身，厅中已无他的座位。

但闻蛇娘子道：“李领队，唤那张文波师徒进来，我要问问他江州情形。”

李宗琪应了一声，缓步行出厅外，道：“张老，护法有请。”张文波目光转注到蛇娘子的身上，接道：“护法有何指教？”蛇娘子道：“江州分舵共有多少人手？”

张文波道：“除了青衫剑手之外，不足二十人，李领队的青衫剑手，又不肯和在下合作，故而使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漏网而逃。”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张兄啊！你见过那申子轩吗？”张文波道：“属下在暗中看到他一次。”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那你为什么不肯出手生擒他呢？”这几句话只问得张文波满脸通红，呆一呆，才说道：“那时，他们人手甚多，在下只有一人……”

蛇娘子又是一阵格格大笑，道：“所以你不肯动人家，是吗？”张文波还待接口，蛇娘子脸色突然一冷，笑容尽敛，冷冷地说道：“你知道三圣如何吩咐吗？”

张文波道：“在下不知。”

蛇娘子道：“圣谕中说明，要我等便宜行事。”张文波脸色大变，诚惶诚恐地说道：“还望三位留情。”蛇娘子嗤的一笑道：“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就已经决定手下留情了。”

张文波道：“张某感激不尽。”

慕容云笙看那蛇娘子，在片刻之间，忽然间笑意迎人，忽然间冷若冰霜，心中暗暗忖道：“这女人喜怒无常，实叫人无法猜想她的心中所思。”

但闻蛇娘子娇若银铃的声音，响荡耳际道：“张舵主，目下江州武林情势，你是否能说出一个大概给我听听？”张文波道：“就在下所知，江州地面上，仍是我们和申子轩对峙之局。”

蛇娘子道：“对于那女儿帮的事情，你知晓多少？”

张文波道：“所知不多。”

蛇娘子摇摇头，道：“似你这般昏庸的人，如何能独当一面，退到一边去吧！”

张文波欠身一礼，退到一侧。

蛇娘子目光又转到李宗琪的脸上，道：“对女儿帮的活动，你要特别留心，立时下令我们江州地面的眼线，全力找她们聚居之地，然后一举间，把她们全部歼灭，也好集中全力对付申子轩了。”

李宗琪道：“属下立刻去办。”

蛇娘子举手一挥，道：“如非特别紧要之事，今日不用再惊动我了。”

李宗琪又欠身一礼，匆匆退出大厅。

蛇娘子目光转动，望了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一眼，道：“两位，也该休息了。”

这两人一直很少说话，直待蛇娘子问到时，才同时起身应道：“我等也

该坐息一下。”蛇娘子目光一掠厅中女婢，道：“带两位护法休息去。”

两个女婢应声行了过来，分带两人而去。

这时，大厅中只剩下了蛇娘子、张文波和慕容云笙及两个待命女婢。

蛇娘子目注张文波，微微一笑，道：“张舵主，你这位徒弟不错啊！”

张文波欠身应道：“属下亦是看他骨格清奇，是一位可造之材，才把他收归门下。”

蛇娘子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缓缓说道：“张舵主的眼光不错，只是这样一位美质良材，拜在你的门下，实在太可惜了。”张文波道：“如若护法能够慈悲于他，收归门下，传以绝技，那就是他的造化了。”

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如论他的骨格清奇，习我们中武功，亦非难事，我这门武功别走蹊径，和一般武功大不相同，他如是一块浑金璞玉，未曾习过武功，学来自不难登堂入室，身集大成；但他如习练过其他武功，再行回头改习我这一门武功，那就要大费周折了。”

张文波道：“护法功参造化，必有良法改造他，护法如不肯慈悲于他，这孩子跟着我，未免是太可惜了。”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你很会说话。”

张文波道：“在下是由衷之言。”

蛇娘子道：“容我想想再说，你先去吧。”

张文波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蛇娘子举手一招，一个女婢立时行了过来，欠身说道：“小婢听命。”

蛇娘子道：“替你那张舵主安排一个宿住之处。”那女婢应了一声，紧追张文波身后出了大厅。

蛇娘子目光转到了慕容云笙身上，微微一笑，道：“你师父的话，你都听到了。”

慕容云笙道：“小的听到了。”

蛇娘子道：“你意如何，是否愿意改投在我的门下呢？”慕容云笙只觉她问的话很难答复，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小的不能做主。”

蛇娘子嗤的一笑，道：“你为人很老实，见异不思迁，很难得啊。”

慕容云笙只觉她言词如刀，每一句话，都使自己无法答复，索性闭口不言。

蛇娘子举手对余下的三个女婢一招手，道：“你们都过来。”三个女婢应了一声，齐齐走了过来。

蛇娘子望着右首一个女婢，道：“你带我到卧房中去，你们两个也休息去吧。”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她不替我安排住处，难道要我住在这大厅中不成。”

忖思之间，蛇娘子已经站起身子，回首笑道：“你跟我来吧！”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护法和我说说话吗？”蛇娘子道：“这厅中除你之外，还有谁呢？”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她要休息了，为什么还要叫我同去呢？心中疑念重重，人却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追在蛇娘子的身后，心中却在暗暗盘算道：“这女人把我带去，不知是何用心，难道她已经看穿了我的身份不成？”忖思之间，人已行到了一处幽静的跨院之中。

那带路女婢，推开了一扇木门，燃起火烛，道：“东主请吧。”

蛇娘子缓步入室，一面格格大笑，道：“那李宗琪很细心，替我安排了这样一处幽美的住处。”说话之间，突然一回右手，疾向那女婢左腕之上抓去。那女婢被蛇娘子一把扣住了右腕脉穴，只疼得一皱眉头，道：“东主……”

蛇娘子脸色一变，冷冷说道：“你们可以瞒过李宗琪，却无法瞒过我蛇娘子，如若你不想吃苦，那就据实而言。”那女婢只疼的脸色大变，口中却说道：“要小婢讲些什么呢？”蛇娘子道：“你在女儿帮中是何身份？”

那女婢应道：“小婢不知道什么女儿帮？”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我知道，她们既然派你来此，必然是有些骨气，可惜，你第一次就碰上我蛇娘子。”口中说话，左手却已从怀中摸出了两枚银针，左手一挥，刺入了那女婢的左肩和前胸之上。

那银针该刺何处，蛇娘子心中似是早有成竹，三寸多长的银针，一举手间，尽没不见。

只见那女婢满脸汗珠儿，直滚下来，但她仍然紧咬牙关，不肯答话。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小丫头，你很有骨气，我倒要瞧瞧看，你是不是铜打铁铸，能当得几根银针钉穴。”说话之间，右手又摸出两枚银针。

只见那女婢连连点头，道：“东主可否起下钉穴银针？小婢已经支撑不住了。”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好，但你如果再不说实话，我就还你银针。”一面说话，一面举手取下银针，缓缓放在那女婢身侧，接道：“你们首脑人物，现在何处？”

那女婢摇摇头，道：“小婢确实不是女儿帮中人物。”蛇娘子冷冷说道：“你如不想再吃苦头，最好是能听我的话。”

那女婢轻轻叹息一声，道：“小婢说的是实言，我确非女儿帮中人。”

蛇娘子道：“那是说，你奉别人之命，混来此地，是吗？”那女婢应道：“也可以这样说吧。”

蛇娘子道：“希望你不会藏私，一件件的说明详情。”那女婢点点头道：“据小婢所知，这个庄院的丫头，大都是收买而来，分别传授了礼数……”

话到此处，突然抬起头，望着蛇娘子微笑说道：“现在，你想问什么？”言罢，突然一闭双目，向地上倒去。

蛇娘子一伸手，扶住了那女婢身躯，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哼，这臭丫头，果然厉害，咱们都上了她的当。”缓缓放下那女婢尸体。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蛇娘子处处能洞敌机先，当真得跟她学习学习了。

但见蛇娘子举手一挥，道：“把她的尸体，放到室外去。”

慕容云笙行了过来，抱起那女婢尸体，放到室外，重又回来。这时，整个室中，只余下慕容云笙和蛇娘子两个人。

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张保，你那准恩师待你如何？”

慕容云笙答道：“待我很好。”

蛇娘子望望室外，道：“那女婢不幸死去，要劳你侍候我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还未来及答话，蛇娘子已接口说道：“解下我的衣服扣子。”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怎么？你不会吗？”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如果太过忤逆她，很可能要激怒于她，这女人的喜怒无常，心狠手辣，不得不小心一些应付。

心念一转，只好举起右手，缓缓向蛇娘子身上移去。

蛇娘子看他伸过来的右手，有些微微抖动，忽的嫣然一笑，道：“住手！”

第十四回 五毒金蜂

慕容云笙收回右手，道：“哪里不对了？”

蛇娘子妖媚一笑道：“你今年几岁了？”

慕容云笙道：“二十一岁。”

蛇娘子道：“年纪不算小了，看起来，你似乎是一直没有接触过女人。”

慕容云笙道：“没有。”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那就勿怪，你连女人的衣服也不会脱了。”

举手理一个鬓边长发，接道：“二十一岁的人，笨到你这等程度，那也是很少见的了，乖乖的在这里等着吧，我去换衣服去。”

言罢，回身而去，直入内室。

慕容云笙呆呆的坐在厅中，想到今宵相处的危境，不禁大为焦急，暗道：这女人把我召来此地，看来是别有用心，今宵如何度此危境，实要大费周折了。

他搜尽枯肠，还未想出办法，蛇娘子已然更衣而出。

慕容云笙抬头望了一眼，不禁脸上一热，急急别过头去。

但闻蛇娘子娇声说道：“你很胆小。”

慕容云笙垂下头来，道：“在下从未近过女人。”

蛇娘子伸出右手，牵着慕容云笙，在一张锦墩上坐了下來笑道：“你是否想拜我们门下呢？”

慕容云笙道：“在下质愚才浅，只怕难以继承衣钵。”

蛇娘子脸色一变，道：“那你是不愿意了？”

慕容云笙抬起头来，只见那蛇娘子脸上一片严肃，隐现怒容，当下说道：“在下如得收录门下，自是感激不尽，只怕在下才不足受教，有失厚望。”

蛇娘子冷冷说道：“我如觉着你可以，那就不会错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看来今天她非要把我逼得翻脸动手不可。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护法看在下是否可列门墙呢？”

蛇娘子道：“可以，而且是很好的人选。”语声一顿，接道：“在你未入我们之前，先要随我身侧一段时间。”

慕容云笙道：“在下此刻不是已经侍从身侧吗？”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慕容云笙道：“护法但请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蛇娘子道：“一般习武之人，大都要严守色戒，但我习的这门武功，却是不畏女色。”

慕容云笙道：“护法之意？”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你这人看起来很聪明，怎的竟是和木头一般。”缓缓站起身子，道：“现在你跟我到房中去，我传你本门中初步奠基功夫。”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形势迫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到万一无路可退时，再作打算吧。

心中自慰自算，人却跟着蛇娘子，进入了内室。

蛇娘子更衣时，早已燃起了内室火烛，室中景物清晰可见。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打量内室一眼，只见罗帏低垂，半掩一张檀木雕花的牙床，鸳鸯枕，红绫被隐隐可见。

蛇娘子穿着一身白纱罗衣，粉腿全裸，红兜胸隐现于罗衣之中。

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之后，不敢多看，缓缓垂下头，站在一侧。

蛇娘子嫣然一笑，伸手从高挂的衣服中，摸出一个玉瓶，拔开瓶塞，倒出一粒丹丸，款摆柳腰，轻移莲步，行到慕容云笙身前，道：“吃下这粒丹丸，我再传你本门中初步心法，你就可退下用功了。”

慕容云笙望了那丹丸一看，只见色呈粉红，大如黄豆，心中暗道：这药丸决非什么好药……

蛇娘子未见慕容云笙伸手来取，立时冷冷接道：“拿去啊！”

慕容云笙伸手取过药丸，缓缓说道：“这丹丸有何妙用？”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妙用无穷，你只有服下此药之后，才能体会出来。”

慕容云笙缓缓抬起头来，望了蛇娘子一眼，道：“护法当真要把在下收归门下，传以武功吗？”

蛇娘子道：“不错啊，难道我还骗你不成？”

慕容云笙道：“师伦大道，非同小可，在下是否该行拜师大礼？”

蛇娘子一皱柳眉儿，道：“这个以后补行吧！你先吃下这粒丹丸再说。”

慕容云笙扬了扬手中药物，说道：“在下想起一事，禀告护法。”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关于那女婢的事，护法虽然杀死了一人，但还有几人活着，如若被她们发觉一个同伴死去，岂不是有了戒心？”

蛇娘子盈盈一笑，道：“你想的周到啊。”突然出手，扣住慕容云笙右腕脉穴。

他感觉她扣在腕脉上的指力，十分强猛，心知如要挣扎，势必要出手反击，而且挣脱的希望，亦不很大。

他连经数番凶险之后，阅历大增，在极快的一瞬间，决定了放弃反击。

蛇娘子原本准备慕容云笙出手反击，故而出手力道甚强，哪知慕容云笙竟然静立不动。不禁一扬柳眉儿，笑道：“你很镇静啊，怎不回手反击呢？”

慕容云笙只见蛇娘子扣在腕上的手指，力道愈来愈强，半身麻木，此刻，纵然心想反击，亦是有所不能了。当下苦笑一下，道：“护法武功高强，在下自知不是敌手。”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张文波瞎了眼睛，看不出你的身份。”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要糟，定然是那李宗琪告诉了她。

但闻蛇娘子缓缓接道：“以你这等身手，岂肯拜在他的门下，你神智清明，分明没有服用迷神药物，你可以骗过那张文波，却无法瞒过我蛇娘子的双目。”

慕容云笙暗暗吁一口气，暗道：幸好她还不知我真正身份。

蛇娘子严肃的脸上，突然绽开了一缕笑容，道：“现在还来得及。”

慕容云笙道：“什么还来得及？”

蛇娘子道：“只要你吞下那粒丹丸，好好听我之命，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而且我可以把你引进圣堂。”

话到此处，突然住口，厉声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应道：“金蜂客。”蛇娘子一皱眉，道：“什么事？”

金蜂客应道：“在下发觉了奸细追到此地。”

蛇娘子左手扬动，先点了慕容云笙右臂穴道，才放开扣在慕容云笙穴道上的手指，伸手抓过一件外袍穿上，缓缓说道：“奸细呢？”金蜂客道：“逃

走了。”

蛇娘子道：“你进来吧！”

只见软帘启动，面目冷肃的金蜂客，缓缓走了进来，冷冷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那奸细身法奇快，在下追出庄外，仍然被他逃走。”

蛇娘子道：“你看到他的形貌吗？”金蜂客道：“身材娇小，似是一个女子。”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好啊！又是女儿帮中的人了！”语声微顿，接道：“你拷问那丫头，问出什么没有？”金蜂客道：“在下威迫利诱，那丫头仍不肯说，激动在下怒火，点了她五阴绝穴，原想那丫头是铁打金钢，也难熬过行血回集内腑之苦，却不料她口中早藏毒药，被她咬破毒丸，毒发而死。”蛇娘子冷笑一声，道：“看来女儿帮中的帮规，十分森严。”金蜂客道：“李宗琪招请下人，招来了这么多女儿帮中人物，而且自己毫无所觉，至少该问他个失察之罪。”

蛇娘子不答金蜂客的问题，却转变话题，说道：“不知飞钹和尚那边如何了？也许他能够逼问出口供来。”

金蜂客道：“一样的死了。”

蛇娘子道：“你怎么知道？”

金蜂客道：“在下已经去看过了。”

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不知张文波对付那个丫头怎么样了？”

金蜂客道：“她们既然都已有备，只怕是难以留下一个活口。”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这人只怕也有些靠不住，不如交给属下出手杀死，以绝后患。”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你怎么知晓他靠不住呢？”

金蜂客道：“在下已经问过张文波，此人乃出身丐帮，而且收留不过数日，在下看来，实是大有疑问。”

蛇娘子嫣然一笑，道：“金护法，咱们此番来到江州，是以你为首呢？还是以我为首。”

金蜂客道：“自然是以你为首了。”

蛇娘子脸色一寒，道：“那就是了，既然是以我为首，一切自应由我来做主，我看此人骨格秀奇，实是一位习武上选之材，因此，已决定把他收入我的门下……”

金蜂客道：“咱们来到江州，女儿帮已然先行混入了这庄院之中。虽然被咱瞧出破绽，先行搏杀，但亦证明了敌手非同小可，如若张保也是丐帮派来的奸细，你把他收归门下，岂不是太过冒险吗？”蛇娘子道：“这倒不劳阁下费心，如是该杀他的时候，我自然会杀之以绝后患。”

金蜂客道：“如因你一已私情，误了大局，只怕咱们都难逃过圣规制裁……”

蛇娘子冷笑一声，接道：“这个自由我来担当，用不着你来多虑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夜深了，金护法也该早些安歇，明日咱们还有大事要办。”

金蜂客又冷冷的望了慕容云笙一眼，转身而去。

蛇娘子待金蜂客去后，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听到了？”慕容云笙道：“听到了。”蛇娘子神色冷峻地说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你吗？”慕容云笙道：“在下不知。”蛇娘子缓缓说道：“你的身份，的确可疑，但还不是他要杀你的主要原因，他要杀害你，主要是为了妒恨。”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在下自救之道，就是不要他心中存有妒恨了。”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你现在不觉着说的太晚吗？”

双臂一振，长袍脱身，又露出那蝉翼般的纱衣，缓步行到慕容云笙的身前，脸上是一片娇媚的笑容，缓缓伸出了右手，抓住了慕容云笙的左腕，道：“看来，只有我帮你吃下了。”五指加力，捏开了慕容云笙的左手五指，左手取过慕容云笙手中的药丸，接道：“你很想了然这丸药的功能，是吗？”

慕容云笙两处穴道受制，半身麻木，无法和蛇娘子对抗，心中大为后悔，暗道：如若今宵被她强迫吞下这粒丹丸，那可是终身大恨的事了。

他虽然知晓手中丸药，不是好药，但其作用为何，却还不尽了然，当下说道：“护法如若肯告诉在下，在下自是洗耳恭听。”

蛇娘子春情荡漾，娇媚一笑，道：“反正你今夜非吃下这粒丹丸不可，告诉你也是无妨。这丹丸名叫龙凤丸，不论修为何等深厚定力何等坚强的人，都无法和这丹丸强烈的药性对抗，只要服用一粒，立时将强烈的药性，促燃起满腔欲火，那时，不用我说服你了，你自会奴颜婢膝的求告于我了。”

慕容云笙从未想到过世间还有这等药物，不禁听得一呆。

蛇娘子目睹慕容云笙脸上的惊恐之容，笑容更是妖媚，洋洋自得地接道：“看来，你说的不错，你确实未亲近过女人，今宵服过这药丸之后，你将享受到从未有过的欢乐。”

扬了扬手中的药丸，又道：“有几个自鸣为侠义道中的人，不畏死亡，但我却亲眼看到他们服用这药物后的丑态，如今已然为圣堂护法。”

慕容云笙愈听愈怕，苦于无力反抗。

蛇娘子高举着手中的药丸，缓向慕容云笙口中送去，一面说道：“乖乖的吃下去，没有人会在此时此刻中，赶来救你……”

语声甫落，突然一种嗡嗡之声，传入耳际。

蛇娘子脸色一变，道：“五毒金蜂。”不再强迫慕容云笙吞下毒丸，伸手取过长袍穿上，奔向室门口处，疾快的关上室门。

慕容云笙目睹蛇娘子惊慌之状，心中大感奇怪，暗道：什么叫五毒金蜂，竟然使这位蛇蝎一般的女人如此惊恐。

只听蛇娘子沉声说道：“快些燃起另一只火烛。”

慕容云笙望了那高燃的红色火烛一眼，只见火焰熊熊，足足两寸多高，室中已然够明亮了，不知何以还要燃起另一只火烛。当下说道：“室中已够明亮，为何还要再燃起另一只火烛呢？”

蛇娘子怒道：“你这人慢吞吞的，可是活的不耐烦了，快些去啊。”

慕容云笙听她说的声音惶急，不似装作，只好缓步走了过去，燃起火烛。双烛并烧，室中光亮倍增。

蛇娘子满腔欲火，此刻似已全消，又恢复那冷峻之容，缓缓说道：“你过来。”

慕容云笙只觉这女人喜怒难测，杀人于娇声媚笑之中，心中对她早生畏惧，但此刻穴道被点，反抗无能，只好硬着头皮行了过去。

只见蛇娘子右手挥动，拍活了慕容云笙右肩穴道，缓缓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拍活了你的穴道吗？”

慕容云笙道：“不知道。”

蛇娘子道：“因为我不想让你死。”

慕容云笙心中已然有些明白，但却故作不知，问道：“什么事啊？”

蛇娘子沉吟了一阵，不正面答复慕容云笙的问话，转口说道：“从现在起，你随时随地有死亡的危险。”

慕容云笙故作不解地问道：“可是因为在下难得护法信任之故？”

他穴道已解，胆气顿壮，心中早已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不再让她点中自己穴道，听受摆布，说话也胆大许多。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我不信任你，早就杀了你，哪里还留你活到现在。从此刻起，你要时时小心暗算。”

慕容云笙道：“什么人暗算在下？”

蛇娘子一颦柳眉儿，道：“金蜂客，他养有一种毒蜂，名叫五毒金蜂，不知晓那毒蜂产地，但它却恶毒无比，而且那毒蜂，为一种特殊的方法指引，可以随心所欲的伤人，只要被它蛰中，除了金蜂客随身所带的独门解药之外，别无可救之法。”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毒蜂伤人，随时可至，那是防不胜防了。

但闻蛇娘子道：“防范之法，只有处处小心，唯一的征候，就是那毒蜂飞行时的嗡嗡之声，强过一般蜜蜂，只要心存警觉，处处谨慎，并非是不能预防……”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想这蛇娘子和那金蜂客长年相处，也许知晓对付那五毒金蜂的法子，怎生让她在不知不觉中讲出来才好。”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难道除此之外，就无法对付五毒金蜂了吗？”蛇娘子不理慕容云笙的问话，侧耳静听了一阵，道：“有，不过，我不能告诉你。”

慕容云笙叹道：“那金蜂客既然存下了杀我之心，那金蜂又是很难防备，护法如不告诉我对付之法，在下岂不是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吗？”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有一个法子，可使你逃避死亡。”

慕容云笙道：“尚祈赐示。”

蛇娘子道：“紧跟我身侧行动，寸步不离。”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女人虽然妖媚淫荡，但仍是颇有心机，看来，她对我仍存有戒备之心。”

只见蛇娘子举手理了一下头上的长发，缓缓说道：“今夜要委屈你在我房中坐上一宵了。”

慕容云笙暗道：那金蜂客如若隐在暗中，待我离此之后，在黑夜中放出毒蜂，那是很难逃过了，只要我心中坦然，坐此一宵，有何不可。

蛇娘子不闻慕容云笙回答之言，又道：“你如不愿留此，我也不勉强你了。”

慕容云笙穴道已解，武功尽复，想到必要时，尽可放手和这蛇娘子一拼，心中畏惧大为减少，两害相权，接口说道：“在下极愿留此。”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看来你也很怕死。”

慕容云笙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在下是人。”

蛇娘子脱去长袍，缓缓登上木榻，笑道：“十数年来你是我所见过第一不为女色所动之人……”

慕容云笙道：“护法夸奖了。”

蛇娘子拍拍木榻，道：“你敢坐过来吗？”

慕容云笙看她肤若凝脂，撩人绮念，加上那盈盈媚笑，实是极尽诱惑能事，如是坐在榻上和她肌肤相亲，只怕自己也难自制，当下沉吟不答。

只听蛇娘子说道：“你如自知缺乏定力，那就不用过来。”

慕容云笙为她言语所激，一挺胸，缓缓说道：“在下自信，还能自制。”举步行了过去。

蛇娘子拂拂秀发，道：“我相信，不过，此刻我已无强你就范之心了。”

她突然抱起绫被，盖起玉体，道：“唉，坐下来，咱们好好谈谈。”

慕容云笙发觉她突然间端庄了许多，心中暗道：这女人当真是变化多端，叫人难测，暗中运气戒备，人却缓步行了过去。

但闻蛇娘子接道：“你很君子，我如要你和我同榻，你定然是不肯了。我把这木榻让给你一人如何？”

慕容云笙急急摇手，道：“这宅院广大，房间甚多，瓜田李下，孤男寡女，同室而卧，只怕是难免落人话柄，在下还是别居一室的好。”

蛇娘子道：“不是我不放你，实是因为此刻你处境太过危险

慕容云笙道：“什么危险？”

蛇娘子道：“因为那金蜂客已动了杀你之念，你如离开我而去，叫我如何放心！”

慕容云笙听她说的十分多情，心中暗道：“这女人真真假假，很难预料，我如庸人自扰，那岂不是自找苦吃，不用把她放在心上就是。”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那要在下如何？”

蛇娘子道：“你既不肯和我同榻，又不肯独占此榻，我又不放心让你一人离此，你说应该怎么才好？”

慕容云笙道：“在下就在这地上坐息一宵，也是一样。”

蛇娘子道：“看来只有如此了。”

慕容云笙缓缓走向室中一角，盘膝坐了下去，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蛇娘子举手一挥，熄去案上火烛，室中陡然间黑了下來。

慕容云笙暗中戒备，防那蛇娘子借暗施展手脚。

哪知事情大出慕容云笙的意料之外，直待天色大亮，那蛇娘子竟然是仍无动静。

这时，天色透入，室中景物，又已清晰可见。细看那蛇娘子，面壁而卧，似是仍在熟睡未醒。慕容云笙站起身子，轻步行到室门口处，轻轻打开室门。

只见身着青衣的金蜂客，手中提着黑布徐遮的蜂笼，当门而立。

慕容云笙料不到他竟然直挺挺的站在门口，徒然之间，吓了一跳，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

金蜂客脸上木然，毫无表情，叫人测不出他是喜是怒。

慕容云笙定定神，道：“阁下在这里站了一夜吗？”

金蜂客冷漠地说道：“不劳关心。”

慕容云笙碰了一个软钉子，心中有些恼火，但他心知此刻处境，只有忍耐为上，当下淡淡一笑，道：“阁下有什么事，只管请进。”

身子一侧，想跨出室门。

哪知金蜂客微一移动身子，把整个室门堵住，冷笑一声，道：“去叫醒梁护法。”

慕容云笙一时间，听不懂他话中之意，茫然说道：“谁是梁护法？”

蛇娘子一跃而起，接道：“我……”

她为人放浪形骸，甚少顾忌，不理睬两个大男人站在门口，我行我素的穿上了衣服，行下木榻道：“金蜂客有何见教？”

金蜂客仍是一脸木然神情，缓缓说道：“李宗琪已然查出那女儿帮在江州的宿住之地，特来请命。”

蛇娘子道：“你先去厅中等候，我立刻就去。”

金蜂客不再说话，转身急步而去。

蛇娘子缓步行到慕容云笙身侧，娇声笑道：“怎么样？”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蛇娘子道：“那金蜂客的神情，是否很可怕？”

慕容云笙道：“在下觉着他不似一张活人脸。”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他习练一种武功，名叫僵尸奇功，那武功练到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那等木然神情，看上去活似一具僵尸。”

慕容云笙道：“原来如此，我还认为他对我不喜之故。”

蛇娘子道：“等我片刻，我更衣梳洗一下，咱们一起到厅中去吧。”

慕容云笙道：“在下室外等候。”

蛇娘子梳洗甚快，片刻工夫，已然换着一身劲装而出，笑对慕容云笙道：“你紧随我身就是，别多讲话。”

慕容云笙点头应道：“在下遵命。”

蛇娘子举步而行，直向厅中行去。

慕容云笙亦步亦趋，紧随在蛇娘子的身后而行。

两人步入大厅，只见飞钹和尚、李宗琪、张文波等早已在厅中等候。

李宗琪两道目光，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才欠身对蛇娘子一礼，道：“属下幸未辱命，已然查出那女儿帮的住宿之地。”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何以这宅院雇请女婢，大都是女儿帮中人物，你是否知晓呢？”

李宗琪望了张文波一眼，道：“张舵主通知属下过晚，一时间筹备不及，致被女儿帮中人混了进来，属下迎接到三位护法之后，心中亦生警觉，因此，昨夜出动了全部青衫剑手，围守在这宅院四周，两个逃出宅院的女婢，都已被属下搏杀。”

蛇娘子接道：“你就不怕她们设法害了我等？”

李宗琪垂首应道：“三位护法武功高强，女儿帮中人如何能够加害到诸位护法，但属下失察之罪，仍无可遁，愿领责罚。”

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你能在一夜之间，找出那女儿帮的住宿之地，足见智谋过人，虽有失察之罪，却有查出敌人巢穴之功，功过相抵，惩奖各免。”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蛇娘子虽然淫荡，但处事临敌，却是颇有大将风度。

只听蛇娘子继续说道：“咱们在未和申子轩等接手之前，必需先行设法除了女儿帮这个从中捣乱的强敌，今日一战，能把她们全数歼灭，那是更好，纵然不能全数歼灭，也要一举把她们击溃，使她们无法再在江州城中立足。”

李宗琪道：“属下已选出十二名精干青衫剑手，在庄院之外候命。”

蛇娘子望望天色，道：“那女儿帮住宿之地，共有好多人手？”

李宗琪道：“据属下侦查所得，共有二十余人。”

蛇娘子道：“女儿帮中首脑人物，是否在内？”

李宗琪道：“女儿帮一向行动隐秘，帮主何人，形貌为何，鲜为人知。但属下查出之地，是她们在江州发号施令之地，那是不会错了。”

蛇娘子略一沉吟，道：“咱们此刻前去，她们是否还在？”

李宗琪道：“属下已在四周布下了严密的眼线暗桩，不论她们移往何处，都无法逃过属下的监视。”

蛇娘子点点头，道：“很好，咱们既有行动，不能空手而归。”

目光一掠金蜂客和飞钹和尚，道：“两位主攻，冲入她们宿住之地后，尽管施下毒手。”

金蜂客、飞钹和尚齐齐应道：“我等领命。”

蛇娘子目光又转到李宗琪的身上道：“你率领六名青衫剑手，随后接应两位护法。”

李宗琪一欠身道：“属下遵命。”

蛇娘子又望着张文波道：“除了青衫剑手之外，江州城中，你还有多少武功高强属下？”

张文波道：“武功高强的不过四五人，但眼线暗桩，却不下百人之多。”

蛇娘子道：“那些人现在还都听你之命吗？”

张文波望了李宗琪一眼，道：“属下昨日遵从护法之命，交了江州分舵舵主之位，已然不再主持江州事务，这些人均已交由李领队指挥了。”

突然长叹一声，住口不言。

蛇娘子一皱柳眉儿，道：“你虽然交了江州舵主之位，但此事你也不能置身事外。”

张文波道：“属下不敢存有此心，护法看得起我张某，张某人愿为前驱。”

蛇娘子道：“那很好，你那几位属下，仍然由你率领，加上六名青衫剑手，负责四围戒备，凡是漏网之人，一律搏杀。”

张文波道：“属下领命。”

蛇娘子道：“现在咱们可以出动了。”

李宗琪道：“可要属下带路？”

蛇娘子略一沉吟，道：“由你带路，先到她们宿住之地后，你再负接应之责。”

李宗琪回顾慕容云笙一眼，大步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望着李宗琪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这人似是早已认出了我的身份，眼下所以隐忍不发，想是时机未至，但此地，我已势难久留，除非我能利用和女儿帮这一场混战之中，设法击毙李宗琪才能安心。

心念转动之间，金蜂客、飞钹和尚等已然先后随着那李宗琪离开了大厅。

这时，大厅中只余下蛇娘子和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回头看时，只见那蛇娘子端坐在一张木椅之上，若有所思一般；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她调派了这多人手，围剿女儿帮，难道自己却要坐在这宅院之中，袖手不动吗？”

他忍了又忍，还是忍耐不住，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呢？”

蛇娘子抬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怎么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难道守此宅院？”

蛇娘子道：“你跟我一起行动。”

蛇娘子淡淡一笑，站起身子，道：“如若我料断不错，他们将扑一个空。”

慕容云笙奇道：“为什么？那李宗琪不是说的很有把握吗？”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他们太低估女儿帮了。”

只听那蛇娘子接道：“女儿帮在我们初到江州，就已经布下内线奸细，

那主事之人，自然不是一位好与人物了。”

慕容云笙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不住点头称是。

蛇娘子接道：“我料想在她们预计之中，昨宵必然是有联络行动，若此事如李宗琪所言，女儿帮派来此地之人，全数被我们制服搏杀，那主事人必知晓事情有变，已然另作准备，如是被她们漏网一个，此地的内情，早已为女儿帮主事人所知悉，就算她们不怕我们，准备一战，也不会坐待原地，等待我们攻打，必将选择一个有利时机，配合天时、地利放手一拼，因此，我推想她们早已逃走。”

慕容云笙道：“护法智计过人，无怪三圣门下虽然英雄无数，却派遣护法率领来此了。”

蛇娘子道：“瞧不出你还会给人戴高帽子。”

嫣然一笑，接道：“有一件事，你必需牢牢记着，不可大意。”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蛇娘子道：“金蜂客杀你之心很切，你要随时提高警觉，不要离开我。”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看来她也早已对我动疑，此地实非久留之地，李宗琪如若泄露我的身份，蛇娘子就算想保护我，也是有所不能。为今之计，要在他们还未回来之前，设法离此。

此刻，能从这蛇娘子口中多探得一些消息，就多了解这神秘组织一些内情。

念转志决，缓缓说道：“在下心中有一件事，不知当不当问？”

蛇娘子道：“你这样问我，那是一定不当问了，不过，不要紧，这座广大的宅院中，此刻只有我们两人，你尽管问吧，问错了也不要紧。”

慕容云笙道：“那人称作三圣想来定然是三个人了？”

蛇娘子似是未料到他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不禁脸色大变，沉吟了良久，突然格格一笑，道：“你问三圣是几个人，是吗？”

慕容云笙暗中运气戒备，点点头道：“不错。”

蛇娘子道：“三圣也许是三个人，也许是一个人。”

慕容云笙道：“这话怎么说？”

蛇娘子道：“因为我也不知道啊！”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是说笑话，还是说的真话？”

蛇娘子道：“自然是说的实话了。”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你也没有见过那三圣了。”

蛇娘子道：“正是如此，不但我没有见过，见过的人，在我所识之中，还没有一人。”

慕容云笙暗暗忖道：一个人能够从不露面而指挥如许武林高手，实是罕见罕闻的事。

心中在想，口中却又不自觉地问道：“在下心中甚觉奇怪，一个人从不露面，能够使像护法这等文武双绝的高手，全心全意的听命于他，实算得千古以来，从未听过的奇闻了，各位又何以甘心听他之命呢？”

蛇娘子突然一晃双肩，飞跃而起，人影一闪，跃出大厅。

慕容云笙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女人难道听得什么声息，跃出查看吗？果真如此，此人的武功，实非我所能及了。

忖思之间，只见蛇娘子满含微笑，缓步行了进来。

慕容云笙道：“护法可曾见到了敌人踪迹吗？”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我要瞧瞧看这附近是否有耳目。”

慕容云笙心中了然，暗道：看来，他们对那自号三圣的神秘人物，似是已经由敬生畏了。

但闻蛇娘子低声说道：“三圣门中，没有人敢谈起这件事。”

慕容云笙接道：“在下不是三圣门中人，谈谈自是无妨了。”

蛇娘子道：“所谓三圣，只是一个智慧超绝的代表，没有人知晓三圣是三个人或是两个人，甚至是一个人，但他确有着常人难及的地方，圣堂充满着庄严、肃穆……”

突然住口不言，沉吟了一阵，接道：“够了吧，对一个不是三圣门中人能够知道这么多事情，那已经是很难得了。”

慕容云笙看她脸色苍白，顶门上微现汗珠，显然是说了这几句话，已使她内心中充满着惊恐。

蛇娘子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汗珠，缓缓接道：“你究竟是何身份？能否很坦诚的告诉我？”

慕容云笙道：“在下是丐帮中人。”

蛇娘子道：“不像，丐帮中的高手，在我们三圣门下，都有着很详细的记载，但却没有你这样一号人物。”

慕容云笙心中一震，暗道：这女人当真难缠。轻轻咳了一声接直：“丐帮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徒众不下数千，在下在帮中乃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蛇娘子接道：“你不觉说的太客气了吗？如若我的看法不错，你的武功，只怕不在我之下。”

慕容云笙道：“护法言重了，区区怎能和护法相比呢？”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我无意加害于你，你也不能骗我。”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我猜想不错，你该是申子轩手下人物。”

慕容云笙暗暗吃了一惊道：这女人果然厉害。

口中却说道：“何以护法会猜到在下和那申子轩有关呢？”

蛇娘子嫣然一笑，道：“怎么样？被我猜中了？”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倒是未必猜中，只是护法忽然这般说起，倒叫在下心中奇怪而已。”

蛇娘子接道：“当今武林黑白两道，老一辈的英雄人物，大都不敢出面与三圣门为敌，纵然为雷化方说动，也是难逃被歼厄运，只有你们这些年轻，还未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才是申子轩、雷化方拉拢的对象。”

目光转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接道：“阁下以为如何？”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大有道理，不过……”

蛇娘子道：“不过，你不是雷化方说动之人，是么？”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正是如此。”

蛇娘子道：“就算你不是申子轩等一党，但你决非丐帮中人。”

慕容云笙扬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护法一眼之间，能够看穿在下是故意混来此地，但不知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是否也能看穿？”

蛇娘子道：“这个么？很难说，那金蜂客已有杀你之心，不管他是否看穿你的身份，一样要加害于你，致于那飞钹和尚，为人深藏不露，别人无法预测。”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在下守在此地，那是极为危险了。”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不要紧，我保护你，自是安然无恙。”

慕容云笙道：“护法如若为在下和那金蜂客等冲突起来，实是极为不智之举，在下之意，不如就此告别……”

蛇娘子一皱柳眉儿道：“你要何往？”

慕容云笙道：“回 自来处。”

蛇娘子道：“你好不容易混入三圣门下，又得我这样的人从中呵护，如若就此而别，不觉着很可惜吗？”

慕容云笙道：“除了护法之外，人人都对我怀有戒心，在下留此，亦是很难有所施展。”

蛇娘子道：“你很坦然……”

慕容云笙道：“得承护法看重，在下自然不愿再欺骗护法。”

第十五回 情海浮沉

蛇娘子轻轻叹息一声道：“你真要走吗？”

慕容云笙道：“在下留此，对在下和护法，全然无益，自然是走为上策。”

蛇娘子眨动了一下眼睛，黯然说道：“咱们还有重见之日吗？”

慕容云笙道：“来日方长，何以无重会之日，护法珍重，在下就此别过了。”

蛇娘子道：“相公要多加小心，贱妾情痴，极愿你再回来。”

慕容云笙暗中凝神戒备，缓步向厅外行去，口中说道：“护法一番情意，在下当永铭于心。”

蛇娘子脸上闪掠过一抹凄凉的笑意道：“贱妾情难自禁，恕我不送了。”

慕容云笙道：“不敢有劳。”口中答话，人已出了大厅。

他似是未想到走的如此顺利，长长吁一口气，加快脚步，直向大门之处奔去。

一口气奔行出了两三里路，到了一处十字路口，才停下脚步，长长吁一口气，暗道：“这番经历，如梦如幻，想不到竟如此容易的脱出虎口。”

心念还未转完，突闻一个细微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慕容公子，你的胆子不小。”

这几句话，字字如铁锤一般击打在慕容云笙的心上，不禁为之一呆。

转眼望去，只见李宗琪由一株大树之上纵身而下，缓步行了过来。

慕容云笙不见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现身，胆子稍壮，淡淡一笑，道：“李兄，在此等候兄弟很久了么？”

李宗琪道：“区区刚到不久。”

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道：“李兄想已在这要道四周，布下埋伏了。”

李宗琪直行慕容云笙身前，冷漠地说道：“慕容兄混入此地，想必已用了不少心机，何以不多留几日？”

慕容云笙道：“如是兄弟在长江舟中，杀了李兄，那自然可以在此多留一些时间了。”

李宗琪双眉一扬，道：“天下尽有甚多相貌雷同之人，如是兄弟刚才那一声呼叫，慕容公子能够稍为沉着一些，在下也许会尽消心中疑念了。”

言下之意，无疑说明，还未泄露那慕容云笙的身份。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突然抱拳一礼，道：“李兄之情，兄弟铭感肺腑，日后当有以报。”

李宗琪道：“投桃报李，此不过答谢慕容公子舟中手下留情之恩。”

慕容云笙一抱拳道：“兄弟就此别过。”转身而去。

李宗琪一皱眉头，说道：“此地虽险，但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阁下错过此机，只怕永远无机会混入三圣门下了。”

慕容云笙人已奔出了三四丈远，但那李宗琪的声音，用内力传送出去，是以慕容云笙听得十分清楚，心中暗道：“这人不知是敌是友，句句言中含蓄机心，实叫人莫测高深。”

心中忖思，人却不自觉的停下了脚步，回头说道：“李兄是何用心？”

李宗琪急步奔了过来，低声说道：“慕容公子就此而去，岂不太过可惜？”

慕容云笙道：“在下留此，等候诸位集齐之时，李兄宣布真相，诸位合力生擒于我，在三圣门中，也算立下一件大功。”

李宗琪冷笑一声，道：“如若在下有加害之心，那也不用等到现在了。”

慕容云笙道：“此话也是实情，但在下心中不解的是，李兄和在下敌对相处，为何要对在下如此关怀呢？”

李宗琪正容说道：“在江州城隍庙中，在下已瞧出破绽，张文波逼你昏迷乱神智的药物时，总是及时受到干扰，难道那都是巧合么？在下言尽于此，慕容兄听不听，那是你的事了。”言罢，转身大步而去。

慕容云笙急道：“李兄止步，在下该当如何？还望李兄有以教我。”

李宗琪道：“只怕慕容公子不肯相信在下。”

慕容云笙道：“在下一切从命。”

李宗琪道：“你让我点中穴道，擒你回去，交还给那蛇娘子。”

慕容云笙道：“李兄要在下留此吗？”

李宗琪道：“既有蛇娘子袒护于你，又有在下暗中相护，留此虎穴，才是最安全的所在。”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好，在下听从吩咐，李兄出手吧！”

李宗琪扬手一指点来，慕容云笙果然肃立不动，任他点中穴道。

这一指落手奇重，击在慕容云笙哑穴之上。

李宗琪微微一笑，道：“慕容兄相信兄弟，此密一旦泄露，兄弟的遭遇，要比慕容兄惨上十倍。”

夹起慕容云笙，急步向前奔去。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暗道：那日在江中相遇，彼此虽然动手过招，似是未通姓名，他怎会知我是慕容公子呢？

他哑穴被点，心中虽有疑问，但却无法开口相问。

但闻李宗琪一声长啸，加快脚步，奔返那宅院中去。

慕容云笙的目光所及，只见四周人影闪动，四散而去，敢情这李宗琪早已在四面要道上布下人手暗卡，有如早已料到蛇娘子放走自己一般，心中忖道：此人年纪不大，但智计胆识，却是我所不及了。

李宗琪奔行迅快，片刻之间，已然回到宅院之中。

只见蛇娘子站在一株花树下，仰首望着天上的白云出神。

李宗琪缓步行了过来，欠身说道：“张保私出宅院，被在下于途中生擒，恭候护法发落。”

蛇娘子缓缓转过脸来，正待接口，忽见两条人影急奔而来。

来人奔行奇快，眨眼之间，已然到了蛇娘子的身侧。

李宗琪微微一侧身子，故意让那慕容云笙瞧到来人。

目光到处，只见来人正是金蜂客和飞钹和尚。

金蜂客冷漠地说道：“那女儿帮宿住之处，有一条地道，全帮中人，都已从地道之中遁走，咱们派在四周暗桩，毫无所觉。”

蛇娘子望了李宗琪一眼，道：“看来女儿帮中不乏才智之人，她们到此不久，竟然连逃命的地道也已准备好了。”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件事也不能责怪李领队。”

李宗琪欠身说道：“属下思虑不周，致劳动两位护法往返徒劳，理应领罚才是。”

蛇娘子冷冷说道：“本座自有主张，不用你干扰。”

李宗琪连声应是，后退三步。

金蜂客目光一掠李宗琪肋间挟持的慕容云笙道：“这人可是犯了规戒吗？”

李宗琪道：“属下在庄院之外，迎见了，怀疑他私行逃走，故而出手擒来，请示护法……”

金蜂客道：“私逃之罪，律该处死。”呼的一掌拍向慕容云笙天灵要穴。

李宗琪似是未料到金蜂客会突然出手，不知是否该出手封挡，略一犹豫，金蜂客掌势已然接近了慕容云笙头顶要穴。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忽闻金蜂客哼了一声，右手疾收，向后退了两步，左手抱着右腕，显是受伤不轻。

蛇娘子脸色一片严肃，缓缓说道：“金蜂客，此地之事，是我做主还是由你做主？”

金蜂客道：“自然是你做主了。”

蛇娘子仰脸望着天上浮动的白云，道：“既然是由我做主，你怎能随便出手杀人？”

金蜂客道：“他如是私自逃走，你也不会饶他，在下只是代你行刑。”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你怎知他是私自逃走？”

金蜂客道：“李领队如此说，在下自然是相信了。”

蛇娘子目光转注到李宗琪的脸上半晌之后，才缓缓问道：“李宗琪，你在擒他之前，可曾问他吗？”

她先看李宗琪半晌，然后再说，显然让他先有一番思考，再答复自己问话。

李宗琪道：“属下未曾问过。”

蛇娘子冷冷说道：“你怎知不是我遣他去办事情？”

李宗琪道：“这个，这个，倒是属下疏忽了。”

蛇娘子缓缓说道：“解开他穴道。”

李宗琪应了一声，拍活慕容云笙的穴道。

慕容云笙哑穴虽然被点，但他听觉并未受制，几人问答之言，听得十分清楚。

蛇娘子目光转到金蜂客的脸上，突然微微一笑，道：“金护法伤的很重吗？”

金蜂客道：“在下还承受得住你这一指。”

蛇娘子举手一挥，道：“那很好，两位好好去休息一下，也许咱们今天还要出动。”

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相互瞧了一眼，转身而去。

蛇娘子目光转到李宗琪的脸上，道：“你立刻传我之令，动员我们江州所有眼线、暗桩，追查女儿帮的下落，一有消息，立刻禀报于我。”

李宗琪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蛇娘子目注李宗琪背影消失之后，举手理一下秀发，低声对慕容云笙道：“你心中怀疑吗？”

慕容云笙道：“怀疑什么？”

蛇娘子道：“怀疑是我遣派那李宗琪埋伏于宅院之外，故意擒你回来。”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在下未作此想。”

蛇娘子嫣然一笑，道：“这就奇怪了，你为何不肯怀疑呢？”

慕容云笙道：“在下决定离此，事出突然，连我事前都未想到，难道护

法当真有未卜先知之能吗？”

蛇娘子道：“大智之才，防患未然，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咱们相识不久，彼此岂能无疑。何况我已点破你混入三圣门中别有所图！你如无超人才智，他们也不会派你孤身涉险。你自觉隐秘已破，随时有被杀可能，留在此地岂不是太过危险？”

慕容云笙听了一番话后，心中怦然一动，暗道：难道是她故作这番安排，果真如斯，这女人当真是可怕极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问道：“这么说来，这又是护法的安排了。”

蛇娘子道：“不要叫我护法。”

慕容云笙道：“彼此身份悬殊，在下不称护法，那该如何称呼才是。”

蛇娘子道：“我虽非黄花闺女，但名份上并无丈夫，你称我一声大姊姊，不会辱没于你吧？”

慕容云笙道：“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大姊姊既然放我而去，又在庄院外埋伏下人手，把我擒了回来，不知是何用心？”

蛇娘子听他当真的叫起大姊姊来，顿时心花怒放，盈盈笑道：“这并非我的安排，只是你运气不佳，刚好碰到李宗琪，被他捉了回来……”

忽然间笑容敛失，接道：“你和李宗琪一番恶斗，应该是十分凶险才是，怎的轻轻松松就被他捉了回来？”

慕容云笙暗道：好厉害的蛇娘子，心思缜密，洞察细微，由她主持对付申二叔，只怕申二叔难是其敌。

心中在想，口中却应道：“他带着一批青衫剑手，个个武功高强，在下一人，自然难是敌手了。”

蛇娘子嗯了一声道：“所以，你并未全力抗拒。”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在下四面被围，而且也不愿和三圣门结仇。”

蛇娘子笑道：“好，话到此处为止，我如再追问下去，你必将怀疑我别有用心了。”

一面举步行向大厅，一面接道：“记住，从此刻起，你必需随时追在我的身侧，金蜂客的武功，实非李宗琪所能比拟，而且他武功别走蹊径，全中险毒招数，如是当真打起来，我并无一定胜他的把握，在我面前，他不敢下手，如是我看不到的地方，那就很难说了，我不是危言耸听，句句都是出自肺腑，希望你能够相信才好。”

慕容云笙忖道：这女人手段既辣，才智又非常人所及，她的用心诡谋，不到最后时刻，实叫人无法瞧出；但她适才救我之时，不惜发出指力，伤了那金蜂客的右腕，用情倒似非假，处此情境也只有投其所好了。

他心中暗自打好了主意，快行两步，紧追在蛇娘子的身后。

一阵急风吹来，飘起了蛇娘子鬓边散发。

她举手理理吹起的散发，笑道：“你不能久留在这里，三圣门中的高人太多了，随时都有被人揭穿你隐密的危险，那时，我纵然全力维护你，亦是难保你的安全，但我想你多在我身边一天是一天……”

抬头望天，凝思片刻，又道：“大姊姊虽不敢断言你是什么身份，但八成是和那申子轩等有关，好在近日中，三圣还不致另派高人来此，大姊姊我足可掩护保障你的安全，到你该走的时候，姊姊自会先告诉你。”

这几句话，直似一把利剑，刺入了慕容云笙的胸中，呆呆的站在当地。

蛇娘子嫣然一笑，道：“怎么？小兄弟，被姊姊猜中了吧。”

慕容云笙定定神暗道：我如出言相辩，那是欲盖弥彰，不如给她个不理不答，或使她难作定论。当下谈谈一笑，不置可否。

蛇娘子叹息一声，道：“随姊姊回房坐息一下，顺便我想传授你两招武功，相信对你有些帮助。”

举步直回内室。慕容云笙心理上，被蛇娘子言语击败，已是无皮可调，只好处处听命。

一日易过，转眼间，又是夜幕低垂的掌灯时分。

蛇娘子倒是言而有信，果然传了慕容云笙两招恶毒擒拿手法，慕容云笙心中虽觉这两招手法，有伤忠厚，但想到此后复仇行动的艰苦，也就全心全意的习练；蛇娘子不厌其烦，反复解说，再加上慕容云笙天生的过人聪慧，虽只大半天的时光，已然把两招恶毒的擒拿手法，熟记胸中。

直待女婢来请，蛇娘子才带着慕容云笙同往大厅进餐。

厅中高烧着四支儿臂粗细的火烛，照得一片通明。

酒菜早已上桌，金蜂客和飞钹和尚都已在厅中恭候。

蛇娘子目光一掠两人，笑道：“两位怎么不先行食用呢？”

金蜂客道：“你此刻是咱们三人中首领，我等自是应该等候。”

蛇娘子淡然一笑，在首位坐了下去，拍拍身侧椅子，笑对慕容云笙道：“你也坐下来吧！”

慕容云笙道：“小可谢坐。”在蛇娘子的身侧坐了下去。

金蜂客和飞钹和尚各据一面坐下，正待开口说话，蛇娘子已抢先说道：“两位请猜猜这张保是何身份？”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这女人如此相问，不知是何用意。暗中提气戒备，如有变故，就全力夺门逃走。

金蜂客冷冷说道：“我看他神态清朗，不似服过迷神药物，而且来路不明，大有可疑。”

蛇娘子目光一掠飞钹和尚，道：“大师有何高见？”

飞钹和尚道：“贫僧素不喜妄作臆测之言。”

蛇娘子缓缓说道：“金护法猜的不错，他未服迷神药物，如若他服过药物，我也不会阻止你杀他了。”

金蜂客冷笑一声，道：“这话怎么说？”

蛇娘子道：“他服过药物，忘记了过之去事，对咱们还有何用？”

金蜂客、飞钹和尚对望了一眼，默默不语。

慕容云笙亦猜不透蛇娘子的用心何在？心中忐忑不安。

但闻蛇娘子笑道：“他对咱们江州的局势很重要，两位要善加保护于他……”

微微一笑，举筷说道：“请啊！请啊！”

金蜂客、飞钹和尚都被她闹的迷迷糊糊，但又不好追问，只好闷在肚里。

几人一餐还未吃完，瞥见一个身着青衫之人，捧着一个箱子一般大小的木盒，直对几人行了过来。

蛇娘子放下饭碗，沉声喝道：“站住！”

那青衫人依言停了下来。

蛇娘子冷冷说道：“那木盒中放的什么？”

青衫人摇摇头道：“属下不知。”

蛇娘子道：“你从何处取得？”

青衫人应道：“一位同队兄弟送来。”

蛇娘子说道：“那人呢？现在何处？”

青衫人道：“死了，属下奉命守护宅院，那位兄弟临死之前，要属下把此物立时交呈领队，转上护法，领队不在，属下只好自己送上来了。”

蛇娘子突然转变话题，道：“你们一共有几人守这宅院？”

青衫人道：“属下率领八人，守护宅院。”

蛇娘子道：“你退后十步，打开木盒。”

慕容云笙暗暗忖道：这蛇娘子如此机警谨慎，实是难斗人物，必得尽早设法通知二叔父，对她刻意防范。

那青衫人依言向后退了十步，缓缓打开木盒。

蛇娘子道：“那木盒中放的什么？”

青衫人应道：“一对人耳，一封函件，和一把短剑。”

那人耳、函件，还可想出它的用意，但那一把短剑，却是和人耳函件怎么也连不在一起，饶是蛇娘子智谋过人，也想不出那短剑的作用何在。

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好，你把人耳、函件和那柄短剑，一起拿来，给我瞧瞧。”

青衫人应了一声，捡起箱中的人耳、函件和短剑行了过来，双手奉上。

蛇娘子取过密封的函件，只见封套一片雪白，竟是未写一字。

她伸出右手，正待拆开函件，忽然又改变了主意，道：“你把人耳、短剑放在桌上，拆开这封信瞧瞧写的什么？”

那青衫人放下短剑、人耳，接过函件，双手拆开，抽出一张白色的信笺。

蛇娘子瞧出无疑，才取过信笺，挥手说道：“你去吧！”

青衫人应了一声，退出大厅。

蛇娘子缓缓展开素笺，只见上面画着一个竹笠芒鞋的弄蛇人，手中抓着一一条毒蛇。

慕容云笙紧傍蛇娘子的身侧而坐，早已瞧的清清楚楚，心中暗道：不知何人画了这样一幅画来，倒是一封颇合题意的挑战书，只是有些小家子气。

但见蛇娘子展开手中素笺，放在桌案上道：“两位经验丰富，可瞧出这幅画的用心何在？”

金蜂客望了那素笺一眼，道：“看画中之意，似在向我们挑战。”

蛇娘子嗯了一声道：“两位能否瞧出是何人送来此物？”

金蜂客道：“这个，在下不敢判断。”

蛇娘子伸手取过素笺，叠好揣入怀中，望着那两个人耳说道：“诸位能瞧出这一双人耳为何人所有吗？”

飞钹和尚、金蜂客齐齐摇头不言。

蛇娘子拿起桌上小剑，仔细瞧了一阵，只见那小剑十分精美，绿色剑鞘上分嵌着七颗宝石，连柄带鞘，不过一尺左右。

她手执短剑，在手中掂了又掂，就是不肯打开。

金蜂客道：“这小剑很精美，护法何不打开瞧瞧？”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就是因为它太精美了，叫人不敢轻易抽开剑鞘。”

目光一转，望着大厅角处一个女婢，道：“你过来。”

那女婢应声走了过来。

蛇娘子道：“抽出剑刃瞧瞧。”

那女婢面露畏惧，但又不敢违拗，勉强应命，接过短剑，用力一拔。

但闻一声惨呼，那女婢应声而倒。

慕容云笙转眼看去，只见女婢双眉之间，钉着一枚毒针，已然气绝而逝。左手仍然握着剑鞘，右手握着没有剑刃的剑柄。

原来那剑柄只是控制毒针的机簧，一抽剑柄，剑鞘中暗藏的毒针，立时激射而出。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小女孩子，果然是没有见识，这等不值识者一晒的玩艺，也要用来卖弄。”

目光转到金蜂客的脸上，接道：“你仔细瞧瞧那两只人耳，左耳上是否有一颗红痣？”

金蜂客伸手从木案上取过左耳，仔细瞧了一阵，道：“不错，左耳耳轮上，果有一颗红痣。”

蛇娘子点点头，道：“这就不错了。”

飞钹和尚道：“护法可否说明白些？”

蛇娘子点点头，道：“这一双人耳是张文波所有，他左耳耳轮处有一颗红痣，大师如若稍为留心，想必还记得，至于那幅不值一笑的弄蛇图画，用心在激怒于我，使我在冲动之中，不假思索，拔那短剑，中针而死。”

飞钹和尚道：“何人设此阴谋？”

蛇娘子道：“女儿帮。”

飞钹和尚道：“女儿帮？”

蛇娘子道：“不错。”

飞钹和尚道：“那张文波武功不弱，又是江湖上的老手，怎会轻易被人割下了两耳。”

蛇娘子目光转动，缓缓由几人脸脸上扫过，道：“江湖之上武功，虽然重要，但机智却较武功更为重要，张文波虽然是久走江湖的人物，但他却急于立功，为人所乘。我虽无法断言张文波如何陷入了女儿帮的手中，但八成是中了别人的暗算。”

语声微顿，凝目沉思片刻，道：“这样也好。”

但闻金蜂客道：“咱们连受挫折，损失了一位舵主身份人物，还有什么好呢？”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女儿帮必已从张文波的口中，逼问出了一些内情，所以才这般设计陷害于我。”

飞钹和尚道：“咱们行动，似已在女儿帮监视之下，但咱们却无法寻得女儿帮中人物。”

蛇娘子望了那横卧在地上的女婢一眼，道：“如若这丫头也是女儿帮派来之人，那也是最后一个了。”

凝目望了那尸体一眼，接道：“她眉宇间已然泛现出一层黑气，显然，这毒针是剧毒粹炼之物，见血封喉，中针必死。”

飞钹和尚听她说了半天，仍是未说出对付女儿帮的办法，忍不住说道：“如是护法想不到良策，贫僧倒有一个办法。”

蛇娘子嗯了一声，道：“先听大师高见？”

飞钹和尚接口道：“照你推算，那张文波已然泄露了咱们三人身份……”

蛇娘子接道：“不错，如若他未泄露内情，女儿帮决不会在剑鞘中藏下毒针，加害于我。”

飞钹和尚道：“如是你推断的不错，女儿帮定然要在这宅院四周，布下

眼线，看咱们的反应如何。”

蛇娘子道：“大师思虑很周详，但不知下一步该如何？”

飞钹和尚道：“在下之意，咱们易容改装，在这宅院四周，发觉行踪可疑之人，就把他生擒来此，严刑逼供，自可以问出那女儿帮首脑存身之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蛇娘子摇摇头，道：“大师这办法，如是对待普通之人，或可奏功，但如用来对付那狡猾的女儿帮，只怕是枉费心机了。”

飞钹和尚大不服气地说道：“为什么？”

蛇娘子道：“那女儿帮在咱们大举围剿之时，竟是毫不抗拒，全部撤走，不论她们自知不敌也好，或是别有所图也好，不愿和咱们接战，那是显而易见了。”

飞钹和尚道：“她们不肯接战，似乎和贫僧所思之计，毫无关连。”

蛇娘子道：“关连很大。”

飞钹和尚道：“贫僧请教。”

蛇娘子道：“那女儿帮中人，个个口含毒药，就算能擒住她们，她们亦将吞下毒丸而死，前车之鉴，大师总该相信吧。”

飞钹和尚怔了一怔，道：“贫僧倒是未思及此。”

蛇娘子接道：“就算咱们事先有备，能够留下一个活口，她也未必就知晓那首脑人物停身所在，须知她们早已有备，岂能防不及此。”

她仰起脸来，望着屋顶，思索片刻，接道：“想不到这一群黄毛丫头，竟然是如此多智多才的难斗人物，目下只有一法，或可一会她们在江州的首脑。”

这时，飞钹和尚已然被蛇娘子说服，缓缓说道：“护法有何高见？”

蛇娘子道：“咱们将计就计，使她们误认我已中毒针而死。”

飞钹和尚道：“此计大佳。”

他停了一停，接道：“以后呢？”

蛇娘子道：“先设法使此讯传播，不过要善作安排才成，不能让她们起疑。”

一顿，又道：“咱们未到此地之前，女儿帮曾经和青衫剑手数番冲突，显然，她们不怕张文波，也不怕青衫剑手和李宗琪，怕的是你大师和金蜂客。”

飞钹和尚道：“好说，好说，怕的还是你梁护法。”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原来这蛇娘子姓梁。”

但闻蛇娘子道：“不论她们畏惧何人，总是对咱们三个心存戒惧就是，如若她们知晓了咱们三个人已经离开了此地，自然是心无所惧了。”

飞钹和尚道：“贫僧明白了。”

蛇娘子笑道：“你明白什么？”

飞钹和尚道：“梁护法假装中了毒针而死，咱们离开江州，使女儿帮误认为实，心无所畏，自然不会隐秘行踪了。”

蛇娘子道：“时机稍纵即逝，咱们一面施诈，一面要掌握时机，行动如何安排呢？”

目光盯着飞钹和尚，似是要等他回答。

飞钹和尚被蛇娘子两道逼视的目光，看的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道：“如何行动，贫僧还未想到。”

慕容云笙心中忽然一动，暗道：这蛇娘子处处逼那飞钹和尚出丑，定然

是有所用心，看来是想杀他火气，迫他就范了。

只听蛇娘子接道：“两位之中，立刻去购买一具棺材回来，棺材运入此宅之时，还要用篷车装运，做的愈隐秘，愈容易使那狡狴的女儿帮首领相信。”

目光转到金蜂客的脸上，接道：“购买棺材的事交由你办了。”

金蜂客站起身子道：“在下立刻就去。”

蛇娘子摇手说道：“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你们胸有成竹，做起来才不会顾此失彼。”

金蜂客缓缓坐了下来。

蛇娘子接道：“棺木运入宅院之后，就把这丫头收殓入棺，待日落时分两位仍用那运送棺木来此的篷车，运棺出宅，登舟北上，船行二十里外，再行停下，沉舟毁棺，潜行登岸，在四更以前赶回此宅。”

飞钹和尚道：“梁护法呢？”

蛇娘子道：“我要留此厅中，会会女儿帮在江州的首脑人物。”

飞钹和尚道：“梁护法一人，实力太过孤单，万一女儿帮来的人手众多……”

蛇娘子道：“为三圣效劳，死而何憾？”

目光一掠慕容云笙，接道：“何况我还留他在此相助。”

金蜂客冷冷的瞧了慕容云笙一眼，冷然一笑，起身说道：“在下该去买棺木了。”

转身大步而去。

蛇娘子望着金蜂客的背影消失不见之后，突然站起身子，十分迅速的脱去身上的外衣，望着飞钹和尚道：“给这死去的丫头穿上，白纱覆面，就像是我真的死了一样，连李宗琪和青衫剑手一起瞞过，他们举动愈是认真，才能使那女儿帮首脑相信。”

她在两个大男人注视之下，脱下上衣，罗裙，毫无羞耻扭怩之态，反使那慕容云笙和飞钹和尚有些不敢多看，一齐垂下头去。

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也有职司，跟我到后面换衣服罢。”

慕容云笙心中虽有顾虑，但却不好推辞，只好站起身子，随在蛇娘子身后行去。

大厅中只留下飞钹和尚一人，只好自己动手，把蛇娘子身上脱下的衣服，穿在那死去的女婢身上，寻一块白纱，掩遮在女婢的脸上。

且说慕容云笙随在蛇娘子身后，进入室内，心中大为忐忑不安，想她必有一番纠缠。哪知事情竟然是出了慕容云笙的意料之外，蛇娘子只是指指木榻，说：“乖乖的在这里坐息一阵，我到厨下去替你准备点吃喝之物，养足精神，好欣赏晚上的连台好戏。”

说完，轻轻带上房门而去。

慕容云笙半信半疑的忖道：这蛇娘子似是改换了一个人般，但我却不能太过大意，这女人智谋既非我所能及，手段又极毒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还是小心一些才好。

一下午相安无事，直待天将入晚时分，蛇娘子方推门而入，手中捧着食用之物，放在木几之上笑道：“小兄弟，吃点东西吧！”

当先动手，每样菜肴自己先吃一口。

她心中知晓慕容云笙对她还未完全相信，自己先行食用，以消他的疑心。慕容云笙已瞧出蛇娘子的用意，立时大吃起来。

几样小菜，都做的精美可口，慕容云笙一面吃一面暗自赞道：瞧不出这女人竟然烧的一手好菜。

一餐饭匆匆用毕，蛇娘子一面收拾碗盘，一面低声说道：“大姐姐的手艺如何？”

慕容云笙：“好极了，样样可口，纵是名厨手艺，也不过如此而已。”

蛇娘子笑道：“希望你这是由衷的赞美。”

收拾了残肴碗筷，接道：“刚才你一定不敢放开胸怀休息，怕姐姐我来纠缠你，但此刻你可以放心休息了，希望你已相信我的为人，好好的坐息一阵，女儿帮在江州的首脑人物，武功如何，姐姐我无法预料，也许我一个人，对付不了，真要你助一臂之力也未定呢。”

也不待慕容云笙回答，转身出门而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女人半生玩情，谁又想得到她内心之中的空虚和寂寞呢？

蛇娘子几句话，果然使慕容云笙放开了胸怀，闭目睡去。

天约二更，蛇娘子手执火烛，推门而入，手中拿着一套青衫剑手穿着的衣服，投向慕容云笙说道：“换上这件衣服，免得动上手后，引人注目。”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蛇娘子也换着一身黑色劲装，青帕包头，背插长剑。

蛇娘子放下火烛，接道：“小兄弟年轻脸嫩，不似大姐姐放荡形骸，我如在这里只怕你不敢换穿衣服，姐姐在厅中等你。”

转身行到门口，突然又停了下来，接道：“兄弟，你用什么兵刃？”

慕容云笙道：“用剑。”

蛇娘子道：“好，换好衣服之后，立刻到厅中找我，时光不早了，如若我推断不错，女儿帮中人应该在三更之前来此勘查，兵刃姐姐自会为你准备，记着，离开房间时熄去火烛。”

慕容云笙依言换过衣服，熄去火烛，悄然赶往大厅。

此时，乌云掩月，大厅中更是黑暗。

只听蛇娘子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小兄弟，来这边坐。”

慕容云笙运足目力看去，只见蛇娘子端坐在大厅一角处，夜色已够深暗，她又穿着一身黑衣，不留心很难看的出来。

轻步行了过去，缓缓在蛇娘子身侧坐下，低声说道：“姐姐，有动静吗？”

蛇娘子摇摇头，低声说道：“我刚才还在想，可能我的估算有错。”

慕容云笙道：“姐姐算无遗策，这次怎会有错呢？”

凝目看去，夜暗中，蛇娘子神色端庄地说道：“也许我低估了女儿帮的首领人物。”

慕容云笙道：“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蛇娘子道：“现在还难说，姐姐不过突有此感罢了。”

蛇娘子不再言语，凝神倾听。

大约过了一刻工夫之久，突然一阵短暂呼叫，传了过来。

蛇娘子一皱眉头道：“来了，比姐姐想的可能更坏。”

语声甫落，瞥见火光一闪，一团火球，投入了大厅之中。

火球落地，并未熄去，反而火焰更见旺盛，熊熊高烧，照得大厅中一片

通明。

慕容云笙心中大为震骇，暗暗忖道：这大厅中被火球照亮，岂不是宾主易位，我明敌暗了。

心中忖思之间，发觉了自己并未暴露，正好隐在木柱和两张凳子的暗影之后。

敢情蛇娘子早已算计好了，预作布置，只要那火球是投在大厅正中方圆一丈之内，不论它偏近那个角度，都无法照着。

起初之时，慕容云笙只道是一次巧合，那知仔细一看，只见那桌椅摆设，早已不是原来之位，才知晓是故意的布置，心中大为吃惊，暗道：看来这蛇娘子，不但才智过人，她的谨慎精密，也非一般人所能及了，如能设法使她背弃三圣门，实是一位很好的助手。

但闻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传入了大厅之中，道：“蛇娘子，你识为你设计的很周到吗？但我自己知道，那短剑藏针，决然不会杀死似你那等精明人物。”

她的声音优美、清脆，有如出谷黄莺，但词锋却犀利如刃。

蛇娘子沉着无比，一直隐忍不言。

那厅外人闻有人回 声，冷笑一声，接道：“你购棺连夜运尸离此，用心不过是希望我识为你真的死去，忍不住心中好奇，来此查看；不过，你一举遣走了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却是大为不智的事，用心不过让我相信你真的死了就是。”

慕容云笙只听得汗毛直竖，暗道：又是个厉害脚色，料事推论，有如耳闻目睹了蛇娘子的安排一般。

但那蛇娘子实亦有着惊人的沉着、镇静，任那人如何叫说，始终不接一言。

那女子仍不见蛇娘子出面答话，怒声喝道：“蛇娘子，你这般用心安排，无非是希望我来此会晤，怎的不肯出现相见？”

蛇娘子仍然端坐原地，一语不发。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这蛇娘子也当真是沉得住气，如若是我，那是按耐不住，早已挺身而出了。”

只见人影一闪，一个全身黑衣女子，突然跃入大厅。

她穿着一身劲装，披了一件黑色斗篷，腰中微微突起，显是带着兵刃。

青纱包头，脸上垂着黑色的面纱，掩去了面目。

那火球燃烧之力很强，仍然是熊熊的烧着，照的满厅通明。

只听那蒙面女子喝道：“蛇娘子，我已知你隐藏在此，怎的不敢现身相见！哼，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蛇娘子，竟然是这般畏首畏尾的人物。”

蛇娘子虽然沉着，但也无法再忍耐下去。缓缓站起身子，绕出木柱，冷冷说道：“不错，我留在厅中等你，你既然存心来此见我，怎的不揭去面纱，以真正面目和我相见。”

那蒙面女子两道眼神，由黑纱中直透而出，冷笑一声，道：“彼此既非攀交而来，那又何苦真正面目相见。”

蛇娘子冷冷说道：“你虽然不肯以真正面目见我，但我仍可从声音听出你不过是一个黄毛丫头。”

语声一顿，厉声喝道：“你在女儿帮中是何身份，似乎不用再行隐瞒吧。”

蒙面女子格格一笑，道：“你自负聪明，猜猜我是何身份吧？”

蛇娘子略一沉吟，道：“料你也不是女儿帮中的帮主。”

那蒙面女子冷冷说道：“如若敝帮主也在江州，此刻你蛇娘子早已没有命在了。”

蛇娘子道：“好大的口气，日后如有机会，倒得要向贵帮主领教一二了。”

蒙面女子道：“那必得先胜了我才成。”

蛇娘子凝聚目力，向室外瞧了一眼，道：“你既是专程见我而来，此刻见了不知有何见教？”

那蒙面女子冷笑声，道：“你用尽心机，布下陷阱诱我来此，不知用心何在？”

蛇娘子缓缓说道：“我想领教你们女儿帮中高手武功如何。”

说话之间，已翻腕抽出了背上的长剑。

那蒙面女子娇躯了一振，身上的斗篷，突然直向厅外飞去。右手握住腰中软剑扣把一抖，一柄三尺八寸的软剑已握在手中。

火球光芒照耀之下，只见那软剑上寒光闪烁，显然，那软剑极为锋利。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好一把缅铁精制的软剑，希望你能留下，给我一位兄弟用吧！”

那蒙面女子冷冷说道：“只要有能取走，我决不吝借。”

说着话，右腕一抬，一柄软剑抖的笔直，疾向蛇娘子前胸刺来。

蛇娘子手中长剑斜斜划出，人随剑走，剑让娇躯，忽的一个转身，直欺入那蒙面少女的身前，长剑一探，“起凤腾蛟”剑芒起闪，幻起三朵剑花，分刺那蒙面少女右腕、前胸、咽喉三处要害。

出手一击，变化多端，使人虚实难测。

慕容云笙只瞧的暗暗赞道：“好恶毒奇幻的剑法。”

只见那蒙面少女右腕一挫，娇躯陡然向后退出三尺，避开一击，软剑如灵蛇翻身，横向那蛇娘子腰中斩去。

蛇娘子和蒙面女子，又交手数招，但兵刃终未触接一次，因两人剑招同走诡奇的路子，看上去凶险无比。

只听两声呛呛金铁交鸣，只见蛇娘子和蒙面少女已然由缠斗之中霍然分开。

那蒙面少女已跃退到大厅门口之处。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未分胜败，怎可住手？”

那蒙面少女道：“我很想放开手和你一决胜负……”

蛇娘子道：“那你为何不战？”

蒙面少女道：“因为此时此地，不是决胜负的所在。”

蛇娘子道：“听你口气似是有意约期再战。”

蒙面少女道：“不错，你如想和我分出胜负，咱们约一个地方再打。”

蛇娘子道：“为什么不在此厅中一决胜负呢？”

蒙面女子道：“如若我推断不错，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很快就可赶回。”

她一口叫出了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的名字，而且说出蛇娘子的计划，不但使那慕容云笙为之心生震惊，就是那蛇娘子也听得大为吃惊，沉吟了一阵，道：“姑娘多智，倒引起我一睹庐山真面目的兴趣了，如若姑娘答允下次会面之时，以真正面目和我相见，本座当可依言赴约。”

那蒙面女子缓缓说道：“可以，明午时分，请在江畔等候，除了你蛇娘子外，只许随带一个从人，届时自有快舟迎接，但如你所带人手过多，恕不

接驾，此约也就作罢。”

蛇娘子道：“你要带我到贵帮预布的埋伏之地，使我们束手就缚，这未免太不公平了罢。”

蒙面女子冷冷说道：“我只能告诉你，我们不会设下埋伏对付你，只要你不先动手，绝不会打起来。”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愿去就去，不去亦是无妨，恕我不陪了。”突然纵身而起，消失于黑夜之中。

蛇娘子也不阻拦，却挥动长剑，挑起火球，投诸厅外。

大厅中，又恢复了一片黑暗。

蛇娘子晃燃了火折子，燃起蜡烛，坐在一张木椅上，呆呆出神。

慕容云笙缓缓站起身子，行了过去，道：“大姐姐……”

蛇娘子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丫头是何用心，实叫人揣测不透，唉！姐姐十几年来，未被人摆布的这般糊涂过。”

慕容云笙心想劝说几句，却不知从何劝起，只好默然不语。

蛇娘子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那丫头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慕容云笙道：“听到了，姐姐是否准备赴约呢？”

蛇娘子霍然站起身子，来回在室中走动一阵，道：“自然要去。”

慕容云笙道：“其实适才姐姐早些发出暗号，李宗琪率领青衫剑手，由后园之中绕来，堵住她的去路，咱们合力出手，不难生擒于她，那就用不着冒险赴她之约了。”

蛇娘子苦笑一下，道：“来不及了，她和我交手十招，突然跃退到厅门之处，那是早有准备，并无和我决战之心。”

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奇怪的是，我所有的算计，布置，她竟能了若指掌，如若没有内奸，这丫头算计之能，那是尤在我之上了。”

慕容云笙道：“使小弟不解的是，她来这一趟的目的何在？既然未打算和你决战，为何来此？匆匆而来，匆匆而退，实叫人难测内情。”

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如若她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引起我的好奇心，赴她之约。”

慕容云笙道：“她限制姐姐多带人手，在江畔等候，遣派小舟接你，驶向她预布埋伏之地，这约会如何能赴呢？”

蛇娘子嫣然一笑，道：“你对我的安危，似是十分关心。”

缓缓行向大厅门口，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支竹哨，放在口中，吹出了一长一短。

哨音甫落，李宗琪已带了四个青衫剑手，疾奔而至，欠身说道：“敌人何在？”

蛇娘子冷冷说道：“走了。”

李宗琪怔了一怔，道：“属下来晚了。”

蛇娘子答非所问他说道：“你率领青衫剑手，严密搜寻在庄院四周，如有可疑之人，生擒最好，否则搏杀之后，背回他们尸体见我。”

李宗琪应了一声，回手一样，带着四个青衫剑手转身而去。

这时，天色已经将近四更，蛇娘子若有所思，来回在厅中走动。

忽然间，蛇娘子停下脚步，一掌拍在木桌之上，震得烛火摇颤，匆匆奔向大厅门外。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女人极是好胜，稍遇挫折，就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一般，她声誉虽坏，但对我倒是不错，在她惶惶不安之际，应该劝她几句才是。

念转志决，急步行出大厅。

只见蛇娘子站在厅外黑暗之中，仰脸望天，若有所思。

慕容云笙还未开口，蛇娘子已抢先说道：“兄弟，如咱们又中了那丫头的诡计，姐姐就不能保护你了。”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啊？”

蛇娘子道：“希望她们真诚的约我一行，唉！我要失败也不能让我败的这样快啊！”

慕容云笙心中有些明白，但仔细想去，却又有些不太了然。当下说道：“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第十六回 江心践约

蛇娘子缓缓把目光凝注到慕容云笙的脸上，低声说道：“如若五更之前，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还不回来，你就立刻离开此地。”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蛇娘子接道：“因为我即将无法保护你了，我不愿因我留你在这里，落入了她们的手中。”

慕容云笙道：“姐姐之意……”

蛇娘子道：“三圣门中人，只能胜，不能败，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在我三圣门中，失败却列为禁例，张文波前车之鉴，兄弟是亲眼所睹了。”

慕容云笙道：“姐姐可是已经败了吗？”

蛇娘子道：“严格的算起来，姐姐是已经败了，不过败象还不太明显。”

慕容云笙道：“如何才算败象毕呈呢？”

蛇娘子逐渐恢复镇静道：“如是五更之前，金蜂客和飞钹和尚还不回来，必为女儿帮埋伏的高手所杀，那时姐姐就算一败涂地了。”

慕容云笙道：“金蜂客和飞钱和尚都是三圣门中高手，纵然遇险，未必就会被杀，也许激战所缠，无法及时赶回此地。”

蛇娘子摇摇头道：“只要他们不死，决计不敢恋战，必将用尽所能，设法突围，在我限时之前，赶回此地见我。”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想不到我蛇娘子，不败在申子轩的手中，却栽倒在女儿帮几个女娃儿的手里。”

言下之意，若有憾焉。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暗道：“她此刻心神不宁，倒可借机会多探一些三圣门中隐秘。”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就算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中了女儿帮的埋伏战死，那三圣也不会立时知晓，姐姐还有机会和女儿帮再决胜负。”

蛇娘子两道清澈的目光，突然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兄弟，五更之前，金蜂客和飞尚钹和尚如果还不回来，姐姐就多告诉你三圣门中一些隐秘，那时，姐姐还将指明你一条去路。现在恕姐姐还不能说。”

慕容云笙想到机不可失，脱口接道：“现在，又为何不能说呢？”

蛇娘子摇头笑道：“兄弟，镇静些，似你这般沉不住气，不但姐姐我能看出你的身份，连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也能瞧得出来。”

其实，慕容云笙话方出口，已经后悔不及，垂首不敢再言。

蛇娘子伸出手去，牵起慕容云笙的右手，缓步行入大厅，一面低声说道：“看你这样，姐姐又觉不忍，你一定想知道。姐姐只好告诉你了，因为我还想多活一些时光，也让你多陪我几日，这就是不告诉你的理由了。”

蛇娘子牵着慕容云笙右手，到了厅中一张木桌前面，急急燃起火烛，道：“乖乖的坐好，帮姐姐一个忙。”

慕容云笙看她说的郑重，正想多问，蛇娘子已匆匆行去。

片刻之后，只见蛇娘子端着几样小菜和一壶酒，急急行来，摆好小菜，说道：“兄弟，咱们先对干三杯。”

也不待慕容云笙答话，自行干了面前酒杯。

慕容云笙无可奈何，只好陪她对饮三杯。

蛇娘子长长吁一口气，道：“咱们都要带些酒意才成。”

慕容云笙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问道：“为什么？”

蛇娘子举手理了一下长发，道：“我要装作出从容悠闲，一切都在我意料中的神态，不能让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瞧出我有半点慌张的样子。”

语声一顿，接道：“你必得替我保守秘密，不能露出一一点口风。”

慕容云笙接道：“姐姐放心，他们不会问我。”

蛇娘子道：“自然他们不会当我之面问你，但他们如若心有所疑，必然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问你，因此，你必须要记着姐姐答复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的话，一旦他们问起你时，你就照着我说过的话答复，因为这是谎言，最易忘记，所以你必须得用心去记，时间勿急，事后我恐怕无暇再对你细说了。”

慕容云笙点头应道：“小弟记下了。”心中却暗暗忖道：原来他们之间也是勾心斗角，互不信任。

只见蛇娘子举杯说道：“小兄弟，咱们再喝一杯。”

蛇娘子表面上虽然在和慕容云笙说笑，心中却是焦虑异常，眉宇间隐忧重重。

直到五更过后，才听得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入厅中，金蜂客和飞钹和尚满头大汗，匆匆而来。

蛇娘子愁眉顿展，缓缓放了酒杯，回顾两人一眼，冷漠他说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金蜂客道：“五更已过。”

蛇娘子道：“两位临去之际，我如何交代两位？”

飞钹和尚道：“要我们四更赶回。”

蛇娘子道：“两位既然还记得我的话，那是明知故违了。”

金蜂客道：“我等归途之中，遇上了伏兵，恶斗了一个时辰之久，才突围而出，因此来晚。”

蛇娘子道：“是女儿帮中的伏兵？”

金蜂客道：“他们一律身着劲装，黑纱蒙面，无法看出他们身份。”

飞钹和尚接道：“看他们身材娇小，八成是女儿帮中人了。”

蛇娘子目光转动，上下打量了两人一阵，冷冷说道：“如果那恶斗真的十分激烈，两位苦斗了一个时辰之久，才能脱围，对方武功，定然十分高强了。”

飞钹和尚垂首说道：“梁护法可是因我等未受伤，而心中怀疑吗？”

蛇娘子道：“因为两位的迟来，使那女儿帮的首脑免脱而去，这责任该由哪个负担呢？”

金蜂客道：“如非我等遇伏，四更之前，定可赶回。”

蛇娘子道：“女儿帮怎知我们的布置？”

金蜂客道：“属下也是觉得奇怪。”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两位在运送棺木之时，定然是没有表现出伤感之情，被人瞧出破绽，才有拦阻你们的伏兵布置，影响所及，连那女儿帮的首脑，也免脱而去，难道此等小节，也要借箸代筹吗？”

金蜂客、飞钹和尚相互望了一眼，齐齐垂首抱拳说道：“我等设想不周，愿受责罚。”

蛇娘子缓缓说道：“好在我已作亡羊补牢之计，两位暂时记罚，日后将功折罪。”

金蜂客、飞钹和尚齐声应道：“多谢护法。”

语声甫落，突闻一阵强劲的鸟羽划空之声，传入耳际。

金蜂客、飞钹和尚脸色大变，失声说道：“神雕使者。”

蛇娘子柳腰一挫，疾如脱弦之箭，窜出厅外。

慕容云笙心中大为奇怪，暗道：“什么是神雕使者？”

忖思间，只见蛇娘子拿着一张白笺，缓步行了进来。

金蜂客、飞钹和尚都已失去往常的镇静，满脸焦急之容，望着蛇娘子道：“使者如何吩咐？”

蛇娘子缓缓说道：“圣恩浩荡，使者并未责怪两位。”缓缓把白笺放在木案之上。

金蜂客、飞钹和尚齐齐探首望去，只见那白笺之上写道：“梁护法料敌正确，本使者自当报呈三圣，金蜂客、飞钹和尚两位护法，虽未能按照梁护法时限赶回，使女儿帮中首脑免脱，但已尽了心力，格于本身武功，可恕其罪。

字用朱砂写成，鲜红耀目。

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看完那留笺之后，长长吁一口气，那惊惶万状的神情，也缓缓恢复平静。

蛇娘子目光一掠金蜂客和飞钹和尚，道：“两位和那女儿帮中人动手之时，是否感觉到有人在暗中相助？”

金蜂客沉吟了一阵，道：“我们被围恶斗时，似乎有两个女儿帮中人，突然倒了下来。”

蛇娘子接道：“那就不会错了，神雕使者一直在追踪着你们，暗中相助你们脱险，所以，他知道你们尽到了心力。”

飞钹和尚沉声说道：“四大使者武功已登峰造极，自非我们能望其项背了。”

他这几句话，说的声音很大，似是有意让那神雕使者听到。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大师父，使者乘雕飞行，一日间来去千里，此刻恐已在十里之外了。”

飞钹和尚被那蛇娘子当面揭穿用心，不禁脸上一热，垂首不言。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那神雕使者，不知是何许人物，看来，蛇娘子等都对有着极深的敬畏。

但闻蛇娘子缓缓说道：“神雕使者留柬嘉勉我们，那是说明，他对我们对付女儿帮的能力，仍有着根深的信心。”

金蜂客道：“我等愿遵梁护法的调度。”

此人本是桀骜不驯，对蛇娘子隐隐敌视，尤以对慕容云笙仇视甚深，但自见那神雕使者留柬之后，对待蛇娘子突然间变的恭顺起来。

蛇娘子缓缓收起留柬，道：“两位受伤了没有？”

金蜂客和飞钹和尚齐声应道：“我等虽出全力而战，但却未曾受伤。”

蛇娘子突然想到了那金蜂客的毒蜂，说道：“你睥睨天下的活暗器呢？”

金蜂客道：“梁护法要我等四更之前赶回，在下未带毒蜂同行，哼，如是带了毒蜂，就够那些丫头受的了。”

蛇娘子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一场搏斗，咱们没有胜，但也未败，急的是必要迎接下一场恶斗，明天我要去赴那女儿帮中首脑之约。”

金蜂客道：“我和飞钹大师随行，合咱们三人之力，纵然遇上伏兵，也不用怕。”

蛇娘子摇摇头，道：“那女儿帮的首脑只准我带一人随行。”

金蜂客望了飞钹和尚一眼，道：“区和飞钹大师的武功，半斤八两，那要梁护法自做决定，带我们哪一个去了。”

蛇娘子道：“两位都有独当一面的重任，不能和我同行。”

金蜂客道：“梁护法一个人去吗？”

蛇娘子道：“我准备带张保同行，两位奔波力战，想必甚为疲倦，请回房休息一下，明日我走之前，自会指派两位的工作。”

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也不多言，起身告辞而退。

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也回房休息去吧。”

慕容云笙知她为了此次的安排全盘泄漏，已然提高了警觉。也不多问，自行回房。

将近中午时分，蛇娘子才来叫他，匆匆用过午餐，又要他换过一身天蓝劲装，带了宝剑，离庄而去。

慕容云笙心中明白，此时不宜多问，只有听命行事，强忍下胸中重重疑问，默然不语。

蛇娘子也一反常态，一路疾行，不发一言。

两人奔行迅速，片刻工夫，已到了江畔。

蛇娘子流目四顾了一眼，才微微一笑，道：“兄弟，你害怕吗？”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怕。”

蛇娘子道：“你知道三圣的厉害了吧！”

慕容云笙道：“姐姐可是指那神雕使者而言？”

蛇娘子道：“不错，那神雕使者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语声一顿，突然改了话题，说道：“这次咱们和女儿帮首脑会晤，非不得已，不要动手。”

慕容云笙道：“小弟一切听姐姐吩咐就是。”

谈话之间，瞥见白浪翻动，一只快船疾驰而至，直冲向两人停身之处。

小舟刚刚靠岸，两个劲装少女已然从舟中跃了出来。

慕容云笙目光一转，只见那两个少女，都在十五六岁左右，身着青色劲装，背插宝剑，血红的剑穗在江风中飘动。

两个少女都长的十分娇艳，四道目光一齐投注在蛇娘子的身上，上下打量了一阵，道：“两位可是赴约而来吗？”

蛇娘子道：“不错。”

两个青衣少女闪开身子，道：“那就请上船吧！”

蛇娘子跃上小舟，慕容云笙和两位青衣少女随后翻身而起，三人紧随蛇娘子身后，一齐落到甲板。

左首那青衣少女说道：“舟中已为二位备下了几样点心，哪一位腹中饥饿，尽管请入舱中食用。”

蛇娘子暗施传音之术，说道：“兄弟，守在舱门外面，一有举动，立刻叫我。”

慕容云笙微微颌首，代表答复。

蛇娘子举步行入舱中，只见窗明几净，洗扫得纤尘不染。

靠壁处一张木几上，果然放着四盘点心。

左首那青衣少女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阁下请入舱中，咱们也好开船了。”

慕容云笙道：“不要紧，我要观赏江上风光，站在那里也是一样。”

两个少女似是已知那慕容云笙用心，也不再多言，摇橹行舟，小船立时破浪而进。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朗朗乾坤，青天白日，倒要看她们的秘密居所究竟何在。

只见那小舟，驶入江心之后，突然一转舵，顺流而下。

顺水行舟，其速倍增，行约一顿饭工夫之久，小舟突然打了两个旋身，停了下来。

两个青衣少女年纪虽轻，但操舟的技术，却是熟练异常，只见小舟打了两个转，在一艘大船前面停了下来。

慕容云笙抬头打量那大船一眼，只见那巨舟之上装满了各种货物，心中大为奇怪，暗道：“难道女儿帮中人，还兼做生意不成。”

但闻那左首少女说道：“两位请上大船去吧。”

蛇娘子缓步出舱，抬头看了那巨舟一眼，一提真气，身子疾飞而起，登上巨舟。

慕容云笙和两个青年少女，也紧跟着跃上巨舟，只见甲板上堆满了货物，却不见一个人影。

一个青衣少女行到舱门所在，低声说道：“蛇娘子赴约来了。”

舱门呀然大开，一个黑衣蒙面女子出现于舱门口处，说道：“两位请入舱中来吧！”

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缓步行入舱中。

慕容云笙忖道：女儿帮中人大约很精通水里功夫，如若在江心中动起手来，我们心理上先已输了三分。

心中念转，人却随在蛇娘子的身后，行入舱中。

舱中布置很简单，但却打扫的很干净。

一张方桌上，摆了四样佳肴和一瓶花雕。

黑衣女欠身作礼道：“两位请坐吧！”

蛇娘子缓步入坐，冷冷说道：“那夜和我动手之人，可是你姑娘吗？”

黑衣蒙面女子笑道：“不错，蛇娘子三个字，名不虚传。”

蛇娘子道：“咱们在订约之时，姑娘答应我一件事，不知忘了没有？”

黑衣蒙面女子道：“没有，你要我取下面纱，以真面目和你相见。是吗？”

蛇娘子道：“不错，姑娘此刻，似是不用再挂上掩面黑纱了。”

黑衣女道：“我如答应了你，决不会令两位失望。”伸手取下面纱，露出一张吹弹可破的嫩脸。

蛇娘子打量了那黑衣女一眼，道：“姑娘年轻得很啊。”

黑衣女笑道：“少不更事，还望两位多多指点，指点。”

蛇娘子心中暗道：这丫头最大也不过二十岁，但那晚和我动手，出手剑势却有着一种老辣辛狠的味道，看来，这女儿帮实是一个大大的强敌。

心中忖想，口里却说道：“贵帮原来还经营船运。”

黑衣女摇头说道：“这是我们向人租借而来的一艘，这艘货船本该早已起碇而行，但为了借给我们迎接贵宾，改由明晨离此了。”

蛇娘子暗道：好厉害的丫头，处处不留痕迹，竟租借了一艘货船，作我们约晤之地。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佩服，姑娘当真是设想得周到啊！”

黑衣少女举起筷子吃了一口，道：“两位如怕酒中有毒，那就吃点菜吧！”

蛇娘子道：“不用了，我们吃过不久。”

语声一顿，接道：“姑娘，约我来此，不知是何用心？”

黑衣少女道：“谈不上用心，只是想和你谈谈三圣门和我们女儿帮连番动手冲突的事。”

蛇娘子道：“姑娘在女儿帮中是何身份，如是谈了不算，岂不是白费口舌了吗？”

黑衣少女道：“在江州的女儿帮中人物，贱妾忝为首脑。”

蛇娘子道：“原来如此，失敬了。”

沉吟了一阵，接道：“从何谈起呢，姑娘是否已经想好了？”

黑衣少女道：“我女儿帮和你们三圣门，本无恩怨可言，但最近却连番动手相搏……”

蛇娘子道：“怎么样呢？”

黑衣少女道：“咱们同时传下一道手谕，要他们此后别打了。”

蛇娘子暗道：“这丫头忽的要和我三圣门中讲和，不知又在耍的什么花招？”

口中应道：“姑娘既不愿和敝门中人物冲突作对，何不撤出江州呢？”

黑衣少女道：“蛇娘子，贵门中人，又如何不肯离开江州呢？”

蛇娘子道：“我们在江州有事，非得留下不可。”

黑衣少女一皱眉头，道：“我也有此苦衷。”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女儿帮崛起江湖时日不久，但声威已经遍传江湖，看贵帮中人，一个个都不足二十年纪，花样年华，个个美艳无匹，论武功身手，个个都当称后起之秀。语云初生之犊不怕虎，贵帮如若没有尝试到三圣门中的厉害，只怕是不肯轻易和我们言和了。”

那黑衣少女脸色一变，道：“如是你认为我们女儿帮是卑颜求和，咱们就不用谈了。”

蛇娘子道：“贵帮中埋伏下高手，拦截我帮中金蜂客和飞钹和尚，大约是没有讨得好去。”

黑衣少女冷冷说道：“诚然，就目前江州实力而论，也许我等不及贵帮，但我可以奉告阁下的是，女儿帮已有后援高手赶到，而且在今晚三更时分可以到达江州，阁下如是不信，不妨留此舟中瞧瞧。”

蛇娘子略一沉吟，举手理一下秀发，笑道：“姑娘才智武功，我是样样佩服，但究是年纪太轻，在修养方面，就有些不够了。”

黑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不管如何，咱们这次相晤，总要谈出一个结果来。”

蛇娘子道：“什么结果？”

黑衣少女道：“或是罢手息争，或是一决胜负，咱们都要有一个决定才成。”

蛇娘子缓缓说道：“如若我答应你，你就很放心了，是吗？”

黑衣少女道：“江湖中人，一向讥笑咱们妇道人家说话不算，固然是因为大多妇女，主性柔弱，难当威迫，但咱们江湖儿女，自比须眉，说了话，自然是不能不算。”

蛇娘子道：“除此之外，阁下约我来此，还有其他的事吗？”

黑衣少女道：“就是此事，我已备下了约书，你同意，就请在约书之上画押，如是不肯同意，就请留在此舟，等过今夜三更，再放你离此。”

蛇娘子仰天冷笑两声，道：“小妹妹啊！你可有信心，一定能够留得住我吗？”

黑衣少女道：“你的武功，我已领教，我虽无胜你的把握，但自信二百招内，不致落败，这也许不足留下两位，但此舟停泊江心，四面江水茫茫，两位都不会水底功夫，就算小妹不留难，两位也难以离舟登岸。”

蛇娘子冷笑一声，道：“姑娘如是想以此舟困住我等，未免是太小觑三圣门了。”

语声一顿，接道：“姑娘算计虽然精密，但仍然少算了一件事情。”

黑衣少女四顾了一眼，道：“什么事？”

蛇娘子道：“这帆船舱中，足可容我们动手相搏，姑娘想把我们困于此地，那是逼我们出手一拼了。”

黑衣少女突然举掌互击三响，立时有六个劲装少女，奔入舱中。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只见六女各着劲装，身佩宝剑，但年龄却都在十六七岁左右，心中大为奇怪。暗道：女儿帮中人物，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年纪，一般人都在十六七岁左右，女儿帮有多少人手，虽然无法知晓，但看情形，决非少数，这情形决非三两年的时光，能够培养出来，不知何人化了如许心血，培植这么多少女，自然是有所用心了。难道她要利用这女孩子的美色、武功，替她在江湖上争逐霸业不成。

一时间，心念轮转，但却始终想不出这批少女逐鹿江湖的用心何在。

只听那黑衣少女说道：“在这艘帆船之上，我埋伏有十八位本帮好手，可以说，随我同来江州的本帮精英，尽集于斯，两位武功再强，只怕也难抗拒，但我并无倚多为胜之心，只要两位愿意留此等到三更，小妹立可恭送两位离此。”

蛇娘子打量了六个劲装少女一跟，只见她们英华内敛，眼神炯炯，分明都是内外兼修的好手，不论天资如何，也得有十年功夫才成。心中暗道：看来，这丫头已有了很完善的准备，今日如想破围而出，恐非易事，但对方既然排出拼战阵势，自己亦不便示弱，缓缓站起身子，笑道：“我先领教一下这六个小妹妹的武功，看看能否留得住我们。”

慕容云笙突然欠身一礼，接道：“属下愿打头阵。”

蛇娘子略一沉吟，道：“你要小心了，这六位小妹妹，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慕容云笙道：“属下领命。”

霍然站起身子，行入场中，目光一掠六个劲装少女道：“六位姑娘是一齐上呢，还是一个个的比试。”

左面为首少女，应道：“我们一齐上，你觉得人单势孤，可以请那位大姐姐一齐下场。”

声音柔媚，婉转动人。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好！六位一齐上吧！但咱们比兵刃，还是比拳掌？”

仍由左面为首那位姑娘说道：“这个任凭阁下选择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不论女儿帮将来是否能和我们合作，但她们和三圣门中为敌，总是对我们有利，我似是不必和女儿帮中人结仇，比试兵刃，难免要有伤亡，那就不如比试拳脚了。”

心中念转，淡淡一笑，道：“在下和几位姑娘无仇无怨，比试兵刃，难免要有伤亡……”

女儿帮中的小丫头，一个个似是都很刁钻，那左首少女冷笑一声，接道：“怎么？你可是很怕死吗？”

慕容云笙因无和女儿帮结仇之心，对她的讥讽，并不生气，淡淡一笑，道：“也许在下不是六位姑娘联手之敌，比试拳掌安全些，六位既然要在下选择，想来定是会同意在下的意见了。”

左首少女首先解下佩剑，道：“你坚持比试拳掌，想来你拳掌上的武功，必然有过人之处了。”

慕容云笙也不解释，缓缓解下身上佩剑。

另外五个少女，眼看领队解下佩剑，也纷纷解下兵刃，弃置于地，迅速的散布开去，各占一方。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看六女方位，已知这六人定然有一套合搏阵法，心中暗道：无怪她们要一齐出手，原来她们有一套联手合搏的阵法。当下长长吸了一口气，纳入丹田道：“六位可以出手了。”

六个少女分据方位，个个凝神而立，但却肃然不动。

慕容云笙心中暗自盘算道：我虽无和女儿帮结仇之心，但如败在几位小毛丫头的手中，总非光荣的事，今日既不能伤人，也不能落败，最好是平分秋色，不分胜负。

抬头看去，只见六女仍然肃立在原地不动，心中大为奇怪，道：“六位姑娘请出手啊！”

那原站左首的领队少女，此刻却守在正东方位，冷笑一声，道：“我们让你先行出手。”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你不出手，别人的阵势无法发动啊！”

慕容云笙道：“原来如此。”扬手一掌，劈向正东方位。

就在慕容云笙掌势攻出时，六个劲装少女，也同时发动阵势。

但见人影闪转，六个少女分由不同方位，攻向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一招击空，立时一提真气，疾快横跨一步，反掌出。

但闻啪啪两声轻响，慕容云笙双掌各接实一人掌势，身子借势闪避开另外两人的合击。

六女阵势展开，有如穿花蝴蝶一般，环绕飞舞，一十二只玉掌，连环施袭，分别攻袭向慕容云笙不同的部位。

慕容云笙施展出突穴斩脉的手法，迫使六女中三女中途变招收掌，纵跃闪避，让开了另外三女的掌势。

对慕容云笙而言，这是一场艰苦无比的搏斗，六女武功都非弱手，阵法配合，更是佳妙，十二只玉掌配合的天衣无缝，分袭上中下三路。

双方搏斗了十几回合，慕容云笙一直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六女阵法变化，慕容云笙无法先知，他不但要用尽了全身本领，应付六女的攻袭，而且还要穷尽智力，推索六女下一次攻袭部位。

这是一场智和力的恶斗，不足二十合，已然累得慕容云笙满头大汗。

蛇娘子全神贯注在慕容云笙应付六女的恶斗上。

她希望能在慕容云笙的拳路上，瞧出他真正的身份来历。

但慕容云笙拳掌变化，似是全然不按章法，以蛇娘子广博的阅历经验，看了半天，仍然无法瞧出他武功来路。

恶斗中，突然几声砰砰连响，慕容云笙身上连中了数掌。

六女掌力不弱，慕容云笙连中了数掌之后，虽未呼叫出声，但也被打得

面色苍白，筋骨酸疼；心中暗暗忖道：我如再不施下辣手，伤他们几人，只怕是非要被他们打伤不可了。

心念一转，暗中运气，左肩突然向前一伸，硬接一掌，右手闪电伸出，扣住了一个少女的脉穴。

他虽然扣住一女脉穴，但也因此连中了数掌。

慕容云笙暗中咬牙，强忍伤疼，用力一带！那被扣脉穴的少女，被他拖近身侧。

六女的阵势变化，也因一女被擒，受到阻碍。

慕容云笙自保反击，顾不得被蛇娘子瞧出内情，左掌奇招连出，击伤二女。疾退两步，说道：“诸位姑娘武功高强，在下已连中了数掌，今日这场搏斗，可算得平分秋色。”

他下手甚重，中伤二女，一被击中左肩，整个左肩一时间麻木难动，一被击中右肋，虽未呻吟出声，但已苦疼难当，面色苍白，站在一侧，娇喘不已。

六位少女，两个受伤，一个被擒，余下三人，不知是否应该再打下去，六只眼睛，齐齐投注在那黑衣少女身上。

但闻那黑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你们六个人，打人家一个都打不过，传言出去，岂不要大伤我们女儿帮的威名。”

三个未伤少女，齐齐拜伏于地，道：“属下们愿领责罚。”

慕容云笙缓缓放开那被擒少女，说道：“六位姑娘并未落败，在下已身中数掌……”

黑衣少女冷冷说道：“我们帮中的事，不劳阁下费心。”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默然不语。

转头望去，只见那被自己生擒的少女，也随着拜伏地上。

但闻那黑衣少女说道：“你们自知该当如何责罚吗？”

四个拜伏在地上的少女，齐齐应道：“自断一手。”

黑衣少女点点头，道：“好吧，你们自己动手呢，还是我来动手？”

那领队少女突然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道：“自然是属下们自己动手了。”匕首一挥，生生斩下了一只左手。

慕容云笙目睹这等残忍之事，心中大是激愤，冷冷接道：“姑娘属下战败，就要她们自斩一手，如是姑娘战败呢？”

黑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不用夸口，等我处理完了这件事，再和你一决胜负不迟。”

慕容云笙眼看其他几位少女皆已取出匕首，霎时之间，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都将要斩去一手，想到其统驭的残忍，似是尤过三圣门，心中大急，道：“姑娘先请胜了在下，再让她们断腕不迟。”

黑衣少女神色冷峻的说道：“好啊，你要替她们说情，我非要她们斩下一只手来，给你瞧瞧。”

但闻蛇娘子冷笑一声，道：“张保，这关你甚么事，她们多伤一人，咱们就少一份阻力，最好是这船上女儿帮中人，全都斩下一只手来，咱们不用动手，就可以离开此船了。”

那黑衣少女冷笑一声，道：“蛇娘子，你算盘打的很好啊！”

目光一掠六个少女，道：“你们退下去，暂时记罚、以后将功折罪。”

慕容云笙眼看那蛇娘子轻轻松松的几句话，就使那黑衣少女自动改变了

主意，不再要几人自断手腕，心中暗道：这等反激之法，十分简单，怎的我竟未能事先想到。

但见蛇娘子举手理一下长发，笑道：“姑娘啊，贵帮中援手赶来此地时，可是在这货舟和姑娘会合？”

黑衣少女冷冷说道：“你如心中害怕，我要她们换一个地方也行。”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如是贵帮中援手，到此之后就在这货舟和你会合，姑娘就不用再动心机了。”

黑衣少女道：“这话怎么说？”

蛇娘子道：“如是她们决定在此和你会合，我等就决心留此，一会贵帮中的援手高人……”

黑衣少女接道：“如是不在此地呢？”

蛇娘子道：“恕不多留，我等立刻要闯出此地，姑娘自信贵帮中人手众多，武功高强，那就试试看，能否留得住我们。”她目睹慕容云笙和六女动手之情，已知慕容云笙武功，估计情势，合力突围。并非难事。

黑衣少女双目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三更时分，她们会到此。”

蛇娘子笑道：“她们武功比你如何？”

黑衣少女道：“胜我十倍。”

蛇娘子道：“身份呢？”

黑衣少女道：“那领队之人的身份，自然是高过于我。”蛇娘子道：“那很好，我要开开眼界，会会高人，姑娘如有留客诚意也该加些酒菜呀。”

那黑衣少女究是涉世未深，虽然是充满着智慧，但仍是斗不过老于世故的蛇娘子，呆了一呆，道：“你这话当真吗？”蛇娘子笑道：“自然是当真了，姑娘少不更事，也许贵帮中年纪较大，身份更高的人物，能和我真诚一谈。”

举起手来，理一理鬓边散发，接道：“如是我的推断不错，你已经接得贵帮总坛之命。”

黑衣少女愣了一愣，高声说道：“上酒。”

片刻工夫，两个劲装少女端着酒菜而上。分别替蛇娘子、慕容云笙和那黑衣少女，斟满酒杯。

黑衣少女先行一饮而尽，道：“酒菜之中无毒，两位尽管放心食用。”

蛇娘子举起酒杯望着慕容云笙道：“兄弟，适才你恶斗凶险，吃杯酒压压惊吧！”

黑衣少女冷笑一声，道：“原来他是你的师弟，无怪他武功那样高强。”

蛇娘子一派玩世不恭的神态，娇笑说道：“姑娘啊！你看这位兄弟怎么样？”

黑衣少女道：“单以武功而言，倒还不错。”

蛇娘子道：“人品也不差啊！人若临风玉树，气度似清风明月，我蛇娘子阅人多矣，但像我兄弟这等人物，世界上倒还少见。”

黑衣少女道：“令弟纵然英俊潇洒，那和我们何干？”蛇娘子溜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兄弟，听到吗？人家一点也不稀罕啊！”

她自说自笑，倒把慕容云笙和黑衣少女，都闹的满脸通红。黑衣少女冷笑一声，道：“蛇娘子，你放尊重些。”蛇娘子淡淡一笑：“好！咱们谈正经事，请教姑娘大名？”黑衣少女略一沉吟，道：“我叫白凤。”

蛇娘子仔细打量了白凤一阵，道：“姑娘叫白凤，怎的喜着黑衣？”

白凤冷冷说道：“衣服颜色，似是和名字无关吧？”蛇娘子道：“姑娘如是穿着白衣，那就更像白凤了。”

白凤冷笑一声，说道：“蛇娘子，我素来不喜说笑，你若没有正经话说，那就不用白费口舌了。”

蛇娘子自饮了一杯酒，笑道：“白凤姑娘对我们三圣门，知晓多少？”

白凤还未及答活，一个劲装少女，匆匆奔进舱中，道：“江面有两艘快舟，直驶过来。”

白凤目光一掠蛇娘子，道：“是你的援手吗？”

蛇娘子摇摇头，笑道：“我答应姑娘，只带一人前来，自是不会背约。”

白凤道：“不是你安排下的援手，那是何许人物？”

蛇娘子道：“咱们出舱瞧瞧去吧！”

白凤道：“不用出舱。”起身行到舱壁处，伸手打开一扇窗门。

蛇娘子行近窗口望去，果见两艘快舟，直驶过来。

每艘快舟甲板上，站着一人，另有一人摇橹驶舟。

左面一艘快舟上，站着一个身着蓝衫的少年，背负双手，流览江景。

右面快舟上，是一位紫袍老者，靠在舱门口，望着那西天晚霞，一副悠然自得神情。

蛇娘子见多识广，打量了那两艘快舟一眼，已然瞧出不对，神色严肃他说道：“白凤姑娘，你当真不认识这些人吗？”

白凤道：“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我为什么要骗你？”

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来，瞧到两艘快舟，不禁心中一动，暗道：“那蓝衫少年不是在避雨茅屋所遇之人吗？那紫袍老者颇似虎王程南山，只是脸上稍加易容，易容而不彻底，那是分明让自己有辩认的机会。程南山既然到此，说不定舱中还藏着申子轩和雷化方，这些人对父亲故旧情深，对自己的关心，尤过他们本身的生死。”

蛇娘子眼看慕容云笙，望着那两艘快舟出神，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兄弟，你认识他们吗？”

慕容云笙急急摇头道：“不认识。”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那穿紫袍的老者，好像是武林中极负盛名的一位人物，怎么我一时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如说完全不知，恐怕又要引起她的疑心，当下说下说道：“小弟也有此感。”

谈话之间，两艘快舟，已然驰近大船。

那蓝衫少年抬头看了大船一眼，举手一挥，小舟突然绕过了大船船尾，行向大船另外一面。

白凤冷笑一声，道：“蛇娘子，我今日约你在此相会，除了你我之外，别无他人知晓，来人既非我们女儿帮中人物，自然是你们三圣门下了。”

蛇娘子缓缓说道：“姑娘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如要人来此接应，那也应该是飞钹和尚和金蜂客才是。”白凤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你是真的不认识那两个人了。”蛇娘子道：“姑娘如何才肯信我的话呢？”

白凤道：“办法倒有一个，只怕你不肯答应。”

蛇娘子道：“什么办法？”

白凤道：“咱们两个人，分别去把那两个人杀了。”

蛇娘子冷冷说道：“白凤姑娘，你年纪太轻了，作事燥之过急，那是身负重任的大忌。”

白凤眼珠儿转了一转道：“如若他们向我船上侵犯呢？”蛇娘子道：“那时，我将先你白凤姑娘出手。”

白凤道：“好，咱们一言为定。”

突然一声娇叱传来，道：“你要找什么人？”

只见一个清冷的男子口音道：“你们船主在吗？在下要点货物。”

白凤目光一掠蛇娘子，道：“来了。”举步向舱外行去。

蛇娘子、慕容云笙紧随白凤身后，出了舱门，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蓝衫少年，一脸冷漠神情，站在甲板上。两个劲装少女，并肩而立，挡住了那人的去路。

那蓝衫人目光缓缓由白凤、蛇娘子的脸上，移注到慕容云笙的身上，不禁一怔。

那虽然只是一瞬工夫，但已被蛇娘子看入了眼中。

白凤低声说道：“你们退开。”

两个拦在蓝衫少年身前的劲装少女，应声退开八尺。

白凤目光一顾蛇娘子，道：“是不是你们的人？”

蛇娘子摇摇头道：“不是。”

白凤道：“好，那就有劳你蛇娘子了。”

蛇娘子回 顾了慕容云笙一眼，笑道：“你去撵他下船。”

白凤冷冷说：“不行，要取他首级，或是生擒于他。”

蛇娘子淡淡道：“如果我们打人不过，被人杀了，或是被人生擒呢？”

白凤道：“如是你们被人杀了，我自会替你们报仇。”

慕容云笙大步行了过去，冷冷说道：“阁下走错地方了？”蓝衫人道：“走错了，又怎么样！”

慕容云笙道：“走错了，必须得留下一点什么。”

蓝衫人一直是那冷漠神态，道：“你要什么？”

慕容云笙道：“阁下走错了地方，那是错在双腿，留下双腿如何？”

蓝衫人道：“那要看阁下的手段了！”

慕容云笙右手一抬，疾向蓝衫人抓了过去。

蓝衫人身子一侧，回 手反扣慕容云笙的右腕。

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恶斗。

慕容云笙担心那蛇娘子瞧出破绽，出手极快，但又怕伤了那蓝衫人，力道却极是轻微。

但搏斗数招之后，慕容云笙觉得那蓝衫人武功高强，不在自己之下，力道渐加，放手抢攻。

转眼间，已动手二十余招。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斗，那蓝衫人也似有意借此机会一试慕容云笙的武功，两人相互抢攻，各极凌厉。

白凤望了蛇娘子一眼，冷冷说道：“这人武功不弱，只怕你那从人非他之敌，我瞧还是你亲自出手的好。”

蛇娘子道：“胜负未分之前，姑娘未免言之过早了。”

语声甫落，突闻砰然一声大震，两人硬拼了一掌。

慕容云笙连退三步，那蓝衫人却全身飞起七八尺高，跌落船下。

慕容云笙急步行近船边，低头看去，只见那人跌入了滚滚浊流之中消失不见。

那靠近货船的小舟，也匆匆驶离而去。

蛇娘子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兄弟，那人被你打落江心，只怕是活不成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惊骇，口中却应道：“不错，大概是不能活了。”

蛇娘子莞尔一笑，回头对白凤说道：“姑娘，你该相信了吧！”

白凤冷冷说道：“那人武功，似不在令师弟之下，纵然相差，也是极微，令弟一掌能把他震起七八尺高，摔落江心，实是叫人难信。”

蛇娘子笑道：“不管你信不信，但这是事实啊！”

白凤道：“咱们再去瞧瞧那老者如何？”

转眼望去，只见那老者所乘小舟，也掉头而去。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逃走了。”

白凤道：“也许他们还会来。”

蛇娘子道：“来也要在三更之后，那时，贵帮中的援手，早已赶到此地了。”

白凤道：“希望他们如此。”大步行入舱中。

蛇娘子回目对慕容云笙一笑，道：“兄弟，那人伤了没有？”

慕容云笙看她笑的神情诡密，心中大是不安，暗付：她似是洞悉了我的隐秘一般，这女人天性恶毒，怎会对我特别垂青，说不定她在用我作饵，当真得小心一些才是。

心中暗拿主意，口里却搬转话题，低声说道：“大姐姐，咱们当真要等到她们援手赶来吗？”

蛇娘子道：“是的，咱们要见识一下那女儿帮中的高手。”

慕容云笙道：“这位白凤姑娘，年纪虽然幼小，但看上去心地却十分毒辣，如待她们援手赶到，实力过强，届时翻脸不肯认人，咱们岂不是只有束手待缚一途了。”

蛇娘子笑道：“女儿帮大约还不敢正面和三圣门结仇，只要咱们应付得宜，那就不致闹的非要动手不可。”

一面答话，一面举步行入舱中。

落日西沉，船舱中燃起了灯火。

时光匆匆，转眼间，已到三更时分。

蛇娘子望望舱门外面的月色，道：“白凤姑娘，此刻什么时间了？”

白凤望也不望蛇娘子一眼，目光却投注到舱门外面，沉声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刻？”

但闻守在舱门外面的一个劲装少女应道：“子夜三更。”

蛇娘子道：“白凤姑娘，已届三更时分，贵帮中再不来人，我们也该走了。”

白凤道：“敝帮中人一向守时，不出盞茶工夫，即可到达。”

话声甫落，一个劲装少女疾奔而入，欠身说道：“帮主差遣的援手驾到。”

白凤站起身子，道：“敝帮中人，一向守时，纵然是远在千里之外，但定的约会，也将是如期赶来。”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我们在舱内恭候。”言下之意，那是说明了，不去迎接。

白凤道：“敝帮中人，不敢有劳大驾迎接。”

大步行出舱门。

蛇娘子转过脸来，低声对慕容云笙说道：“女儿帮总坛中人，决非好与人物，不能等闲视之。”

慕容云笙道：“我知道，小弟不插嘴，一切由姐姐做主就是。”

蛇娘子道：“咱们要见机而作。”

讲话之间，白凤已带着两个身着劲装的少女，行了进来。

蛇娘子目光转动，只见来人也是十七八岁的少女，不禁为之一呆，暗道：“女儿帮总坛中人，也是这样年轻的孩子，看来这女儿帮并非是老一辈武林人物卵翼下的产物，完全是新起之秀。”

白凤望了蛇娘子一眼，冷冷说道：“这是敝帮中两位金花舵主。”

蛇娘子仔细看去，只见两女前胸之上，各自插了一朵金花。

那金花大如制钱，灿然生光，似是黄金做成。

蛇娘子点点头道：“有幸得会。”

两位金花舵主神情肃然，对着蛇娘子微一颌首。

蛇娘子目光转到白凤脸上，道：“白凤姑娘，贵帮中两位金花舵主已到，姑娘留我等在此，会见贵帮总坛中人，如今我们已经会到了。”

白凤道：“你蛇娘子留在这里，只为会见我帮中两位舵主吗？”

蛇娘子道：“白凤姑娘强留我等在此，要等贵帮人赶到之后，才许我等离开，用心何在？我等不知，此刻可以说明了吧。”

白凤道：“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们女儿帮并无和你们三圣门为敌之心，但也不怕你们三圣门。由明天算起，我们只留此十日，十日之后，女儿帮全体离此，只要你能答应在这十日之内，约束门下不出外活动，我们一定遵限撤走，届时，你们三圣门可以独霸江州了。”

蛇娘子道：“三圣门派了我到江州，岂是无谓而来，姑娘要我约束门下，避开十日，那岂不是让你们女儿帮捷足先登吗？”

白凤道：“那是非要有一场火并不可了。”

蛇娘子道：“只要一方让步，这场架就打不起来了。”

白凤道，“我瞧是希望不大。”

蛇娘子道：“除非贵帮中人，坚持不肯退让。”

白凤道：“这场架如若是一定要打，彼此都可以施用机诈了。”

蛇娘子略一沉吟，道：“是了，姑娘可是想把我们留在此地。”

白凤道：“不错，先下手为强，如是一场拼斗不能避免，只好先把你们两位留下来了。”

蛇娘子道：“姑娘自信有此能耐吗？”

白凤道：“三更之前，确无把握，但此刻情况不同了。”

蛇娘子道：“可是因为贵帮中两位舵主在此，是吗？”

白凤道：“正是如此。”

语音一顿，接着道：“女儿帮中的金花舵主，各有绝技，你如是不信，不妨一试？”

蛇娘子目光扫掠了两位金花舵主一眼，只见两人神情严肃，一语不发。心中暗道：这两个丫头，锋芒内敛，深沉难测，倒是不可轻视的人物，此刻，如和她们动手，我们先吃入单势孤之亏。

白凤道：“这场火并是无法避免，与其等日后发生，还不如让它早些发

生的好，目下我们先占优势，也许我们能在你们援手赶到之前，先行把你杀死。”

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我和这位白凤姑娘动手之时、不论胜负如何，都不许你出手。”

慕容云笙正待开口，白凤已抢先说道：“不要用激将之法，我不吃这一套，不论他是否出手，我们也不会和你单挑独斗。”

蛇娘子道：“我想你也不敢，你，再加上你们两位主花舵主、一齐出手就是。”

白凤望了两位金花舵主一眼，道：“这位蛇娘子，乃是武林中大有盛名的人，咱们年纪轻，三人联手而出，不论胜败、都不算丢人。”

但闻左手站的那位胸佩金花少女，冷冷说道：“慢着！”

蛇娘子道：“你姑娘有何见教？”

那少女急急向前行了两步，道：“你可是想找个人单打独斗？”

蛇娘子道：“如若姑娘愿意单打独斗，我极愿奉陪。”

金花少女冷笑一声，道：“如若我们两个人，分不出胜负，你再找她们两位动手。”

蛇娘子道：“姑娘好大的口气，好像你一定胜得了我。”

金花少女道：“打着瞧吧！你先出手。”

蛇娘子道：“看来，我如不肯出手、大概这一场架，拖到明天也打不成，是么？”语落掌出，呼的一掌，迎胸拍了过去，击向金花少女前胸。

那金花少女突然一吸真气，陡然间向后退出了三四尺远，避开了蛇娘子的掌势，道：“你怎么不亮兵刃呢？”

蛇娘子道：“等你先在拳掌上胜了我，咱们再动兵刃不迟。”

那少女冷冷说道：“太麻烦了。”

蛇娘子道：“听姑娘口气，咱们是非动兵刃不可了。”

金花少女冷笑一声，道：“也许你在拳掌之上，有很特殊的成就，我已经说明了，亮不亮兵刃，那是你的事了，但咱们动手，不受任何限制，自信在拳掌上有成就，那就施展拳掌，兵刃上招术奇绝，那就施展兵刃，暗器上有成就，那就施展暗器。”

蛇娘子淡淡一笑，道：“看起来，姑娘在暗器上特有成就了。”

金花少女道：“我们的事情很多，话已经说明白了，那就不用再多费口舌。”

语声甫落，右手突然一扬，金芒一闪，疾向蛇娘子前胸点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在这船舱之中动手，她当真要施展暗器不成。

只见蛇娘子右手一抬，一把匕首，自袖口之中飞出，当的一声，迎在那金芒之上。

只见那金芒突然一转，又飞回那金花少女的手中。

慕容云笙暗自奇道：这是什么暗器，竟能收放自如。

忖思之间，瞥见那金花少女左手一挥，又是一道金芒飞出，击向蛇娘子面门。

这一次，慕容云笙十分用心查看，只见那金芒之后，有一道银线系着，才能收发由心，当作兵刃使用。

只见她双手连连挥动，两道金芒，有如盘空交飞的金蝶一般，在蛇娘子头顶前胸之上下不停的旋转，攻势奇幻，锐利至极。

蛇娘子手中虽握着一支匕首，但却只能用交错盘旋防守袭来的金芒，无法腾出手来反攻。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打法，两人始终保持着六七尺的距离，各自挥动兵刃动手。

搏斗中，但闻那金花少女突然娇喝道：“小心了。”

双手突然加快了速度，两道飞舞的金芒，也疾快的加速转动，交叉旋转，有如两只戏花飞蝶一般，忽左忽右，变化难测。

慕容云笙仔细看去，只见那金芒交转飞旋之下，蛇娘子已经被迫的没有还手之力，顶门隐隐见汗。

显然，那少女手中的金芒，攻势凌厉无匹，招架不易。

慕容云笙心中大为惊奇，暗道：这算什么武功？但它威力奇大，必得想一个破它之法才成。

忖思之间，突闻得沙的一声，衣服破裂之声传了过来，蛇娘子左肩上衣服，被一道飞舞金芒扫中，带起一大块衣片。

蛇娘子冷哼一声，正待挥动匕首反击，那金花少女却呼的一声，把两支金芒一齐收了回来。

蛇娘子借势一个飞跃，直向那金花少女欺了过来，匕首挥动，闪起了一片银芒，分刺少女前胸三处大穴。

那少女冷笑一声，陡然向后退开两步，双手一抬，突然间，飞出了两蓬金芒。

蛇娘子在欺身进攻之时，心中早已有了准备，想她在占尽优势之时，何以会突然收回金芒，是以在攻向那少女之时，已然暗作戒备。

她虽然早有顾虑，但却未料到那女子袖口之中暗藏的竟是两把金针，惊骇之下，急急向后退去，同时挥动匕首护住了五官。

她虽然保全了耳目面门未伤，但左右双肩和前胸之上，却各自中了数枚金针。

但闻那劲装少女急急喝道：“住手！”

蛇娘子停下手来，冷冷说道：“姑娘好毒的手法！”

金花少女道：“兵不厌诈，愈诈愈好，何况我已事先声明，不论暗器、兵刃，都可使用，你自不小心，怪得哪个。”

蛇娘子心中默数左右双肩和前胸，计中有六枚金针，所幸六枚金针都未射中要穴，双肩还可自行运用，当下说道：“我还有再战之能，咱们继续动手吧！”

金花少女摇摇头，道：“不行，我那金针上淬有剧毒，你如不及早停下，勉强支持动手，毒性将快速发作！”

慕容云笙一侧观战，只看的心中惊骇不止，暗道：那丫头先行诱敌深入，然后再施毒针伤人，这手法实可算得恶毒之极，那蛇娘子在江湖之上以心狠手辣扬名，这少女之恶毒尤过于她。

但闻那金花少女冷冷说道：“你也许已经觉到，伤处隐隐发麻，如不及时服用解毒药物，一顿饭工夫之后，毒性就要发作，那时再想治疗，可就来不及了！”

蛇娘子道：“姑娘可是想威胁我吗？”

金花少女道：“我说的句句真实，你如不信，那就算了。”

慕容云笙突然向前行进了一步，挡在蛇娘子的身前，冷冷说道：“在下

领教姑娘几招。”

蛇娘子道：“这丫头的武功并不很高，只是兵刃怪异，手段恶毒，初次和她交手之人，难免要吃大亏，除了她那一对怪异的兵刃，和袖里金针之外，恐怕还有其他诡计，你要多多小心才成。”

慕容云笙回目望去，只见蛇娘子并未拔出身上金针，心中暗道：是了，她大约已觉出那针上有毒，是以，不敢轻易拔出，这蛇娘子虽非什么好人，但对我却不错，她拉不下脸来，向人求取解药，只好由我替她办了。

心念一转，当下说道：“姑娘这等伤人手法，算不得光明正大，你虽伤了人，也不能算武功胜人。”

金花少女道：“动手过招，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难道还要手下留情不成？”

慕容云笙心中暗自盘算，怎生才能取得解药，又不失身份，但想来想去，却是想不出适当措词，只好一伸手道：“拿过来。”

金花少女道：“拿来什么？”

慕容云笙道：“解毒之药！”

金花少女冷冷说道：“这样简单吗？”

慕容云笙也觉着此举欠理，又无更好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你伤人手段不够光明，自然应该交出解药。”

金花少女格格一笑，道：“解药在我身上，你如有本领，只管拿去就是。”

慕容云笙唰的一声，抽出长剑，道：“照姑娘这等说法，在下非得胜了姑娘，才能取得解药了。”

金花少女道：“怕的是你不能胜我。”

慕容云笙道：“那就试试看吧！”长剑一挥，刺了过去。

金花少女陡然向后退开三步，避过一剑。

慕容云笙眼看蛇娘子和她动手情形，知她那一对奇异兵刃变化多端，不易对付，当下欺身而进，长剑疾转，剑招连环，猛攻过去。

这一轮急攻，不但快速绝伦，而且招招恶毒，直刺要害。

那金花少女被迫连连后退，避过了慕容云笙一轮连环剑招之后，才扬动双手，两蓬金针，疾射而出。

慕容云笙早已有备，看她双手扬动，立时一吸真气，疾快的向后退去。

手中长剑舞出了一片剑幕。

